

美赫王

卷七

宝·喀邱瑞 著

版权 阿瓦塔美赫巴巴永久公益信托

作	者：	宝·喀邱瑞
翻	译：	石灰
校	对：	田心
美	工：	炬池
网	站：	www.meherbaba.cn
开	本：	850 x 1168 1/32
字	数：	千字
张	数：	页
版	次：	2024 年 09 月 16 日

目 录

蓝车旅行	1
返回美拉巴德	36
世界灵性中心	49
班加罗尔	85
果阿	99
美拉巴德闭关	107
兰契	118
美拉巴德再闭关	131
锡兰	156
斋浦尔	169
北方旅行	183
奎达	183
德拉敦	192
阿杰梅尔	196
连续闭关	202

蓝车旅行

1938年，整个11月份都在为蓝车旅行做准备。最后，确定12月8日为出发的日子。11月19日，瓦露的纱丽着了火，她的双腿严重烧伤。伤处感染，为她包扎伤口的帕椎对巴巴说，考虑到她的状况，不能带她一起走。可是巴巴断然回答：“那不行。我们所有的人必须一起出发，不能让摩耶挡我的道！”

巴巴把旅行细节告诉了所有的女子。拉诺的任务是在每一站装卸行李，吉蒂的是备好食物和点心。这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具体职责。

11月7日，巴巴同埃瑞奇商量：“你要和我们一起去吗？”埃瑞奇回答说去不去对他都没关系。巴巴拼写出：“**连无所谓也意味着心里藏着什么，需要的是摆脱这个什么。你和我们一起去。**”

那天，帕椎把车开到通往美拉巴德山的路上，埃瑞奇和卡卡·巴瑞亚把行李装到车子顶上。有那么多包的食物，炊具，箱子，铺盖卷，等等。卡卡在往车顶行李时，因筋疲力尽而一时昏倒。身体强壮的埃瑞奇完成了任务。把所有东西都堆上去后，车子换了模样——类似吉普赛大篷车。

禅吉已经离开美拉巴德，到海得拉巴，在吉桑·普萨德王公和毛拉·阿里的帮助下安排住处。王公在海得拉巴的夏纳伽地区有一座宅邸，但由于该地区发生过瘟疫事件，他不想要巴巴住那里。巴巴给禅吉发电报说他只希望住在夏纳伽。禅吉是在12月8日接到指示的，为时已晚。多亏王公和毛拉·阿里的影响，禅吉好不容易在里伽帕利的一座王宫花园的后宫里安排了住处。

离开美拉巴德之前，巴巴把男孩美赫文·杰萨瓦拉和达迪·科罗瓦拉送到棉纺厂跟亲戚住，并告诉他们：“我稍后会叫你们；在那之前要一直呆在阿美纳伽的棉纺厂。”[注：棉纺厂是纽瑟文·萨达家族的住宅名]巴巴还让恺梯和瓦尔特及普利得一起坐火车到海得拉巴，要普利得带佣人拉克希和巴米，以及玛司特穆罕默德。

12月8日，星期四，凌晨4点钟，巴巴乘蓝车离开美拉巴德山，

同行的有以下不同年龄的女子：

1 美媚，31 岁	11 卡库，52 岁
2 玛妮，20 岁	12 伊丽莎白，42 岁
3 娜佳，30 岁	13 海蒂，44 岁
4 蔻诗德，28 岁	14 海伦，60 岁
5 苏娜玛西，54	15 艾琳，22 岁
6 瓦露，36 岁	16 吉蒂，47 岁
7 曼萨丽，28 岁	17 娜丁，44 岁
8 盖麦，38 岁	18 诺妮，63 岁
9 玛奴，19 岁	19 诺芮娜，58 岁
10 美茹（杰萨瓦拉），17 岁	20 拉诺，36 岁

伊丽莎白是主驾驶，在她旁边的前排座位上是埃瑞奇和卡卡巴瑞亚。卡卡 48 岁，埃瑞奇 22 岁。在驾驶室与后面女子们和巴巴的座位之间，用一块木板隔开。巴巴坐在伊丽莎白后面，可通过隔板上一块可移动的、窗形小开口，用字母板和她交流。女子们拥塞在车厢里无数的小包大袋当中。只得把小凳子放在过道里，让每个人都有座位。这样，11 个东方女子，9 个西方女子，2 个男满德里和巴巴——总共 23 个人乘坐一辆为一半人数设计的车里。

巴巴把为瓦露烧伤部位包扎和用药的任务交给拉诺。在此之前，甚至看见血都会让拉诺不安。但她听从巴巴，克服恐惧，担负起每天清理包扎瓦露烧伤皮肤的不愉快工作。

晚上抵达绍拉布尔，巴巴宣布：“我们必须在明天凌晨 4 点出发。不必卸行李了，因为再装上车会很麻烦，太费时间。”因此，他们所有的人都听从指示在绍拉布尔的旅馆里过夜，睡在椅子、桌子或地板上。埃瑞奇和卡卡睡在车里。

一到绍拉布尔，巴巴就问吉蒂有没有东西可以吃。吉蒂回答说，除了面包和一点奶酪，什么也没有，因为他们随身带的熟食已经馊了。巴巴要她把面包和茶分给大家，把奶酪给两位司机：伊丽莎白与埃瑞奇。拉诺对吉蒂说：“我跟伊丽莎白和埃瑞奇一样辛苦，而且早上 3 点钟就起来了。我就不能吃一点奶酪？我也饿！”

巴巴不会错过任何事情。他问他们在谈论什么，终于使事情公开。他在字母板上拼写，玛妮大声读出：“我极其认真地告诉你们，你们出于爱我且跟我生活之后，即使不能相互友爱，至少也要控制怒气，采取

实际步骤遏制它。你发觉自己激动或恼怒时，要记住这个，努力控制。掐你自己，走到一边，舞蹈，蹦跳。这样做并想念我，你马上会把愤怒转化成欢笑。最重要的是，放弃欲望！”这让拉诺羞愧，为自己的发怒忏悔。

12月9日出发去海得拉巴。路上，巴巴说饿了。他要了什么？非常别致的菜：“诺芮娜的鼻子，贾夫拉巴地水牛，曼萨丽的一缕头发沙拉，青蛙尾巴咖喱，盖麦的手汤！”这种幽默、愉快的小插曲很受欢迎，巴巴一边给大家发爆米花、花生或甜食，时间愉快地过去。

他们会停在路边的树荫下吃午饭，拉诺给瓦露包扎。瓦露还不能自己走路，上下车得背着她。

他们大约晚上7点钟到达了海得拉巴，禅吉在离城六英里处等候他们。他告诉巴巴所安排的处所，他们在宫殿的后宫过夜。普利得和瓦尔特也同玛司特穆罕默德、恺梯、拉克希和巴米于当夜到达，所有人都在后宫各处住宿。

第二天，巴巴和禅吉以及海得拉巴的几个本地人，去找更适合的住所。他们租了尼扎姆的兄弟麦赫·阿里在比甘姆比特地区的宅邸。于当天夜里10点钟搬了过去。睡觉之前，巴巴谈了即将开始的旅行，解释说蓝车旅行有四个主要目的：

第一：联系玛司特。

第二：找个合适的地方，设立新埃舍或中心。

第三：给东西方女子一个机会，看看乡间，体验与往常不同的生活方式。

第四：访问圣人和至师的圣陵墓地。

巴巴和城里许多人讨论了埃舍或中心计划，看了海得拉巴的若干地方。他喜欢城外十一英里处一个靠湖的地方。并要海伦·达穆在瓦尔特·莫敦斯的协助下，绘制一份详细的建筑设计图。设计图绘制出后，进行讨论和修改。由于所做的这些工作，吉桑·普萨德和毛拉·阿里等王公和其他有影响的人物都确信，巴巴在认真考虑往海得拉巴搬迁。

有一次，巴巴带女子们去看海得拉巴的戈尔康达城堡和其它名胜古迹。观光时女子们只得并肩行走。

对在海得拉巴开设新中心又讨论了几天，当方案就要确定下来并付诸实施时，巴巴突然在12月15日，对参与者宣布：“我有工作必须去

贾巴尔普尔，得马上出发。回来后接着讨论此事。”

在海得拉巴短暂逗留期间，普利得被派去联系一位第六层面的女玛司特，她叫玛司特尼·麦。巴巴对她的评论是：“她手里握着整个海得拉巴的钥匙。”巴巴没有直接联系这位 60 岁的老妪，但派普利得去告诉她——他就在她的城市。后来派海蒂和瓦尔特·莫敦斯同普利得一起，到她居住的街上给她拍照。这位老妪常年近乎裸体。据说她很像赫兹拉·巴巴简。

12 月 17 日早上 8 点 20 分，巴巴和女子们离开海得拉巴，前往那格浦尔。途中，他叫伊丽莎白快速行驶，在接近楠德尔镇时，甚至叫她开更快！车子已经超载，这种车速很危险，但是伊丽莎白听从了。突然，巴巴要她停下，他下了车。有个玛司特正在路边行走。原来是为了追上并联系他，巴巴才希望赶路的。巴巴在路边的一棵树下联系了他。

天黑了，他们入住楠德尔的旅馆。从一大堆行李中难以分辨出铺盖卷，所以他们只得又一次满足于睡在椅子、桌子或地板上。就这样，女子们经历着鲜明的对比：一夜睡在王宫里，第二夜睡在路边旅馆的地板上！卡卡和埃瑞奇像往常那样睡在车里。禅吉乘火车离开，去贾巴尔普尔做安排。普利得两天前已经带领他所照管的人员乘火车离开海得拉巴，前往贾巴尔普尔。

12 月 18 日，星期天早上 6 点钟，他们离开楠德尔，前往那格浦尔，并于晚上 7 点到达。帕帕·杰萨瓦拉给自己租了座小屋，不管怎样，所有人都住了进去。自从家人伴随巴巴后，帕帕·杰萨瓦拉独自生活，感到难过。为了改善他的心情，巴巴用幽默的俏皮话让他高兴起来，沮丧离开了他。盖麦的生日也在当天庆祝，巧合的是，她正好在家乡和丈夫一起，看到她和子女们，他很高兴。

第二天早上，有几个人来看巴巴，包括德希穆克博士和他妻子。巴巴还去一家医院看望一个生病的爱者。他们离开那格浦尔之前，有个富有的地主从门德拉镇来见巴巴。他因卷入一场在法庭拖了很久的谋杀案而忧心忡忡。给他建议之后，巴巴于 12 月 19 日下午离开，前往贾巴尔普尔。

他们晚上 8 点抵达贾巴尔普尔。嘉尔·科罗瓦拉已经在大理石岩路 65 号安排了一座房子。科罗瓦拉对巴巴的爱常受到赞扬，因为他总是按照巴巴的指示做。巴巴要在贾巴尔普尔停留 22 天，还去门德拉三天。

他到后的前十天严格保密，为了工作原因，他不想见任何人或被打扰。

与此同时，杰萨瓦拉家的小儿子美赫文也成为亲戚的一个负担。巴巴出发旅行之前，把他托管在棉纺厂。盖麦的姊妹希琳的丈夫，杰汗吉达玛尼亚不断给盖麦写信，要她把美赫文带回去，因为照看他太麻烦。有一天盖麦显得忧虑，巴巴问她原因。她说：“因为我们，给您添了这么多麻烦。现在又有个美赫文要操心。我们来尽是给您找麻烦。”

巴巴问：“你是爱美赫文还是我？”

盖麦回答：“把一个美赫文献给您不够；我即使交出一千个儿子，也不算什么。”

她的回答让巴巴很高兴，他安慰她：“你抛弃了一切来我这儿，那对我算什么麻烦？”接着含意深长地拼出：“你不配做埃瑞奇的母亲，可你配做我的母亲！”

12月22日，巴巴叫人写信给美拉巴德的马萨吉，让他把美赫文带到贾巴尔普尔。他还告诉盖麦，美赫文到后让他和女满德里住在一起。美赫文当时大约八岁，是和女满德里一起生活的第一个男孩。

1938年12月24日和25日，星期六和星期天，在贾巴尔普尔十三英里外的贝拉山脉或大理石岩度过。巴巴和大家住在那里的旅馆里。在一次远足中，他带他们参观被称为烟雾瀑布的地区和一座里面有64位男女神祇偶像的印度教神庙。

25日庆祝圣诞节，那天夜里他们在讷尔默达河上泛舟。巴巴把双手浸在水里，还摆姿势让拉诺给他拍照。盖麦怅然说：“讷尔默达等您多久啊，巴巴。”巴巴只是笑笑。

从河边回来，巴巴说：“我们在船上时，我想起了一个至师的故事。”女子们都恳求巴巴讲述，他便拼写出来：

从前在某地生活着一位赛古鲁和几个门徒。一天夜里，他的满德里互相交谈，说尽管已和大师生活这么多年，他们仍然一无所获。赛古鲁无所不知，当然知道弟子在谈些什么。但是他什么也没说，似乎毫不知情。

第二天，大家在大师前就坐。他注意到他们情绪低落。便问原因，他们说出口事。他笑着告诉他们要有耐心，很快他们心情愉快起来。忘掉了懊恼。

几天后，赛古鲁对门徒说：“今天不用干活了，换换口味，开心玩。由你们自己决定，吃，喝，快活。”这让他们兴高采烈，一整天开开心

心地打牌，听音乐，忆旧，打趣说笑。

到了晚上，赛古鲁说：“今天夜里我们去泛舟。”门徒更高兴了，说：“师父，要是您让我们今晚喝点酒就尽善尽美了。”大师欣然同意，每个人都痛快地大吃大喝。上船坐好，继续打牌，听音乐，尽情享受。大师要他们两人一组轮流划船。如此这般逍遥下去。

他们满心欢喜能有这种自由，过了几个小时，赛古鲁说：“我们行了很远，黎明前是回不去了。”

此刻弟子们已经微醉，逞能说：“不管走多远，我们肯定能在早上回到家；我们会加劲划！”大师不置一词。

那是个月明之夜，大伙儿都酩酊大醉。晨曦开始破晓，大师说：“哦，都早晨了，我们还没到家！”此时酒力已逐渐消散，他们认为行了很远。不过，仔细查看四周，他们惊奇地发现还在头天夜里上船的地方！他们醉中没有划动船，而是停在出发处！

赛古鲁评论说：“你们一整夜划啊划啊，我也和你们坐在一起。船却原地不动；你们还在原处，没进一步。这是什么原因？”

一个门徒回答：“我们喝醉了，以为在划船；实际上，它一直系在码头上！”

大师解释道：“你们依然沉浸在世间享乐中，所以原地不动。虽然我和你们在一起，但你们沉浸在物质享乐中，我又能做什么？同理，虽然你们和我生活多年，却依然沉浸于一时的快乐，而不是更靠近我。你们能期望得到什么？和我接触又有什么好处？你们将依旧是老样子！

因而，不要成为物质快乐的奴隶。要成为我的奴隶，看看你们不求就能得到什么！”

这让大家想起之前的沮丧情绪，他们信任并相信大师所言真实。

巴巴接着对女子们解释，“我带你们看美景，和你们一起泛舟，带你们去这儿去那儿。这都是为了让你们摆脱物质枷锁。我做这一切时，始终留意谁的心在哪儿，我为解放你们，打断你们的幻想时，你们就受不了，情绪颓丧。

“我不这么做，你们伴随我多年又有何用？要记住随时把注意力集中在我身上，即使享乐时。不要沉湎于物质享受。不要放任欲望。

“只是爱我！惟有爱我时，你们才会在爱的陶醉里，发现物质快乐了无生机。”

巴巴随后揶揄她们，“那些门徒忠实地信任大师的话，可你们这些人，虽然我给你们讲这些，你们却急于等着我说完，好去吃饭！”大家都笑了。

12月26日，马萨吉带着小美赫文到了贾巴尔普尔。马萨吉一看见巴巴，就扑倒在他的脚边，哭了起来。巴巴问他原因，马萨吉回答说：“巴巴，您救了我；不然的话，我没脸再面对您！在查利斯岗，我下去给美赫文买吃的，火车开动了！我站在站台上，不知道该干什么。我念着您的名，哭了起来。不知为何，站长走过来，主动提出帮助。他发电报给下一个车站，让我乘另一趟列车过去。我到时，发现美赫文好好的。”巴巴拥抱了马萨吉，向他保证他总是与他同在。

自从开始旅行那天，巴巴没拥抱过任何人，也不允许任何人向他顶礼和触摸他的脚。只有在某个人的生日，他才会拥抱过生日者。

12月27日上午，巴巴乘出租车同海蒂和瓦尔特·莫敦斯去一个古老宫殿，叫玛丹宫，建在贾巴尔普尔附近的一座山顶上。

第二天早上8点左右，巴巴和女子们一起去门德拉。在那儿的巡回旅社过夜。关于此地，巴巴评论说：“古代有很多大圣人，瑜伽士，苦行者，隐士和苦修者居住在门德拉。这里的土地浸透了灵性。”

之后巴巴参观了萨哈斯托达拉，门德拉附近的讷尔默达河的一部分和朝圣地。巴巴把脚荡在水里，一边说：“阿瓦塔把脚放在哪条河里，哪里的流水就被净化。”

门德拉的一些人听说巴巴，来求达善。巴巴拒绝达善，谁都不见。这群人返回途中，有个律师高声咒骂巴巴，此后在门德拉受到强烈反对。后来发现，这个人患有癌症，不久就死去了。

12月29日在门德拉庆贺美嬉的生日。她得到至爱的一个特殊拥抱。巴巴还带她乘船游览。

1938年12月31日，巴巴和大家正准备返回贾巴尔普尔，有个叫穆里达·帕塔克的律师来见巴巴，说：“这儿有一处好地方，适合建埃舍。请跟我去看看。”这人是嘉尔·科罗瓦拉的朋友，听说巴巴在找地方建个中心。巴巴虽然没时间，但还是去看了看并立刻返回。下午1点钟所有的人都动身去贾巴尔普尔，3点钟到达。

帕帕·杰萨瓦拉已从那格浦尔来到贾巴尔普尔。嘉尔·科罗瓦拉也在那儿。1939年1月1日，星期天，嘉尔和帕帕开了个玩笑，帕帕觉得低俗，很是生气。他直接找到巴巴，大发牢骚。巴巴派人叫来嘉尔和禅吉，询

问吵闹原因。嘉尔回答说：“请宽恕我，巴巴，我只是开个玩笑。”

帕帕大吼：“是谁让他当司法官的？他一点见识都没有！不能饶恕他！”

巴巴微笑着拼写道：“我不想宽恕嘉尔，可宽恕是我的天性。我要是不宽恕他，世界就会崩溃！世界全凭我的宽恕才继续下去的，而非别的！”

帕帕说：“您应当继续宽恕这个世界，但不是嘉尔·科罗瓦拉！他让我烦死了！”

“行，”巴巴打了个手势，“我不宽恕嘉尔，可你得宽恕他！”

嘉尔请求帕帕的原谅，最终，经过几个小时的怒发冲冠，帕帕原谅了嘉尔。不过，他对巴巴说：“我宽恕嘉尔是因为您要求那样。但我告诉您，他是个十足的魔鬼！”

巴巴对帕帕解释，“这不是宽恕！宽恕的意义在于忘记侮辱。你还记着，怎能做到宽恕？宽恕之后，就不应对此事耿耿于怀或对对方怀有怨恨。

“今天是新年，你要下决心宽恕并忘记。只有忘记才能真宽恕。否则，只是嘴上说说‘我原谅你’又有何用？必须发自内心。”

第二天，帕帕·杰萨瓦拉动身回那格浦尔。

1939年1月1日，德希穆克博士也从那格浦尔到贾巴尔普尔看巴巴。他脑子很困惑，告诉巴巴，人们问他为什么巴巴自称是“上帝”。他们说：“这难道不是他的自我表现？这难道不是自大狂？”德希穆克不知道该怎样回答他们。为了安慰德希穆克，巴巴做出如下解释：

在一个成道者或一个普通人的一切言行中，他的“我”会肯定自己。两者之间的区别是，普通人的“我”是受限的，成道者的则是无限的。如果德希穆克说，“我写了这本书”，那是德希穆克的有限“我”在肯定自己做过的某项工作。但我说“我是上帝”，则是无限“我”肯定其普遍方面。

有限“我”必须离开，让无限“我”取代之。有限“我”就像个七头魔怪。必须把淫欲、嗔怒、贪婪、痴迷、骄傲、嫉妒和仇恨这七个头彻底消灭，不留一丝痕迹。当妄“我”完全毁灭时，另一个、真实和无限的“我”便取而代之。

1月2日，巴巴给美拉巴德的拜度写了这封幽默的短信：

亲爱的拜度，

你好吗？

亲爱的斯瓦米好吗？

大头医生好吗？

坚固的贝利好吗？

我亲爱的疯孩子们好吗？

让贝利用古吉拉特语给我写封信。

转达我对疯人埃舍的清醒和糊涂居民的爱。

瓦尔特·莫敦斯和巴巴一行一起旅行，但他单独乘火车。在贾巴尔普尔，巴巴指示他于1月3日出发回苏黎世。一想到要离开他深爱的巴巴和海蒂，他开始流泪。巴巴安慰他说：“我和你一起去，也会在苏黎世你为我做的工作里和你在一起。”瓦尔特听从巴巴，怀着沉重的心情，动身到孟买乘船回瑞士。

赛古鲁乌帕斯尼·马哈拉吉的信徒，克基·巴简和家人从喀特尼来小住几天，想见美赫巴巴。他们于1月3日到达，第二天早上来达善大师。几分钟沉默后，巴巴授述：

我像个小孩，也像个成人——同时很小也很大。最终，一个人必须获得既小又大、同时是孩子和成人的体验，因而有意识地体验在一切中。为此，这个“我”必须走开。这个“我”是虚假的，可要它消失却非常困难。如果那个虚假、有限的“我”走掉，无限的“我”就会到来——获得上帝状态。

克基必须走，巴巴才会来！这不是产生于阅读或讨论，而是我的实际体验。梵学家有许多，但是上帝体验却稀有。必须有体验。

克基说：“这需要您的恩典，巴巴。”

“是的，离开恩典那是不可能的。它会来的。”巴巴回答，“忠实于马哈拉吉，直到最终。紧紧抓住他的足。只有大师知道。他们能让一个人沉没也能让他浮起！”

克基讲述了乌帕斯尼·马哈拉吉最近的活动和旅行，说：“马哈拉吉有十四天在贝拿勒斯，两天在喀特尼，还有一天在瑟德纳。昨天他才离开贾巴尔普尔！他在那格浦尔逗留两天后回萨考利。”

“我也打算去贝拿勒斯。”巴巴回答。

克基邀请巴巴到喀特尼（贝拿勒斯附近）他家，巴巴接受了邀请，

两周后去那里。巴巴对他解释，“大师们的这种捉迷藏——马哈拉吉和我到类似的地方却不相见——很重要且将很快结束。”又补充说，“乌帕斯尼·马哈拉吉很快会离开肉身。”在克基·巴简和家人离开之后，巴巴对男满德里又重复了这个预言，“在六个月内，马哈拉吉将离开肉身。”

这个期间，德希穆克博士到那格浦尔，见乌帕斯尼·马哈拉吉，还把自己用马拉地语写的美赫巴巴传记送给大师。马哈拉吉将一只花环放在书封面的美赫巴巴照片上，又把书还给德希穆克作为帕萨德礼物。1月7日，巴巴从德希穆克的信中得知此事，评论说：“老头子爱得神魂颠倒。”

1月5日，克基·巴简又和家人来看巴巴。对他们解释臣服和恩典时，巴巴说：

臣服并不像人们想的那样难。它不能是外在的，而是内在的。你必须对你的亲人尽责——你的妻子，孩子和依靠你的其他人。你决不能推卸或者逃避责任。但在履行这些责任时，决不能执著于摩耶。

要保持超脱，无论结果会怎样。即便你的一个亲人死去，你也不应去想，更不应担忧，而是要把一切献给古鲁。你应把每一个念头和每一个行为，好的和坏的，都献在他脚前。这很容易，但正因为如此容易，它才变得困难。一旦献出，就应当忘记一切。如果你不能忘记自己的念头和行为，怎么能说你已经把它们交出？

雨落在岩石也落在土地上。可是水从岩石上流下来，大地却吸收之。岩石从雨水中得不到任何好处，土地却得到。虽然雨水平等地落在两者上，只有土地利用它。同理，我的仁慈和恩典也平等地施与一切众生。可只有平原上的人配得，而那些到处走动好像身处高山之巅的人却无从得益！

与此同时，巴巴已给嘉尔·科罗瓦拉布置了各种工作，其中包括找个符合理想描述的好男孩，把他带给巴巴。每天嘉尔带来一个又一个男孩，巴巴给他们食物和新衣，然后让嘉尔送他们走。这让嘉尔伤心，认为自己不能满足巴巴的要求，根本不知道巴巴给男孩们喂饭穿衣时，在做着相当不同的工作。每当有人问及他对前来的不同类型男孩所做的工作，巴巴说：“通过他们，我在对未来的年轻人工作。”

1月5日，巴巴向嘉尔·科罗瓦拉解释：

要总是对结果保持超然。某件事情的结果会好会坏，但你应该

超脱二者。像罗摩克里希那，把一切献给大师。

把你的每个念头和行为献到古鲁足前，从而不让念头和行动业相的污垢触及你！如同洗衣工清洗衣服，我也以同样的方式，去通过你的念头和行动粘上你的一切污垢。

只是继续照我的话做。如果你尽了最大努力，就没理由担心。我的工作只有我知道。此刻，我在同你说话；你却看不见我同一时刻为整个宇宙所做的工作！

一名穿着考究的男子来看巴巴，祈求他给予道路上的指引。巴巴问他：“你为了什么想要这种指引？”

这人坦陈：“我为了让家人生活舒适，欠下许多债务；这些债务像座大山压着我，利箭般刺痛我，我痛苦不堪。世上没人像我这么惨！”

巴巴鼓励他要有勇气，并且建议：“设法清偿你的债务。我会给你内在帮助。”

这人感到安慰，巴巴解释说：

“为了美好事业，牺牲是甜美的。受苦应当为值得的东西，而不是为自私或软弱。

连懦夫也受苦，如同英雄，但在两者的受苦之间有着巨大区别。勇士所忍受的箭伤，与刺你的世俗利箭，有着天壤之别。懦夫因摩耶之箭而哀叹不止，英雄则因对神的爱忍耐命运。”

一天，有个基督徒青年找到嘉尔·科罗瓦拉，告诉他，“我梦见美赫巴巴身穿阿拉伯衣袍，他叫我来见你！”1月6日嘉尔带他去见巴巴，复述了这个奇怪的故事。

然而，巴巴对故事根本不在乎，对男孩拼写道：“不应像这样浪费生命！你因没找到工作而消沉。你来找我，这很好。不要担心，我会帮助你，你会感受到我的帮助。”男孩明白了：巴巴知道他的心思，知道一切。

之后在同一天，巴巴给大家讲道的时候，解释说：

在成道之前需要消灭三个最重要的东西：贪婪、淫欲和诽谤。其中，诽谤最糟糕，最有害。一个人可以克服贪婪，甚至淫欲，尽管两者都很难摆脱；但迄今为止，最不好和最难改掉的习惯，就是说别人坏话和试图挑别人毛病。

为什么必须消除这个习惯？因为这个行为或恶习，给自身招来

别人的罪恶或业相负担，这在灵性上非常不利和消极。

为了工作，巴巴希望对在贾巴尔普尔的逗留保密。可是逐渐地秘密泄露，人们得知他在本地并未求达善。巴巴同意公开达善两天：1月8日为男子，1月10日为女子。分别达善的原因是，在贾巴尔普尔有许多穆斯林，而穆斯林女性不可与男性自由交往，要在公众场合戴面纱。

1月8日，星期天，整整一天不同信仰的人都涌进巴巴的住处达善。一位在贾巴尔普尔附近埃舍做住持的圣徒也来了，他一见巴巴就喊道：“12月份我在哈德瓦见过您！”

禅吉插话：“可巴巴12月在美拉巴德！”

巴巴表示：“巴巴此时和你在一起，同时又在许多别的地方！”

圣徒表达了对成道的渴望，巴巴赞扬他的意图。“我能找到神吗？”圣徒问道。

“为什么不能？所有的人都必须。”巴巴回答。

“怎样做？”

“通过失去你自己。”

“通过舍弃？通过舍弃世间？”

“不，不是通过舍弃世间，而是通过舍弃你的世俗欲望。神一直在你里面，你必须在那里找到他——而不是在外面。”

“我怎样才能找到神？”他问。

“我会帮助你。”巴巴承诺。

第二天，1月9日，在巴巴面前举行了巴赞吟唱，他很喜欢。

同天，一名美联社记者来采访巴巴。这位记者很恭敬，一直称巴巴“尊者”。会谈如下：

记者问：“当今世界的混乱状态会持续多久？”

巴巴回答：“只要自私存在。因为这是根本原因。我的工作是在这一切混乱中完成的。它是个清洁的过程。”

“您具体会在贾巴尔普尔呆多久？从这儿您将去哪里？”

“我将在1月15日离开贾巴尔普尔，到贝拿勒斯，阿格拉，阿杰梅尔，克什米尔和其它地方。我打算4月份回到贾巴尔普尔，在这儿或门德拉设立一个灵性中心。”

“尊者对圣雄甘地有什么看法？”

“他是个伟大高尚的人，全心全意努力为人类服务。”

记者问：“您认为印度何时获得独立？”

“在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停止争吵时。”

“犹太人，当今世界上最受压迫的民族，能够抵御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攻击吗？”

“不管是不是犹太人，凡是谁能坚持真理，或者说站在真理一边，就能抵抗任何攻击！”

“请尊者给我一则可向世界播放的讯息好吗？”

巴巴复述了几个月前给西方人的一些话：

当受苦引向真实、永恒的幸福时，我们就不应看重这类受苦。有痛苦是为了消除痛苦。人们痛苦是因为不满足。他们想要更多更多。愚昧产生贪婪与虚荣。你若是什么也不要，还会痛苦吗？但是你想要。如果你什么都不想要，即使在狮子口中你也不会痛苦。

现代生活中的普遍不满是由于理论与实践之间，理想与在人间实现之间的鸿沟。生活的灵性与物质方面远远分开，而不是紧密结合。在灵性与物质，也可以说在生命与形式之间，并没有根本对立。表面的对立是由于错误思维——由于愚昧。

战胜自我和获得神圣意识的最佳也是最容易的途径是，无论身处何种情况，都去培养爱并且为全人类提供无私服务。所有的道德与宗教实践都导向这点。我们越多地为他人活，就越少地为自己活，低级欲望就越被消除。这反过来对自我产生影响，相应地抑制并转化之。

我们一切困难的根源，无论个体的还是社会的，都是自私自利。消除自私自利，你就会解决所有的问题——个体的与社会的。

世人不久将认识到，无论是教派，信条，教义，宗教仪式，讲经布道，还是热忱追求物质或身体享乐，都永远不能带来真正幸福。唯有无私之爱和四海兄弟感能带来幸福。

1月10日，只有女子达善。因不许男子在场，妹妹玛妮代替禅吉为巴巴读字母板。

巴巴从早上7点半直到晚上连续施达善，滴水未进。人们一个接一个经过巴巴面前。最后，禅吉给他捎来口信：“干嘛那么急？您就不能花一点点时间吃饭吗？”

巴巴不无神秘地回答：“只有在这种匆忙氛围里，我的工作才完成，

特别是净化和清扫工作。”

中间，一名叫阿里·阿克巴的副总警监，十分焦虑地来看巴巴，说：“巴巴，我儿子生重病住院了！请您关照他！”

巴巴安慰他说：“别担心。他会好的。我会关照他的！”

最终，巴巴同意了禅吉的请求，刚要中断达善去吃饭，这时门德拉的玛赫达·拉尔·乔达瑞同帕达克·普利得到了。帕达克曾带巴巴看过门德拉的一处可作埃舍的地方，可当时巴巴没有给出具体的承诺。

乔达瑞是个富人，恳求巴巴接受他的一个小礼物。巴巴问是什么，乔达瑞回答说是巡回旅社后面，他的一块地——种有两千棵芒果树的一百英亩地！

巴巴谢绝，回答说：“我只要爱，而不是物质供奉。纯爱之供奉是一个人能贡献的最高类型的捐赠。”

可是乔达瑞和帕达克真诚恳求巴巴接受礼物。经过持续两个多小时的讨论，巴巴最后接受了这块地产。乔达瑞说：“今天我最幸福，您接受了我的供奉。这是您爱我的一个标志！”他邀请巴巴去门德拉，第二天，1月11日，巴巴去了那儿。巴巴很喜欢那个美丽的地方，还在一棵树下坐了半小时。

他说：“我无限地苍老，可在你们身上又很年轻。这是我很老很老的地方，”看着乔达瑞和帕达克，又补充说，“这里是很老很老的朋友……”对他们往世的联系，巴巴没有解释。

当天巴巴回到贾巴尔普尔，指示嘉尔·科罗瓦拉负责把土地转让到他名下的法律手续。

在1月11日给迪丽娅·德里昂的信里，巴巴写道：

告诉你母亲不要担忧金钱或害怕战争。我会照看好我的每个人，无论他们在哪里。要渴望真实的东西。那样你就没时间担心那些可能从不会发生的事情。真理和爱，是同一个，你将找到它们，这会给你永久的幸福。两者都是万人万物中同一个神——你的至爱巴巴——的表现。

当你能正视自己并且分辨真假时，已经赢得半个胜仗。真理在内里，但被妄我所掩盖。我，一切心灵的雕塑家，将把完美者——我所爱的我自己——铸刻于一切中。

12月中旬，玛司特穆罕默德被带到贾巴尔普尔。巴巴每天给他洗

澡喂饭。还和穆罕默德坐在一起做闭关工作，谁都不让靠近。埃瑞奇是玛司特的侍从，因为巴巴已把普利得派到孟买。穆罕默德要吃某样菜，埃瑞奇就从市场上买来。一次，穆罕默德要吃豌豆，盖麦烧了别的菜，因为弄不到豌豆，可是当巴巴拿来午饭喂他时，穆罕默德大喊：“我的豌豆在哪儿？盖麦干嘛不做？叫她过来！”

按巴巴的命令，埃瑞奇把盖麦带来，巴巴对穆罕默德打手势：“她今天没给你烧豌豆，我要处罚她。”他举起手好像要打她。

可是穆罕默德喊道：“别，别！不要打她；原谅她吧。今天，我吃别的。”问题解决了，穆罕默德也高兴，多亏巴巴的策略。

有的玛司特可被说服来贾巴尔普尔见巴巴，说服不了时，巴巴会离开贾巴尔普尔去联系这些玛司特。一天，查干从塞奥尼镇带来个玛司特男孩。联系之后，巴巴派查干送他回去。塞奥尼有许多人相信这男孩是圣人。回去之后，这个年轻的玛司特对他们宣布：“我在万物里看见巴巴……在每一个生命里！”

捎信给克基·巴简，让他把一个叫巴罗萨·巴巴的玛司特带到贾巴尔普尔。这是位年老的玛司特，除了一块腰布，全身赤裸，经常看到他带着破布和棍子。在贾巴尔普尔，这位玛司特得到食物、洗澡和新衣，但后来他变得很暴烈，焦灼不安。不久后就把他送回了喀特尼。

一天，巴巴和嘉尔·科罗瓦拉，古斯塔吉及几个男子访问了喀特尼的克基·巴简家。巴简家的车来接巴巴一行。巴巴与这对帕西夫妇共进午餐，还把一张他自己装在相框里的照片送给他们。“你们和我有很多世的联系。”他告诉他们。

克基提到一些经济上的困难，巴巴只是笑笑，安慰他说：“凡事到一定时候都会好转。别担心。不要想那个债务，要想这个债务（向上指表示神）。”巴巴指着椅子上方墙上的琐罗亚斯德画像，敦促这对夫妇：“要像想念他那样想念我。”

一月间另一次，巴巴还和女子们参观了玛丹玛哈堡垒和瓜里河阶浴场。

这个期间，顾麦、大阿迪和古斯塔吉来到贾巴尔普尔和巴巴一起生活。满德里当中，禅吉、卡卡和查干已在那里。1月12日，巴巴让杰萨瓦拉全家，除埃瑞奇外，回到那格浦尔和帕帕一起生活。派查干先行，到贝拿勒斯为巴巴和女子们安排住宿。禅吉也离开，前往贝拿勒斯做前

期工作。

1月15日，星期天，巴巴派顾麦、古斯塔吉、穆罕默德玛司特及佣人们跟大阿迪一同乘火车去贝拿勒斯。穆罕默德玛司特由一位叫吉努的厚道仆人照顾；吉努是巴巴特意从美拉巴德叫来的。要穆罕默德整个旅行期间待在巴巴身边。

同一天下午4点45分，巴巴和女满德里乘蓝车离开贾巴尔普尔。卡卡和埃瑞奇同伊丽莎白坐前面，有时埃瑞奇开车。晚上到达喀特尼，住在克基巴简家。第二天早上6点钟出发前往贝拿勒斯，下午5点钟到达。查干在兵站营区安排了住房，大阿迪和其他人已在那里等候。

1月17日，巴巴带女子们在神圣的恒河上泛舟。他解释了贝拿勒斯和恒河的重要性，说道：“每一位阿瓦塔都来过这座城市，用足踏这条河的水。”[注：贝拿勒斯，现称瓦拉纳西，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城市之一，自巴比伦时代一直繁荣，城中有1500多座神庙。]

在贝拿勒斯有许多古老的印度教神庙，巴巴带大家参观未舍希瓦（全能者）神庙，微笑说：“你们正和未舍希瓦一同观看未舍希瓦神庙！”

1月18日，巴巴同禅吉和另一位满德里乘双轮马车穿过这座古城的街道，表面上是寻找理想男孩，实则联系玛司特和圣徒。一路上，巴巴经常叫马车停下，下车联系被他瞅见的某个人，有时给他们钱，有时只是目视。他的联系只有片刻，却跨越了若干时代！巴巴已多年不碰钱，但每当给玛司特、圣徒和穷人钱时，他会亲手递予。

1月19日巴巴带女子们到鹿野苑，在那儿给她们讲了乔达摩佛。鹿野苑是佛陀证悟后第一次讲道之地。[注：鹿野苑对全世界的佛教徒是神圣之地；朝圣中心是一座保存有佛陀头发的大寺。]

巴巴回忆了他作为佛陀时的化身，之后说：“佛陀现在保持静默。”瓦锅里煮好的豆糊开始漏出，因此被倒入桶里，盛给大家。巴巴和他们开玩笑说，“照看好你们的锅（意指他们的心），要是它们有漏洞，你们的爱就会漏掉！”

他们晚上回到贝拿勒斯，停留了四天。巴巴忙于联系玛司特，寻找符合他理想的男孩。查干出去寻找并把男孩带给巴巴，但巴巴总是打发他们回去，批评查干：“看在老天的份上，你都给我带些什么样的男孩？你瞎眼吗？就不能找个我喜欢的？”

查干伤心地回答：“要找到这样一个男孩，我得成道！这不是凡人

的工作！”巴巴喜欢揶揄查干。

有一天，巴巴望着汇聚的众多圣徒和苦行僧时，对女子们说：“在这八千人里，只有八个是真正的。”[注：这种圣徒、苦行僧和瑜伽士集会称作‘法会’。在印度圣徒和苦行僧职业与西方的牧师教士职业一样普遍。]

巴巴一行于1月23日早上离开贝拿勒斯，前往坎普尔，下午4点钟抵达，入住一家由印度教徒经营的克什米尔饭店。不久禅吉离开，前往阿格拉安排住宿。巴巴在坎普尔联系了一些流落街头的穷人和几个男孩之后，前往阿格拉，1月24日下午3点到达。

在阿格拉，禅吉为他们租了一座私人住宅。两天后，巴巴带女子们参观泰姬陵，朱马清真寺，古堡，镜宫和明珠清真寺。巴巴评论道：“这一切都是个大零蛋，一场梦！只有我是真实的。所以别忘了，看这一切美妙景观时，要在这个零中见我！”

然而，所有这些观光对女子们来说兴味索然，因为巴巴会揶揄、刺激她们，总是在她们中间制造紧张和争吵，她们的出行没有快乐可言。带领女子游览城里诸景的同时，巴巴也不让男子们闲着——叫查干寻找男孩，埃瑞奇、卡卡和大阿迪寻找玛司特。禅吉安排每到一地的食宿，古斯塔吉守夜。

1月27日，巴巴联系了玛司特和男孩，参观了法地布尔西格里古城。阿迪和禅吉前往德里做准备工作，埃瑞奇被派往阿杰梅尔。在法地布尔西格里古城，巴巴和女子们参观了谢赫·萨利姆·齐西提的陵墓，五层宫，伯巴尔宫，卢基亚贝格姆的住宅，朱姐王妃的宫殿和寺庙，以及其它景点。

第二天他们到奎师那的出生地马图拉，度过童年时代的戈古尔；和牧牛女生活过的温达文。在温达文的一座神庙旁，有个吹笛子的年轻玛司特看见巴巴，大声喊道：“我的穆里韦来了！我一直在等您！”看见巴巴，玛司特欢喜无比。[注：穆里韦是奎师那的名字之一，意指吹笛者。]

参观与奎师那有关的地方时，巴巴说：“看到这些地方，我想起了我的旧地；就像重游记忆犹新的故居。这儿是我和牧牛女玩耍，偷牛奶和凝乳的地方；在这儿我吹奏笛子；在这儿我的拉姐会跑来；现在我带来新的牧牛女，现在美娒是我的拉姐。”

傍晚，巴巴说：“现在我们去奎师那最后用餐的地方。”大家迷惑不解，心想她们已经看过与奎师那相关的一切。原来是指她们和巴巴

一起吃过午餐的旅馆。她们回到那里喝茶。

巴巴每天带女子们到周围这些地方，然后回阿格拉。在那里他开始联系玛司特。但在出发寻找玛司特之前，巴巴一定会亲手给穆罕默德洗澡喂饭。这是他这个时期的主要工作，每天他都花大约两个小时和穆罕默德在一起。

1月28日，在他们的住处发生了一件奇怪事情。女子们在地上发现一只受重伤的戴胜鸟，是某个男孩用弹弓射伤的。她们把它拿进屋里，给它包扎伤口，打上绷带。巴巴把它放在腿上，抚爱它，给它喂食。尽管她们悉心照料，这只鸟还是没活多久。就在临终前，它挣扎出盒子，挪到巴巴坐着的地方，倒毙在他脚边。巴巴拿起鸟，评论道：“你们不知道这只鸟有多幸运。它下世将投生为人，而且不是一般人（即对灵性道路略有所知，甚至有一些灵性成就者）。”[注：巴巴时而说起，被他抱过或抚摸过的动物会跳过进化，在下一世获得人身。]

2月1日中午12点后，巴巴离开阿格拉去德里。他们下午4点钟到达，入住丽豪饭店。在德里，他带女子们参观新旧德里，加德高塔，贾玛清真寺，古堡，胡马雍皇帝墓，拉克希米·那拉延寺，库特博尼扎姆丁陵墓。

2月2日，巴巴带女子们参观加德高塔——238英尺高的石塔，印度当时的最高建筑。他只攀登了一部分就下去了。曼萨丽还以为巴巴继续上行，就爬到顶部。大家正要离开，巴巴注意到曼萨丽失踪。往上一看，发现她正从塔顶挥手。巴巴示意她赶紧下来。她下来后，巴巴问：“你疯了吗？为什么不随我们下来？”

曼萨丽解释说，她以为他已在顶上，她想和他在一起。巴巴不悦，责备她：“你想和我在一起，还说你爱我！和我在一起是那么难！爱我是那么难！加德高塔就把你和我分开了。”

2月4日下午巴巴和女子们开会，讨论家务安排和别的涉及玛司特工作的更迫切事宜，他声明：

“今天的会议很重要。要仔细听；认真听并欣然服从。在这个镇上我有一项非常实际和特别的工作要做。在这儿，我没找到适当的工作环境。阿杰梅尔肯定合适，但以下几点会有助于我的工作。

在阿杰梅尔的十天里，我将是主、仆、弟子、大师——集一切于一身。最特别却很具体的工作——崇拜者，被崇拜者，在一切万物。这很重要，尤其生日前的七天，从11日到18日。前两个生日，我顶

礼穷人。这次生日相当不同。我将顶礼不同的人且受不同的人顶礼；因此，我必须摆脱黄油、面包和鞋子！”[注：黄油，面包和鞋子意指家庭琐事。换句话说，在这段密集联系玛司特期间，巴巴不想处理此类世俗杂事。]

当晚，巴巴带女子们去看新旧德里的灯火。2月5日，星期天早晨，琵拉麦从卡拉奇来加入大家。同一天，卡卡和大阿迪带来一位玛司特，巴巴给他理了发。随后给他洗澡，穿上一件新卡夫尼长衫，给他喂饭之后，送他回去。查干找来的几个不寻常男孩，巴巴给他们衣服和钱后，也打发他们回去了。

2月6日，在赫兹拉尼扎姆丁圣墓附近，巴巴联系到一位名叫卡玛尔普希的高级玛司特。他向女子们解释：“卡玛尔·普希在第五层面，是我的真正爱者。环绕着其污秽的光辉，只有我能看见。世人认为他疯了，但与他的高级状态相比，这个世界才是疯了，他才清醒。没有什么比见到这些真英雄更让我快乐的！”

巴巴一行于2月7日早上8点半左右离开德里前往阿杰梅尔。傍晚到达阿尔瓦尔村，住进一家旅馆。在阿尔瓦尔，有一只刚出生的羊羔到处乱跑，女子们，特别是伊丽莎白给它许多爱。巴巴和伊丽莎白跟它一起玩耍，巴巴慈爱地抱它。

他们第二天早晨6点钟离开，三个半小时后抵达斋浦尔。在斋浦尔的一座小山附近，看见一个裸体男子，巴巴透露：“他不只是个裸体疯汉，他是我的照管斋浦尔的特使……”

旅行中巴巴饮食没有规律，通常是吃点干果、葡萄干、苹果、桔子或生沙拉，有时递一些给大家。一次，和女子们打趣开玩笑时，他说：“诺芮娜前世是个女祭司……拉诺和吉蒂是对手女祭司……艾琳曾是个马倌……顾麦是苏娜玛西的丈夫……伊丽莎白曾是诺芮娜的妻子，整天对她唠叨不休。”

他们在2月8日下午2点到达阿杰梅尔。埃瑞奇已租了当地银行家的一所房子，大家住得挺舒适。刚到几分钟，巴巴就郑重开始玛司特工作。

卡卡和埃瑞奇完全投入寻找玛司特。拉诺得随时准备好玛司特洗澡用的热水。只要玛司特一到，她就冲到洗澡间装水桶。巴巴给玛司特洗澡，接着给他穿上新衣或卡夫尼长衫。他会从女子们那里拿过毯子和毛巾，递给玛司特。就这样逐渐地减少她们的行李。

在阿杰梅尔，巴巴谈到成道的玛居卜，说他们在世上有多么罕见，而这样一个玛居卜就在附近。巴巴派卡卡和大阿迪去把这位第七层面的玛司特，世上少数几个中的一个，带到住处。但是，他拒绝跟他们走。他们最先发现他坐在克瓦伽·姆伊奴丁·齐西提墓旁的一个双间小棚屋，屋子脏得难以置信。他的名字叫“恰恰”。

恰恰长得强壮，虽然他作为帕坦人身材算矮的。他因嗜好整天喝茶，一天几百杯，而得到这个名字。有几次，玛居卜的弟子不断给阿迪和卡卡敬茶，恰恰一边嘟哝：“茶……茶！”然后以命令的口吻说：“走开……走开！”而后用更强烈的语气说：“留下……留下！”

茶端上来，卡卡不停地喝，直到胃都撑涨了。阿迪停下，心想：“巴巴没叫我喝这些茶，只是叫带玛司特。”他们给巴巴讲了所发生的情况，第二天巴巴又派他们回去。同样的场面再次出现。这种情况又持续了几天，直到巴巴最终指示：“好了，别去了。”

可是巴巴并不满意，过了几天又问阿迪：“你就不能想办法把恰恰带来吗？”

“巴巴，那没什么用，”阿迪回答，“他不会让步的！”尽管如此，巴巴还是派阿迪和卡卡回去。2月14日星期二他们又去，阿迪轻步走向恰恰，抓住他的胳膊说：“今天您不和我们一起来吗？”让他惊讶的是，玛司特没有争辩，站起来和他们走了。恰恰步履蹒跚，走不好路。他们上了马车；阿迪和恰恰在后排，卡卡在前。见此，恰恰的穆斯林看护者和跟随者心生怀疑，问他们带他去哪儿。

“去见我们的大哥。”阿迪问答。

数日来巴巴一直在等恰恰，给恰恰洗澡用的热水，拉诺也总是准备好。到后，玛居卜却不愿下马车。巴巴走了出来，拉起恰恰的手，后者终于费力下来。恰恰已多年没离开过他的地方，他的腿没法正常走路。卡卡和阿迪托住他的手臂，帮助他蹒跚前行。

在里面，阿迪受令帮助巴巴。看着玛居卜衣衫褴褛的样子，巴巴透露说恰恰已近30年没洗澡了！一桶桶温水送来，一杯接一杯倒在恰恰身上，浸透他的衣服，以便巴巴把衣服给他脱去，用肥皂和水为他洗澡。巴巴警告阿迪，触碰恰恰身体时要非常非常小心。巴巴给恰恰脱衣服极其困难，因为他的汗衫因洒出的成千上万杯甜茶，粘贴在他胸前皮肤上。浸泡一两个小时，等布料软化之后，巴巴得小心用剪刀一片片剪掉他的

衣服，才能给他洗澡。

恰恰是废墟里找到的神圣！

地球上这种成道者极其稀有。

巴巴为他剪掉衣服和洗澡时，

恰恰对自己的身体毫无意识。

他唯有上帝意识——

意识到自己是神，不是人。

这位玛居卜看见巴巴是神，知道巴巴是神。

这对巴巴是个光荣时刻，神与神在一起！

阿迪为恰恰清洗头部，移去他头巾下的旧红毡帽，这只帽子在他头上很可能已有 30 年之久，几乎成了他皮肤的一部分！阿迪小心翼翼地着手做这桩费力的工作，极其轻柔地把一杯杯温水淋到他头上，以免造成任何的损伤。巴巴不断提醒：“轻点，轻点……别伤着他。”

最后，帽子脱掉。看见伤口般的苍白、生嫩皮肤，阿迪惊呆了。恰恰头上的皮肤非常娇嫩，阿迪不敢用毛巾擦，只是轻轻拍干。

几个小时就这么度过：巴巴用水浸湿玛居卜，一片一片从他皮肤上剪下衣服，然后拿肥皂和水轻柔地用手给恰恰洗脸、胸、手臂、背部、脚和腿。做完这一切，巴巴给恰恰穿上一件新的白色卡夫尼。阿迪感到精疲力尽，巴巴却极其愉快。

玛居卜立刻要茶喝，茶一端上，恰恰就开始往自己身上浇！当巴巴问他会不会住久些，恰恰低声说：“要是您帮助我，我会留下。”巴巴亲手喂他一些食物，然后陪他坐马车回到他的棚屋。

美赫巴巴的 45 岁生日于 1939 年 2 月 15 日，星期三，在阿杰梅尔庆祝。可这次却不同于往年。巴巴凌晨 2 点起床，在卡卡·巴瑞亚陪同下，出门到城里沿街联系玛司特。他于早晨 5 点钟返回，整个上午禁食，滴水未进。巴巴通知美拉巴德的人：“不要公开或私下庆祝。我连新衣服都不会穿。不要庆典，不要音乐，不要歌唱。”

二十个陌生男子被带到住处，有几个是玛司特，一些是疯子，还有几个是流落街头者。巴巴慈爱地给每一个人洗澡、穿衣、喂食，下午 2 点前把他们送走。他们离开后，巴巴吃午餐，评论道：“今天的生日庆祝很好，我希望每天都能像这样庆祝！没有什么事情像服侍这些玛司特让我如此快乐的。”

在阿杰梅尔余下的日子里，巴巴还每天夜里去看望玛居卜恰恰。他在凌晨3点半去，以便避开群众，好私下联系恰恰。

在阿杰梅尔，巴巴还做了件他以前从未做过的不寻常事情。他让两个玛司特呆在他自己房间里——第六层面的拉克罕·夏和第五层面的夸卜林斯坦瓦拉。[注：巴巴给夸卜林斯坦瓦拉取昵称‘苏格拉底’，因为他的喜剧脸孔和矮小身材让巴巴想起这位古希腊哲学家。]穆罕默德玛司特另外住在同座房子的一间，带他去见新玛司特时，他会说：“做这个……大大（巴巴）要你们做这个。”

通常巴巴会在单独一个房间对玛司特工作，拉克罕·夏和苏格拉底却住在巴巴的房间。巴巴给他们按摩腿，亲吻并常常拥抱他们。他还清洗他们的便壶，尽一切努力让他们高兴满意。

关于他对玛司特的工作，巴巴有一次说：

我以自己的方式对神的这些爱者示爱！他们对世界没有意识。他们喜悦幸福。对身体需要漠不关心，因为他们没有世俗意识，内心只有对神的爱！

看看世间的人。他们爱摩耶，为摩耶哭泣，乞求更多的摩耶！世俗者沉浸于淫欲，嗔怒，贪婪。但这些人却是勇敢的英雄，他们踢开摩耶，只为至爱上帝活着。

被问及他到了谁的地方时，拉克罕夏马上回答：“我来到主这里了！”当巴巴试图轻柔地按摩他的腿时，这位玛司特小声咕哝：“大师，请不要这样做。”

巴巴提到带女子们去塔拉伽山，但后来说：“去那儿太麻烦。得为诺妮租轿子，因为她不能攀登陡峭处。除了费用，我感到这对所有的人都困难。”

与此同时，拉诺和吉蒂私下讨论后，找巴巴说应该放弃去塔拉伽的主意。她们解释说，只是为了她们，他不必要费这么多麻烦和开销，即使她们错过看古堡也没关系。巴巴申斥道：“如果你们以为我做这些是为了你们，那你们就错了。我的工作第一重要，你们是第二位的。涉及到我的工作之处，我会在乎费用吗？金钱，你们和其它一切事情与我的工作相比都是次要的。”尽管出于好心，拉诺和吉蒂羞愧地退出来，认识到巴巴话语的真理。

2月16日，巴巴和男满德里一起去塔拉伽。在一个叫作“两天半小屋”

的著名清真寺举行了夸瓦里节目。两天后，2月18日，巴巴带女子们去了塔拉伽，带她们看了许多名胜。

巴巴还和女子们参观了阿杰梅尔的其它名胜古迹，包括阿那萨伽湖，普什卡，印度教拉克希米神庙，耆那教寺庙，赫兹拉·米尔·哈桑·萨义德·萨瓦尔的陵墓，克瓦伽·萨赫伯·姆伊奴丁·齐西提的陵墓；齐西提陵墓的看守人反对西方女子进陵墓，阻止她们。但他似乎被巴巴吸引，问他的名字。巴巴用手指在尘土上写：“默文。”那人对巴巴说：“愿神祝福您！”

离开前，巴巴联系了陵墓附近的一个玛司特，给他一个卢比。玛司特一看见巴巴，就狂喜地叫喊：“看啊，商羯罗（希瓦）在这里！快来达善博伽梵（神）！”

有一次，巴巴谈到访问不同圣人和至师的圣陵或基地的目的，说：

我通过亲身到场，净化已去世的圣人、赛古鲁和库特博的陵墓的混乱气氛。这种复杂的氛围属于思想世界。思想力确实很强大。柴坦尼亚到各个圣地不是为了朝圣，而是为了净化那些地方的氛围，它们充满了世俗人的思想业相。[注：柴坦尼亚是公元15世纪的印度教至师。他发起喜乐唱颂，“哈瑞奎师那，哈瑞罗摩！”]

对我的工作，一个第三层面的行道者，比一个已去世的第七层面大师的墓地更有帮助；但知名的过世圣人或大师会因众人拜访其墓地，具有强大的影响力。这就是我通过访问这些地方，来削弱这种复杂思想氛围影响的原因。

美赫巴巴几次到姆伊奴丁·齐西提的陵墓。[注：埃瑞奇说，一天夜里，巴巴到齐西提的墓地，独自向齐西提的墓顶礼几千次。]在印度，没有人比齐西提让更多的人皈依伊斯兰教。他在印度期间，因为他而皈依伊斯兰者多于20万人；超过别的任何人所做的，甚至莫卧儿人入侵时期。后来有一次，巴巴透露齐西提是他那个时代的库特博首脑。

大家离开齐西提陵墓的时候，巴巴转向曼萨丽，授述：

“有位苦行僧曾说：当我在心中看见神圣之美的印象——看见神，无论注视何处，我都看到帕瓦蒂伽——无限上帝。”

曼萨丽问巴巴是不是那个苦行僧。巴巴表示他是，因为他自发地授出这些诗句，以纪念齐西提。

2月19日，星期天，弥奴·卡拉斯从卡拉奇来看巴巴，长谈后很快离开了。23日埃瑞奇离开阿杰梅尔，以安排大家在博帕尔的住宿。2月

25 日，星期六，巴巴把玛司特拉克罕·夏和苏格拉底各自送回在阿杰梅尔的原地。

2 月 27 日早晨 7 点 15 分，巴巴和男女弟子离开阿杰梅尔前往斋浦尔，三小时后到达。入住一家舒适的新旅馆。在斋浦尔，巴巴带女子们去苏丹王宫——风宫，琥珀宫，水宫，舒心园，莫汉园和主要的月宫，之后到公园的动物园。

一天，在去琥珀宫的路上，巴巴突然让车停下。带女子们看了看马路对面栏杆后的宫殿。他注视着对面方向，情绪发生奇怪的转变。很快，有个玛司特从那个方向出现。他们前往阿杰梅尔途中曾经见过这个玛司特。巴巴与玛司特对视了一会儿。他招呼女子们过来，指出那个人，说他是斋浦尔的灵性负责人。

印度的英国总督对斋浦尔的访问，正好和美赫巴巴的到访巧合。总督受到隆重接待，而帝王却住在不起眼的旅馆，他的临在只有玛司特知道。

帝王的游戏是隐藏自身，
要找到他可真是困难！
唯有纯爱能迎来他，他只让自己
被拥有爱的人迎接。
只有英雄拥有那种爱，比如玛司特，
帝王让他们环绕在他身边！

3 月 1 日，星期三，上午 8 点 20 分巴巴离开斋浦尔，第二天下午 1 点半到达乌贾因。他们参观了印度教玛哈卡利——圣母卡利——神庙。按巴巴的指示，卡卡·巴瑞亚在此沐浴。在乌贾因，巴巴希望联系某个玛司特。他们驱车缓缓经过拥挤集市的狭窄小道，巴巴一边急切地凝视车外寻找。没有看到那个人，巴巴打开车窗，给走在车旁的卡卡做手势，表示他们找的人正用手做着什么。突然，巴巴示意车子在一个乞丐身边停下。乞丐正在撕着破布，巴巴打手势让卡卡递给他一个卢比，那位玛司特直视巴巴片刻。巴巴显得高兴满意，示意卡卡上车，他们立刻离开了乌贾因。

他们大约在下午 5 点钟抵达德瓦斯镇，住进旅馆。3 月 3 日，他们于上午 10 点到达博帕尔，入住红宝饭店。

美拉巴德的满德里大多不知大师的行程计划。每当巴巴要他们中谁

来，就通过电报或信件，把他召唤到伊塔尔西。查干每天到伊塔尔西收取电报和信件。

在博帕尔，巴巴带女子们去看美丽的湖泊，珍珠清真寺，朱马清真寺，那瓦伯宫。3月6日他们到桑吉，在那里过夜。当天，巴巴会见一名从白沙瓦来的帕坦人代表，后者对会面很满意。那天他就政治形势评论道：“恶人都将被消灭，一切都会恢复正常。”

巴巴带女子们参观桑吉的佛寺，谈到他作佛陀的时候，“这是我家，但如今没人知道我！现在事情多么奇怪啊！”

在博帕尔，海伦·达穆得了结肠炎，3月9日被送进医院。艾琳·比罗被派陪护她。巴巴回去看望她们，然而他的健康在博帕尔也垮了，患了腹泻，一天十多次。

妹妹玛妮也身体不适，巴巴令恺娣每天下午三点给她喝橙汁。但有一次不知为何故，恺娣在下午三点零五分给她橙汁，巴巴当然注意到了她的延迟，问：“你为什么迟了五分钟？”恺娣回答说挤橙汁很花时间。巴巴纠正：“因为你执行命令中的延误，我想为玛妮和我的工作所做的一切都变得无效。在其他一切事情上，也许有充足的理由迟到，但在服从方面这是不幸的悲剧！”

巴巴在博帕尔联系了几位玛司特和合适的男孩。有一次，带四位玛司特见他。巴巴很高兴，给他们洗澡，喂饭。

在博帕尔，有个玛司特听到一些人谈论当前的世界形势，便指着在街上行走的巴巴，重复说：“他会把所有的捣乱者连根拔除，拨乱反正。”当时正流传着战争即将爆发的传闻。

欧美的一些亲近者想念巴巴，给他写信。在3月5日给迪丽娅·德里昂的回信中，巴巴授述了以下文字：

我当然愿意有你和我一起在这儿。不过你说得对，有些教训必须在远离大师身边时学会。无论你在哪里我都会教你。

我在自己的有意识状态限制我自己。所以在我圈子成员的有意识状态里，我也设置限制。我愿意时，就把他们从那些限制中解放出来，但要按我的时间。在此之前，要快乐，知足并且知道这都是我的作为。当我揭开帘幕，你会明白一切并对我的游戏微笑。这都是幻相——昨日的痛苦不复存在，一周前的欢乐不复存在；唯有此刻当下存在，还有你感受的对至爱的爱。

为了获得意识，无意识的自我（也就是神）不得不经历这种表面的二元对立过程，以便觉知与神一体，并且有意识地与神结合——让爱者与至爱合一。

你付出努力，我会把胜利赐予你。这是一场有目标的神圣奋斗。不要抗拒。

3月10日大阿迪和他母亲顾麦被派回纳西科。次日琵拉麦回卡拉奇。3月12日，星期天，上午7点10分巴巴离开博帕尔前往萨格尔。尚未康复的海伦·达穆留在医院，由艾琳·比罗照顾。[注：海伦·达穆不只是因为太虚弱不能独自留下，而且她不会说英语，艾琳·比罗会。]

在萨格尔，他们住进旅馆。巴巴带女子们游览查克拉湖和阿斯帕特尔山脉。巴巴指出，萨格尔是赫兹拉·达乌德·齐西提让塔俱丁巴巴成道的地方，那是1879年，当时塔俱丁巴巴在军队里服役，驻扎在此地。

第二天，巴巴离开旅馆寻找玛司特，带了个叫马伽的玛司特，乘马车回来。玛司特的皮肤呈鳞状，就像是短吻鳄。给他洗澡时，巴巴揉搓并用油给他全身按摩。喂他吃过饭，送他回去。巴巴叫他“马伽·夏”——“鳄鱼王”！马伽的意思是鳄鱼。据说巴巴给他洗浴和用油按摩七天后，马伽·夏的鳞状皮肤痊愈或消失了。

同一天，3月13日，下午2点，巴巴和男女弟子离开萨格尔，晚上抵达贾巴尔普尔。

[注：乌帕斯尼马哈拉吉同时也在此地旅行，经贾巴尔普尔回萨考利，虽然他和巴巴没有会面。]

巴巴一到贾巴尔普尔，就忙于玛司特工作。出门到城里联系。像平时那样，将他们带到旅馆，给他们洗浴喂饭。这段时期巴巴的大部分时间都用于玛司特工作。

到贾巴尔普尔后，巴巴派埃瑞奇去那格浦尔带盖麦、玛奴、美茹和美赫文·杰萨瓦拉来。他们于3月19日星期天到达，巴巴派恺梯和玛奴负责为大家做饭。

这时接到纳西科的消息，鲁斯特姆的妻子馥芮妮在绝食抗议，她因巴巴没让她和别的女子一起旅行，还在生气。停止吃喝，坚持要见巴巴。因而巴巴被迫放下重要的玛司特工作，在古斯塔吉、卡卡和禅吉的陪同下，冒着酷热的夏日从贾巴尔普尔到纳西科。

有一次，对于此类事情，巴巴难过地说：“耶稣被钉于十字架一次，

但我每天——每小时——都被钉于十字架！”

3月20日巴巴到达纳西科，见了鲁斯特姆。看到馥芮妮因十八天绝食而恶化的身体状况，巴巴安慰她，给她做了解释。她有个男婴佳古，但精神痛苦使她未好好照料孩子。巴巴让她喝了他亲手给她的橙汁。这让她开了斋，情况暂时平息。巴巴承诺，她身体恢复后他会叫她的。

看望拉姆玖和他一家之后，巴巴离开纳西科去美拉巴德，见了拜度、卡里玛玛、尼鲁、帕椎、彭度、希度和韦希奴。对他们讲了最近的行程。逗留三天之后，前往普纳，见到母亲希芮茵、弟弟贝拉姆和弟媳佩琳及他们三岁的女儿顾娜和四岁的儿子希如。

巴巴还叫希芮茵请她姊妹朵拉玛西过来。朵拉姨妈来了，不断亲吻巴巴。巴巴祝福她。他的祝福是和他亲爱的姨妈的告别，一年不到，她就去世了。这是朵拉姨妈最后一次见巴巴。

第二天在孟买，迪娜·塔拉提来了。她因丈夫纳沃的去世极度悲伤，巴巴安慰她。场面很感人。如她自己所言，失去心爱的丈夫让她对世界和自己漠然，生命对她成为一个负担。要是能把她带到亲爱的纳沃那里，她衷心希望结束生命。

大师的方式是不同的。

他们通过痛苦来净化

致使自我脱落。

这比流血更疼痛！

这对迪娜是个净化过程，为她未来的生活做准备。因此，多少的伤心哭泣都不会影响大师。巴巴反而催促她大声哭泣，以发泄她的全部感受、恐惧和痛苦。一时间整个气氛回荡着她的哭喊，“巴巴！巴巴！”触动了所有在场者的心，许多人眼含泪水。巴巴面带温和的微笑，看着她恸哭，不被她的悲惨哭泣所动——反为有效完成的工作感到愉快。

凭大师恩典她能如此深深恸哭。

她的心被泪水所净化；

泪水清洁着她的生命。

3月25日巴巴从孟买回到贾巴尔普尔。召顾麦和马萨吉来，二人于3月29日到达。母亲希芮茵和弟弟佳尔将于3月30日到贾巴尔普尔。巴巴在母亲到达前，派顾麦回阿美纳伽，以避免他的灵性母亲和生身母亲之间的惯常冲突。虽然她们的争吵也很好地服务他的目的，但这次他

太忙于玛司特工作，因此希望身边的人绝对和谐，不容忍任何的琐碎争论。

也是在3月30日，帕椎和巴吉拉特，三个佣人，和司机图克拉姆，驾驶伊丽莎白的车到贾巴尔普尔。车后挂着拖车，载着从“动物园”运来的一笼笼鸟和动物——是巴巴叫拉来的。帕椎第二天返回美拉巴德。

在母亲来访期间，巴巴把照顾她的责任交给盖麦，让她“尽最大努力让希芮茵满意，凡事按她的要求做”。盖麦决心尽职尽责。

同时，盖麦的姊妹芭奴玛西科罗瓦拉正打算和两个儿子达迪与萨姆，从孟买来加入巴巴。一天希芮茵要求盖麦：“给芭奴玛西写信，叫她来时给我从孟买带些鱼来。”

“可是母亲，”盖麦回答，“埃舍里禁止吃鱼；这违背巴巴的命令。连西方人也得吃素。”

“这个限制是给你们的，”希芮茵说，“不是给我的。给她写信。你怕什么？我不是你的神的母亲吗？”

盖麦想：“巴巴要我按希芮茵说的去做，我最好还是执行她的要求。”便写了信。过了几天，芭奴玛西带了一包鱼到了贾巴尔普尔，鱼用冰裹着。当时巴巴和玛司特在一起。

巴巴有命令说，他不在时任何来客都不能进来，他不在场谁都不能打开任何包裹。于是芭奴玛西坐在走廊上，等他回来。希芮茵正好走过，看到她，就问：“你有没有给我带鱼来？”芭奴玛西回答说带了，把包裹递给她。

希芮茵拿着包裹进屋，要盖麦为她做午餐。不到几秒钟，巴巴走了进来，问道：“我闻见鱼腥。从哪儿来的？”盖麦把事情经过告诉了他，巴巴极为不悦。

希芮茵介入：“鱼是我要的！你干吗对她这么生气？”

巴巴毫不含糊地表示：“母亲，你可以在普纳吃鱼，这里不行！谁都不能在我的埃舍吃肉吃鱼！”

“你是谁，敢阻止我？”

“我是神！”

“对别人，你也许是神，但对我，你是我的默劳戈。医生对我说吃鱼对我的糖尿病有好处，你不能阻止我吃鱼。”

母子之间白热化的争辩正进行着，一只野猫溜进厨房，叼起整条鱼

就逃！希芮茵看见，尖叫：“默劳戈！你为啥要这样烦我？你不想让我吃，才有这事儿！”

“现在你相信我是神了吧？”

“对别人也许是，”她承认，“但对我，你永远是我淘气的默劳戈！”

巴巴开怀大笑，在场者也很享受整个事件的幽默。

4月6日，彭度从美拉巴德来到，同来的有萨瓦克·考特沃和姨母芭奴拜拉克达瓦拉。第二天早上8点，巴巴坐伊丽莎白的车，和禅吉、嘉尔科罗瓦拉一起去门德拉，同车还有当地的一个叫度贝的虔诚印度教徒。起先一个小时行程顺利，但随后散热器开始溢水。只好停车让它冷却。离门德拉还有五英里路，车子启动不了。巴巴提出一种不寻常的解决方案，令他们惊讶。巴巴指示他们每次车熄火，在试图发动汽车之前，要大声朗读一段《博伽梵歌》！他们就这样开到了门德拉，回途一路上也按照这种奇怪的仪式。这个事件是针对度贝的。后来巴巴把书送给度贝，说，“别把《梵歌》给别人，也别遗失。它是我给你的帕萨德！”

巴巴批准在4月9日，星期天，为美赫文和三穆举行圣线仪式。帕帕·杰萨瓦拉前来参加，仪式由当地的琐罗亚斯德教牧师主持。牧师希望私下见巴巴。可巴巴出于自己的原因拒绝见他。

第二天，男门徒在贾巴尔普尔找到15个乞丐，带到巴巴的住所。巴巴给每一个穷人喂饭、洗澡、剃须、穿衣，从下午3点一直忙到5点钟。

4月11日，彭度和禅吉离开贾巴尔普尔。巴巴派禅吉到孟买，令他在拜度4月12日赴波斯之前见拜度。

拜度将把全家带回印度，到埃舍生活。朵拉特麦遵照巴巴的指示已经在波斯居住一年，本来拜度一家会在3月初和她一起回来的。可是拜度的大女儿生了重病，于1939年3月18日去世。女儿才18岁，拜度对她的夭折很悲伤，时而独坐静静流泪。即使像拜度这样已经臣服大师的顽强男子，也难免感受这种人情悲哀。巴巴给他发了如下唁电：

那些临终想我者到我这里，从生死轮回链中解脱并永远见我。你感到分离是因为看不见。你真要感到难过，就别为死者难过——因为他们已到我这儿，而应为那些处于岌岌可危状态的生者难过。

海伦·达穆已从腹病中康复，和艾琳·比罗于3月23日从博帕尔来到贾巴尔普尔。在印度又过三个星期后，4月17日，巴巴派她和海蒂·默敦斯回瑞士。禅吉同顾麦和贝拉姆一起送她们到孟买。三天后她们离港。

海蒂一到家就给满德里发来电报：“你们在巴巴身边，可我实际上把他带走了。告诉巴巴，身体上我是走了，但精神上我会一直和他同在。世界上无人像巴巴！”

与至爱分离是真痛，
这种极度的灵性创痛
唯有一颗撕裂的心知晓。
眼泪和哭泣都无力表达
这种痛楚的强烈。
可泪水点燃的火焰具有力量，
至爱知道。
火焰一旦燃起，就不会停止烧灼，
只会在爱者烧为灰烬时熄灭。
这份焚烧痛苦怎么能够描述？
这是想念之痛——对唯一真实者的想念！

1939年4月21日，星期五，巴巴开始11天的禁食。只在早上喝一杯不加奶的茶，晚上喝一杯橙汁，他说：“全世界将发生许多大事件。”同一天禅吉从孟买返回。

此次禁食期间，巴巴投入玛司特工作。4月17日，卡卡和佳尔从埃利奇布尔带来一位叫古拉卜·夏的高级玛司特。在埃利奇布尔，卡卡和佳尔最初联系到他，劝他跟他们一起去见巴巴时，这位玛司特对街上围着他的那些人：“有人要给我涂上神性颜色，但我不想要……他已捕获我，但我不想去……他想把我送到伟大的家乡，但我不想去那儿……”

古拉卜·夏第一次看见巴巴，喊道：“他是神本人！”并指着卡卡，抱怨说：“你骗了我！”巴巴坐在地上的垫子上，示意古拉卜坐到他身边。玛司特对卡卡说：“我不配和他平起平坐。我怎么能坐在帝王跟前？”

4月31日，查干从塞奥尼带回一个叫卡拉·玛西的高级女玛司特。这位老妇马上认出巴巴的伟大，问道：“您能否从您的神性海洋里分给我几滴？”

巴巴在贾巴尔普尔再次联系了马伽·夏，并且联系了十里之外另一位玛司特，叫达达·善参·帕尔。不久，他又在门德拉联系了一个很高级的玛司特，叫达尼拉姆·马哈拉吉。这个期间，巴巴还到安拉哈巴德一天，寻找和联系其他的玛司特。

没有别的工作如此令人陶醉！

海洋在寻找水滴

——那些忘情歌唱的水滴！

他们知道真歌及其旋律——

混合着酒与泪，醉与火——

引来原曲的作者。

关于玛司特，巴巴一次对满德里透露：

和我在一起，他们无比幸福，因为他们看见巴巴并且知道巴巴真正是谁——这是你们用肉眼看不到的。他们用相当不同的眼睛见我，这个特殊的内眼看见我的神圣形体。你们用肉眼，只能看到摩耶的玩具——这张桌子，椅子，等等。但这些玛司特所拥有的内眼，则看穿这一切，在其中仅仅看见神。

我爱这些爱神者。他们对世间一切漠不关心。他们极其喜悦超然，连对身体需要都不关心——这皆是出于对神的爱。然而，整个世界却只是渴求和呼叫摩耶之物，为了满足欲望不惜去卡彼此的喉咙！

禅吉已于4月22日回到孟买，5月2日他带侄女阿娜瓦丝和娜格丝达达禅吉，还有住在他们家的高荷返回。禅吉还从纳西科带来鲁斯特姆的子女美茹，纳古，佳古。佳古才一岁，由于鲁斯特姆的妻子馥芮妮精神崩溃，无法照料幼子，巴巴派蔻诗德负责照看婴孩，让他留在埃舍。美茹和纳古在上学，但在圣诞节和暑假总会来巴巴这里，阿娜瓦丝和娜格丝也一样。在贾巴尔普尔时，佳古生了重病，凭巴巴的恩典才得以保命。

5月3日是玛奴·杰萨瓦拉的生日，巴巴要女子们演戏庆贺。在这些方面颇有天份的妹妹玛妮，创作了一篇幽默小品，模仿当时的世界领袖。玛妮扮演希特勒，恺娣演墨索里尼，拉诺演张伯伦首相，美茹和纳古扮演其他政治领袖。小品在巴巴面前表演，大家都很开心。正好四个月之后，第二次世界大战宣战。也许是巴巴通过这个似乎天真无害的戏剧所促成的。

巴巴频繁要求小品娱乐。一次，拉诺扮演帕西神父，用古吉拉特语说台词。她角色记得很牢，可一到台上就紧张起来，说话结结巴巴。巴巴点评说，她的失误比别的部分更让他开心。

这个期间，巴巴带女子们回到花岗岩。对她们解释：

你们知道自己有多幸运吗？我和你们同坐，玩耍，聊天，陪伴

你们，在别处有许多人因为渴望见我而不知怎样生死！他们渴望达善我，我却不见他们。

山里有一个隐修士，眼睫毛触地。为了达善我而活着，我却没去看他。还有一个已700岁，头发长得触及地面，像在地上扎了根。他不吃也不喝，只是渴望我。我并没有见他，尽管他热望见我。

为什么我召你们来这里，让你们陪伴我？这是因为，一世又一世，你们历经磨难苦行，吃尽连自己都不知道的苦头。这就是你们现在和我在一起的原因。

一天，阿娜瓦丝正读着留学英国的纳瑞曼写来的信，巴巴恰好经过，问她纳瑞曼写了什么。阿娜瓦丝回答说，纳瑞曼打算从英国到德国进修两年。巴巴指示她：“写信叫他立刻回印度！”阿娜瓦丝听从，她的信让纳瑞曼不安。他已接受了一份奖学金，去德国学习两年化学，无法理解巴巴为何要他这么快返回印度。可是当战鼓敲响时，他明白了，随即返回。

前一年在盘奇伽尼，高荷生病时，巴巴对高荷的仁慈关心给阿娜瓦丝留下深刻印象。可第二天却造成很不同的印象。娜佳也病得很重，巴巴警告她：“你要死了。我会用根长绳把你捆起，把你放到峡谷里，让老虎吃掉！那会了结我的问题，因为现在你对我仅仅是个负担！”

阿娜瓦丝对她尚未见识的巴巴的无情一面感到震惊。心想：“通常，人们总是安慰病人，加速他们康复。可巴巴刚好相反……”

巴巴对阿娜瓦丝什么都没说，因为她身体也不好。

巴巴领她去卧床休息，敦促：“彻底休息，什么也别想。”还叫拉诺照料她。这令阿娜瓦丝深深感动。她责备自己：“我真愚蠢，这样疑心，让最小的事迷惑。巴巴是神，无论他做什么，都是为了别人的好处。”

阿娜瓦丝在盘奇伽尼休假期间，巴巴没提这件事。但在她到贾巴尔普尔后，有一天他解释说，“我是老虎，捕食病人。现在你是病人，所以我只得……”

“可是，我现在好了。”她插话。

“……把你吃掉！”他打手势。阿娜瓦丝不禁大笑。巴巴接着说：“我是那个把猎物打倒在地，以便让它复活的老虎；一个人一旦如此重生，就永不再死！”

娜格丝第一次见巴巴时很瘦弱苗条。她1938年去盘奇伽尼时，巴

巴意味深长地对她说：“你要长得很大！吃米饭，多喝水，多休息！”娜格丝不明白巴巴的意思，以为他当真。她回到孟买后，深感分离折磨，越来越思念他。

在贾巴尔普尔，巴巴有一天对她说：“我很高兴看到你长大些了！”娜格丝满脸困惑，说她还是老样子。“干吗那么说？”他问，“你对我的爱没有增加吗？”

“我不知道，”她说，“不过，离开盘奇伽尼后，我很难过和你分开。”

“这就叫长大，长得更大！你在我的爱里变得强壮。我将让你真正长大！”

伊丽莎白·帕特森的波士顿梗犬，吉皮，和动物们一起旅行。为让伊丽莎白高兴，5月5日在贾巴尔普尔庆贺了吉皮的生日。给小狗穿上盛装。大家还给她唱了“生日快乐！”随后巴巴带女子们到讷尔默达河，在月光下泛舟庆祝。

5月10日，巴巴又带来了两条小狗，取名宾各和津各。并要伊丽莎白照看它们。伊丽莎白爱狗，巴巴满足了她的喜好。[注：有段时期，巴巴实际上在埃舍开了个小型动物园。1942年派伊丽莎白回美国时，巴巴解散了动物园，把动物送人。]

这个期间，还进一步讨论了建新埃舍的问题。接受乔达瑞提供的门德拉土地之后，草拟了设计图。门德拉有些人知道巴巴，为了让公众增加对他的了解，在5月12日安排了一次公众演讲，由德希穆克博士、诺芮娜·马切贝利、娜丁·托尔斯泰发表讲话。诺芮娜对建设新埃舍最感兴趣，她收集信息，联系有影响的人物，寻求支持。不过，巴巴对此事没有积极参与。他太忙于玛司特工作，表示这比其它一切事情都更重要。

在贾巴尔普尔逗留期间，大师很罕见地接受了一个记者的采访。记者受过高等教育。讨论的话题是“完美”。巴巴说：

正如二元领域的一切事物皆建立在程度之上，涉及到二元时，完美也同样建立在程度上。从二元的角度看，好与坏，善与恶，强与弱都建立在程度上。坏与好，恶与善，弱与强都是二元的方面；但实际上，都是在二元中一体性的程度。恶并不是恶，而是善的最低程度。同理，弱也不是弱，而是强的最低程度。

与不完美相比，完美也有程度。因此，二元中一种完美不包括每一种完美。科学上完美者很可能唱歌不完美，唱歌完美者不会在

绘画上完美。因此所有这些“完美”都在二元领域。你听说过完美的犯罪吗？如果谋杀干得极其聪明，不留下蛛丝马迹，可以说是一桩完美的犯罪。因此连在犯罪和所谓的罪恶里，也有完美。

但灵性完美却不在二元领域。前面解释的那些相对完美，皆在智力范围内，而灵性上完美者的完美则超越智力。一个人在灵性上完美时，体验到除了神别无它物——唯独他存在。对于完美者，智力之内和二元领域之内的一切事物皆是幻相。因此对于完人，除神之外什么都不存在——科学，艺术，音乐，弱点，谋杀对于他都是幻梦。他的知识，他的完美，是浑然一体的存在。

当这个完美者，出于灵性原因，希望使用其能力和知识时，他这么做纯粹是为了他人的灵性利益。这时他会在此事上运用其宇宙心，并知道一切。没必要在外部表现一切，但他确实知道一切。

怎样做到？一切的语言都植根于思想的心界，之后通过口头表述出来。而他，完人，则知道每一个人的心！在每一个念头被说出之前，他就知道它的意思！对一切事情都是如此——科学，艺术，等等——如果他希望，甚至在事情实际显现之前就能知道。但他只在认为必要时才那么做。

接着是一连串的问答：

记者问禅吉：“美赫巴巴相信前世理论吗，如《博伽梵歌》里提到的？”

“是的，整个存在都依赖于转世律。”巴巴说。

“甚至在物质方面，主奎师那也是完美的。您在物质方面也完美吗？”

“完美包含了一切的完美，但无需表现出来。奎师那在灵性上完美。这意味着他在一切方面都完美，但他没有显示物质方面的完美，因为对完美的物质显现没有意义，而且是在幻相领域。他能够表现为完美的酒徒，完美的罪犯，完美的恶棍。但那会震惊世人。所以，他没有那样表现。他是个完美的酒徒，完美的罪犯，完美的恶棍——在一切事情上皆完美。他必须那样，因为他尤其是完美的神！”

“可是奎师那有必要表现为完美的杀手吗？”

“我已经说过，必要时，这些完美者会在一切方面表现其完美性。为了世界的灵性利益，我在必须采取的任何生活方式中，可以

是完美的，不仅是表现完美，而是为了我的工作。最高的完美状态包含了生活的每一个方面——世间中完美，瑜伽中完美，执著中完美，超然中完美！”

之后巴巴问他：“你真正想要什么？你真正渴望和需要什么？”

那人说：“我在寻找一位完美的大师，他能引领我达到完美并让我满意。”

巴巴说：“我也在寻找一个能让我满意的完美门徒！但却一个也找不到！给我说实话，你真正想要什么？”

那人有点糊涂，回答说：“我想通过物质方法获得完美。在发起灵性战役前，我必须首先找到能填饱我挨饿同胞的干瘪肚子的方式方法。”

“是的，你说得对，”巴巴答复，“人们挨饿时，你无法说教灵性。他们是听不进的。”

最后巴巴说：“15天后再来。那时我会给你透露些东西——很简单的东西。”

返回美拉巴德

仍然没有决定是否在贾巴尔普尔或门德拉开设埃舍。巴巴让问题悬着，1939年5月15日决定离开贾巴尔普尔回美拉巴德。巴巴与美嫻、玛妮、希芮茵坐伊丽莎白的小轿车，其他人坐蓝车，由图克拉姆驾驶，卡卡·巴瑞亚坐在前排，跟在小轿车后面。

穆罕默德玛司特、古斯塔吉和其他男满德里及女佣乘火车回美拉巴德。拉克罕·夏、苏格拉底和别的玛司特被送回各自的城镇或乡村。同时，盖麦、芭奴玛西和她们的孩子，包括埃瑞奇，都留在贾巴尔普尔。

一路上，巴巴赞扬嘉尔·科罗瓦拉在贾巴尔普尔为他做的工作。“嘉尔很真诚，有优秀的心灵品质，”巴巴评论，“这使他对我很珍贵。他可能在此生证悟，看见我的真形。”

五月在印度是仲夏。由于极度炎热，巴巴一行会在凌晨2点起床，远在黎明之前就开始旅程。他们上午11点抵达那格浦尔，住在高瓦拉客栈。印度的高温灼热难忍。在那格浦尔女子们热得穿湿衣服；而五分钟之内她们身上的衣服就干了！

5月17日晚上10点半，巴巴与女子们经由班德尼拉和卡姆岗抵达库尔达巴德。住进库尔达巴德客栈之后，巴巴指着一座小山说：“（舍地）赛巴巴年轻时在这儿，并在附近一个山洞里成道。”第二天早上7点，他们参观了古老的印度教和佛教埃洛拉石窟。

5月19日，巴巴和卡卡·巴瑞亚去奥兰加巴德。巴巴从奥兰加巴德把一个叫迈·巴普的高级玛司特带回库尔达巴德。有人观察到，当巴巴爱抚他和拍他的背时，这位玛司特叫道：“烈火在焚烧！……你把我点燃了！……我着火了！”巴巴使他平静下来；然后他给他洗澡喂饭。当天晚上，用伊丽莎白的车把玛司特送回奥兰加巴德之前，卡卡问他曾去哪儿了，玛司特回答：“我从安拉的达巴——神的宫廷——来并在他宫殿里用餐。”

5月20日早上4点，巴巴和女子们离开奥兰加巴德，7点15分到达托卡。巴巴带西方女子们看了1928年修爱院所在地，之后和女子们

手牵手涉水过托卡河。中午在高德纳迪旅馆吃午饭，当晚8点到罗纳乌拉，入住沃湾旅馆。

巴巴带女子们游览罗纳乌拉，带她们看因德湾湖和艾尔芬斯通瞭望台。在沃湾湖边，巴巴指着一处说，他学生时代常和伙伴从普纳来这儿玩弹珠和放风筝。

巴巴5月23日动身去附近的塔里岗，随行只有禅吉陪同。他们访问了阿卜度拉和阿米娜·伽斐尔家。在那里给爱者施达善。发生了让巴巴不安的事情，他命令阿米娜今生不能再顶礼他的足达善他。吃完她和亲戚侍奉的中饭，巴巴和禅吉晚上回罗纳乌拉。

巴巴给普纳的萨达希乌帕特尔和布阿先生捎信，要他们来罗纳乌拉。巴巴再次劝说他们俩来和他及满德里一起生活，尤其想要布阿先生加入。但是，布阿先生以生意约束为托词，于是巴巴提出承担全部的经济负担，让布阿先生摆脱财务责任。甚至为此起草了一份协议，可后来布阿先生又食言，协议撕掉。从后来发生的事件看，这是巴巴试图挽救布阿先生免遭悲剧。

5月25日早上，巴巴和女子们离开罗纳乌拉，前往美拉巴德，并于当天上午11点到达。

一回到美拉巴德，就又开始讨论在门德拉或贾巴尔普尔设立中心的事宜。西方女子喜爱门德拉，巴巴也有这样的意思。因此诺芮娜开始计划中心的筹备。

1939年6月，巴巴派德希穆克、诺芮娜和娜丁到孟买、普纳和纳西科演讲。[注：德希穆克在大学放假期间来巴巴这里，按巴巴的指示工作。]他们对公众的讲演效果不错，对伊朗尼上校和支持者传播的一些敌对舆论和谣言予以反驳。

也在6月份，拜度和妻子苏彤，两个女儿朵拉和莎瓦，及儿子法雷度，一同来美拉巴德生活，住在阿冉岗家属院。他妻子和孩子们除了波斯语不懂别的语言，但朵拉和莎瓦很快跟女满德里学会了古吉拉特语。

随着巴巴的返回，美拉巴德的人数大增，韦希奴很难为所有的人采购，因为他还有别的任务。因此在报纸上登广告，雇用一个全职工人到市场上采购。28岁的拉克希曼·甘伽达·姜古到美拉巴德应聘。巴巴问他：“这些日子你在干什么？”

“我没考上大学，准备再考一次。”姜古说。

“你要是来在这儿工作，就没有升学的机会。”

“如果您给我工作，我会留下。”

巴巴雇了年轻人，他和家人搬到美拉巴德。姜古原本来找工作，内心却被大师吸引，此后一直留在美拉巴德。巴巴给姜古的任务是跟希度一起采购。

1939年6月，萨若希按照巴巴的指示，给美拉巴德送来两只英国猪。巴巴给它们取名纳提和嘎提。还有人送来一只雄孔雀取名叫莫提，两只雌孔雀取名叫伊蒂和金姬。养了一头小鹿叫丽莉，一只羊羔叫美赫，一只猴子叫拉吉（幸运）。此外，还有鹦鹉，黑鸟，蛇，兔子，狗，母鸡和鸭子！女满德里就像动物看管员，从早到晚照顾这些动物。

猴子拉吉来到埃舍的故事很有趣。巴巴捎话给不同地方的几个弟子，说他希望养一只“能回应他”的宠物猴。送来许多灵长类动物，包括一只出色的黑猩猩，可是没有一只被巴巴吸引。一天，又一个木箱子抵达美拉巴德。里面装着一只大不过小松鼠的猴子。请来巴巴，按通常的程序，巴巴指示男子们围笼子坐成一圈，巴巴也坐在其中，看看笼子打开时会发生什么。要是猴子首先跳到巴巴膝上，就是被选者。笼子打开，小猴子直奔巴巴，跳到他臂上！巴巴马上给它取了个名副其实的称呼——“拉吉（幸运）”。

巴巴回到美拉巴德后，继续通过穆罕默德和其他玛司特做内在工作。这些玛司特是从拉乎里带来的，住在下美拉巴德的集体宿舍。由拜度和几个被挑选的男子来照看。但只有巴巴给他们理发，刮须，洗澡和喂饭。他还分别和每个玛司特单独呆在一个关闭的房间里。做这个内在工作时，不允许任何人走近集体宿舍区。

5月末，巴巴派卡卡·巴瑞亚和索里·考特沃到阿杰梅尔把第六层面玛司特拉克罕·夏带来。

带玛司特到巴巴那里极其困难，还需要苦口婆心劝说，因为他们从来不喜欢离开住处，其追随者和信徒也不高兴看见陌生人带走他们的提婆——天神。多亏大师的纳扎，卡卡和索里在6月2日星期五，成功地把这位圣人玛司特带到美拉巴德。

拉克罕夏一到，巴巴就慈爱地拥抱他。立即给他洗澡，穿上新卡夫尼，亲手喂他吃饭后，把他领到一个单独房间。接着15天，巴巴每天定时和拉克罕·夏坐一起闭关做内在工作。之后，卡卡·巴瑞亚把他送回阿杰

梅尔。

有一次，巴巴在男满德里的陪同下，出乎意料地来到玛司特埃舍，他的突然驾到让看管者很惊讶，但玛司特和疯人们好像在等着他。他们拿金属盘子、杯子和罐子作乐器，敲击出一种神秘的韵律，还大声唱道，“Jai, JaiGururaya, MeherBaba!”——欢呼，欢呼至爱的主，美赫巴巴！

对于目睹真正的爱神者

因狂喜而歌唱的人，

的确是美妙感人的场面。

这些超越身体的神醉灵魂，

是真正属神的男女，

丝毫意识不到吃、喝、衣着

或与人体有关的一切。

虽与世界失去联系，他们的身体却回应

他们在巴巴身边所体验的喜悦陶醉，

沉浸于对至爱之主的赞歌！

6月23日，巴巴派禅吉去孟买见圣雄甘地。巴巴曾叫甘地把他的文章翻译成古吉拉特语。禅吉向甘地赠送了《美赫巴巴期刊》首刊，其中有巴巴的语录《阿瓦塔》。两人之间的谈话没有记录，但后来，甘地给在孟买的禅吉写了如下的信：

伯拉屋山愉快路，孟买

1939年6月24日

达达禅吉兄弟，

今早我看到你昨天留下的月刊。我读了巴巴的文章。也浏览了一下其它文章。按我的理解，巴巴的希望好像是，如果我赞同他在文章里说的，我应该自己翻译。可是有许多古吉拉特语译者比我更擅长。

我不能说“我赞同”也不会说“我不赞同”，因为怎样说都是妄自尊大。所以，换句话说，“我只是想知道这都是为什么。”其它期号也给我寄来吧。我得承认我想了解巴巴和他工作的好奇心增加了。

如果巴巴同意，我希望派我的一个同事到美拉巴德。这样，我以自己的方式了解他之后，假如他的文章吸引我，我一定会翻译的。在这件事情上神会引导我。你见过巴巴后，寄张明信片让我知道，我是否应该派一位同事到美拉巴德。

巴巴知道圣雄甘地相当正统和传统的态度，本来没有打算让禅吉给甘地《阿瓦塔》这篇文章。为了补救，就在甘地给禅吉写信的同一天，伽尼医生代表巴巴给禅吉写了信：

美拉巴德

1939年6月24日

亲爱的禅吉，

师利巴巴收到你的来信和电报。他要我传达如下：

“你为什么把第一篇文章《阿瓦塔》给甘地先生让他翻译？那是很个人的。甘地先生不会为翻译那篇文章表态。我曾明确告诉你，把《自私性》这篇文章给他。现在你搞砸了，我不觉得甘地先生会对其它文章感兴趣了，他会认为它们具有同样的个人特点和品质。

“不管怎样，再试一次，把《自私性》这篇文章给他。”

征求他的意见后，我会为《印度时报》写一篇关于师利巴巴的文章。

你诚挚的，

阿卜度·伽尼·穆斯夫

补充：甘地是不会拒绝其它文章的，他唯一有理由拒绝的正是第一篇文章《阿瓦塔》。

失去了机会，可能会出现不良反应。

——M·S·伊朗尼

再补充：巴巴给的补救建议：

“将巴巴的所有文章带给甘地先生，告诉他《阿瓦塔》这篇文章是师利巴巴写的唯一的个人性文章。其余的都是非个人的、灵性的和哲学的。甘地先生可选择任何一篇开始读起。”

第二天，6月25日，巴巴给在孟买的禅吉发了另一封信：

亲爱的禅吉，

甘地从今天起在孟买。马上去见他，把我最近对你说的告诉他，然后来这里报告。

禅吉随即去见在孟买的圣雄甘地，给他带去巴巴的如下讯息：

你说的对。你翻译《阿瓦塔》这篇文章，等于不了解我，就给出承诺。在你亲身体验巴巴是阿瓦塔之前，先把《阿瓦塔》这篇文章暂时放一放。但现在翻译我的其它文章——那些吸引你的和你赞同的。

如果你一篇都不赞同，我就解除你把我的著作译成古吉拉特语的承

诺。

你可以派任何人来美拉巴德看我和我的工作。但我希望你不要来看我，除非你自己百分之百感到想来。

我希望你阅读我的全部文章。

禅吉接着对甘地说：“巴巴知道你不会无知到认为，让你的名字作他文章的译者，会是什么宣传。如果你这样想，那你就必须这么说，他会解除你的承诺。

“因为巴巴说，‘我的宣传是我自己！’”

甘地拿了文章去阅读，说他会让巴巴知道他的想法。

事实是，美赫巴巴并不真有兴趣让圣雄甘地把他的文章译成古吉拉特语。这是他可以让一个亲密门徒来做的。这种交流都是他工作的一个借口，以便让甘地多年保持联系。

禅吉与圣雄甘地会面的结果是，甘地派同事 D·B·K·卡勒卡先生参观美拉巴德埃舍。卡勒卡在秘书达玛迪卡里先生陪同下，于 1939 年 7 月 22 日晚，由大阿迪·纽瑟文·撒达和禅吉从普纳接来。巴巴知道甘地的代表在观念上很传统，因而指示四五个男满德里呆在各自房间，当卡勒卡到来时假装静心；满德里很少——即使有也很少——静心。巴巴让卡里玛玛带卡勒卡和他的秘书各处转转，参观埃舍。

第二天早上 7 点前，巴巴从山上下来。那天上午，他在小屋里用了约 15 分钟接见甘地的代表。

会见中，巴巴向卡勒卡指出：

灵性真理不是通过智力练习和来自阅读或听课的知识来认识的。这些至多能给人一种智力认识，是把人引入道路的初级准备阶段。

重要的是真正的内在感受，对真理的实际体验——真实，持久，令人信服。一个人体验与神结合时，会通过实际体验知道自己与万人万物和谐一体——除了唯一的无限不分存在，什么都没有，别的一切只是转瞬即逝的影子。

卡里玛玛先领卡勒卡到那些静心者的房间。他们演得不错，似乎确实沉浸于静心和念诵神名或曼陀罗！

之后帕椎带他参观简陋的玛司特埃舍，向他解释了玛司特。又带他回到巴巴那儿，巴巴和他讨论了许多灵性话题，并进一步解释了玛司特以及内在层面。

阿美纳伽的纽瑟文撒达和卡卡钦乔卡两人都是圣雄甘地的老熟人，也受巴巴邀请陪伴卡勒卡和秘书参观美拉巴德。他们从1920年代就一直跟随巴巴，所以对男满德里表演的“静心秀”相当惊讶。

卡勒卡在美拉巴德住了两夜，24日他们离开之后，巴巴对撒达和钦乔卡解释道：

按照卡勒卡正统的心态，先带他看这种静心、念神名等修炼。要是首先带他去玛司特埃舍，他的头脑趋向就不会满意，他就不会适当地听我对玛司特的解释。所以，他的心理喜好先得到满足，之后他才能注意听我对他解释的东西。

我不得不扮演这些角色，去迎合人们根深蒂固的成见。就这样慢慢地把他们带向真理道路。

如果他们一开始就头脑震惊，就不会有兴趣了。

亲近爱者有能力为他的事业捐款时，巴巴也允许。7月初劳先生给巴巴寄来一张100卢比的支票。7月5日，巴巴寄给他这首诗：

“不是意外而是投资，
你的信函来到！
随信一百卢比
完美的奖金支票！
随来的还有希望——
你会不时寄来
款额只多不少！
我会关照你的健康，
看好我的钱包！”

在这个时期，巴巴阐释了杀戮和战争：

我，作为奎师那，命令阿朱那杀人。作为基督，我叫彼得把另一边脸给人打，但是二者包含的真理是一样的。自那之后人们没有改变吗？人们没有进步，但改变了。

当今世界又回到野蛮态度。因此反反复复人生更换着。但奎师那在《博伽梵歌》里的教诲是神圣的；它进入意识深处。它说你若爱我，跟随我，臣服我，就能成神。没有别的道路。弟子必须听从大师的命令——不是模仿。阿朱那欣然拿起弓服从，完全清楚他不是在进行杀戮。他超然行事，为他们的灵性好处必须这么做——不是杀人欲望，

也不是责任，而是完全超然地做奎师那的工作。

如果你是非暴力的完美追随者，发誓不伤害任何生灵。然而，如果你看到一只狗捕杀三只猫，你会怎么做——杀狗？你要是袖手旁观，就是任由三只猫被杀。伊丽莎白，你会怎么做？你要是保持沉默，就是帮助杀三只猫。你要是杀狗，就是暴力。

有只老虎在一群牛中，你家里有一只枪，但你因非暴力誓言没有碰过枪。你知道你能杀老虎救牛。你会怎么做？杀掉老虎，但保持超然——这就是奎师那教诲的。不要遵循暴力或非暴力，只要超然。你必须为牛群的利益杀生。阿朱那的情况是为了别人——他们就像淫欲和贪婪的老虎——的灵性利益。

参战对不对？如果你被召又不能避免，那就去打仗，但不要为了杀戮而战。你只是去帮助，超然地杀或者被杀，不怀恐惧和对杀者的愤怒。很少很少人能做到这一点。为什么我要战争？为了灵性进步和提升。

巴巴交给拜度在他旁边守夜一个月的任务，并从自己盘子里给他食物。夜间，巴巴会和他谈论玛司特，暗示拜度将会分担更大的责任。一个月后，巴巴表扬他说：“你已成为玛司特的首领，你现在将有能力认出他们。”拜度后来声称他能“嗅出”玛司特——他们的喜悦芳香。

要区分普通疯子和层面上的高级玛司特，是不能靠智力头脑决定的，因为两者外表类似。但他们的内在状态之间却有着天壤之别。拜度相信他现在具有那种能力，令人惊讶的是，巴巴使他能够一眼就认出真正的玛司特。当然，他并不知道他们的灵性进步阶段，但他能分辨出某个人是玛司特，或者只是个精神错乱的疯子。

一次巴巴给了这个标准：

离开至师的神圣权威，没有哪个普通人能判断谁是玛司特谁是疯子。但是，玛司特拥有的明显无误的特质是，让身边的人感到幸福的能力。在疯子跟前你则会感到抑郁悲哀。

有一次，在解释获得完美的撒里克和玛居卜之间的区别时，巴巴说：

成道之后，玛居卜不从其最高神圣意识状态下降到正常意识。他们享受永恒喜乐，可对世界整体没有责任。玛居卜除了对上帝的意识，没有别的意识，忘记自己的身体及其需要。对于玛居卜，一切皆成为零。他是神且永远是神！

在另一方面，撒里克则是成道后，获得正常世间意识并为人类提升工作者。他持续享受神圣喜乐，同时却承受世界的痛苦。他外表像普通人；但是内在他不可思议。完美的撒里克是库特博，他的责任是为世界的改善而工作。

阿瓦塔从其最高的神圣意识状态下降到人类意识状态。他不必穿过进化，转世和证悟等阶段。他总是神，直接从其上帝状态下降到人类状态，获得造物界意识。他的慈悲工作是宇宙性的，他对造物界的一切万物——无生气的和有生气的，有生命的和无生命的——都给予灵性推动。

在这个时期，美媚的姐姐馥芮妮从纳西科来美拉巴德，仍为她与巴巴的持续分离和在纳西科的孤独而烦恼。馥芮妮对巴巴怀有深爱，想同他和其她女满德里在一起，可巴巴不想让她留在埃舍，因为她有对丈夫和孩子的家庭责任。另外，鲁斯特姆很绝望，不知该怎样安慰妻子，使她接受现状。他精神上很受折磨，时不时会不告诉她或任何人就失踪了，馥芮妮又会担心得要命。鲁斯特姆的痛苦只会加重她已经不平衡的心理状态。巴巴安慰她，向她保证不久他就会召唤她。她返回了纳西科。

谈到这个困境，巴巴说：

阿瓦塔在世上为人类灵性提升工作时，不得不承担整个受苦世界的无限“烦恼”负担。深陷愚昧黑暗中的人的痛苦，变成阿瓦塔的痛苦。这是他的十字架受难。阿瓦塔在地球上生活的每一刻都被钉于十字架。

不过，在承受这种无限痛苦的同时，他还拥有完美状态的无限喜乐——他永恒地体验之。否则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他真的会被四面八方的痛苦重担压碎。假若让一个常人——无论他多伟大——去感受阿瓦塔痛苦的哪怕千分之一，他也会发疯的！为了减轻世界痛苦负担，阿瓦塔必须承受这个包袱。

谈到像馥芮妮这样的人，巴巴解释：

我不得不承受许多像她这种情况者的负担。但在处理这类情况中，我不得不采用人们无法理解的特别方式。相反地，像她这样的人在我的工作道路上设置障碍，为自己制造更多痛苦并增加我的受苦。我关心他们，挽救他们，通过我自己受苦，把他们从痛苦中救赎出来！

馥芮妮对我很爱，可她不服从。我让她保持一定距离，是为她好。但是她争辩又反抗，她的反抗成为我的受苦！她绝食，我从贾巴尔普尔命令她吃东西，可她不服从。我只得去纳西科安抚她，让她再开始吃饭。但这一切我都承受，在我的神性海洋里，这一切无限痛苦连一滴都不是。

巴巴还举例进一步解释：

假设有人被一只大蝎子咬了，造成可怕的痛苦。这人很难受，甚至疼得哭起来。与此同时，如果有只小蚂蚁也咬了他身上别处，在蝎子咬引起的剧痛期间，蚂蚁的叮咬能有什么影响？没有。它太微不足道了。

因此，处理这些推到我身上的个人问题，不管怎样困难、微妙和棘手——对于我，它们都微不足道。就像与蝎子刺痛相比，蚂蚁叮咬几乎不值一提，与整个人类的苦难负担相比，这些个人纠葛什么也不是！

我的人生使命是排除人类的苦难负担。我就是为此而来的。可说实话，让我痛苦的不是我的工作，而是人们的无知和他们对灵性事物的漠不关心。

在美拉巴德，西方女子之间的关系也不融洽。巴巴在计划另一次旅行，所以召集女子来纠正局面：

你们要么改正，要么走人。你们离开家园、亲人，把一切献给我，却过着约束的生活。你们没有自由去看电影看戏。在各个方面为爱做着牺牲。你们都爱我，把我当作神——我确实也是神——可你们所有的人都有一个缺点，就是这种完全缺乏克制！有了克制，你们就是珍宝般的弟子！可是在你们所有的人里，克制是如此灾难性的缺乏，让我很难去调和你们其它的全部优点。这一点不足让一切成为闹剧！

在这儿，就你们12个人还不融洽。都不能互相爱。不能互相宽容。最轻微的挑衅就让你们的弱点暴露无遗！诺芮娜和娜丁，你们告诉世人：“我们和这个时代最伟大的导师一起生活。”但你们不会说：

“我们和他一起生活，打得一塌糊涂！”我郑重警告你们所有的人，东方的和西方的——要克制。

我认真告诉你们，你凡是感到激动，觉得别人不公正，感到有

人议论，认为你对她们错的时候——就在感受这些的那一刻，立即想念我并且克制。掐你自己，走到一边。你必须采取实际步骤。感到激动时，大声叫喊，想念我，唱歌跳舞——很实际的解决办法。你会马上把它转化成欢笑。如果你做不到克制，那就采取这种实际步骤；否则，你就会迷失。哪怕把一丝的优势给予自我，它就会借助于头脑（情绪）怒火冲天！

在灵性上，让步并不是懦弱。即使你不能爱，也至少要有勇气让步。所有这些我已经说过一百万遍，可是它从一只耳朵进，又从另一只耳朵出。这是我最后一次警告。再当作耳旁风，就全部走人。你们争吵，都是因为缺少克制。这不是瑜伽而是暴伽。暴伽的意思是拿取；表示自私。瑜伽意味着给予；表示无私。

拉诺让诺芮娜发疯，吉蒂每天生气发怒。总之，你们 12 个人天天因鸡毛蒜皮、不值一提的事弄得鸡犬不宁。我本来会让你们全部静默，但那样你们会相互打垮！

巴巴最后问：“在旅行中还争吵不？”

7 月，还有一次，巴巴对女子们说：“一切的忏悔，苦行，静心在我面前都没有位置。我会用手牵着你们，把你们领到目的地。但是你们必须紧紧抓住我的手。仅仅想我谈我。想念我是永久的！想念我会让你们忘记吃、喝、睡和短暂世间的其它一切。”

7 月 18 日，巴巴对男满德里谈到舍弃：“舍弃的意思是放弃你最喜爱的东西。”他转向马萨吉，拼写道：“马萨吉应当去看电影，但不看画面就回来！这是真正的放弃。去，但不看，然后回来。”总之，大师训练满德里的独特手法不是剥夺他们喜爱的东西，而是把那些东西给他们，命令他们不要使用或享受之。

最初为成道加入巴巴的普利得，新近从孟买返回，一连几天找到巴巴说：“我遵照您的命令，禁食三年；保持静默；一直闭关；可直到今天，您还没让我见神！”然而，巴巴还是敦促他继续其独特的修持。其他男满德里没有做这种明显的苦修苦行。他们的苦行是服从。

在这个时期，有一天，普利得无法克制明显的沮丧困惑。巴巴不喜欢这个，对普利得的态度感到厌倦，于是叫他和彭度过来。巴巴问彭度：“你和我在一起有多久了？”

“从 1922 年开始。”彭度回答。

“你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

“什么也不要！”

“那你为什么和我在一起？”

“为了服侍您，让您高兴，遵照您的命令！”

巴巴支走彭度，训斥普利得：“彭度跟我这么多年，你也知道他为我工作有多努力。尽管如此，他什么回报也不要！你也应该培养那种态度，这会给你带来你所渴求的——不用你要求！”巴巴给了普利得一些指示，然后派他回孟买。

7月27日，纬露和萨若希来美拉巴德看望巴巴。尽管萨若希从1920年代初就信爱巴巴，但他妻子纬露仍然对巴巴抱有怀疑而且公开嘲讽。会见中，巴巴说：“我不管说什么，总是从我的无限‘我’中说。你们有一个有限‘我’。我能知晓你们此时想什么，我还知道你们明天会想什么。有一天，我会对你们证明！”

“证明”就发生在这个时刻，因为上述话语正是对纬露当时的疑问的答案！她沉默不语，可萨若希说：“巴巴，纬露说，您不是把女满德里从摩耶中解放出来，而是让她们陷得更深！我带来的英国猪和小牛让纬露感到，这都会让女子们更纠缠于幻相。她还指出，您带她们去这儿去那儿、观光、看电影，她怀疑这些活动能否把女子们领向神。”

巴巴纠正他：“我利用摩耶把她们拉出摩耶。但我行事的方式使它无法触及她们！”

为阐明这一点，巴巴对萨若希和纬露讲了罗摩时代的一件事情，是有关国王贾那克的（贾那克是悉姐的父亲，罗摩的岳父）：

国王贾那克是未狄莫克塔，身体上没有感觉感受并超越摩耶的赛古鲁。但是，因为是国王，他就按皇家习惯过着国王般的生活，宫殿里适合国王的舒适和富贵之物应有尽有。

一天，有个求道者求见，是他的古鲁派他来贾那克这里的。这位行道者历经种种苦行，流浪了很多很多年，长期禁食，连水都不喝。

他来到贾那克的朝廷，看到宫殿的富丽堂皇，心想：“一个过着这种豪华生活的人怎能给我真知？国王自己都陷入摩耶，怎能让他人从中解脱？”

国王贾那克要求道者休息一夜，说过几天会和他谈谈。给他在宫殿里安排了一个精美的房间，满是奢侈品。还有一位侍者随时听

候吩咐。给他吃最好的佳肴。可是夜里他睡觉时躺在床上，却看见床上方悬挂着一块大石头，似乎在缓慢下坠。他吓坏了，整夜无法合眼，躺在那儿望着那块石头，害怕它会掉下压碎他。连续两天，他没有睡觉，身体不适。

第三天，贾那克请他来，询问情况。这人讲了自己的不眠之夜，国王说：“尽管有这些个便利舒适，你却无法睡眠，不得安宁。与你从前的苦行磨难相比，这个经历似乎更远为折磨人，因为你的心始终专注于那块石头。外表上，你看到这一切的辉煌荣耀，可你的生活却跟你多年来所过的完全一样！”

“虽然你看见我被王宫的舒适环绕，但我内心始终根植于神。我超然于所有这一切并带领他人超越之！”

求道者这才明白了国王贾那克的状态，并且向他臣服。

巴巴继续授述，特别是对纬露：

在美拉巴德这儿，男女满德里处于同样的情况。外人看不到这点，可我的满德里却体验这种状态。只有勇敢的男女才能和我一起生活，因为这种生活相当不同，每一步都荆棘刺足。

与其说我是人类的大师，不如说是仆人，为了服务人类我才降临！世俗人说一大堆话并给别人建议，可行动却完全相反。由于人类的愚昧无知和对更高生活价值的轻视，我无限地受苦。我想让人摆脱摩耶的束缚，可他们却想继续纠缠其中。

这让萨若希很满意，这也对纬露产生影响。他们向巴巴顶礼之后离开。

世界灵性中心

28 岁的威廉·邓肯医生，通过医学毕业考试后，于 1939 年 7 月 27 日从伦敦抵达孟买。卡卡和禅吉前去迎接。他还被邀请到阿露·卡姆巴塔的医院。接着卡卡和禅吉带他到美拉巴德，他于 7 月 29 日加入巴巴的满德里。那天起，巴巴和其他人都叫他“邓”。

爱使他放弃世俗快乐和追求

把他永远领到大师跟前奉献。

截至 7 月 30 日，一直讨论搬到贾巴尔普尔事宜，嘉尔·科罗瓦拉已在那儿为大家安排好食宿。巴巴曾通知科罗瓦拉，他将于 8 月 1 日到贾巴尔普尔生活，还对在门德拉开设埃舍进行了长时间讨论。但科罗瓦拉被突然调到印度另一个地区。巴巴虽然喜爱贾巴尔普尔，但只得改变计划，决定把总部搬到迈索尔。

满德里大为震惊，因为在贾巴尔普尔的安排都已完成。尽管在迈索尔没做任何安排，巴巴决定去那儿。8 月 1 日星期二，他说：“在所有这些混乱无序中，我的工作完成，类似于某种清洁过程。嘉尔·科罗瓦拉不必担心；是我的钥匙扭转了事态发展。”禅吉和卡里玛玛立刻被派往迈索尔做必要的安排。巴巴本人于 8 月 2 日早上 6 点半和美嬉、玛妮乘伊丽莎白的车离开美拉巴德。娜佳，蔻诗德，苏娜玛西，瓦露，恺娣，卡库，苏彤，朵拉，莎瓦，拉诺，诺芮娜，诺妮，艾琳，娜丁，曼萨丽，吉蒂和顾麦乘蓝车。车由大阿迪开到绍拉布尔，卡卡坐前排。韦希奴，拜度，古斯塔吉，其他几个满德里和女佣们携带行李和一些动物乘火车去迈索尔。

路上，蓝车陷进一条河床，只好让一名农夫的 20 头小牛拖出。巴巴和女子们在绍拉布尔的旅馆住了一天。因成群的蚊子骚扰，他们于 8 月 4 日搬到希帕加·坦科的旅馆。已派查干乘火车先行，到绍拉布尔安排膳食。当时伽德卡和妻子谷娜苔在绍拉布尔居住。他们为巴巴一行安排了食物，得到陪伴大师的机会。[注：谷娜苔是伽德卡的第二个妻子。1927—28 年伽德卡在美拉巴德的男校任教时，他的第一个妻子去世。]

伽德卡是在普纳上学时认识谷娜苔的。他给她讲到巴巴，有一次他们还到美拉巴德达善巴巴。见了谷娜苔，巴巴对伽德卡说：“她会成为你的好妻子。”他们后来在阿美纳伽结婚，巴巴还和满德里出席了婚礼。

巴巴的计划是在绍拉布尔等禅吉从迈索尔发来的电报。禅吉看了好几家旅馆，可没有巴巴允许哪一个也不能租。他得知巴巴已抵达绍拉布尔，好不容易在班加罗尔为大家安排了旅馆，以便巴巴亲自视察后才在迈索尔租房。

司机图克拉姆到绍拉布尔后，巴巴派大阿迪返回美拉巴德。8月9日上午9点半，他们离开希帕加旅馆，途经萨塔拉、考哈帕、赫里哈，于四天后，即8月12日下午3点半，到达班加罗尔。东方女子住在一家帕西旅馆，西方女子住另一家旅馆。

第二天，迈索尔的州长，米扎伊斯迈尔，提议巴巴在班加罗尔建埃舍。他说如果巴巴同意，他会提供建埃舍用的土地。伊斯迈尔马上带巴巴去班加罗尔22英里外的拜拉曼伽拉的一块地方，巴巴看过后接受了。他们租了“球场屋”，于8月14日搬了进去。旅馆位于班加罗尔的被称作高地的桑吉路，属于伊斯迈尔的兄弟。它俯瞰高尔夫球场，因而被称做“球场”。

一确定在班加罗尔居住，就召来美拉巴德的满德里。8月15日下午，邓肯，卡里玛玛，莫里，尼鲁，希度，和斯瓦米吉到达。同时拜度等人从迈索尔来到。在离“球场”四分之一英里的四号宫殿路，为男子们租了一座大房子；它也属于伊斯迈尔州长的兄弟。其他几人也被召来和巴巴一起生活。埃瑞奇和父母、两个妹妹和弟弟美赫文来到，还有芭奴玛西·科罗瓦拉和儿子达迪、三穆。

在球场屋和巴巴一起住的有23个女子。东方女子有美媚，玛妮，娜佳，曼萨丽，恺娣，苏娜玛西和女儿蔻诗德，瓦露，卡库，苏彤，莎瓦，朵拉，顾拉玛西，芭奴玛西，盖麦和女儿玛奴与美茹。西方女子有伊丽莎白，诺芮娜，吉蒂，拉诺，诺妮，娜丁和艾琳·比罗。查干和妻子珊塔、女儿莎库塔拉，也从美拉巴德被叫来，在班加罗尔居住。

看了拜拉曼伽拉的地，诺芮娜全身心投入埃舍的建设计划。8月19日晚，伊斯迈尔州长到“球场”看巴巴。他到后，巴巴派人叫诺芮娜马上来。诺芮娜正在打扫房间。她接到巴巴的传话，一手拿扫把一手拿水桶就跑过来，身穿破旧的衣服。看到伊斯迈尔也在巴巴那儿，她深感尴尬窘迫。

因巴巴没提醒她收拾干净而难受。

伊斯迈尔州长正好相反。见到诺芮娜这样气质不凡的人拿着扫把，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他对巴巴说：“您的爱太奇妙了！一个出身富有，受过良好教育的西方女子做这种工作？不可思议！她能雇用成打的仆人，是您的爱使她打扫自己的住处。在您的宫廷挥舞扫把是她的幸运！”诺芮娜听此，泪水涌上眼睛，抹去刚才的伤心。她明白了巴巴为什么没让她为会面做准备。

巴巴对伊斯迈尔州长说：“你是此地物质上的权威；我是一切地方灵性上的权威——以我自己的方式。因此我们要谈谈权力。我把你当作自己人，想坦率地和你谈谈。”接着巴巴和他讨论了中心计划。

与此同时，德希穆克博士给巴巴写信说，他与甘地 8 月 20 日在赛冈埃舍会面。甘地不愿给德希穆克写的有关巴巴的新书作序。据德希穆克说，甘地似乎仍对巴巴很热忱，喜欢阅读《美赫巴巴期刊》——这是德希穆克建议每月寄给他的。

帕帕·杰萨瓦拉已退休，来到班加罗尔，在埃舍生活。8 月 24 日，巴巴请帕帕——巴巴对他的称呼——陪卡卡·巴瑞亚把查达瓦拉带到“球场”。查达瓦拉是班加罗尔的灵性负责人，第六层面的伟大玛司特。帕帕提出异议，说：“卡卡和拜度比我有经验。他们去更好。”

可巴巴坚持，逗他：“我希望你参与玛司特工作。我有工作要通过你来做。即使玛司特咬你，也不要怕！”

帕帕害怕了，说：“我有糖尿病。他要是咬我，我会病倒的！”

巴巴再坚持：“你必须去。我想要你负责这里的埃舍，所以你必须做这个工作。”

帕帕对这主意不感兴趣，但还是和卡卡乘出租车进了城。他们从早到晚跟着，哄诱他们跟他们走。最后天黑时，玛司特好不容易被说服了，跟他们坐上出租车，于 8 月 24 日回到球场。路上，玛司特掴帕帕耳光，咒骂他，可他忍受了。看到巴巴，帕帕说：“给，您的玛司特！我们费了天大的麻烦，才把他带来，好让您和他做工作！”

这时查达瓦拉开始大喊：“你们把我带到了神的家！……我着火了……让我离开这儿！”他向厨房走去又回来，显得极度不安，企图离去。

见巴巴示意，卡卡把玛司特领回出租车，让他坐进去。玛司特说，“我会再来的”，又意味深长地说，“我的事解决了！”

帕帕看玛司特走了，生气地问巴巴：“您为什么不和他工作就让他回去？您知道我们费多大劲才把他带来的吗？我们一整天跟着他，滴水未进，这么劳累后，您没和他工作就打发他回去！这怎么说？”

帕帕的恼怒将巴巴逗乐了，他大笑起来，解释说：“玛司特情绪不好，这会儿不能和他工作！”

过了几天，巴巴派卡卡回到查达瓦拉那，劝他再去见巴巴，可他坚决拒绝回去。还痛打了卡卡一顿，用唾沫吐他！

天气变冷，大家不习惯，七个女子和两个男子发热病倒。巴巴也生病，可尽管华氏 102 度（摄氏 38.9 度）他仍像往常一样工作，给卡卡在班加罗尔及周边找到的每个玛司特洗澡喂饭。

8 月 24 日晚，纳罗吉达达禅吉和女儿娜格丝到达班加罗尔。次日起，巴巴开始就拜拉曼伽拉工程，给建筑师纳罗吉下指示。他详细解释了他希望怎样在房间数目、每个结构的长、宽、高等等方面，让建筑具有“象征性”。总结说：“设计必须具有普适性，不遵循任何一个宗教。”纳罗吉画了粗略的草图，四天后回孟买。

8 月 27 日上午，弟弟佳尔也离开，前往阿美纳伽和普纳。

1939 年 8 月 28 日早上，和男满德里谈话时，巴巴突然问房间里每个人：“神在哪儿？……神在哪儿？”

大家都自发地回答。东方哲学学者，杰汉吉·万卡迪亚说：“无处不在。”[注：杰汉吉·万卡迪亚 8 月 23 日和大阿迪一起从美拉巴德来，在班加罗尔居住一个月。]

尼鲁指着胸口说：“在心里！”

韦希奴说：“在灵魂里！”

一人表示无法给出正确答案，说：“这是永恒的问题。”

最后，巴巴问邓肯，他回答：“在巴巴里！巴巴是神！”

一时间大家都很惊讶。邓肯的答案是那么简单，那么自然。巴巴随后拼出：

如果你们把我当作你们的大师，相信我的完美，与无限一体，如果你们全心全意地相信这点，那么邓的回答就是唯一正确合理的答案。

神就在你不在之处！这里的你是指你的妄“我”，你作为卡卡、阿迪、埃瑞奇、拜度的虚妄生活。你在之处，神就不在！认为你自

己与神分离，都是妄想。你的妄我使你认为你是某某，让你相信决不会在你里面！妄我消失，你的“我”走掉时，神就到来！

针对大家的种种答案，巴巴进一步解释：

说神无处不在，乃是泛泛而谈，没有新意。全世界的学究教士都这么说，吠檀多满是这类阐述。仅仅这样说是没用的。你必须无处不寻找神，无处不发现神，无处不感受神，无处不体验神。

说神在心里，也只是真理的一部分。如果照你们所知所说，神无处不在，又为何把他限定于心血管系统？为何他不能在你的头、手指、脚趾里？为何要努力在一个部位而不在另一个部位见他？

一个常见错误和典型的人类弱点是，仰望天空，试图在上面、在天堂某处，看见最高、最至爱和尊敬者。要么，在身体里寻找时，只在人最喜爱的部位找他：也就是说，在心里或眼里，好像他不是平等存在于别的部位似的——在后背或骨中，在指甲或血肉里。难道神在玫瑰就不在荆棘里？在花朵就不在污泥里？

必须克服这种在你喜欢的事物里见神，一想起他在你不喜欢或嫌恶的东西里就发抖的弱点。只有当你超越这些好与坏观念，并且认识、看见和感受花朵和污泥一样，发现神平等地存在于一切时，你才可以说了解且学到了某些真实的东西。否则，尽是鹦鹉学舌、妄念、幻相。

此外，假使神在人身的最佳最理想住所是心，那么要明白牢记：甚至在人类献给神的这个最佳住所里，神作为纯之最纯者也不会进来，除非这个心灵寓所——无论奉献是怎样自发和深情——绝对纯净、空白，毫无异物。最轻微的身心不洁之染污和障碍也会阻止他进入！因此，那些真正想要神驻于心间的人必须让它彻底纯净空白，没有自私欲望、淫欲、愤怒、贪婪、仇恨——清空一切的欲望，好的坏的。

说神在灵魂里，也是片面、含糊和唱高调，除非且直到实际体验。韦希奴对别人说巴巴是神。他是全心全意且怀着深情说的。可我问他：“神在哪里？”他却指向灵魂！

这都是些哲理，干枯无用。吠檀多里比比皆是。满目皆是的梵学家对每个社区的正统教派唠叨，他们顽固墨守其宠爱的信仰，不愿走出礼仪教规的四壁。梵学家喋喋不休到死，对其话语的真义也

一无所知。盲目信从使大众被教士阶层所误导，以至于拒绝讨论或倾听来自实际体验者的事实，认为朝那方面想一想都是亵渎神灵。他们只对哲理谈论和博学论述感兴趣，且相当满足。这就是我为什么说那都是缺乏体验的纯粹胡说八道。全是枯燥的哲理，一无用处。一个人必须不仅努力学习和了解，还要感受和体验。

万卡迪亚又说，“成道是一种永恒的奋斗！”

这是真的。但这不意味着人应当闲坐着不努力！不应认为这事不可能成功，因而泄气，不去努力争取。而是应该在每一步，以更大的决心和精力，继续求道努力。渴望应该强烈到除了求道，不想世上的任何别物。求道者应向前直取目标，千方百计寻求一切的觉悟资源。

但最佳、最易和最快的道路是找到一位成道大师。然而，这并不是对所有的人都容易，因为一些人遇至师前，先受假古鲁和假圣人影响。不过，如果怀着完全的信心和十分的热情坚持求索，求道者一定会找到能直接把他带向目标的完人。

那些伴随大师生活的人，也不应感到自满，只是说他们和在世大师在一起就已得到一切。因为即使此话没错，他们也缺乏实际的证悟体验。不努力，永远也得不到证悟体验。所以，你们每个人，都要努力看见大师的真相，而不是他的表象。即使在你们的大师那里，也要努力寻得那个遍及一切的无限存在。

之后巴巴逐个问：“哪儿没有神？……哪儿神不在？”

这又让他们深思，但没人给出满意的答案。最后禅吉说：“无处！”

巴巴解释：“你在之处神不在！有二元之处神不存！”

这次有关神的谈论，是因为万卡迪亚想对巴巴提哲学及神学问题。但在他发问前，巴巴就回答了他的全部问题。

8月31日，弟弟佳尔和小阿迪、希芮茵和伽尼医生的家人从普纳返回班加罗尔。阿娜瓦丝·达达禅吉也到了，和巴巴及其她女子住在“球场”。巴格拉特来和男子住一块。

从九个月前蓝车旅行一开始，巴巴每天都提到即将发生的战争。1939年9月1日，阿道夫·希特勒手下的德国军队侵略波兰。那天，巴巴派大阿迪、佳尔、伊丽莎白和邓肯，轮流去附近一家有收音机的商店，听有关战争的消息。他们听后，把最新消息报告给巴巴。这样持续一天

直到夜里，第二天继续，直到阿迪和佳尔设法租了一台收音机，放在球场屋，每小时都收听。

9月2日，巴巴谈到生死的意义，说：“生是需要无数形体的一系列体验；死是那个漫长生命的幕间休息。”

他接着说道：“如我先前所言，生是妻子、刀子和瞪眼珠子！”

9月3日星期天，下午5点半，听过新闻，听到张伯伦对德国宣战，巴巴说：

这位得福老头的讲演让我满意。我很高兴宣战了。我放心了，如释重负。愚而未决时，我感到有责任。英国终于遵守了诺言。张伯伦，尽管年迈迟钝，却坚定。他说希特勒政权不粉碎，他誓不罢休，就证明了这一点。现在将是一场反对德国和纳粹的战斗。将是一场漫长战争。

可怜鬼墨索里尼——但他应得粉碎的下场。希特勒是疯狂，墨索里尼却卑鄙。

现在战争会继续下去，直到结束，除非德国害怕了，说，“我不要打”，并且退兵。假若这样，德国人会因希特勒和其他纳粹领袖引其走向毁灭，而把他们剁成碎片。

这全是我的游戏。你们看见我静静坐在这儿，可你们怎能知道，在这个角落我在悄悄地做着什么？现在整个世界都激动了。你们无法想象此刻人们的状态，尤其在欧洲，是什么样的——不休息，不睡觉——持续焦虑紧张。

这场战争不像上次的水陆作战。这次还将在空中。

被问到印度受侵略的可能性，巴巴说：

希特勒不会疯狂到没有俄国帮助，就冲到印度这么遥远的地方。但日本却对印度虎视眈眈，想要它。

我祝福英国。如果它这次不宣战，一切都完了。希特勒在目前撤军是不可能的。即使他说“停”，其它国家也不会，因为他们决心消灭纳粹。

让我们希望现在美国会提高帮助——在金钱和物资上，即便不是人力上。那会大有帮助。

晚上9点半，巴巴又听广播新闻，评论说：

上次为和平签订慕尼黑公约时，我明确告诉过你们会有一场战

争。它来了，我很高兴它已开始——不是因为我说过，而是它作为世界巨变的前奏，是不可避免、不可缺少的。

如果这场战争进行到底，世界将目睹一场前所未有的灾难与毁灭。它会四处蔓延，出人意料。它所带来的灾难与毁灭会改变世界的整个历史和地图。甚至会影响远离战区的国家，比如印度、波斯和阿富汗。

有一点我可以肯定，如果战争全面展开，是不会很快结束的。

第二天，巴巴补充说：“你们无法想象这场战争将给所有的人带来什么……一切都将改变。”

三周后，9月24日，他说：“最终没有胜者，没有败者。大家都被压垮，精疲力竭。但它会给世界带来新秩序。”

就这样，巴巴不断对战争发表评论。巴巴身边的人观察到，在他和玛司特的工作中，玛司特的反应会与战争事件和发展有关。

就像奎师那和穆罕默德时代，

战争在神的指令下进行

因为全世界受阿瓦塔的指令！

还值得注意的是，战争爆发前几天，巴巴身体一直不适、发烧。不过，这没有阻止他每天的玛司特工作。

邓肯被派每天去班加罗尔的公民医院，学习在印度行医的经验。埃瑞奇为满德里采购。卡卡出去寻找疯人和玛司特，对他带回的人，巴巴给他们洗澡、喂饭，然后送回原住处——通常在街上。大阿迪开车送邓肯去医院，协助卡卡的玛司特工作。

拉诺一直把院里的一间小屋用作个人工作室，画一张巴巴戴围巾的巨幅画。可是几个星期后，巴巴叫她搬走，因为美拉巴德的疯人和玛司特要来，他希望在球场屋的院里设立一个玛司特埃舍。

9月4日，巴巴派卡卡、大阿迪和斯瓦米吉去马德拉斯寻找玛司特。三天后，他们带回一个叫伽夫·夏·萨赫伯的玛司特。玛司特到球场时，显得陌生、苍白，死尸般安静，但巴巴给他洗澡后，他恢复了活力。

9月7日早上，巴巴接到拜拉曼伽拉地价的消息。他立即给伊斯迈尔州长寄了一张支票结算交易。第二天，萨姆帕施·艾扬伽从马德拉斯来讨论中心计划。

9月11日晚上10点，巴巴派大阿迪和卡卡去纳西科。他们的出发

比最初的表象更重要。两人都是玛司特查达瓦拉的首要联系人，查达瓦拉 18 天前和巴巴有次热烈相遇。几乎正好在他们离开的时刻，玛司特死了，去世前对一个男孩弟子说：“我要去天堂了……给我铺张床睡觉。”查达瓦拉死于那里的街边人行道上。

1939 年 9 月 19 日，美拉巴德的疯人和玛司特到达班加罗尔。一位男满德里被派去接他们来。在球场院的一角建了几间草屋给他们住。巴巴开始和他们工作，另外还有从附近找来的玛司特。由于这么多人挤在房子里，最主要是现在又有疯人和玛司特住在后面的草屋，诺芮娜只好到隔壁安抚住在那里的女士，向她保证新邻居那儿没啥怪事。

从 9 月 21 日星期四起，巴巴开始每天定期闭关工作，从早上 6 点至 8 点，上午 11 点半至下午 1 点，一天吃一餐，和玛司特工作。接下来的 30 天都按照这个日程，他表示在这个期间战争将形成明确态势。巴巴继续关注战事报道，那天看后，又说：“这将是一场持久战！”

9 月 24 日夜，巴巴以轻松的语调对满德里说：

最幸福者是不从别人那里期待幸福的人。爱乐于并赞赏给予，而非接受。所以要学着爱和给予，而不是从别人那里期待什么。

你们应该为抛弃幻相、臣服至师，而真正感到自己是众人中最幸福最幸运的。你们现在应该感到无忧无虑，自在放心，好比卸下头上负担，顿感轻松者。

你犯的最大错误是，你将头上的负担举起，却不把它放在那个愿意承担全部责任者的头上，而是让它悬在你头上，对要不要交出迟疑不决，唯恐失去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就这样，你既不承担负担，也不把它放在想要它的巴巴头上。你让它悬在两者之间，左右不定，从而加剧你自身的痛苦。要么自己留着，要么完全交出。

在球场，开着一台收音机，让巴巴每天听几次新闻报道。整个 10 月份，他密切关注战事进展，时而会评论事态。10 月 7 日，巴巴谈到当前世界上国家之间的不同联盟，最后说，“这全是个谜。一系列错综复杂的情况会把所有的人逼疯。没人晓得该做什么，怎样摆脱这一切。我将对世界的热望和哭泣做出回应——并且开言！”

第二天巴巴说：“我将明确决定这是否成为一场持久战。如果是，它将成为历史上最大的战争。如果不是，就会发生全球性革命。”

两周多过去，10 月 23 日，他透露：“全世界都将卷入战争。”

截至10月6日，马萨吉，伽尼医生，彭度，帕椎，姜古，大阿迪，顾麦和朵丽迁到班加罗尔，并且从美拉巴德带来余下的箱子、家具、医疗用品、动物及其它物品。所有的满德里都准备好在班加罗尔永久居住。这个期间，让贾玛达留下在山上守夜，萨若希每周一次查看美拉巴德是否有人闯入房子和仓库，因为现在满德里都在班加罗尔和巴巴一起。

在班加罗尔，另外给大阿迪一座房子，和他妹妹朵丽，还有他哥哥鲁斯特姆的妻子馥芮妮一起生活。阿迪的母亲顾麦住在球场。

韦希瓦那施哈丹卡给巴巴写信，讲到贝尔高姆的一个被称作“花人”的特殊玛司特。巴巴派彭度和尼鲁把他带来。就这样，普瓦拉于10月10日被带到班加罗尔，安置在玛司特埃舍。巴巴很喜欢这位圣人般的玛司特，对满德里说：“看看普瓦拉——他只要一巴掌，就能即刻把你提升到第六层面！”普瓦拉喜欢被饰以花朵，故有此名。

整个美拉巴德鸟兽动物园都被搬到班加罗尔，设在球场院里。女子们现在主要忙于照料这些居民——清洁，喂食，喂水。有许多鸭子和母鸡，一只公鸡，它们的水池要每天清扫、换水。一天池子下满雨水，有只母鸡掉进去淹死了。伊丽莎白发现死鸡，把它拿给巴巴，哭着说：“亲爱的巴巴，母鸡冻得无知觉。我们该怎么办？”

巴巴拿起母鸡，走到厨房，对正在做饭的恺梯和玛奴说：“这只鸡冻僵了。抱它在火上烘烘！”凯蒂从巴巴手里拿过鸡，用（伊丽莎白听不懂的）古吉拉特语说鸡已经死了。巴巴对她眨眨眼，过了一会儿，对伊丽莎白说：“你知道这只母鸡有多幸运吗？我抱过她，这是她的大幸。要是她死了，甚至更幸运，下世会有更高级的形体；但她必须此时此地死在我面前。”

恺梯立刻会意，宣布：“巴巴，母鸡死了。”伊丽莎白因而接受了这个意外死亡。还在巴巴面前为母鸡举行了适当的安葬仪式。

这期间，诺妮·盖莉在班加罗尔生了重病，邓肯和尼鲁两人按照巴巴的指示给她治疗。巴巴还让她得到精心照料，并亲自探望她，这让她感到安慰。一次巴巴问拉诺：“要是诺妮死了，你会难过吗？”

拉诺回答说：“无论您的意愿是什么，都会发生。”可是说完，拉诺哭了起来，巴巴问她原因。她解释说，诺妮的死会让她在美国的兄弟悲伤。巴巴向她保证：“不要担心他。我会照看他。”

10月13日，诺妮心脏病发作，第二天晚上，64岁的她永远闭上了

双眼，脸上挂着甜美的微笑。咽气前，诺妮说出，“真美！真美！”

听到这个，看护她的邓肯深深感动。他从未见过如此幸福的死亡！仿佛离世的灵魂被引到某个美丽之处！诺妮的微笑漫溢邓肯的心，他再次认识到巴巴的爱是何等伟大！

那天，10月14日，巴巴去了拜拉曼伽拉，在回球场住所的路上，他每隔几分钟就问一次时间。下午6点40分，在车里，他向禅吉打手势：“诺妮已过世”。回到住处，巴巴直接走进诺妮房间，凝视她片刻。之后把邓肯、尼鲁和拉诺叫到一边，问诺妮的最后情形，这时诺芮娜跑过来，说诺妮情况危急。他们走到她床边，看了她之后，巴巴把两指放在她闭合的眼睑上。随着他这样做，诺妮发出最后一声叹息，头倒向一边。

水滴灵魂永远地融入爱的海洋

对在场者，似乎她只是

在等待最后一次达甚至爱，

才会永久进入至爱王宫

那儿无苦无乐，

唯有喜悦——无限喜乐！

巴巴拥抱拉诺，拼出：“诺妮是我的最伟大爱者之一。她总是为我的工作自发地给予。正因为她大量的及时捐献，加上别的事情，中心计划才得以很快启动。资金会来，会有很多，可我这项服务人类最大需要的工作的开端，要归功于这个亲爱的逝者。我很高兴她的名字将永远与这个独特机构相联系。”后来，巴巴向拉诺透露，他已经赐予诺妮莫克提——解脱。

第二天，诺妮的遗体在班加罗尔火化。30名男女满德里参加。火化不久，巴巴派大阿迪把她的骨灰带到美拉巴德。萨若希从普纳定做了墓碑。1939年12月，在美拉巴德山紧挨巴巴的墓地，建了诺妮的墓。巴巴指示在上面刻上“诺妮，巴巴的爱者”。他又命令，在每年她的祭日，给穷人分发食物，以纪念他对她的深爱。

10月15日，诺妮死后第二天，巴巴说：“战争结束前，还会有两名圈子成员去世。也许是两个男子，或一男一女。但他们在我创造世界巨变的伟大工作、这种至关重要的时期离开身体，是最幸运者。”

巴巴到班加罗尔后，专注于两件事：玛司特工作和建设一个世界灵性中心。埃舍地址选在班加罗尔22英里外的拜拉曼伽拉，距比达迪火

车站 3 英里。买下了 560 多英亩地，绘制了九座单独建筑的设计图，包括 350 个房间。

奠基仪式最初定在 10 月 25 日。可是当地农民要求在拜拉曼伽拉地产上的庄稼收割完再举行仪式，尽管土地已不再属于他们。10 月 25 日也是迈索尔大学的毕业典礼日。因此，把仪式推迟到 11 月中旬。土地原属约 40 位村民和政府，米扎·伊斯迈尔州长的影响，大大方便和加速了购置。

巴巴刚到班加罗尔时，一直没雨，庄稼干枯。拜拉曼伽拉周边的村民们听说巴巴，一天来找他，祈求他尽快降雨。巴巴出乎意料地建议他们，“最佳对策是让我从这儿走掉！把我赶走！我的悲哀是，总是陷于干涸之地。”可巴巴随后向他们保证，会下雨的。第二天起，雨真下了，穷困村民们高兴起来。

每年在迈索尔盛大举行印度教的十胜节。10 月 19 日，巴巴和女满德里乘伊丽莎白的车前往。还有几个男子也去，由邓肯驾驶蓝车。他们于下午 6 点到达迈索尔，住耶瓦旅馆。巴巴和男子睡外面的仆人宿舍，女子住主房。古斯塔吉，尼鲁，帕帕·杰萨瓦拉和儿子美赫文第二天到达。

巴巴带女子参观市动物园，布林达梵花园，查蒙迪山神庙和其它名胜。遵照巴巴的希望，迈索尔州长伊斯迈尔作了安排，因此在巴巴和女满德里参观时，那些地方一个男人也看不到。伊斯迈尔州长在这些事情上给予全力合作，在各个方面满足巴巴的愿望。然而，参观每个地点时巴巴都那么匆忙，不让女子们享受美景。

有一次，希芮茵恼火了，问：“要是你不想让我们看任何东西，何必带我们来？”

“是为了向你们表明，这都是一场梦，只有我是真理！”巴巴回答。

“假如都是一场梦，”她说，“那你何必又要给我们看？”

“不先看看，你们怎么知道它是梦？我想让你们看看它是梦。可尽管我告诉你们它是梦，你们仍想抓住梦，陷入更深。所以说我防止你们那么做。”

为东方女子单独安排看壮观的十胜节大游行。她们的生活与世隔离，不见男子，不听男性名字，以至于西方女子在她们面前给巴巴读报时，也不许说任何男性的名字，无论老少。

10 月 22 日星期天，观看游行时，巴巴说：“迈索尔王公很幸运，

我在看他的游行，可他不会活到看下次十胜节了。”果然，王公在下次节日前就死了。

10月23日下午6点，巴巴和大家回到班加罗尔。一回去他就说：“现在我将比过去更辛苦地工作。”

接着他又说，也许是为了解释，“整个世界将卷入战争。”巴巴一直在上下午访问满德里住处，但现在上午不去了。10月21日在迈索尔，他停止了为期一个月的禁食。

10月27日，巴巴透露：“从11月11日起，六个月里，我的跟随者当中会有混乱、许多起起伏伏、疾病和怀疑，甚至他们中最坚定者。我不得不让自己被时间束缚，以便解放那些被时间束缚者。我得自己做一些事情来制造对立。”

早在1920年代就一直跟随巴巴的卡曼玛西，带儿子霍米、美赫文及萨若希来班加罗尔，和巴巴一起生活。芭奴玛西及儿子达迪、三穆和巴巴共同生活几个月后，动身去孟买。

巴巴曾指示玛格丽特·克拉思科和迪莉娅·德里昂，若战争爆发，就从英国来印度。她们俩都到伦敦政府部门申请出境许可，可被告知除非有急事或特别原因，否则不许出国。迪莉娅的申请被断然拒绝。玛格丽特却获准离境，因为她一直充当在英国读书的法鲁·伊朗尼（鲁斯特姆和馥芮妮的儿子）的监护人。她告诉官员这个男孩不能单独旅行。从玛格丽特的表现，官员认为法鲁是某个王公的儿子。因此，二人乘马赛城客轮从英国起航，于10月30日在科伦坡登陆。斯瓦米吉来接他们。他们11月1日到达班加罗尔，玛格丽特和巴巴住在“球场”。法鲁和母亲馥芮妮，大阿迪住另一座房子。后来玛格丽特说：“也许，因为战争，巴巴得通过某个人来印度，与英国保持联系。”

与此同时，迪莉娅极为难过，她也想来印度加入巴巴。巴巴发电报给她：“不要担心。你在我要你在之地。”那时，迪莉娅根本不知道，她姐夫已私自给巴巴发电报，说迪莉娅的母亲需要她留在英国照顾。

从“球场”，巴巴又给迪莉娅写道：

**你说你只能从痛苦和经验中学习时，这是实话，来自深层经验。
你知道哈菲兹这几行诗吗？**

行我的道者，将发现痛苦荆棘，
行者既已放弃追求，何以惧之？

虽然明知，得真正完美神爱者——
是悲痛如灯照耀其灵魂的人！

是“自我”在经历这种暂时痛苦。但痛苦也是获得永恒幸福喜乐的手段。当我说等着你的真正幸福，完全值得目前的痛苦和奋斗时，你要相信我。爱的能力越大，分离之痛就越大，不仅是那些不在至爱身边的人，而且包括那些在他身边生活者。事实上，身体上亲密相处，而缺少有意识的合一体验，分离感会大大强化。我有意拉起的帘幕，将该体验隐蔽起来，以便你能做我的工作。你知道我做的工作都是为我的圈子。但你们每一个人，为扮演自己的角色，也得认真对待之，完成每个人要做的。爱，工作，服从我。

目前我的工作繁重，除了提升众生的宇宙工作，我还有这里的中心，也需要大量工作和时间。虽然给每人分配适合各人的具体工作，但我要亲自指导每个细节。中心将会规模很大，包括许多不同部门，但都由我统一指导。

11月2日，委员会在迈索尔举行公众集会，向公众介绍巴巴的工作，邀请他们参加12月份的奠基典礼。诺芮娜·玛切贝利，德希穆克博士，嘉尔·科罗瓦拉和伽尼医生对公众发表讲话。

第二次会议于11月6日在班加罗尔市政厅举行。仍由德希穆克博士，伽尼医生和诺芮娜，还有娜丁·托尔斯泰发表演讲。开会前巴巴对德希穆克说：“我不会让它完全成功。不过，我会保证它正好对半——50%反对，50%赞同。”

11月9日，第三次集会在班加罗尔的印度科学院举行。诺贝尔奖获得者，物理学家C·V·拉曼主持了会议。诺芮娜、娜丁和德希穆克分别讲了他们伴随巴巴的体验。之后，C·V·拉曼评论说：

“我从来不是个人崇拜者，虽然我读过奎师那、佛陀、基督等人的生平，对他们怀有极大的尊重和崇敬。然而，当我参观贝拿勒斯的遗址和其它朝圣地时，我不由自主会受到那些地方氛围的触感和启示。

这确实是一种奇妙的体验，因为圣人们生活在几千年前，他们的影响却依然弥漫他们生活过的地方。这种体验不是言语可以表达的，而是一种感受。假如几个世纪之后仅仅遗址还激发这样的感受，那么灵性肯定是感受的，而不是智力的问题。”

C·V·拉曼最后说，尽管他开始时不同意德希穆克的观点，但听完后

者的讲话，却完全赞同：

“这不仅是因为德希穆克论证的逻辑性，而最主要是因为他表达和坚持其观点的极大虔诚和信心。

虽然所有先知的教导完全相同，却很难遵守。教师总是比其教导更伟大，他们对人类施加的影响归功于他是这些教导的活榜样。人们将能够通过与其师利美赫巴巴的个人交往，来评价他的价值。”

这个期间，阿娜瓦丝和娜格丝·达达禅吉和其他女子在班加罗尔住了一阵子。巴巴叫娜格丝在那儿时不要做事，只是休息。她想为巴巴个人做些事，巴巴的指示让她伤心。那时，娜格丝不懂服从大师是最高的服务。

11月5日，星期天，娜格丝稍微挪了挪床。这让巴巴不悦。她不知道为何巴巴连轻微的出力活都阻止她做。可两天后，她心脏病发作，这才明白巴巴不让她做体力活的原因。一位医生给她治疗，巴巴对她悉心照料。娜格丝想，不是她服务巴巴，而是巴巴服务她。“这是我的不幸，让至爱服务我。”她想。

她病好了些，巴巴建议，“去孟买，找心脏病专家科伊亚医生治疗。”

“可他的费用很高。”她说。

“别担心；我会照管好的，”巴巴承诺。

这完全违反娜格丝想服务巴巴的夙愿，她抗议说：“我不同意。我想服务您，而不是成为您的负担。”

巴巴解释：“继续按我说的去做。你不服从我，才是我的负担！我不得不对你解释时，那才让我头痛！你不想从我得到什么，何必担心？”娜格丝与阿娜瓦丝一道返回孟买，让科伊亚医生给她治疗。尽管他治疗费用很高，却没收取她一分钱。这让娜格丝吃惊，加强了她对巴巴的爱。

11月4日晚上，小阿迪来到班加罗尔。纳罗吉，纳瑞曼和萨若希四天后抵达。高荷也在球场住了几周。11月11日，帕椎、纳罗吉、萨若希和纳瑞曼乘早班火车去迈索尔，接着去孟买。

当晚5点，巴巴在男满德里宿舍召集会议。他心情轻松，建议每个人写出自己最喜欢的消遣。邓肯开玩笑地写“弹珠”，所以巴巴让他做“弹珠俱乐部”部长。巴巴是主任，伽尼、卡卡和彭度是会员。

尼鲁写了“假日甜点”，巴巴说每个节假日应该给他两汤匙糖。达图请求让他过一段时间看一场好电影，因此巴巴给他一本画册，让他看

圣人的“图影”。

11月13日，巴巴开始11天的禁食。在这期间，他指示四个女子、三个男子轮流每天同他一起禁食。

11月15日，巴巴说：“如果在我禁食11天期间，没有郑重开战，或者如果没有明确考虑到和平，如果当前的暂时平息继续，我就会无限期地禁食。否则，我会在第12天停止。”

巴巴又说：“真正的战争已从11月11日开始。”当天，他指示满德里为战争中的伤员制作绷带，作为对战争的一份支持。两天后，11月17日星期五，巴巴停止了禁食。

与寻找玛司特的方式相类似，巴巴分派给弟弟佳尔为他的工作寻找合适男孩的任务。每天，佳尔带回一两个男孩，巴巴通常让他们呆一小段时间，然后送回家。在佳尔找到的男孩里，巴巴选了五个留在他身边。他们是克里希那·K·奈尔，文克巴·劳，拉朱，卡拉帕和阿姆度。克里希那是和巴巴最有特别联系的。佳尔大概是10月19日把克里希那带来的，他发现“这个英俊的喀拉拉男孩在一家餐馆谦卑地干活”。看到他，巴巴说：“你和我过去有联系。”克里希那和文克巴·劳成了班加罗尔的永久居民。过了段时间，巴巴让他们在玛司特埃舍工作。指派克里希那侍奉巴巴。后来把余下的三个男孩：拉朱、卡拉帕和阿姆度，送到美拉巴德居住。

1939年11月17日，巴巴给英国的威尔和玛丽·白克特写信说：“像你们现在这样，继续写下去，不要担心。我永远和你们同在，照看我的自己人。”

这期间，敏塔·托雷达诺在英国遇到个人困难。11月20日，巴巴最后回复了她的信：

我若想让我的莎丽玛给我写信，就得让她长久期待回音！通过忽视她上两封信，我接到她的第三封——我所等待的信——充满对“至爱的沉默、淡漠和冷酷”的哀怨——他不关心她的痛苦、孤独和不快。由于在绝望中不知该怎么做或找谁求助，她对这一切的制造者发泄焦躁、气愤、怨恨和苦恼！

亲爱的莎丽玛，字里行间贯穿分离生发的痛楚。每个人都会在某个小时感受你现在的经历。记住，黎明前必定是黑暗，要为你没有免受这些经历而高兴——这些热与冷、光明与黑暗、回应与淡漠

的变化。人生的真正和唯一悲剧是，一个人对生活体验无动于衷和麻木不仁时。你最喜爱的哈菲兹说过什么：

要耐心，心啊莫悲伤，因为最终

夜晚过去是早晨，深夜之后是黎明。

我能在一瞬间把你所渴望的合一体验给予你，但那不是我的方式。如哈菲兹所说：

行我的道者，将发现痛苦荆棘，

行者既已放弃追求，何以惧之？

虽然明知，得真正完美神爱者——

是悲痛如灯照耀其灵魂的人！

没有逃路。无论你是按我的意愿，生活在至爱身边，还是如你所选择的，离开我生活，总会有奋斗、危机，以及选择。有一天你会明白我从一开始就给你提供了一切。你本来能待在至爱身边；你本来能注视至爱；你本来能在至爱疲倦的时刻给他安慰，如你过去常做的那样；你本来能快活、愉快、幸福地和至爱一起；你本来能爱他，为他工作，服从他，生活在他身旁——或在远处爱他，为他工作，服从他；可是这些我的爱者一个都没选择。

我能建议什么？难道现在不是轮到你把你必须付出的献给我了吗？你的意愿以及你的心。你的信心，我知道，是绝对、不可动摇的；可你的自我想要满足，不想被粉碎。这阻碍了无私之爱，唯一能让你的至爱满意或给你永恒幸福的爱。要明白，亲爱的莎丽玛，你自己没有任何东西是真实或持久的，除了那个部分——也就是我。

神言的明确形象是我

一切庄严美好之镜是我

世界上若没我，什么都不会自存

无论哪里寻找——你一定会发现一切皆我。

在这期间，巴巴指示卡卡和埃瑞奇，到整个南印度寻找高级玛司特，带到班加罗尔。叫他们尽一切可能取悦玛司特，哄他们一起走，除了透露他们是巴巴派来的。11月12日夜里，埃瑞奇和卡卡出发，去了11天。二人要经过许多洪灾地区。尽管联系了几个高级玛司特，但没能说服一个跟他们回班加罗尔。

鉴于他们的失败，如巴巴所说，“为了发起战争或实现和平”，他

决定亲自去联系这些玛司特。这个期间，巴巴在准备他的合法遗嘱。因此，在离开班加罗尔前，11月25日星期六，巴巴第一次立了遗嘱并签名。许多男女满德里被提名为受益人，在美拉巴德、门德拉和当时拜拉曼伽拉的地产也按他的意愿分拨。

第二天，11月26日，星期日，巴巴乘南下的火车离开班加罗尔，坐三等车厢。随行有埃瑞奇，古斯塔吉，卡卡，嘉尔·科罗瓦拉及男孩克里希那。晚上10点，到达特里奇诺波利，当晚住入一家旅馆。

第二天早上，大家和巴巴一起乘出租车出发，去联系玛司特尤素夫玛斯坦。[注：尤素夫是耶稣的阿拉伯和波斯语名字。]巴巴在车里等，男子们走进玛司特坐着的那家旅店，叫他和他们一起回旅馆，巴巴会给他洗澡喂饭。玛司特同意了，跟巴巴回到旅馆。尤素夫很高兴，让巴巴给他洗澡喂饭。他们请玛司特和他们一起回班加罗尔，这个他也同意了。巴巴说他们回去时会带上他。满德里把玛司特带回他的旅店，巴巴和克里希那一边等着。他们返回时，巴巴说特里奇诺波利的工作已经结束，要动身去纳格伯蒂讷姆镇。

他们乘出租车离开，由于全部被褥和箱子，旅途中很拥挤，花了11个小时才开了80英里。因为上周的暴雨，有时他们只得下车，走过几座损坏的桥梁。晚上，车胎又爆了。趁修车的时间吃晚饭，和巴巴坐在树下，愉快地聊天。虽有种种不便和艰辛，巴巴心情极好。在满月之夜，坐在巴巴身旁，四周稻田环绕，他的优雅俊美给大家留下难忘印象。

他们开一夜车，于11月28日凌晨3点抵达纳格伯蒂讷姆，直奔火车站，大家都睡在月台上。派卡卡去把第六层面的高级玛司特，莫提巴巴，带到一家旅店。玛司特来了，可他变得焦躁不安，巴巴还没有机会给他洗澡，他就走了，说晚上回来。嘉尔晚上把他带回，巴巴给他洗澡喂饭。

第二天早上莫提·巴巴离开后，巴巴和男子乘汽车去附近一个村子，寻找印度最伟大的玛司特之一，第六层面的圣人恰提巴巴。刚出城六英里，巴巴突然叫车停下。表示恰提巴巴就坐在路边，他们刚经过他。卡卡，上次旅行中见过恰提巴巴，说他不会那么早离开村子，走这么远。可他们下车后，发现真的是这个伟大玛司特。

随着他们走近，恰提巴巴从地上站起，默默注视美赫巴巴，男子们上前和他交谈。巴巴静静地站在远处。玛司特虽全身泥垢，却满脸焕发出爱和仁慈。恰提巴巴只说泰米尔语，只有克里希那能和他交谈。巴巴

叫克里希那，请玛司特随同他们去班加罗尔。恰提巴巴说：“他在哪儿，我又在哪儿？……他是高之最高！……你怎能把我和他相比？”

克里希那对巴巴讲了这个，巴巴说：“那是另一回事儿。只是问他是否愿意和我一起走。”玛司特同意了，他们领他上车，他坐在巴巴身旁。大家于下午5点，同恰提巴巴一道，离开奈伽帕塔姆，前往坦焦尔，四小时后到达。巴巴给恰提巴巴食物，他吃了一点。夜间，两个满德里陪着他。大部分时间他坐在地上，在泥地或地板上用手指划来划去，像在写字。

第二天，11月29日早上，因为巴巴要去联系坦焦尔的另一位玛司特，嘉尔·科罗瓦拉把恰提巴巴带出旅馆。可是，恰提巴巴没等出租车，就沿街往城里走。通报了巴巴，他乘车来叫嘉尔不要干涉他，而是跟着他。并叫卡卡和嘉尔一起去。在城里和郊外几英里晃悠了四个小时后，恰提巴巴终于同意和嘉尔与卡卡一起乘出租车回旅馆。但到了旅馆，玛司特却拒绝上楼，在旅店花园里吃了午饭，此后行为怪异，抓起泥沙往自己身上抛洒，足足半小时。巴巴一从别的玛司特工作回来，就被告知恰提巴巴的躁狂情况。巴巴立刻给他洗澡，往他身上浇整桶整桶的水，浇了50桶后，恰提巴巴的不安终于平息。[注：与穆罕默德玛司特与德国的联系类似，恰提巴巴在灵性上与法国相连。在不同的时期，随着欧洲战事的持续，恰提巴巴的情绪就会高度紧张。]

巴巴上午已联系了一位第六层面的高斯型（能肢解身体）玛司特，叫阿卜度·卡迪尔·吉拉尼。下午，派卡卡去把这位玛司特带回旅店。埃瑞奇和卡卡以前首次联系阿卜度·卡迪尔时，被迫透露他们是美赫巴巴派来的。一听到巴巴的名，玛司特就站起来，合掌并念了两三次巴巴的名，把手放在脸前，充满深情地亲吻它们。

巴巴和满德里当晚离开坦焦尔，于午夜抵达蒂鲁奇诺珀利。埃瑞奇、古斯塔吉和克里希那带恰提巴巴一起，继续乘火车到下一站等巴巴。巴巴和其他人在蒂鲁奇诺珀利下车，再次联系玛司特尤素夫·玛斯坦，并把他带到班加罗尔。巴巴同其他人在下一站会合，在赴班加罗尔途中，巴巴给恰提巴巴洗了澡。他们于1939年12月1日到达班加罗尔。[注：同一天，建筑师纳罗吉·达达禅吉从孟买赶到。]指派克里希那照顾恰提巴巴，因为他讲泰米尔语，玛司特的母语。

另一场战斗开始了。11月初的迈索尔及班加罗尔的公共集会之后，

有位叫萨姆皮基·未卡塔帕达亚的律师，开始煽起对巴巴留驻该地区计划的强烈反对。他想方设法阻碍中心计划，诱导公众舆论反对巴巴。12月的第一周，未卡塔帕达亚向新闻界发布如下骇人声明：

“尽管美赫巴巴的信众、弟子、崇拜者和朋友团伙歇斯底里地敲锣打鼓，企图吹嘘、夸口、虚张声势、恫吓，但是有无懈可击的书面证据，从最私密的方面，指责他是一个骗子和冒牌。”

他被定罪为卑鄙小人，不配与任何正派有识之士来往。他是对人类的骗局！危险的恶魔！”

12月9日，讨论当地人的反对时，嘉尔·科罗瓦拉问巴巴，他为何不站出来，粉碎这种敌意。巴巴这样答复：

“可是他们还没有到把我钉上十字架的地步！与我想要的相比，这根本不算什么。要对此做好准备。这只是开始——儿戏而已！不久前我警告过你们，要准备面临比这严重得多和规模更大的反对！”

伽尼医生问：“为何不转动您的钥匙？”

这就是我的钥匙；否则这些无知者能干什么？这不是他们的错。他们老调重弹，一遍遍重复来自《约翰牛》、K·J·达斯托的《公报》和《艺术》（印度杂志）的同样故事——全都幼稚得不值一提！

迄今为止，我不在意，不让公开回应，但现在有必要让世人知道，因为我们正在此地建一个重要中心。这项工作不应受影响。因此，回应他们，但要有尊严——冷静，沉着，却令人信服。

对于工作事情太慢，死气沉沉。你们缺乏热情。所以，为挑起事端，这股对抗来了。让我们欢迎并把它用于我的工作。不要变得个人性，对个别人疯狂。陈述事实，粉碎他们的蠢话和争辩。

我以自己的方式在内部工作。你们在外部工作，和人们接触，勇敢但平静地面对情况，符合我们的爱之工作精神，友爱地摆事实讲道理，赢得对方，而不是激动不安，使用粗暴言辞，制造仇恨。这是对你们的考验。不要辜负之。要证明自己配得弟子这个称号，我会帮助你们。

这将给工作带来热情，激起你们的热情和兴趣。这游戏会很热闹！整个世界都在为这为那争斗，你们也参加游戏——去战斗，不为自私动机或利益，而是为真理。对什么都不要担心，即使对结果。成为战役中的一名战士，为你们的神圣灵性和真理事业战斗，对结

果绝不要考虑、更不用担心。结果是我的。我知道我的工作，会根据形势制定计划。你们只需要遵照指令，进行战斗——作为真理和灵性战士的弟子。

沿着同一主题，巴巴继续说：

遗憾的是，人们在激动或热情中，意识不到自己在干什么，糟蹋了自己的事业。本应为之自豪和快乐的事情，被误解和认作不幸。对毫无实质或根据的东西，闹得大呼小叫。提出芝麻蒜皮的小事，大量时间和精力都耗费在这类琐事上，本来可以用于更好的目的，利己利人。

嫉妒是个大弱点。它让人盲目，看不清真理，甚至事实。使人狂乱，卷入浅薄的争执。放纵于无聊的辩论，只能带来羞愧和苦恼——在谴责者认识到自己因软弱所造成的损害之前。

无论多大的叫嚣，从来遮掩不了真理。真理自身发光。乌云来了又去，投射阴影和暂时的幽暗。它干扰不了，更不会扰乱或影响太阳——因此真理从不被虚假宣传所遮蔽。试图向太阳抛灰尘，只会使人自己瞎眼，而非太阳。

但很少人明白这些简单的道理。大多数人被一些自封的领袖所误导和统治。这些领袖为了浮名不择手段。他们不想要真理，唯恐失去私利和失去光彩。所以，为了出名，他们杜撰谎言、编造故事、歪曲事实，并且以服务公众的名义，把这些谎言呈献给大众。公众要么因他们是名人，要么因组织者的欺骗被误导。这些人有能力用煽情的言论，影响群众心理弱点，从而篡改事实。

全世界都一样——玩着一场输赢游戏——为了生存的不可避免争斗，存在于生活的各个部门和方面。在不同时间和地点，以不同方式，根据条件情况，争斗不断进行——在宗教，政治，道德，伦理，商贸，工业等等中。

巴巴无声笑笑，拼写出：

所以对美赫巴巴也是这样！你们注意到，过去很多年来，尽管有反对我的敌意煽动，但我的工作继续传播。你们曾怀着怜悯和惋惜的复杂感情，观察那些不理解者——他们也不愿听事实，从而让自己成了笑柄。我的工作怎么可能会被这种通过新闻对公众的撒谎宣传所影响？所以这些对我的反对喧嚷，所有这些宣传，对我的工

作没产生一丝影响。相反，它通过愚蠢的谣言和哗众取宠，激发了人们的无聊好奇心，从而使我的名和工作更显著。那些前来嘲弄我的人，见到我和获取真正事实之后，忏悔而去。

我的工作，从普纳和阿美纳伽开始，涵盖孟买、马德拉斯、南印度和北印度，现已到西方。首先传播到英国，从那儿扩展到欧洲、美国及全世界！这本身难道不是证明？直到今天，我通常是在闭关工作中。我的跟随者却逐日增多。我不见公众，也不见那些装模作样来看我的人。然而，那些能够住宫殿、享尽舒适的人，却和我一起生活，做清洁工，这是多么奇特。所以，没有比那些有眼无珠的人更盲目的。[注：巴巴指那些看见他，却认不出他的人。]

你们是我的战士。为了消灭你自己——你的自我——你必须为我而战。在我的搏斗场上战斗时，要记住你是在打击你的自我。

与此同时，未卡塔帕达亚开始与伊朗尼上校及其他反对者联络。12月10日，他举行自己的公众集会，公开目的是“要调查师利美赫巴巴的资历，抗议在拜拉曼伽拉设立美赫巴巴世界灵性中心”。

嘉尔·科罗瓦拉、伽尼医生、德希穆克博士和诺芮娜已经出版了一本题为《美赫巴巴的真理之王——真理皇冠》的小册子，以便缓解公众对美赫巴巴的疑惧，并且答复反对派的某些批判。

反宣传活动开始前，巴巴不见外面任何人，一直闭关，做玛司特工作。而现在，作为嚣张反对的结果，人们越来越有兴趣见到他。

12月7日，巴巴视察了计划的中心地址，因为奠基典礼工作已经开始。彭度，帕椎，卡里玛玛，纳罗吉，大阿迪和韦希奴忙着安排事务。在拜拉曼伽拉搭起一个大帐篷。1939年12月17日，星期天，美赫巴巴宇宙中心奠基仪式举行。大师的孟买，普纳，纳西科，阿美纳伽爱者前来参加。租了四十辆巴士，把他们从班加罗尔开过来。参加者约4000人，包括迈索尔州长和别的政府要员。活动于下午4点半开始，巴巴抵达，接待委员会主席帕帕杰萨瓦拉给他敬戴花环。巴巴是和卡卡、嘉尔·科罗瓦拉、诺芮娜及娜丁乘伊丽莎白轿车的。他身穿白色长衫，砖红色上衣。

为了表示对大师的敬意，赛拉苏·阿里夫用乌尔都语朗诵了一首诗，萨姆帕施·艾扬伽发表讲话。接着是伽尼·穆斯夫讲话，解释了巴巴将用来破土的七金属铲子的意义。之后，巴巴准备破土奠基。他坐在一块特

别的石座上——石座将作为将来建筑的基石，站起用这个特殊铲子铲起一点土，随之响起对他的赞美欢呼声。巴巴击打地面七次，又在他的特别座位上坐下。然后是萨姆帕施·艾杨伽朗读巴巴的以下讯息：

当前世界处于战争状态。它已席卷所有的生活部门——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和宗教的。

自我保护本能，由恐惧和未来的不确定所强化，假借各种名义和口号肆虐。排外被冠以民族性；自利被称为经济学；盲信与宗教同义；放荡被视作社会和道德自由；利用被叫做政治。

这种自我保护本能，在低级生命及进化低端，是正当自然的。但它通过人加以表现时，则只能使他成为说话的动物，因此，他远远配不上“造物精华”的称号。

一个人发现自己在对的一面或错的一面，这是谁的过错吗？不是！每一个人都是来服务和获得一个明确目的的，并且通过完美地扮演自己的角色，自动地实现自身的拯救。

然而有这样一个区别。在神圣计划中，某些个体或民族，非但不前进提升，反而即将陷入兽性，只有痛苦才能使他们复兴。

灵性大师能远为容易和更少痛苦地，为人类实现同样的复兴，不是通过说教，而是通过把人们熟悉不过的词——克己与博爱——转化成现实。这些词发源于爱，终结于爱。

这种普遍觉醒的时间将要逼近。世界灵性中心计划今天奠基，正是为了迎接这种觉醒。在不久的将来，迈索尔一定会认识到其独一无二的好运——在许多进步中，它还拥有世界灵性之都。

在这最重大的灵性复兴计划中——今天你们目睹了其奠基，我祝福你们每个人，参与者和未参与者。

这个世界灵性中心计划，象征着我在地球上的神圣使命的特点。我祝福你们。

然后是 V·T·拉克希米·艾杨伽和 M·查克拉瓦施·伊延伽发表演讲。活动在“胜利属于美赫巴巴！”的欢呼中结束。巴巴离开时，夜空燃放焰火。

破土动工活动给数千人提供了达善美赫巴巴的机会。通过这次集会之外部媒介，巴巴在许多迈索尔人心里播下爱的种子。典礼举行的同时，企图鼓动群众反对巴巴的律师未卡塔帕达亚，也租了一部吉普车，装满

诋毁巴巴的传单，打算在拜拉曼伽拉分发。可是在驶往集会的路上，下午6点15分，吉普车撞上一辆运木柴的牛车，翻入沟里。反对美赫巴巴的传单撒得满地都是。这时帕椎正好开车经过，给现场拍了照。也许，神的手在这不幸“事故”的背后。

建筑师纳罗吉·达达禅吉已从孟买被召来，参与这个大型中心的实际建造工作。他之前住班加罗尔，但现在他和助手帕椎和莫里，开始在拜拉曼伽拉居住。马萨吉为他们做饭，彭度也被叫来协助工程。星期天他们会到班加罗尔见巴巴，接受指示。巴巴首先命令建造两座建筑，12月18日星期一开工。组成一个委员会，包括几位西方女子和几位满德里，以监督中心的建设。

拜拉曼伽拉的典礼之后，从12月18日起，巴巴开始在班加罗尔给公众施达善，每天早上从8点到9点，下午从3点到4点。在此之前，巴巴很少允许外人来达善。可因最近的公开宣传，包括支持和反对的，许多人渴望见到他，因此他规定了每天会见新人的时间。

12月22日，谈及近期事件的趋势，巴巴说：

在灵性和真诚寻求真理方面，目前西方人的心态看来比印度的要好。如今印度人的态度和心理很奇特。总体上，印度现在想要物质权势、政治觉醒和财富。不过要记住，印度比别的任何地方生产的玛司特都多。但总体上，这里的情况很可悲。就道路而言，印度的灵性信仰不可置疑，可其学者的智力体操令人厌恶！将来你们会看到。[注：巴巴在别的场合透露过，有一些玛司特分布在东方——阿富汗，巴基斯坦，波斯，阿拉伯，叙利亚，有一些在非洲——但大多数在印度。当时，无论在欧洲或南北美洲都没有真正的玛司特。]

[校者注：在威廉·邓肯的《行道者》里，美赫巴巴解释说，从灵性的角度看，印度是最重要的国家。大多数玛司特在印度。但此外，在阿拉伯也有一些玛司特，有几个在伊朗（这少数几个主要在麦什得和大不里士）。有几个在埃及，中国和西藏。在亚洲之外的国家，除了埃及，世界其它地方都没有玛司特，但有爱神者，少数几个高级灵魂和阿瓦塔的特使。]

人们开始来达善巴巴时，自然会问些战争问题，巴巴对其必然性讲了很多事情。过了几天，巴巴对伽尼医生说：“你应该把我对战争的评论全部写下来，印好分发。”

伽尼笑着说：“一本小册子会有什么影响？您是阿瓦塔，分发小册子似乎不合适！”

巴巴耐心解释道：

如果阿瓦塔不得不诉诸于分发传单，这表明人们已经到了多么糟糕的状况！然而，我只得这么做。这是初步准备。这才是开端。我在打基础。

你们是傻瓜。这场战争有通讯在先；举行会议。之后，有抗议和反对。而战争开始后，这些都没用了，炸弹呼啸而下！

所以我对战争的这些解释也是一种交流，给公众一个倾听和提高的机会。要是他们不听，就会有灵性炸弹！

有这么多年的联系，你还不了解我？一个不在乎世人，在美国公开宣布，“我会回来开口说话”，却没有那么做的人——你还不理解他？

我不关心世人会怎么想或怎么说。为了我的工作，我会做任何事情。即使全世界都反对我，我也会做我必须做的。但一切都按其时间。我将教导又打击——双管齐下！

但目前印度可悲地缺乏灵性，太多沉溺于政治和摩耶。古老的灵性辉煌已成过去。这让人伤心，却是事实。

1939年12月24日，星期天晚上，巴巴对一位来自农村、纯朴直率的律师解释了什么是纯爱。他们的对话如下：

律师坦率却有礼地对巴巴说：“我听到许多人谈论爱，可我还是不明白，爱真正是什么。”

巴巴问：“你结婚没有？”

“结了。”

“有孩子吗？”

“有。”

“你爱他们吗？”

“爱，以通常的方式。可我不能说那是真爱。我的目的是得到真爱，不是这种世间感情和依恋。我拜访圣人，希望体验爱，可迄今毫无结果。”

巴巴赞扬了他对真正神爱的渴望，授述如下：

首先你必须了解真爱的意思。自私的动机，即使在人们所谓的爱里，常常蒙骗他们，把自私的感情误认为是爱。

举个例子说明，一个谈论爱的人会说，“我爱我的心上人，我想要心上人和我在一起”，等等。在所有这些爱的表达里，“我”和“我的”占支配地位。

再举个例子：假设你发现自己的孩子穿着破衣到处跑，觉得不开心。这使你难受，你自然会心疼他。会尽你所能让他有好衣服穿，让孩子快乐。

另一方面，如果你在街上看到别人的孩子处于类似情况；你会有同样感受，像对自己孩子一样去做吗？要是没有，就表明你对自己孩子的态度，只是自私感情的结果。

只有当你在同样情况下，对街上陌生人孩子的态度，和对你自己孩子的态度一样时，你的感情才可被称为真爱的结果。

因此，彻底的无私，是纯爱的真正特性和实际验证。

巴巴稍微停顿一下，接着描述怎样才能体验这种纯爱或神爱：

纯爱不是可以强加给某人的东西，也不是能从别人那儿夺来的。只有当求道者成功克服了自私，其假“我”不复存在时，才会获得。

可以说它难以达到；同时，也可以说容易达到该状态。这些说法看似矛盾，但却正确。

只要求道者尚未下定决心，就难以达到无私的状态。缺乏坚定的决心，与低我相关的外在执著，就会强大得无法克服，结果是求道者发现自己不可能达到目标。

另一方面，如果求道者意志坚强地下定决心，不惜任何代价达到目的，他就发觉容易做到。比如，你有一件很喜欢的旧大衣。不舍得丢弃，直到下定决心，毅然脱下，永远扔掉它。这种果断决定方式使一件任务容易，否则会很难。

要体验纯爱，自我舍弃乃绝对必要。这种自我舍弃不是说一个人必须脱离一切世俗联系和事务，出走到丛林中。相反，它是指留在世间，忠实地履行自己的责任，但在同时，却对一切的牵连保持超然。这不是不可企及的理想，而是实际可行的目标，当然，条件是求道者真诚断然地下决心达到。

一个人饥饿时会强烈感受对食物的渴望，同理，当求道者深深渴望体验纯爱时，也会感到对它的热望。在适当的时间，他会得到大师的必要指点帮助，以达到无私的目标。那时他就能够终于享受

神爱喜乐。

巴巴最后说：“这种神圣喜乐状态是要去体验的，而不是理性上的描述。”

在班加罗尔时，持续五天，巴巴指示女子演剧。其中的一个剧是讲非洲的一个丛林部落的。拉诺演猎人，艾琳演妻子。恺娣是非洲酋长。玛妮是他女儿，卡曼玛西、苏娜玛西和玛奴是部落成员。

1939年12月25日，星期一，是圣诞节，每一组都上演了小品。诺芮娜编排了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场景。招收苏彤和朵拉当演员，让她们坐在舞台上，在赴难队列经过时，抛掷鲜花。她们有几句英文台词，虽然不懂英文。她们坐在台上，入迷地看扮成耶稣的诺芮娜扛着十字架，竟忘了自己的角色。赴难队列过去后，朵拉才记起来，俩人跟在后面跑，一边用波斯语高喊，手里紧攥鲜花。巴巴说他最喜欢的就是这个部分。

在另一场剧中，让美赫文·杰萨瓦拉扮演总管，玛妮演他的穆斯林老板。可是，小美赫文没向玛妮行礼，却向巴巴行礼，这让巴巴大笑，直到美赫文脸都红了。接着他又倒翻了要端奉的茶盘，紧张得说错了台词，尽管玛妮曾悉心教他。

瓦露·帕瓦在一个小品里扮演伊斯兰教徒，可娜佳没有弄好瓦露的服饰，让她很恼火，刚好正要上台。她气得忘了说该说的乌尔都语，一上场就讲起马拉地语。这也成了让巴巴开心的事情。

拉诺在一场戏里表演医生，也得说乌尔都语。诺芮娜在另一个小品里扮演医生。恺娣一贯擅长于刻画人物。大部分幽默小品是玛妮写的，通常在圣诞节和美婿生日上演。

母亲希芮茵在班加罗尔期间，巴巴不想特殊对待她。要她吃大家吃的饭菜。一次盖麦按希芮茵的要求做了炒茄子。玛奴正端着盘子送往希芮茵的房间，巴巴碰巧经过，问她端的是什么。玛奴说是给希芮茵的炒茄子。巴巴严厉批评盖麦：“你想杀我母亲吗，给她吃茄子？我没告诉过你，茄子对你们不好吗？”

可是，他一边训斥盖麦，一边自己吃佳肴，整盘一扫而光。这时希芮茵已走了下来，不作声目睹了整个场面。最后她爆发了：“默劳戈，茄子对你好，对我就坏吗？”

巴巴回答：“您老了，母亲，老年人不应吃茄子！”可是希芮茵明白，他不过是又再阻挠她。

在班加罗尔，还有一次，有人送给巴巴一条很漂亮的贵重披巾。希芮茵很欣赏，希望巴巴会给她。

相反，巴巴顶礼一个穷人后，把披巾给了他。这惹恼了他母亲。她说：“默劳戈，你还有没有理智？你疯了吗？那个人比你好在哪儿，你向他顶礼，给他这样一条贵重披巾？他看起来好像一个礼拜没吃上饭！他拿这种昂贵披巾做什么用？会把它卖掉，去买违禁烈酒，喝个烂醉！”

“对我而言，人无贵贱，”巴巴回答，“唯有我在他里面，也在你里面。在你里面，我不喜欢披巾，在他里面，我喜欢。所以说我给了他。”

希芮茵喊道：“不要那样对我说话！我一点也不喜欢看见你把头放在那个流浪汉的脚上。”

巴巴耸耸肩，反问：“我能做什么？我从那样的行为中得到乐趣，因为我在一切中看见自己。除了我，什么都不存在。”

一次，希芮茵穿着盖麦的丝绸纱丽，巴巴问她：“这是谁的纱丽？”

希芮茵说：“这关你什么事？”

“瞧，我穿着打补丁的旧衣。看我怎么生活，尽管我是阿瓦塔。阿瓦塔穿着破衣烂衫，您，作为阿瓦塔的母亲，不适合穿丝绸纱丽！”

“谁叫你那样穿戴？你穿你喜欢的。我不会穿破烂纱丽。你不是阿瓦塔更好！哪儿像现在这样，你属于人人，就是不属于我！”

有一次，巴巴对卡曼玛西说：“你是佛陀的姨母。”后来他又告诉盖麦：“我七百年后再来时，你会是我的母亲，卡曼玛西是我父亲。”

听到这个，希芮茵建议盖麦：“永远别做阿瓦塔的母亲！那种生活悲惨不堪！你没看见我的处境——外人是怎样侮辱我，不让我活得安宁？”

巴巴父亲的家系也有很深的联系。希瑞亚的姊妹琵罗佳，被称作妈咪（姑姑），一次来班加罗尔看望她最宠爱的侄子。晚饭后，她去巴巴的浴室洗手。因为是晚上，查干值夜班，不让她进去。琵罗佳气愤地说：

“我是巴巴的姑母。你是谁，敢拦我？”

“谁也不准进来。巴巴在休息。请回去。”查干说。

琵罗佳懊恼地走了。巴巴叫查干，问明动静的原因，随后把琵罗佳叫回。接着，巴巴对查干眨眨眼，当着她的面责骂他：“你这头猪！连我的妈咪来洗个手，你都不让！给她磕头，求她宽恕，切莫，切莫再那样对待她了！她可是阿瓦塔的妈咪。”

查干遵旨。琵罗佳自然满意了。巴巴接着对她说：“妈咪，请注意不要晚上来这儿。有个鬼魂老缠着我，所以说查干才阻止你到这边来。晚上来这里，对你很危险。”

“哎呀，是那样？”她说，“我不知道。再不会来了。”她出去后，巴巴和查干大笑一场，巴巴说：“妈咪很天真。”

这段时间，有个斯瓦米从马德拉斯来达善巴巴，说：“马德拉斯有位百万富翁派我来，如果您给我留下好印象，他也会来。”

听此，巴巴微笑，拼出：“这位百万富翁找到一种新的达善方法——让人代理！看来他很聪明。这可是新鲜事。”

接着厉声说：“但告诉我，一个人不渴怎么喝水？”斯瓦米明白了，恭敬离去。

12月27日，大家谈到罪恶和罪人。巴巴评论：“从我的观点看，没人坏到不可救药的地步。每个人，不管怎样堕落，都能变好，直到成为人类美德的典范。人人都有希望。”

圣诞节后不久，萨若希同妻子纬露，他们的婴儿默文，以及鲁斯特姆的孩子，美茹与纳古返回。美茹与纳古同巴巴和女弟子在“球场”住了几周。

12月30日下午的来访者中，有个穿橘色袍子的年轻斯瓦米，叫巴巴南达，从孟加拉来。同他一起来的，还有个已见过巴巴的类似装束的年轻斯瓦米。下面是巴巴和斯瓦米的对话：

巴巴南达说：“为求道，我舍弃了一切——我的父亲，母亲，家庭和一切！我到过印度许多地方，甚至去了西藏，刚从拉姆斯瓦兰回来。在班加罗尔，我听说了您，尽管许多人劝我别来拜访您，我感到一种内在驱策，决心不惜一切代价要见您。今天有幸达善您，我很高兴。”

巴巴也表示高兴看见他，称赞他是个罕见的求道者，但接着提醒：“放弃父母家庭很容易；可成道却很难。”

“我愿意为成道献出生命。”巴巴南达回答。

巴巴拼出：“甚至死去也容易。你的这种渴望很好，值得赞赏。我要的就是你这种素质的人，除了成神，没有其它欲念，因这是生命中唯一真实的事情。”

瑜伽士对这些鼓励话感到很高兴，又说：“我准备好经受一切。”

巴巴警告：“我会考验你。那不会容易。要仔细考虑好，过后再告

诉我。”

“我没什么可考虑的了，”年轻瑜伽士说，“这方面我已经想过很多，现在再也没什么要考虑的了。”

巴巴微笑着打手势：“那么你就是我的人啦！”

巴巴南达很高兴，因巴巴对其真诚的认可，感到释然，闭上眼睛深深叹了一口气。

“我还是希望你静思一番，我知道有些人，在一时的热情中，说过同样的话，可考验的时刻一到，他们却失败了。”巴巴说。

“我已经丢开了一切。”巴巴南达回答。

“好！”巴巴回复，“我很高兴。那我就指导帮助你达到所珍视的目标。现在仔细听着。第一步，我要你徒步去拉姆斯瓦兰。每日一餐，乞讨食物。

“不碰金钱。不碰女人。要是你遇见任何女子，就把她视为你的母亲。

“在拉姆斯瓦兰达善 100 个人，2 月 1 日回到这里。”

巴巴南达一听到巴巴说不碰钱，就掏出钱包扔在地上，以遵从巴巴的命令。他的朋友，另一个斯瓦米，对他低语：“要去拉姆斯瓦兰并一个月内返回，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可巴巴南达没理睬他，决心坚定。

巴巴温和地对第二个斯瓦米说：“那是他自己的事。你担心什么？他都不担心，说他已经准备好做一切，甚至决心为神而死！”

接着巴巴意味深长地盯了那个年轻斯瓦米一眼，似乎问他还有什么要说的。但巴巴南达什么都没说，在巴巴允许和祝福后，起身离开。巴巴让他走，另一个斯瓦米跟随其后。

屋里的满德里目睹这一切，默默地赞赏巴巴南达的决心和渴望。两位斯瓦米刚跨出门，巴巴就令一个满德里叫巴巴南达回来。他单独返回，站在巴巴面前。巴巴对他微笑，接着说：“我很高兴你通过了我的考验，没有迟疑或质疑，也没找借口摆脱困境，即使有脚伤（他因一只脚上的疔子而跛行）。你要是保持对神的渴望，以同样的精神面对一切考验，那你就一定能证悟神。他就在那儿，在你内里，永远与你同在。”

巴巴南达回答：“拉玛那·马哈希和我见过的其他圣人也这么说。可迄今为止，我对这些话还没有体验。”

巴巴解释：“拉玛那·马哈希是对的。罗摩克里希那也这样说。吠檀多也说。但这是个体验问题。我希望你证悟之。这就是我对你感兴趣，

指示你做某些事情的原因。我希望你遵照我已给你的指示——去拉姆斯瓦兰，不要步行，而是乘火车。”[注：拉姆斯瓦兰在印度大陆与斯里兰卡之间的一座岛上。是印度教徒和佛教徒的朝圣地。]

斯瓦米要说什么，可又犹豫了。巴巴叫他讲出来。斯瓦米说：“我钱不够买车票。”

巴巴示意给他一些卢比，再加上他扔在地上的钱。他叫他不用担心，只是接受他的指示，怀着信心和决心，毫不犹豫地照办。“带上这些钱。用作车费。其它指示和已经给你的一样。去拉姆斯瓦兰，在我告诉你的日期回到这儿。”

“可是大师，我刚从拉姆斯瓦兰回来。”斯瓦米解释道。

“它现在对你将是一个新的拉姆斯瓦兰，”巴巴解释，“会有很多人劝阻你，说，‘你在干什么？为何浪费时间？你这是去哪儿啊？’等等。对这些你只要一只耳朵听一只耳朵扔。祝福他们，走你自己的路。坚持不懈，不要畏惧。我会永远和你在一起。你会感到我的在和帮助。”

巴巴南达恭敬地鞠躬，念诵着“噢姆”，离开房间，出发朝圣。

从12月30日起，巴巴停止给达善。因为他计划离开班加罗尔，开始另一趟玛司特之旅。

1940年1月2日，星期二早上，和满德里一起时，巴巴痛心地说：“1940年将是创世以来，世人所见过的最糟的一年！”

“1941年将是对半开：一半好，一半坏。”

“1942年——世人见过的最好一年。”

这个灾难性的一年始于1939年12月27日的土耳其地震。但真正的开始是12月25日早上，正好那个时间巴巴突然心脏痉挛。他要满德里记下时间，9点27分。疼痛持续了三分钟。巴巴说，这次土耳其地震的第一次颤动实际上在那时发生，两天后最终爆发。

巴巴解释：“即使这场让三万人丧生，影响了靠死者生活的数千人，造成数百万损失等等的地震，与将要来临的相比，并不算什么。”

被问及这三年中哪一年对满德里最好，巴巴随即回答：“1940年6月至1941年6月会是最好。主要是为了圈子。这些年我一直预言，并告诉你们的‘它来了’——时间已到！”

1940年1月4日，下午7点20分，巴巴离开班加罗尔，前往南印度，陪同的有埃瑞奇，卡卡，嘉尔·科罗瓦拉和男孩克里希那。他们旅行到特

拉凡科，接着到特里凡得琅，联系了老年玛司特奇纳斯瓦米。之后到科摩林角，马杜赖和德里久尔，所到之处联系玛司特。6天后，1月10日，带奇纳斯瓦米一起回到班加罗尔。

1月11日，巴巴和几个男满德里随意谈起帕西人和灵性问题。对帕西人对道路的极度无知从而对圣人及灵性的幼稚论点及行为，做了重要的评价，还解释说这不怪他们。

传闻琐罗亚斯德教徒伊朗尼上校正计划访问班加罗尔。巴巴暗示他希望上校来见他，以便他的这些个对抗问题一次性平息。“那时我们俩都会感到自在。”巴巴说。关于这个顽固的人，巴巴又解释说：

这不是他的错，因为他生活在世间，有军衔、地位甚至金钱。尽管有这些，他仍是盲目的。为了灵性启悟和认识，印度教徒有吠檀多，穆斯林有苏非教，而且还能寻求圣人和瓦隶的指引——帕西人则没有这些。其宗教仅存的中坚分子是达斯托（牧师）。对这些人还是别提更好。有些牧师最令人震惊的品行乃是公开的秘密。他们能提供什么宗教或灵性指导？

这些人缺乏觉悟，能期望他们什么？这不是他们的错——对他们应该怜悯而非谴责。

然而，有更明智的方法——正如小孩容易被糖果或玩具引诱，或有人需要敲打才能明白。这就像重击溺水者头部，强行摆脱他的紧抓不放，否则他在绝望挣扎中会把营救者拉下水淹死。

帕西社会就像是灵性领域的溺水者。灵性上的愚昧无知，使他们在海上沉船，就要淹死。因此，希望救他们者必须当心靠近，以免溺水者把他们也拉下去淹死。最佳的方法，如前所述，是在其头部给予重击——让他们失去知觉，停止挣扎——然后抓住他们，拉出来。

最后，巴巴意味深长地拼出，“这个我会做的！”

有个男门徒问为什么必须敲击这种人，巴巴又说：“重病需要猛药！当一个人拒绝倾听或回心转意，多次劝说、解释、建议都不听时，就必须诉诸于这样或那样的严厉敲打手段。”

在班加罗尔，有一次，巴巴给邓肯和尼鲁指派了一些任务，他们做了。可是巴巴发现一些失误，尖锐批评了他们。两位医生不明白巴巴为什么为了这点小事，对他们如此不满。

1月12日，巴巴叫来他们，再次用溺水者的比喻解释说：

正如专业救生员用各种方式去救溺水者——常常猛击他，以免救生员被他紧抓不放，而无法救他——有时候，我不得不用表面严酷的方式，对待我的爱者和弟子。不知实情的旁观者，易于认为我有时对某些人过分严厉。实际上，如专业救生员的情况，我千方百计去救某个人的灵性生命——我知道他正在幻相中淹没。我所做的一切全是为他自己好。

你们俩都受到我的箭击，觉得疼痛，可对给予你们的恩惠一无所知。无人懂得，我不会无缘无故地做任何事情。我无论做什么，都是为他人的益处。

邓肯对巴巴说：“宽恕我。我以为您残酷。我错了。”巴巴拥抱了他和尼鲁。

在班加罗尔逗留期间，拉诺·盖利在巴巴的指导下，继续画《十个圈子》。同时也在画一张巴巴站立，戴着头巾和围巾的大幅油画。因为一月份要完成作品，她对巴巴眼中的表情不怎么满意。恰好那一刻，巴巴来到她房间，拉诺表达了窘境。巴巴亲自拿起一支画笔，调了点颜料，在画像左眼上轻轻一涂，立刻改善了表情！“不要再动它了！”他宣布。
[注：这幅题为《至爱》的作品，目前挂在美拉巴德博物馆。]

在不同场合，巴巴让满德里在他的照片或拉诺的某个画作前朗诵祈祷文。

1月15日，早上7点半，巴巴乘蓝车离开班加罗尔，同行有女子和孩子们，嘉尔·科罗瓦拉，邓肯，卡卡和埃瑞奇，短途旅行到哈桑。他们于下午12点半到达，住在一个专为游客准备的地方。古斯塔吉和帕帕杰萨瓦拉提早一天来做安排。

第二天，巴巴领女子登上斯拉瓦纳贝拉格拉的山上，带她们看了耆那教圣人戈玛特斯瓦拉的59英尺高的宏伟雕像。第二天早上，他们参观了贝鲁尔和哈勒比德，巴巴在那儿参观了一座古庙。

第二天，1月18日，巴巴指示驱车开上巴巴·布丹山，虽然他身体不适且腹泻。巴巴于1936年前访问过巴巴·布丹，现在带女子们参观这个地方和陵墓。邓肯开车，虽然上坡困难，他没有气馁，开了上去。对于他和女子们的每天外出，巴巴说，“我是来做我的工作的，我在这儿完成了什么工作，你们一无所知。这些地方具有灵性氛围，我的来临会

给予推动。”

在哈桑，有一天，莎瓦、美茹和美赫文等孩子们出去吃罗望子。蔻诗德向巴巴汇报。顾拉玛西听到后就去责骂孩子，可在她到达之前，美赫文叫莎瓦和美茹去漱口。顾拉玛西骂他们吃了罗望子，责问他们为何这么做，因为这种酸果吃太多会引起感冒。美赫文大声说：“我们没有！闻闻我们的嘴巴！”顾拉玛西闻了闻，回来告诉巴巴，对孩子们不轨行为的报告是捏造的。

美赫文转向两个同伙，说：“要是巴巴问我们，我们得说实话。可我们应该说，我们只是尝了尝罗望子，就吐出来了。”巴巴叫过他们，问是否吃过。美赫文和美茹承认吃了，可莎瓦说她没有。巴巴用雨伞打她屁股，惩罚她撒谎，他还打了美赫文和美茹各一下。

莎瓦常因什么事儿挨打。一次在班加罗尔，她按了电源开关，灯灭了。巴巴叫了她，问她为何把灯关掉。莎瓦回答，“我没有！我只是撒了这个按钮。”巴巴因孩子的态度打了她屁股，虽然她不明白自己做了什么。可他的惩罚却使她在他的爱中坚定成长。

1月18日，卡卡和埃瑞奇从奇克马加卢尔带回一位玛司特。玛司特会重复念叨：“这是夏里亚特……那是夏里亚特……一切全是夏里亚特！”[注：在伊斯兰教里，夏里亚特指宗教行为，所以玛司特实际上是在说，“一切全是神意”。]巴巴特别喜欢这位玛司特的快活天性，叫他夏里亚特·堪。玛司特反过来称呼巴巴为“世界君王”。1月20日，巴巴和男弟子带夏里亚特·堪一起回到班加罗尔。

1月27日，在“球场”达善中，一个新来者问巴巴：“什么是真正的灵性？”

巴巴给出如下答案：

灵性是得体验和实践的。它使你坚如磐石。无论世俗悲哀或是快乐，都不会扰乱你。你达到没有欲望的状态，什么也不要。什么也不要时，你便拥有一切。看看这位玛司特，恰提巴巴。他总是那么天真，那么友爱，那么喜乐——只是因为他什么也不要这个简单原因；不管听来多奇怪，他却拥有一切——幸福，满足和永恒心安。

无欲的状态，或什么也不要，是潜在于每个人的能力。它在你里面，你必须发现之。我已找到并持续体验它。我知道这种能力在每个人内里，但由于是潜在的，必须发现和体验它。你我之间的区

别是，虽然我们俩都有这个能力，我实际体验和感受之，而你还没有。我在你们众人里看见我自己，正如你用眼睛看见所有这些物体。那对我是个事实。

你用肉眼看见外部的一切事物。在这个外部后面，不仅有无空之空，还有纯无。你体验这种纯无时，就会看见它是怎样出自大有——这个大有就在你内里。获得了这种体验，就发展了什么也不要的能力，你开始体验之。

记住，灵性生活的第一步是，不说别人的坏话。所有的人都有弱点过失。但他们在生命中都是神。在成道之前，他们都有不完美之处。因此，在试图找别人的过错、说他们的坏话之前，努力去找你自己的弱点并改正之。

这些年一直有各种暗杀美赫巴巴的传闻，策划者不是帕西牧师，就是琐罗亚斯德教社会的著名领袖，他们认为美赫巴巴宣称与先知琐罗亚斯德具有同等灵性地位是亵渎神。除了1920年代的那一次——当时有男满德里守卫，这些暗杀计划并不构成真正威胁。不过，在古吉拉特语报纸上，几年来一直发表对巴巴及其活动的恶毒低劣的人格毁谤。

在拜拉曼伽拉的奠基典礼之后和中心的建设启动时，有关美赫巴巴和他的工作的报道，正反面都有，开始定期出现在当地报纸上。与此同时，蓄意报复的律师未卡塔帕达亚，邀请伊朗尼上校到班加罗尔，协助他的反巴巴宣传。自从1920年代初期，姐姐朵拉特麦，外甥女美媚与馥芮妮，把一生献给巴巴之后，伊朗尼上校一直激烈反对巴巴，在古吉拉特语新闻界撰写骇人听闻的指控。随后数年间，他继续这种敌意宣传。

上校一月份从普纳过来，在班加罗尔公众集会上做了两次讲演，在迈索尔做一次。

1月30日，大约有150人出席了他题为《我与诸假圣人的交往》演讲。可是上校只是攻击一个人，也就是美赫巴巴。这让听众失望。就连会议主席，班加罗尔市长，也反对上校的一面之词。诺芮娜、娜丁和嘉尔·科罗瓦拉参加了会议，嘉尔提出尖锐的问题，上校回答不上来。

尽管上校竭尽全力，这种反对怎能对巴巴的工作造成不利影响？连上校的敌对也是巴巴工作的一部分，实际上进而加速了该工作。在上校访问班加罗尔之后，伽尼·穆斯夫出版了一本题为《伊朗尼上校的灵性骗局》小册子，其中捍卫了巴巴，回复了上校的全部谬误观点和指控。

伊朗尼上校在演讲中，有一处说他曾到萨考利去见乌帕斯尼·马哈拉吉。被告知去读马哈拉吉的书，他却发现不相干的东西。

作为回复，伽尼·穆斯夫尖刻地写道：“就伊朗尼上校在乌帕斯尼·马哈拉吉的书里，没看到任何启发性的东西，这方面而言，我们引用一位圣人的话：

像这样（一位完人）的作品是一面镜子：

让一头驴子照镜子，不能期待见到天使；

当一只脑袋和一个书本相撞时，

有一个会声响空洞，这不总是书！”

为了回复伽尼的册子，上校出资印刷了一本更大的册子，题为《美赫巴巴，20 世纪的最大骗局，或者说一个伊朗青年是怎样演变成世界导师的》。书是律师未卡塔帕达亚所写的，使用如下的报复性语言，来描绘美赫巴巴的教导：“最令人作呕，不道德的和恶心的废话。”并且仇恨地声称：“美赫巴巴从吃垃圾、崇拜肛门、喜爱处女的圣人乌帕斯尼·马哈拉吉那里得到其灵性传承！”未卡塔帕达亚的书以如下祷文结束：“但愿这些假标本不久销声匿迹，不再危害人类！”

阿瓦塔的蒙辱竟至如此！

班加罗尔

美赫巴巴在班加罗尔的主要工作，是对从南印度各地及别处找来的神醉玛司特。这项高度紧张的工作，与开始蔓延世界的战争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在这段战争时期，与巴巴工作相关的最重要的高级灵魂是：有心意识的玛司特查达瓦拉 [注：查达瓦拉是班加罗尔的灵性负责人，于1939年9月11日去世]，恰提巴巴，普瓦拉，穆罕默德，以及有精意识的玛司特夏里亚特·堪，拉姆希什和奇纳·斯瓦米。

1940年2月1日，星期四，斯瓦米·巴巴南达，到锡兰的拉姆斯瓦兰朝圣后，遵令按期回到班加罗尔埃舍。他向巴巴讲述了他的经历，巴巴很高兴他如此忠诚地遵守了指示。第二天，巴巴派他去潘达尔普尔（维托巴即奎师那的一个圣陵），接着到萨考利的乌帕斯尼·马哈拉吉、凯德岗的那拉延·马哈拉吉那儿，还有普纳的赫兹拉·巴巴简和舍地的赛巴巴等陵墓。巴巴打趣说：“这次你得乘火车去，可没有车票，因为我付不起。”

巴巴南达说那会是行骗。巴巴回答：“你这么说，我挺高兴。是，那会是行骗。可你若是每一次被打耳光，都愉快地享受，心情丝毫不受影响，就没问题！”

巴巴南达没吱声。不过巴巴还是给他一些钱作车费。巴巴南达离开，照巴巴的指示行事。他在潘达尔普尔，遇见在该地区传播美赫巴巴讯息的M·D·达玛勒，人称“巴巴达斯”（巴巴的奴仆）。巴巴达斯是那格浦尔的居民，到处传播巴巴的名。维布提从1925年起，也在印度不同地区做同样的事情。

伽德卡那时也在参访潘达尔普尔。他带着巴巴南达和巴巴达斯，回到绍拉布尔，安排了一个大会，二人都讲了话。伽德卡无论去哪里出差，都会传播巴巴的信息，他对巴巴的爱把许多人引向大师。完成巴巴的命令后，巴巴南达返回班加罗尔，和满德里一起生活。

伽尼医生喜欢《印度图画周报》上的填字游戏。每填好一个字谜，他就寄过去参加竞赛。有两三次赢了小额奖金，但他对此保密。

一次伽尼正忙着解周报上的字谜，巴巴来到他房间。伽尼抬头一看，

试图藏起杂志，巴巴问他：“你在做啥？”

“没啥。”他答复。

巴巴走过去，从他床垫下拿出杂志。边看边说：“有啥好藏的？我来帮你，要是我们赢了，奖金对半分。我也需要钱！”

巴巴很认真地坐下，二人开始一起解字谜。解完，伽尼寄出。在结果公布前一周，巴巴就开始每天问伽尼。最终结果出来，公布正确答案，伽尼发现他们的错误不少于十一处，没得奖。他对巴巴抱怨说：“我一个人猜字谜，只有两个或至多三个错误。这里却十一个！”

巴巴回答：“那你还对解决这类事情感兴趣？我，尽管是神，都出那么多错，你应该明白它们并不是那么容易解决的，只会把你拖进更多麻烦。”

欧洲战争期间，美赫巴巴继续与西方爱者通信。在他们与他分离期间，他的信对他们是一种安慰源泉和鼓舞。1940年2月10日，他给他的蕾拉、英国的迪莉娅·德里昂写道：

我知道你的全部。证悟我，你便认识神。遇见至爱后，别的追求都不值得。那时一切都以他为中心。你通过他看见一切美，无论是通过诗歌、艺术、音乐，还是生活本身表现出来。一切的工作，无论手工或学术，都为他而做，你的唯一执著是至爱。那样，一切服务都成为无私，无论是为朋友、家人还是陌生人。

取悦他——至爱——即认识他。没有别的信息。感情不是知识。取悦我，即是去做，但要做什么？你的至爱要你做的。

我对你们所有人的方法是最快捷的合一途径，我对此比你们更无限地热望。尽管这个游戏是我自己所造，但为了享受在一切造物中有意识地证悟我自己的游戏，我仍然必须受苦。

而要减轻这种痛苦，尽你所能给予我幸福，则取决于你们——我的爱者。你会为我做这个吗？在思想、语言和行动上帮助我。让你的念头总是围绕我，你的语言总是发自爱，你的行动表现出全是为了取悦他——永在他亲爱的蕾拉心间者。

这个念头会在世界正经历且必须面对的悲哀时代，给予你永恒的幸福和喜乐。所有人的痛苦将是可怕的，但要记住，下面是“永恒的臂膀”。因此，在信爱里保持快乐，直到最终。我永远不会辜负你，永远不会离开你。

恺娣和高荷·伊朗尼的弟弟，加尔·鲁西，也来到班加罗尔。那时他很瘦小，一天他对巴巴说：“让我长壮，巴巴。”

巴巴回答：“留在这儿，我会的。”

“可这里的伙食会让我更瘦。”加尔说。

因此巴巴为他安排特殊伙食，叫埃瑞奇装扮成侍者，服侍他。加尔会坐在一张特别桌子前（不像男满德里，坐在地毯上吃饭），自命不凡地用餐，由埃瑞奇服侍。

可是加尔吃饭时，巴巴会出现，说：“哦，你不应吃那个。那会让你更瘦。把它给拜度和古斯塔吉。”加尔会把吃的送走。就这样，每天加尔正要进餐，巴巴会出现，重复同样的话，这么被巴巴和其他人看重，加尔自感特殊，可实际上却在挨饿。

有一周加尔没有什么；最后他对巴巴说：“您总是在我正要吃饭的时候来，让我把您为我点的好菜送给拜度和古斯塔吉吃。我没有长胖，反倒体重减轻。”

“不用担心。你体重肯定会增加。”巴巴承诺。

加尔·鲁西在班加罗尔住了一个月，虽有种种优待，他却了解到和巴巴一起生活有多困难。

伽尼也不喜欢素食。一天，他对巴巴说：“类似狮子老虎的食肉动物，很强大有力气。它们从不会肚子涨。而吃草的牛有一副大胃，没有肉食动物的力量勇气。”

“所以，”伽尼推论道，“如果满德里不吃素食，我们会狮子般强壮！”

不过，巴巴指出：“大象也吃素食，看看它多强壮。你为何不像大象？”

“可大象肚子太大。”伽尼争辩。

“那就让你的胃也长大。你的胃应该像你的脑袋一样大；那样你就仪表堂堂了。所以，在这儿时大量吃素食。”巴巴最后说。

记者会要求采访美赫巴巴；他有时同意，有时回绝他们的请求。2月11日，星期天，巴巴同意接受一位报社记者的采访。以下是他们的对话：

“目前西方通常接受的科学与宗教涉及不同领域，这个原理您是否接受？”

“这取决于怎样理解，”巴巴说，“如果科学仅仅涉及物质提高，这种科学可以说与灵性无关。但同样的科学被用来阐明生命的意义时，那么它也是灵性的一个分支——正如艺术，如正确表现，就是灵性的；

如错误表达，则是物质的。”

“您是说科学道理和原理本身是行之有效的，应该适应于灵性原理？”

“能够适应。浊世界是什么？毕竟只是证悟灵性的媒介。举个例子，身体纯粹是物质、物理和粗浊的，但若处理和运用适当，它也是灵魂认识自己的媒介。否则，它会成为灵性进步的障碍。同理，科学原理和道理，若运用适当，就有助于世界的灵性进步；但若使用不当，就一定会成为灵性道路上的一个阻碍源。”

“占星学怎样？占星学可不属于科学。”记者问。

巴巴拼出：“一切事物都与灵性有某种关系。取决于怎样处理，而这又导致对灵性进步的推进或者阻滞。

“科学是总体的，占星学是个体的，不能证明科学本身是错误的。对一个科学上确立的真理，你不会怀疑。你不会想到去怀疑。如果有人告诉你并向你证明地球是圆的，你绝不会认为它是扁的。但假如某个占星家告诉你，过些时候你会得到一百万卢比，你则会对此想上一百万次。

“灵性不容怀疑。比如，如果有人问我：‘你肯定你与神一体吗？’我会问他：‘你肯定你是人而不是狗吗？’他会说他是人，因为除此之外他无法想像自己是别的。我也同样肯定我与神一体。即使全世界告诉我不是，我也不会受任何影响。灵性确定是什么都影响不了的。”

记者问：“从智力上不能认识灵性问题吗？”

“可用智力术语表述灵性教义。在心灵的体验上，智力有很大帮助。假如有人从未头痛过，要你给他解释，你会试图通过智力解释头痛是什么。但要让他明白，你就得去打他的头。他感到头痛了，就明白是什么了。

“灵性上没什么是非理性的。可以解释得非常实际，予以实践。

“耶稣基督说，‘舍弃一切，跟从我。’是指舍弃你的局限，实践我的生活。他的意思是这是实际可行的道路。

“神秘主义被认为是超自然的东西，不为人类所掌握。其实不然。你可以做所有的世俗义务，同时做神秘主义者。这取决于你怎样安排自己的行动，是否过着适当的生活。”

“比如，圣雄甘地？”

“在某种程度上甘地是个神秘主义者。每个人都以自己方式是神秘主义者。一个真正神秘主义者的生活是实际的；对于每个人，它都意味

着适当地生活。

“如果表现适当，神秘主义与生活的各方面有关。否则，那就是一种反应，不能称之为神秘主义。所以说，由于嫉妒，爱处理不当时，就转变成仇恨。如调整适当，神秘主义就能帮助目前所有的参战国，如处理不当，就会使事情更糟。

“神秘主义指的是灵魂在高级层面上的体验。通过这种体验可获得最高状态。”

记者想了一会儿，接着说：“但要带来和平，需要的是国家之间的物质调整、经济和政治变革。这种教义与之有何关联？”

“物质调整需要灵性理解。假如让人们认识到，一切的麻烦都归因于自私自利，物质调整会自动跟随。”

“只要人们还是老样子，经济调整可能吗？”记者问。

“经济调整和人性的互依存。如果认识到麻烦是由于自私自利，问题就会解决。简单容易。可正因为容易简单，任务也困难。

“打个比方，如果赞赏和侮辱都不会影响你，你就会永远快乐。否则，你一定会不快乐。办法是多么容易，可这简单本身却使之困难。”

采访结束后，巴巴离开，去给玛司特洗澡，剃须理发。

邓肯和尼鲁医生不能直接为班加罗尔埃舍的女满德里治病，因为禁止所有男子见东方女子。拉诺·盖利会向他们报告每位居民的健康，他们只得看病就开药。

有一次娜佳生病了，那时她不会说英语。拉诺问她症状，娜佳回答说，“胃里有点，肩上有，后背有点！”拉诺报告给尼鲁，为娜佳的“有点”拿药。巴巴听说后大笑。

朵拉生病时，大家组成一条语言链，朵拉只会流利地说波斯方言达里语。这样，朵拉用达里语向苏娜玛西解释她的不适；苏娜玛西用古吉拉特语复述给曼萨丽；曼萨丽用马拉地语传达给尼鲁；而尼鲁用英语向邓肯解释。这也非常滑稽。

曼萨丽被任命为护士，向拉诺汇报东方女子的健康，拉诺再向尼鲁报告。可当巴巴在女子们中间时，曼萨丽不做自己的工作，决定和他在一起。这在她与拉诺之间引发不和。

2月13日，解释大师的圈子时，美赫巴巴说：

阿瓦塔或赛古鲁对待自己的圈子和对待普通大众的态度有个区

别。圈子成员就像大师的儿子们，而普通大众则像非家庭成员。比如：如果一个报童变成百万富翁，他会教别人他自己发财的方法，告诉他们如果跟随他，他们也会变成百万富翁。但对自己的儿子，他会给予财富——而不是给他怎样发财的描述。

同理，阿瓦塔和赛古鲁从不对其圈子成员解释道路的方法与手段；只是把他们置于成道的路上。而对普通人，他们则解释达到的方法与手段。圈子成员不需要这些解释，因为他们是“神圣财富”的继承人。“财富”本身在手，何必解释得到的方法？

对于我的圈子成员有特殊规则。我容忍并宽恕他们的严重错误。对谋杀的惩罚是处以死刑，这是对大众的一个普遍律法。但对我的圈子成员则有一项特殊规则。他们总是免于死刑。

巴巴继续对灵性大师评论说：

不应误解阿瓦塔或赛古鲁。他们就像火。你碰火就会被烧。如果你试着从远处利用，它会给你温暖，做饭，烧水，以各种方式对你有用。

我重申，阿瓦塔和赛古鲁就像火。圈外人应该小心。不应被他们的言谈和外部举止所误导。赛巴巴是赛古鲁，可有时他的行为奇怪。有一次，他看见个赤裸小孩，就问，“是男孩还是女孩？”他还常向达善者要钱。看到赛古鲁的这种表现，人们怀疑他们，误解他们，把他们当作常人。这是那些误解者的毁灭。

如果我放任某个人，允许他随其喜好行事——无论从世俗观点看，显得怎样不适当或不实际。但我这样做是有目的的，带着超越智力理解的远见。也许是我希望当事人只是作为消遣，或者为避免某个情况。因此，通过放任自流，使他的心转向别的事情，我只是在给他一个玩具，因为我明白，最终他会为之厌倦，将之扔掉。

如果阿瓦塔或某个赛古鲁希望弟子放弃某种东西，他借助两种方法中的一个。一种是让该物从他那儿被夺走或偷去。另一种是给予它极度重视，以至于弟子彻底厌倦并放弃之。

我为了一个明确目的，激活了摩耶的“机器”。我让人类经历各种的行为，获得无数的体验。最终大众将走出这一切。他们能够认识时，会发现这一切都是一场大戏的一部分，是无限聪明的神所导演的，目的是通过摩耶，把人类从摩耶中解放出来。

公认的舍弃或超脱观念是离开摩耶，这是虚假的方法，因为你因逃避而错过了要点。对这种舍弃的内在反应是，心很快失去控制，使当事人陷入泥沼，只能使事情更复杂。要克服这些新的混乱则更困难。真正的救治在于留在摩耶中，但不属于它。

雇佣迈索尔工程公司，建设筹划中的在拜拉曼伽拉的世界灵性中心。纳罗吉·达达禅吉在场监督，以便一切都照巴巴的命令进行。然而，承包商却企图使用劣质材料，纳罗吉不许。2月中旬，在纳罗吉和承包商之间对建筑有一次大争执。

巴巴得知后，打趣道：

**建造它，打破它，
可别动摇它；
但我确信
那正是你们会干的！**

2月16日早上，与承包商举行了长时间会议。最后决定终止合同，让满德里来完成工作。巴巴批准。

1940年2月18日，星期天，在“球场”庆祝美赫巴巴的46岁生日。他告诉男满德里，“合同中止不是承包商的过错，是出于我自己的灵性原因。”

从2月18日起，巴巴开始禁食，每天一次只喝一杯牛奶。他还宣布将于星期五开始闭关一周，直到3月1日。

关于闭关，巴巴发布如下指令：

1. 巴巴将在任何方便的时间起床。他起床前，谁都不得打扰他。
2. 巴巴不跟任何一个女满德里讲话。女子中谁都不得到玛司特埃舍，苏娜玛西和瓦露除外，可走到规定的限制处——将指给她们。在任何情况下，她们都不得越限。
3. 女子中希望同巴巴交流者，应写下来，通过苏娜玛西，交给嘉尔·科罗瓦拉。嘉尔在适当时候把信息交给巴巴。
4. 一如既往，姜姆为巴巴准备不加奶的茶，交给瓦露。巴巴要茶时，会递便条给苏娜玛西，由她通知姜姆。茶应立刻准备好，交给瓦露，不可耽搁。
5. 巴巴不会洗澡，但他会如往常洗脸刷牙。埃瑞奇应负责为此准备热水。用巴巴的专用水桶装水。

6. 巴巴会食用蜂蜜、水和柠檬汁。这些应放在屋里。

7. 来自诺芮娜、吉蒂、拉诺、伊丽莎白、玛格丽特和曼萨丽的重要信件，应在外面标明“重要”字样，交给拉诺，再通过苏娜玛西转交给巴巴，不可耽搁。

8. 以下满德里成员应安静地做玛司特埃舍的工作：尼鲁医生从上午10点半至11点。禅吉从上午11点至下午6点（他在玛司特埃舍吃饭，夜间12点至12点半和巴巴在一起。）大阿迪从上午11点至11点半。韦希奴从上午11点半至中午12点。弟弟佳尔在11点半做几分钟。帕雅、纳罗吉和彭度在班加罗尔时，应于下午12点半来。[注释：1940年，帕雅、纳罗吉和彭度住在拜拉曼伽拉。] 卡克·萨赫伯从下午2点至6点。巴布·索那·卡姆布和同伴从下午6点开始。

9. 一收到邮件、电报和文件，苏娜玛西就应交给在玛司特埃舍的嘉尔·科罗瓦拉，嘉尔应拿来交给巴巴。

10. 巴巴不会给玛司特洗澡。这项工作由满德里成员按巴巴的亲自指示进行。

拜度、卡卡、埃瑞奇、希度和克里希那，同帕帕·杰萨瓦拉一道，在玛司特埃舍值班。韦希奴和姜古的责任是为埃舍采购。大阿迪、伽尼、伊丽莎白和诺芮娜指导《美赫巴巴期刊》的编辑、印刷和发行，查干在巴巴身边守夜。

2月23日，星期五，巴巴开始禁食，只喝水、蜂蜜和柠檬汁，他住在“球场”后面的小屋，和玛司特做闭关工作。巴巴发布严格命令，当他每天半小时在闭关中做内在工作时，这个期间每个人都要绝对安静。结果是，那段时间，大院和住处的活动全部停止，以免最轻微的噪音打扰工作中的巴巴。巴巴的小屋在女子住所附近。每天当他开始工作时，她们会静静坐在摊在地面的床垫上。

五天后，2月28日，巴巴仍然禁食，仅仅喝水。第二天下午4点半他来看女子们几分钟。对她们说，“从明天起，我继续禁食11天。但每天食用一次橙汁和莴苣。在第11天，会发生轰动事件。我们于4月1日动身去美拉巴德，沿途旅行一个月。”

2月29日午夜，巴巴中断清水禁食。第二天，3月1日早上8点，巴巴把女子们叫到玛司特埃舍。叫每个人洗手，从巴巴房间里拿一件东西。美媚对巴巴禁食期间不倦地做玛司特工作感到担忧。巴巴回答：“禁

食和给玛司特洗澡不会让我累，但我一直内在地辛苦工作，并已处理好一切事情。”

巴巴通过从美拉巴德带来的 23 位玛司特做工作，还有在班加罗尔期间带到“球场”的恰提巴巴和普瓦拉。此外，每天还有其他玛司特被带来，巴巴和每个人工作。[注：在班加罗尔，巴巴像在美拉巴德那样，继续清洁玛司特的厕所。]

巴巴从未解释过，为什么他总是希望单独和玛司特工作。可有一次，巴巴单独和恰提巴巴一起关在巴巴房间，坐了大概两个小时后，在外面守卫的埃瑞奇起身去开门。就在那时，走出来的恰提巴巴擦身而过。埃瑞奇感到一股巨大震动，像是一股电流，穿过他的身体。

奇纳斯瓦米是班加罗尔埃舍的一个有趣的精意识玛司特。他抽烟时，有个怪习惯，常把点着的一头放嘴里嚼，来熄灭烟。有一间玛司特小屋后面，有一根电杆，没有适当接地。每个人都避免碰它，因为它会给你不愉快的电击。可是奇纳·斯瓦米却实际上用手搂住电杆，连抱数小时，似乎他享受那种感觉！

玛司特对自己身体无意识的另一个例子是，第六层面的玛司特普瓦拉，经常吸吮一块混着双氧水的石灰，那是一种烧灼性的物质，普通人连用舌头碰一碰都不能。

2 月 19 日，在玛司特埃舍一角摆了个茶摊，玛司特随时可以去喝茶、吸烟卷或香烟。上面钉了一块粗陋的手绘招牌：“玛司特酒店”。

有一处自己的聚会处，玛司特们显然很高兴。从阿美纳伽请来一位歌手，每天巴巴会召集玛司特们到他房间听音乐。坐着听音乐时，狂喜之泪会从恰提巴巴的眼里涌出。

我们的时代对此妙景惊叹。

从这些内层面高级灵魂那里，

可听见这酒歌的回声。

歌之韵律清晰不凡，

超越人类理解。

在班加罗尔，随着至爱之歌

从他们的每一个毛孔吟唱出，

玛司特的生命烧成纯酒！

与此同时，3 月 3 日，斯瓦米·巴巴南达被派回绍拉布尔，对他的指

示是对人们谈巴巴。还令他于7月9日返回美拉巴德。

3月6日，班加罗尔的嘉姆希德 D·帕特尔博士和 N·佩斯彤吉先生来看美赫巴巴。

以下是他们的部分交谈：

巴巴从字母板上拼写道：“虽然我在闭关并一直保持沉默，但现在我忙于为未来的发展做内在工作。你们将看到不久将发生的剧变。战争将出现重大转折，带来难言的痛苦和毁灭。”

佩斯彤吉插话说：“桑姆纳·韦尔斯先生（美国副国务卿）正试图进行和平谈判；让我们希望他会成功。”

巴巴微笑着说：“这就像夏天打井！（指不可能的事情）。

“不会有什么结果。世界不久将陷入一场前所未有的战争苦难。”

“可是巴巴，将要丧生的成千上万生命怎么办？能挽救吗？”佩斯彤吉问。

巴巴回答说：“这场战争是必要的。这些摧毁将清理世界的污秽，净化其不洁，以便建立一个新秩序。

“由于战争的苦难，我身体里有亿万个破洞。但因为我的无限喜乐和能力，我能承受得住。

“假设你手指上有个感染的疖子。你不会因此砍下整个手指。你忍受，因为手指是你身体的一部分。同理，我把一切视为我的，我受苦，但我不会毁灭自己并消灭一切。我忍忍受苦，因为一切都是我宇宙身体的一部分。”

在此期间，帕特尔博士和佩斯彤吉先生成了班加罗尔满德里的亲密朋友，会定期来拜访他们，甚至在巴巴离开后。

同时，伽尼·穆斯夫近期从普纳回来；过去的十天，他一直在等一起诉讼案的结果。3月6日那天晚上，伽尼举办了一个茶会，请了玛司特埃舍的每个人。他曾被诬告谋杀，现已被宣告无罪，财产也将归还给他。他因而庆贺。

巴巴看着伽尼，对满德里解释：

这个机会难得。伽尼医生22年来一直和我联系，常对我说：“在我获得灵性好处之前，先在物质上做点什么利益我！”后来我做了些事情，使他的物质生活越来越差。不过我告诉他，之后他的担忧会有所减轻。不久之后，他到了被起诉谋杀的地步，他的兄弟阿卜

度·瑞曼极为紧张。伽尼的举止像是一个搁浅在第三和第四层面之间的人！好玩极了——难以言喻。他持续处于茫然的心理状态。我问他，他的回答含糊不清。我叫他把一切交给我，按我说的去做。我告诉他“不要写信”。他刚出去就给朋友们写了精彩的信，说他完了，得面临不幸的命运！

后来，伽尼对物质忧虑减轻完全失去了希望。可这次谋杀案结果是因祸得福。他原本会失去的财产又奇迹般回来。因此，伽尼第一次感到忧虑得到某些缓解。这就是他今晚请我们喝茶的原因。

后来巴巴宣布他要派帕帕·杰萨瓦拉北上门德拉，建一个小型建筑供他使用。彭度一起去帮忙。

纳罗吉·达达禅吉，和帕稚一道，忙于监管在拜拉曼伽拉的建筑工作。纳罗吉牙痛得厉害。巴巴知道后，派邓肯和尼鲁于3月7日到拜拉曼伽拉。邓肯好不容易拔出纳罗吉的两颗牙。可后来，疼痛更严重，纳罗吉被迫卧床。

同一天稍后，巴巴来到拜拉曼伽拉。看到纳罗吉的情况后，巴巴大怒，训斥邓肯和尼鲁。“谁叫你们把牙齿拔掉的？你们是医生还是剃头匠？你们是来给人刮胡子的？真是没用的废物！我确信你们一定是行贿买了份文凭！”责骂持续了整整15分钟。

此时，纳罗吉从床上起来，说：“巴巴，我不疼了。不要因我指责他们了。”

巴巴平息下来，对感觉糟透了的尼鲁和邓肯解释：“别担心。我训斥你们另有目的。”

3月8日，琵拉麦·霍姆兹德和女儿希拉，从卡拉奇来到班加罗尔，加入埃舍。

3月12日星期二，巴巴中断禁食，宣布：“3月11日至20日之间，会发生很轰动的事，将影响世界和战争，特别是英国。”因此通告所有人，必须再次禁食，直到3月20日。

在门德拉开设埃舍的延期，使那儿许多人失望。他们频繁写信到班加罗尔，请求巴巴重新考虑。因此决定在门德拉的地产上建个小型建筑。为此目的，巴巴把彭度、帕帕·杰萨瓦拉和霍米派去。巴巴指示彭度要造一个美拉巴德山墓地的复制品。彭度和帕帕去监督建设工作两个月，霍米为他们做饭。巴巴评论说：“门德拉很久以前是我的灵性家园。我造

这个小建筑，是由于我过去与它的联系。”[注：这个类似美赫巴巴墓地的建筑依然在。后来让渡给阿瓦塔美赫巴巴信托。]

3月10日，巴巴写信给敏塔·托雷达诺：

你上封信责备我——当人类不得不受苦，却没有无限喜乐与幸福时，我却以永恒喜乐来调节平衡我的永恒痛苦，暗示这是否公平？

亲爱的莎丽玛，我希望你对至爱总是直言不讳。我知道你爱，可仍不完美，因此你缺乏理解。阿瓦塔不得不为世界永恒地受苦，可此外还常常要加上他的最亲爱者和特选者所造成的不必要痛苦。只因为他们不理解他或他的方式。

理解之礼物，比爱的其它任何属性更珍贵——无论表现在服务或牺牲。爱可能会是盲目、自私、贪婪、愚昧的，但有着理解的爱却不会是这样。它是纯爱的神圣果实，宇宙最稀有的果实或花朵。可以称之为“全世界最甜美的花儿”。岁月无法使它凋谢。当它抛弃外衣、显露内在的无形之美时，会更可爱。

这是多么奇妙的机会——去了解“理解之爱”乃是至爱——他自己乃是“完美理解”的典范——给予他召到自己身边生活的那些人的。对那些拒绝者是何等的悲剧！倘若他们对自己忽视了什么少许明白，痛苦将会不可忍受。没什么身体痛苦，没什么当前战争的苦难，能与之相比。倘若他们理解，是决不会拒绝的。生活是多么复杂！

但是爱不能强迫。服务、取悦和爱我与——比如——希特勒对跟随者的要求，是完全不同的事情。他们服从，否则就会被枪毙或坐牢。我的追随者自愿服从我——此乃远为困难的理想。

最终，你会学会的，却是在一所也许痛苦不会伴有永恒喜乐和幸福的学校里——而如果你按我的要求来这儿则不然。你身上有那么多为我的工作所需要的。如此的理解能力——倘若你有学习的渴望，为目标奋斗的毅力、决心和勇气的话。谁比你更能体会我的变化心情，我的此刻需要，我未吐露的心愿呢。可你疲倦了，想改变！像个孩子，你想不经攀登和劳苦，就得到仙宫和珍宝。

亲爱的莎丽玛，不要因为这次我责备了你而苦恼。早点写信来，告诉我你的所有计划和你想做什么。你已经选择了，通往你真诚渴望之幸福的两条道路中较长的一条，可那也是一条道路，我会一路

引领你直到终点。所以你没什么好害怕，没什么要担心的。你过去永远是我的**，将来也永远是**我的**，无论在这儿还是那儿。**

萨瓦克·考特沃辞去在孟买的工作，准备动身去喜马拉雅山。他的妻子，娜格丝，写信给在班加罗尔的美赫巴巴。2月份，巴巴叫萨瓦克来见他。他一到，巴巴就告诉他，“你在喜马拉雅山如果找到一位比我更好的古鲁，你可以去；否则，来和我一起生活。”

萨瓦克正等着这句话。他早就想和巴巴一起生活，去喜马拉雅山的威胁只是为了迫使巴巴允许他来。他返回孟买，于3月16日，携同妻子娜格丝、姨母巴奴拜·拉克达瓦拉、两个女儿娜玖和喜拉、儿子阿狄，来到班加罗尔，永久加入巴巴的埃舍。

来巴巴这里之前，考特沃一家卖掉了所有的家产。娜格丝出身富有，亲戚们发现她在做的事时，都震惊了。考特沃一家到了班加罗尔，萨瓦克递给巴巴一个信封，里面装着全家的所有资产。他还把装有娜格丝全部首饰的盒子交给巴巴。巴巴满意地对萨瓦克说：“从今天起直到最终，我会负责你家里每个人的最小需求，而对你，我会给予海洋！”

不久后，娜格丝病了，由娜丁·托尔斯泰照料。她康复后，巴巴问她：“现在你怎么想？萨瓦克已离职失业。你卖掉了全部家产，身无分文。你不担心吗？”

“我属于您，巴巴，”她说，“请仁慈地接受我和孩子们来服务您。”

巴巴微笑着拼出：“从今以后，你的责任就是我的。我会照顾你们全家，直到最终！”

过了些日子，巴巴让考特沃一家到盘奇伽尼。巴巴回到美拉巴德时，他们再加入他。有时会叫喜拉和娜玖来为巴巴唱歌，男孩阿狄经常用笑话和逗趣的歌让巴巴大笑。

从3月1日起，巴巴一直禁食，只喝流质。第二周他只喝不加牛奶的茶。第三周只喝水。3月20日星期四，他禁食的最后一天，所有的男女满德里，皆同他一起禁食。第二天是伊朗新年，巴巴结束禁食。这一天，纳罗吉·达达禅吉和女儿娜格丝，从孟买来到班加罗尔。

3月24日，被问到高级神疯者（玛司特）是怎样达到这种状态的，这实际上是什么状态，巴巴解释说：

可把这些人称作瑜伽卜若希塔。除了被蒙眼带到目标的圈子外，很少有人得到大师的恩典，被推入甚至第六层面。这都主要取决于

过去的业相。今生很少有什么将一个人与至师建立联系。你们在这里看到的这些灵魂，在过去世行道，但作为瑜伽卜若希塔，却完全迷失了，在灵性上变得恍惚。这方面有许多例子，其中有个人连续四年抱着一棵树的果子，站在同一个位置，直到一位至师到来，给他体验，以便他松开所抱的果子和树枝。

一位满德里问这些人怎能经受住身体上的所有考验。巴巴说：“你们都有三个身体——浊、精、心。通常，每个人都使用前两个——浊体和精体——来体验浊界和精界，前者在醒状态，后者在梦状态。

“一个灵魂灵性上前进，处于灵性层面之后，会采用一个叫卡伦夏里亚的身体（心体）。在这个状态，灵魂按照所获得的进步阶段，拥有巨大能力。该能力本身维系着肉体，即使在最艰难的压力和考验中。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即使忘了世界和自己的生理需求，却依然精力旺盛地活着。否则，一个普通人即使经受他们所体验的肉体压力的千分之一，也会离开身体。

“物质幸福是真正、神性喜乐的第一百万个影子。”巴巴最后说。

有人又问，巴巴怎样能够承担起禁食，给玛司特洗澡、喂饭等这么多的压力和痛苦。巴巴回答：

“这不是压力——也不是痛苦。履行和完成使命是一种喜悦。此外，那些成道后下降到世间履行责任者，也带着维系其身体的无限能力。他们的心是宇宙心，身体是摩诃卡伦——宇宙身体。借助于宇宙心和宇宙身体，完人们能够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接近和联系任何人。时间和空间对他们不存在。”

果阿

美赫巴巴曾表示，为了工作他必须旅行，随后制定出一个月的行程。将乘坐蓝车和轿车完成这次 1000 多英里的旅程。巴巴指出希望访问的地方。

出发前，巴巴给班加罗尔的各个满德里都分配了任务。纳罗吉、帕椎、马萨吉和莫里留在拜拉曼伽拉，照看那里的工作。大阿迪和伽尼医生负责他们已同诺芮娜和伊丽莎白一起编辑的《美赫巴巴期刊》。埃瑞奇和拜度照料玛司特，查干做饭，古斯塔吉、韦希奴、卡里玛玛、希度和姜古做埃舍的其它工作。彭度和帕帕·杰萨瓦拉在门德拉。加尔·鲁西遵照巴巴命令前往奎达。

在班加罗尔逗留八个月后，巴巴同女满德里、卡卡、邓肯、尼鲁和弟弟佳尔，总共 40 人，乘三辆轿车和蓝车，于 4 月 1 日，星期一早上 7 点离开。中午抵达阿斯克勒的旅社。他们一离开班加罗尔，宠物园就从“球场”转移到男满德里宿舍。

整个行程，巴巴都与“隐身人”（男满德里对巴巴的亲近女满德里的称呼）乘伊丽莎白的别克轿车。佳尔驾驶奥斯汀，带一些西方女子；图克拉姆开欧宝，带盖麦·杰萨瓦拉和她女儿们及儿子美赫文；邓肯驾驶蓝车，带卡卡、尼鲁和 16 位女子。三名男子坐蓝车前排，巴巴命令他们不许看后面的女子。凡是车子在路边或沿途停靠，三名男子会先下车，径直向前走，不向后看，直到走出视线。这时女满德里才下车。

第二天早上他们到达希莫伽，由萨义德BS阿弥尔阿梅德与萨义德BS马穆德迎接。这两位兄弟在班加罗尔见过巴巴，并邀请他到希莫伽，所以巴巴将此站纳入行程。他们带巴巴参观他们拥有的一处金矿，巴巴指示他们从哪儿开掘。

兄弟俩为巴巴一行做了安排。希莫伽镇上居民前来达善。巴巴其实不想在途中会见任何人，可他同意了兄弟俩的祈求，给当地人施达善。巴巴同兄弟俩和一批当地人合影留念。

旅途中，巴巴继续每天闭关坐半小时，又令女子们在这段时间保持

绝对安静。但总会有些噪音。巴巴最后叫她们坐在床垫上，半小时不动。在希莫伽期间，苏娜玛西的闹钟坏了，顾拉玛西坐在床上，试图把它修好。突然，在静寂无声的气氛里，闹钟响了起来。女子们知道这会使巴巴不悦，她们吓得心怦怦直跳，赶紧把闹钟埋在一堆枕头下，可还是能听见它响亮的滴答、滴答、滴答声。做完闭关工作，巴巴责备了她们。

4月3日下午，巴巴决定到63英里外，看格尔索巴瀑布。出发前，他叫邓肯和别的司机跟着他的车。途中，他们遇到一段装饰有拱梁的路。有一座漂亮的拱门，车可通过。可那里熙熙攘攘，加上行李都堆在车顶，开巴士通过人群和拱门会有难度。卡卡叫邓肯由一条迂回线路绕镇开车，邓肯照办。但没行多远，车就陷进一个深洞。费了好大劲，又从村里租来牛，才把巴士拖出。

巴巴在前面远处等着他们，对卡卡和邓肯俩不从命令很是不悦。不过，巴巴确认：“因为我的原计划更改，这才会发生。”因此他们上了一课，不听从巴巴的指令会发生什么。一路上车胎还两次被扎，令事情更糟。

车队再次启程不久，又被一根燃烧的树干挡住路。男子们只得下车，把它推到一边。

巴巴一行于夜里11点到达格尔索巴。太晚了，他们找不到预定的旅社。来到一座房子，以为是这家。可打开行包后，却发现房子已属别人，离他们的还有一段路。巴巴出现，叫女子们准备立刻离开。听此，大阿迪的妹妹朵丽气愤地说：“你这傻瓜！没看见我累了吗？”巴巴对此畅怀大笑。朵丽精神有些失常，会毫无顾忌地对任何人说任何话——包括巴巴。

大家离开，去下一家旅店。蓝车的一只前灯坏了，夜里很难驾驶。尼鲁和卡卡只得站在车两边的挡泥板上，举着手电筒带路。午夜抵达租赁的房子，住处俯瞰乔格瀑布。

第二天，4月4日一早7点钟，他们离开格尔索巴，摆渡轿车和蓝车过河。12个多小时后，晚上7点半抵达卡沃，入住俯视大海与群山的格兰特饭店。男子们住在附近的旅店。在海滩，巴巴堆建沙堡，女子们游泳。

韦希奴的两个堂姊妹，茵度和苏西拉，来到卡沃帮忙做饭。茵度的丈夫，韦希瓦那施·哈丹卡帮助禅吉，为巴巴和满德里安排在安泊里和贝尔高姆的膳宿。每天晚上巴巴听茵度和苏西拉唱歌，高度表扬她们。这

是她们第一次有机会亲密接触大师。

茵度还是个小女孩时，就得到大师的青睐。8年前，即1932年，巴巴计划访问欧美时，要随行带一名年轻女孩，选中了茵度。可她因生病没有去成。

一路上的主要话题是在印度不同地方建立埃舍。4月6日，巴巴带所有人乘船参观一座古老的基督教堂，教堂离卡沃海岸8公里，在一座叫安杰迪夫的一英里长葡属小岛上。此地景色壮丽，巴巴评论说，“我想在世界上为我的工作建立的三个中心中，必须在这儿建一个。”

在卡沃，巴巴就灵性平衡对女子们解释道：

什么是灵性？就是对你历世以来一直所做之事的解除。你总是考虑自私的动机——吃食，保存生命，热衷照料每个需要。生生世世，你养成了照看自己的习惯。倘若最微小的事违反了你的习惯，你就生气难过。现在，要消除这一切自私束缚，你必须去做不曾做的事，或者不去做你一直做的事。

你一直在做的，是想着自己，所以现在你不可想自己，而是想别人。这就是所谓的“爱”。但它需要品德、平衡、坚毅。平衡是什么？是那种什么都不让你兴奋，什么都不让你烦恼的心态。你只有获得平衡，才能帮助别人，只有那时你才能使别人幸福。那意味着爱：不为自己而为别人着想。

假若你在撒哈拉沙漠，四天滴水未进，突然间，出现一瓶水——你怎么反应？你若是拥有平衡，就会让同伴喝水，不介意自己死，而让她活。但你若是抢夺水，就缺乏平衡和灵性。正是这种平衡让你牺牲，让别人快乐。

比如，我总是说：“要充分利用一切”。在这儿你有饭吃，游泳，泛舟。充分利用之，感受快乐。不要说享受纯真快乐就不是灵性。但我们驱车旅行时，风尘仆仆，又饥渴又难受，这时也要像现在一样快乐。这就是平衡。如果你们现在不感到快乐，旅行时就不易快乐。你们享受游泳、泛舟等，不要觉得就是不灵性。明白不？我不是指假装快乐，而是真正感到快乐。

对我的圈子，怎样都行。你们和我一起生活，把一切留给我，因此你们在服务世界。而对于那些不在我身边生活的人，这种平衡对灵性百分之百必要。

重申，什么是灵性？平衡，完全的平衡。充分利用每一个情形。不让任何人烦恼者是好人。不被任何人烦恼者是神人！

他们4月9日早晨4点45分离开卡沃。花了近五个小时，四部车辆才全部过河。天气很热，弟弟佳尔的奥斯汀桥车发生故障，最后抛锚。只得将之弃于丛林过夜。佳尔及其乘客挤进蓝车与欧宝，开到苏帕，巴巴在那儿等候。

他们到后不久，约晚上8点半，巴巴带男子们去河边，他从壶里依次给每人倒水，让他们洗脸洗手。邓肯想：“很像基督为门徒洗脚……”之后巴巴给他们盛饭。

伊丽莎白的车胎跑气，蓝车撞上一个骑车者。巴巴评论说：“这就是那天我对你们谈平衡的原因。如果我让你们经历一丁点我在经受的痛苦，你们不可抱怨。”前一天夜里，巴巴一直痛苦呻吟，他又说：“现在我内里剧痛。”

次日，佳尔驾的奥斯汀被拖到附近村庄。尼鲁去贝尔高姆，叫韦希瓦那施，把车弄过去修理。

他们4月11日近中午，经由安莫德，到达潘吉姆，入住共和饭店。去潘吉姆的路上，交付关税后，他们经过一座古老的圣方济沙勿略天主教堂，巴巴叫伊丽莎白去打听，教堂什么时候开放。

伊丽莎白停下车，走到一家毗邻教堂的小餐馆询问。此后不久，她和一位身穿旧西装、头戴遮阳帽的老人一同走出。他看上去有60岁左右，灰白长须，长头发但秃顶。他用英语告诉她，教堂随时开放。巴巴看着老人，之后离开。

当天晚上，大家都和巴巴去参观圣方济沙勿略的陵墓，他们正要返回，那位老人向伊丽莎白走去，和她交谈起来。他告诉她说，他从卡拉奇来，在那儿写剧本，但至今尚未出版，他是为写作到果阿来的。他还提到现代剧，甚至剧作家肖伯纳。他讲话期间，佳尔、卡卡、邓肯和巴巴站在他周围。巴巴示意佳尔问他，需不需要什么，特别是钱，老人回答，“不需要，谢谢”，并严肃地扫视巴巴。

那天晚上回到旅馆后，巴巴对大家透露：“你们都看不出。他灵性上很高级，是个有意识的特使。他关于写剧本的谈话都有隐含意义，是对我讲的。我内在给他一些指示，明天他将离开果阿。”

第二天，伊丽莎白出乎意料地又碰见老人。他神秘地告诉她：“我

不知道为什么，但我感到浑身着火！我原本打算在果阿呆几个月，但我得马上动身，去北方的一个寒冷国家。”

伊丽莎白对巴巴讲了这次奇怪的会面，巴巴说：“因为伊丽莎白是第一个遇见他的人，她必须也是最后一个。”那天，他们后来从收音机中得知，德国不予警告，就于4月9日入侵丹麦和挪威——两个“北方”寒冷国家。

在潘吉姆，有一天，伊丽莎白问巴巴：“这儿有优质冰激凌。我可以给大家带些吗？”

巴巴回答：“很棒的主意；但不应造成感冒，影响你们的喉咙。”

巴巴把尼鲁叫来，问：“有什么办法能预防吃冰激凌引起的咽喉疼？”

尼鲁答：“大蒜辣酱是防止冰激凌副作用的良药。”巴巴准许伊丽莎白去买冰激凌。她很开心，对尼鲁的建议一无所知，因为巴巴是用马拉地语和他交谈的。

伊丽莎白一走，巴巴就叫恺娣和玛奴准备大量的大蒜酸辣酱。伊丽莎白带回好几盒美味冰激凌，巴巴分给大家。不过，得和酸辣酱一起吃！他说，她们可以尽情吃，可每一勺得跟着吃点辣酱！毫无乐趣。她们自忖：“我们还不如不吃冰激凌呢。”

4月13日，诺芮娜、伊丽莎白和邓肯，就卡沃的岛屿之事，去见葡萄牙总督。同他长谈后，得知没法用此地为巴巴建立中心。

在果阿，巴巴带女子们参观一座印度教神庙，并看了叫《哥帕尔·奎师那》的电影。他还在果阿联系了一位玛司特，给他洗澡。逗留期间，巴巴让他们吃鱼，他也加入，说这是为了“特殊原因”。

很快计划离开，继续旅行，巴巴希望从果阿带一名男孩随行。找到一名叫桑塔那·费南德斯的15岁男孩。巴巴喜欢桑塔那，指出他具有灵性品质，聪明颖慧。

在果阿的最重要玛司特联系，是一位基督徒女子。巴巴说她“持有果阿灵性事务的钥匙”。派卡卡·巴瑞亚和诺芮娜去找她，将她带回巴巴的旅馆。他们发现这位玛司特尼沿路走着，气度不凡，魁梧强壮。作为基督徒，她没穿纱丽，穿着黑衬衫和大褶裙。诺芮娜看到她，想到亚马逊女战士，孔武有力。诺芮娜劝她同她一块去，可她打手势要诺芮娜走开，且继续走路。诺芮娜再次劝她上车，又遭拒绝。他们尾随她，而她则直接走向旅馆，巴巴正站在他房间的阳台上，好像在等着她的到来。她走

到饭店前，停下，抬头看巴巴几分钟，又大步走开。这位不知名的圣女也被巴巴称作“玛司特尼·麦”。

4月15日早上6点，巴巴一行离开果阿，在卡纳普尔的旅社过夜。他们第二天早上9点前往安泊里。途中，巴巴瞧见一位坐在树下的玛司特，带他一起坐进车。于下午1点到达安泊里。韦希瓦那施·哈丹卡已在他们入住的旅馆做好一切适当安排。

萨凡特瓦迪的王妃，她丈夫曾将盘奇伽尼虎谷洞穴献给巴巴，表示想达善巴巴，巴巴同意了她的请求。4月17日，王妃带三个女儿一起来看巴巴。巴巴见她几分钟。她谦恭地把一个椰子放在他足前。巴巴将它拿起来，递给她的女儿，说：“要一直留着它。保管好。一切都会好起来。你不用担心。”王妃深深感动，因为她女儿一直经受可怕的精神痛苦，尽管她没有对巴巴提起这个。他出乎意料的帕萨德礼物使她万分欣喜。王妃邀请巴巴和女子们，到她的王宫宅邸作客。巴巴接受，两天后访问那里。

有一天，在安泊里旅馆的阳台上，阿娜瓦丝、娜格丝、希拉、恺娣等打牌，巴巴出其不意地到来。他不悦地批评她们：“要是有人看到你们，就会说美赫巴巴的跟随者什么也不做，整天打牌！我们在新城镇，只要稍想一想，你们这样打牌会对一个偶然旁观者有什么不良影响。你们的驴脑瓜就不觉得害臊？我虽说不反对，可是得考虑到最微细的事情，以便不会导致不良后果。”

因此，女子们停止玩牌，开始在走廊上吃午饭。巴巴又过来责备她们没有进屋。最后说：“玛格丽特回英国可以跳舞，阿娜瓦丝回孟买跳舞。可在这儿，我的埃舍，你们必须按照我的希望行事。”通过这类小事，巴巴对她们强调服从的重要性。

*他用训斥，打破她们的自我，
由此减轻她们的行道负担，
以便谦迓地前进，不至于跌倒。*

4月20日，吃新鲜芒果冰激凌，庆祝希拉·霍姆兹德的生日。除了盛产芒果，安泊里还盛产毒蛇，据说被咬必定丧命。巴巴令大家黑暗中不要无灯走动。一次，吉蒂和娜丁忘了带灯笼，第二天，巴巴责备她们，问：“你们为何违反我的指令？你们以为我是傻瓜？”

娜丁辩解道：“可要是蛇咬我们，我们会死在您身边。”

“那对你们有何益处？”巴巴问。

“我们会融入您的海洋！”

“你们不但不会被淹没，还会被冲到岸上！融入海洋不是给那些不服从者的。她们会像一块干枯的浮木，被抛到海滩上，在那里死掉！这种死有什么好处？”

“同我一起，一个人必须活着死去！以便在这样死后，你能永远活着！”

“听懂了吗？”

娜丁点头称是。

在安泊里，巴巴带女子们到马哈德韦堡、神庙景点、帕尔瓦蒂景点、奴特峰和其它名胜观光。艾琳·比罗和伊丽莎白病了几天，得到治疗。

4月20日当天下午2点，巴巴离开安泊里，前往贝尔高姆，三小时后到达，住入属于萨凡特瓦迪王妃的房子，离城有三英里。邓肯驾驶伊丽莎白的车，与她 and 巴巴坐前排，因为她还没有康复。在贝尔高姆，哈丹卡也为他们做了所有安排，茵度与苏西拉继续做饭。

4月22日，巴巴带女子们在贝尔高姆视察为建立巴巴中心所选的地址，萨凡特瓦迪王妃又来看望巴巴。第二天早上5点，巴巴动身去萨卡帕，于午夜抵达。

在萨卡帕，他收到一封来自贝尔高姆的信，说另一处地产已捐赠给他用来建立中心。4月24日下午，诺芮娜、伊丽莎白和邓肯返回贝尔高姆，查看那块地，随后回来。整个旅途中，诺芮娜一直忙于同巴巴讨论建设中心的各种计划。

4月26日一大早，巴巴同女子们没喝茶就离开萨卡帕，驱车到吉布伦，卡里玛玛的一个亲戚在家中为他们准备了早餐。吃过茶点，他们离开，于晚上6点到达马哈巴里什沃，住进格兰维尔旅馆。第二天，巴巴带他们到威尔逊景点、孟买景点和亚瑟王座观光。

他们于4月28日星期天早上，前往盘奇伽尼。在那里入住丽景旅馆。女子们同巴巴徒步走到虎谷山洞，和他在洞中坐了几分钟。

萨瓦克·考特沃和家人按巴巴的命令，也在盘奇伽尼。巴巴指示他们去美拉巴德，等待他的到来。

4月29日早上，巴巴离开盘奇伽尼，于下午1点抵达阿美纳伽，和大家一起在阿克巴棉纺厂歇息。萨达和达玛尼亚两家，久违之后又见

巴巴，为再次在他身边倍感欣喜。当天，禅吉从孟买来到。

女子们全都洗完澡和吃午饭后，巴巴同大家离开阿美纳伽，驱车前往幸福山谷，晚上 6 点到达。在幸福山谷的旅店住宿四天。

美拉巴德闭关

1940年5月1日，星期三，居住普纳的布阿先生，遭遇摩托车事故。一辆轿车从一条侧街道冲出，撞上他。他被抛出摩托车，因脑震荡当场死在街上。终年48岁。

那天早晨巴巴同邓肯来过库希如大院。他们去美拉巴德的路上，萨若希跑来报信——他接到小阿迪从普纳打来的电话。得知布阿先生的事故，巴巴未表露感情，提醒他们离开班加罗尔之前他已说过，“战争结束前，我最亲的弟子中有两位会死，一男一女或两名男子。”

“谁会是第二个？”他反问。

邓肯、萨若希、禅吉与从班加罗尔回来的拜度，乘车去普纳，参加当天下午布阿先生的葬礼。接着邓肯被派去班加罗尔传达消息，并转述巴巴的讯息：还有一名男子或女子将去世。

按照美赫巴巴的希望，向他的跟随者发布以下公告：

为纪念布阿先生与美赫巴巴的深厚灵性联系，巴巴和满德里将于8日星期三全天禁食。他们只在早晨喝茶，日落后开斋。也许会喝水。

即日美赫巴巴将亲手给100名穷人施食。

布阿先生（贝拉姆吉）在卡斯巴佩斯的棕榈酒店之前，就已和巴巴接触。在整个大师之家及美拉巴德早期，他一直与巴巴在一起。巴巴对满德里评论说：

作为我的最亲近弟子之一，他在世时无意地与我为一，现在他离开了身体，有意识地享受与我一体的至福。

随着布阿先生去世，向美赫巴巴的印度及国外弟子和爱者发布公告的传统开始，这持续到1949年。（注：1949年，向印度及全世界巴巴爱者邮寄的公告，被称为《新生活公告》。之后的公告称为《生活公告》。）1940年之前，巴巴的指令及各种讯息是通过信件或打字复件传递给爱者的。而布阿先生死后，公告采用印刷形式。

5月3日，巴巴一行离开幸福山谷回美拉巴德。他们先在阿美纳伽停下，在萨若希影院看了电影《绿野仙踪》。放映师鲁斯特姆·卡卡，久

别后又有机会见巴巴。萨若希特地为巴巴及女子安排一次日间专场，以便他们能清静无扰地看电影。

中午巴巴抵达美拉巴德。在巴巴离开十个月之后，美拉巴德再次映出辉煌气氛。迄今，班加罗尔的全部玛司特、宠物园及满德里（即拜度、埃瑞奇、古斯塔吉、霍米、姜古、卡里玛玛、帕帕·杰萨瓦拉、彭度、赛勒和韦希奴）都已回到美拉巴德。之前，男满德里从班加罗尔乘火车，带着 25 名疯人和玛司特，一头羚羊，一只孔雀，一只羊羔，一只白兔，几只鹅，五条狗，三只猴子及宠物鸟。他们全都挤在一节专用低等车厢里，更不必说行李、箱子及家具。

大阿迪，伽尼，纳罗吉，帕椎，马萨吉，莫里，查干及希度留在班加罗尔。斯瓦米吉返回马德拉斯，一年后去世。自从巴巴离开班加罗尔，邓肯、尼鲁、禅吉、卡卡·巴瑞亚和佳尔一直在他身边。

5 月 8 日星期三，巴巴同美拉巴德及班加罗尔的所有男女满德里，按照公告一起禁食，巴巴向穷人施食，发甜点。

5 月 9 日，巴巴说：“我开言前，希望在全印度开设 12 个中心。已成立 6 个：在美拉巴德，纳西科，托咯，马德拉斯，拜拉曼伽拉和门德拉。

“余下 6 个，有待在印度各地挑选。这是我最近旅行的目的之一。”

巴巴一到美拉巴德，就密切关注并且安排埃舍的一切事务。他表示打算从 6 月 1 日起进入闭关。这与战争事件巧合。欧洲前线的新闻令人难过。1940 年 5 月 10 日，德军大批兵力入侵中立的比利时、卢森堡、荷兰及法国，一个月内侵占所有这些国家。

由于巴巴一直在班加罗尔和旅行，人们长期无法达善大师。得知他回到美拉巴德，附近跟随者致信请求达善。巴巴因此于 5 月 15 日施达善一天。禅吉从孟买带来 40 名爱者。巴巴逐个会见，让他们逗留 6 小时后回去。

5 月 16 日，德希穆克博士从那格浦尔到来，巴巴让他在美拉巴德住 15 天，之后德希穆克巡回演讲，到印度各地宣讲巴巴。

五月份，几乎每天都有满德里成员及亲密爱者来访。大阿迪从班加罗尔来，又被派往普纳及孟买；拉姆玖与玛尼克·兰吉从纳西科过来；卡里玛玛被派往戈尔哈布尔，随后返回班加罗尔；莫里与纳罗吉从拜拉曼伽拉回来商谈事宜；禅吉从孟买返回；萨若希与鲁西（恺梯及高荷的父亲）

每天都从阿美纳伽来；萨达家的成员也时而从那里来访；弟弟佳尔同小阿迪从普纳过来；达克来自拉乎里；凯克巴德·达斯托从孟买来。还有其他人造访。

在此期间巴巴日程如下：他凌晨5点起床，私下接见满德里，然后给予指示。早上视察玛司特埃舍，现在埃舍位于美拉巴德山上、曾作为产科医院及《美赫巴巴期刊》办公室的建筑里。7点至8点半，巴巴为玛司特们洗澡。之后下山，在下美拉巴德会见满德里，在小屋呆到中午，接见访问者，给予指示等等。下午，他频繁看望玛司特，与不同的玛司特坐在一起闭关。他也会看望女子，稍事休憩，同她们讨论各种事情。

K·J·达斯托自从1931年离开巴巴之后，一直给巴巴写信诉苦，甚至威胁自杀，索讨金钱，说什么“再就这一次了……”。令满德里大为震惊的是，巴巴常给他寄钱，达斯托会承诺一旦能够他就还钱。

尽管巴巴出于爱一再帮助他，可是4月份，达斯托写信给巴巴说，除非再次借到钱，否则他将被迫采取法律手段起诉巴巴，以多年来对他“违约失信”为由将美赫巴巴告上法庭，他这次威胁对满德里来说实在太过分，在班加罗尔的伽尼，经巴巴批准写了恰如其分的回信。摘录如下：

谁能想象到：“神圣陛下”的发明者竟如此屈尊低就，以至敲詐勒索？你的绝望故事、悲惨破产、负债困境、自杀逃避威胁，以及向大师疯狂求救讨钱，凡此种种，都无不向一个真诚的人性学者，提供了对人类超越之高度与无底之堕落的深刻启迪研究——尽管你称他是江湖骗子。……这对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和哈夫洛克·霭理士等专家，就好像是一个变态神经个案。（注：西格蒙德·弗洛伊德[1856—1939]，奥地利精神病学专家，精神分析领域领袖；哈夫洛克·霭理士[1859—1939]，英国医师、心理学家，对现代社会的性问题颇具影响力研究的作者。）

巴巴在金钱援助上的宽容大度，频繁答应你的疯狂诉求——这皆有你的无数信件证明，却不幸被你视为“封口钱”。在这一点上，你可悲地无力鉴识巴巴的真正高尚和内在伟大。

全世界都有关于神的典籍知识，千百万人想得到他，成千上万人渴望他，成百上千人为他去死，只有少数人获得他。应当用乞求、服务和消除自我，去吸引像美赫巴巴这样的神圣人物的灵性恩典。绝不可能靠谄媚或威胁来获取！

无论法律上或技术上，你都无权起诉美赫巴巴。正是那些灵性领域的懦夫、不看自身弱点者，才会把圣人的承诺当作可随时兑现的法定货币，而不去履行先决条件。

但这全是巴巴完美游戏的一部分。虽然达斯托已离开巴巴，但他通过写信讨钱，反倒更多地想巴巴。这就是巴巴的工作，让他过去九年一直保持联系。

赛古鲁乌帕斯尼·马哈拉吉再三请求美赫巴巴接管他在萨考利的埃舍，这次他又派信使来恳求。1940年5月17日，巴巴召大阿迪从班加罗尔来，派他去萨考利，给马哈拉吉带去如下讯息：

第一：停止萨考利的所有印度教仪式仪规；

第二：乌帕斯尼·纳伽（埃舍）价值不到50万卢比。美赫巴巴将分期付款给您。

第三：马哈拉吉要签署一份转让契据，当付清全部款项时，他应把契据交给美赫巴巴。

因此，大阿迪去萨考利，给乌帕斯尼·马哈拉吉带去讯息。随后阿迪返回，向巴巴转达马哈拉吉的回复。第二天，巴巴再次派阿迪去萨考利，传达如下讯息：

5万卢比现金将于1940年8月1日付给您，如果乌帕斯尼·纳伽的活动令美赫巴巴满意，余款将于四个月後付清。

如果美赫巴巴四个月後不能支付45万卢比，则没收巴巴付给马哈拉吉的5万卢比；

如果乌帕斯尼的埃舍事务未让美赫巴巴满意，乌帕斯尼·马哈拉吉应退还5万卢比。

巴巴出于三个原因同意接管乌帕斯尼·纳伽：1）摒除印度教仪式教规及习俗，以促成所有宗教的融合；2）使马哈拉吉摆脱管理埃舍的责任；3）消除他同处女结婚的流言。这对作为马哈拉吉弟子的美赫巴巴不利。

阿迪去萨考利传信，又带回马哈拉吉的回复。巴巴派阿迪回班加罗尔，之后给这个期间和马哈拉吉一起在萨考利生活的顾麦送去如下讯息：

美赫巴巴欣然得知马哈拉吉同意一切条件，比如，打破印度教习俗，停止同年轻女子结婚。（注：这种处女与神结婚的印度教风俗，被称作提婆达悉（神仆）。）

美赫巴巴准备支付50万卢比，可他还有各地埃舍的许多运作费用，还要支付爱者及其家庭的开支。他目前无力负担一次性支付这么多。会在六个月内付清。付清全额时，美赫巴巴将承担乌帕斯尼·纳伽的责任，他说一定会付款。

就这样，两位大师之间，不时有这些奇特的讯息来往。这样的游戏是他们的神圣幽默。1936年在拉乎里疯人埃舍期间，马哈拉吉一次又一次捎信给巴巴，要他接管萨考利的埃舍。巴巴回答，马哈拉吉应过来住在拉乎里疯人埃舍，一了百了地了结萨考利的印度教氛围。这种交流中必定有某种内在目的，但这超出了我们的有限认知。可以推测，巴巴内在地承担起在马哈拉吉离开肉身后，对乌帕斯尼·纳伽的责任。

5月18日，乌帕斯尼·马哈拉吉的一名大弟子，耶希万特·劳，从萨考利来见巴巴。同一天，达克、伽德卡和卡克萨赫伯也来见他。5月19日，希夫劳从班加罗尔来，留住美拉巴德，可巴巴不久就送他同卡里玛玛一起回去。

1940年乌帕斯尼·马哈拉吉的七十岁生日，由巴巴在美拉巴德庆祝。马哈拉吉生日前一周，阿冉岗村民在村子的维托巴神庙，日夜唱颂神名。5月23日欢庆生日。巴巴叫满德里设宴招待邻近村民。

5月20日，巴巴神秘宣布：“我将于5月27日死去。”可是那天巴巴很好，他解释道：“今天，比利时的利奥波德国王向德军投降。他是傻瓜！不仅会因投降丧尽荣誉，也不会从德国人那里，给自己换来任何好处。

“接下来两个月对盟军很关键。人人都说盟军将失败。8月份局势会突然扭转，盟军将占上风。却是侥幸脱险。8月份，我可能经波斯去俄国。”

5月30日，埃瑞奇·杰萨瓦拉和家人被派往班加罗尔，住出租房。埃瑞奇在那儿帮助大阿迪整理禅吉放在箱子里的无头绪日记及信件。

5月30日霍米·巴塔那来美拉巴德见巴巴，接着返回孟买。帕椎前一天抵达，6月8日被派回拜拉曼伽拉。帕帕·杰萨瓦拉被派往卡沃，去找一个合适地点，为巴巴建立埃舍。

6月1日星期六中午，巴巴在山上玛司特埃舍进入闭关。从那天起，他完全忙于玛司特工作。虽然巴巴每天都对他们工作，但玛司特工作加强了。他闭关期间，对玛司特的工作是让后者接受内在推动，得到更大

提升。

埃瑞奇做过玛司特埃舍管理员。现在由帕帕·杰萨瓦拉主管，因为埃瑞奇及家人在班加罗尔。从班加罗尔带回的五名男孩，连同古斯塔吉和萨瓦克·考特沃，也在玛司特埃舍工作。

每天，巴巴对恰提巴巴、普瓦拉、夏里亚特堪、穆罕默德、拉姆希虚（他是从班加罗尔带来的）及其他人工作。每天早晨5点巴巴开始工作，一直持续到深夜。他给玛司特洗澡、换衣、喂饭、剃须，个别地对他们做闭关工作。

闭关期间，他的日程是：通常5点起床，7点喝茶，中午吃饭，下午4点再喝茶，不吃晚饭。韦希奴携信件在上午7点半及下午3点过来，这时候巴巴处理信件。

6月3日星期一，巴巴说：

这两个月的特殊闭关，是为了我的特殊宇宙工作，尤其是加速战争事件。

这一段闭关的推动之后，战局将发生惊人变化。32个国家将一个接一个全部卷入，包括意大利和美国。

事态将严重得让他们喘不过气！将发生出乎意料的演变，成为转折点。那些占上风者最终将被制服推翻，而几个月来提心吊胆者，连同全世界千百万人，将松一口气。

当天巴巴后来又授予以下讯息：

在这十天闭关中，我将明确决定这场战争将持续多久，及确切的结束时间。

在我开言之前，在和平到来之前，必须有一场真正的世界战争，印度会百分之百卷入。穆斯林统治地区，诸如伊朗、阿富汗、土耳其、埃及等也会陷入。意大利、俄国与美国将扮演积极角色。

如果这场战争以上述方式延期，我将于1941年8月开言。这种情况下，我将同一些男女弟子，到俄国与印度交界，或海外某个岛上居住一年——从1940年8月至1941年8月。如果战争不延期，我会决定是否去边界或别处。

我的开言，主要关系到世界战争及和平。和平不是指停战。不一定发生一次停战。一次停战不会让我开言。

战争结束前，和平即将出现时，我会开言。

我将在永久和平之前开言。

有几周，恰提巴巴一直告诉他的侍者克里希那，欧洲人正经受可怕苦难。每天巴巴用150到200桶水，给这位伟大玛司特洗浴。一桶接一桶，持续数小时。恰提巴巴的怪习惯是一洗完，就坐在地上，抓起一把又一把泥土往头上撒！巴巴甚至指示克里希那，每天在恰提巴巴房间准备15筐泥土，来满足他的需要。

一天恰提巴巴一边往头上撒土，一边伤心地对克里希那说：“世界将有大大苦难，很多人饿死，但最终巴巴将平定世界苦难。”

然而恰提巴巴越来越不安。6月5日夜1点钟，他提着一盏灯，突然冲进巴巴房间吼叫：“起来！起来！”萨瓦克·考特沃等人问他发生了什么，他回答：“没事。”次日早晨他自个儿打扫房间——这是前所未有的。

又一次，6月6日下午，玛司特走到巴巴房间，站在门口，说，“我若不回迈索尔，就得回我村里。”他说希望离开，因此巴巴叫满德里带他去院子外面散散步。他出去后，却想走到女子那边，男子们试图把他领开，可他坚持。最后，巴巴派来一辆车，恰提巴巴听到要带他回村子，乐呵呵上了车，却被开回房间。

恰提巴巴显得十分焦躁，频繁开关房门，一直到当晚8点。6月8日早晨，他将自己反锁房间里，不出来洗澡。但最有意义的事件发生在6月9日星期天夜里，玛司特突然变得狂暴，叫嚷着离开他的小屋，直奔巴巴房间。他对巴巴说：“我的房子彻底毁了！着火了！我来您这里避难！”

巴巴立刻令满德里离开，让他单独和玛司特在一起，两人进入巴巴房间，关上门。满德里听到恰提巴巴狂热地对巴巴诉说几个小时，最后安静下来。他单独和巴巴度过这一夜。

第二天早上，6月10日，巴巴停下闭关，解释了玛司特的行为：“恰提巴巴与法国有着灵性联系。这几天由于法国发生大灾难，他极度绝望。”

巴巴去看望女子，一时沉痛地说：“如果意大利参战，将发生世界大战！出现彻底毁灭和混乱——正是我所希望的。之后人们将感到空虚，完全的徒劳，并且转向神。由于我在印度，印度也将受大苦。”

当天晚些时候，令世界震惊的是，意大利对英法宣战。第二天6月11日，巴巴听到消息，对女子说，“现在土耳其不得不加入，然后一切

将按我的计划进行。因此，如果土耳其参战，就做拉瓦（一种甜食）庆祝。

“这种战争前所未有的，将来也不会有！但是这一切过去，和平将统治 400 年。

“从这个大规模毁灭中，我将重建生活，与现在相当不同——更快乐，更好。死于这场战争的人都会再次出生，享受该和平。”

他最后告诉女子：“准备好在 25 天内离开美拉巴德。”

值得注意的是，巴巴于 1940 年 6 月第一周的闭关，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激化直接吻合。巴巴从闭关中，小心跟踪事态发展。他让人每天向他读新闻报道，身边放着地图册，标示事件进程。

巴巴进入闭关的时候，欧洲战场如火如荼。比利时被德军占领并投降。德国人还入侵法国，30 万盟军部队撤离敦刻尔克。巴巴进入闭关五天后，希特勒宣布对所有对手的歼灭战。

意大利墨索里尼宣战，英国（它现在独立抗敌，因为美国仍然中立）开始轰炸利比亚和意属东非。意大利轰炸马耳他及亚历山大港，以示报复，伦敦的中小学生开始撤离。6 月 14 日，德国人占领巴黎，俄国人占领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和立陶宛。

一天，巴巴叫来“五个班加罗尔男孩”，问每个人：“你想要什么？此生你想做什么？”

拉朱说：“我想做生意。”

卡拉帕回答：“我想做食用油买卖。”

阿姆度说：“我要驾驶马车。”

文克巴·劳说：“我想当农民。”

只有克里希那回答：“我想要您，巴巴！”

巴巴看着他，打手势：“我会给你巴巴！”

接着他告诉文克巴：“你成为农学家，还要等些时间。”

巴巴让克里希那与文克巴留在美拉巴德。按照另三名男孩的愿望做了安排之后，让他们回家。巴巴对克里希那微笑说：“你掉进沟里了！现在你要有麻烦了。”

玛司特普瓦拉和拉姆希虚被送回村子，卡拉帕、阿姆度与拉朱也回自己家。他们都由帕帕·杰萨瓦拉护送。

几天后，巴巴对克里希那说的话被证明分毫不差。玛司特厕所的污物都倒入一个大坑。有一天下大雨，坑里积满水。帕帕·杰萨瓦拉让克里

希那用桶舀空坑里的水。克里希那清理时滑倒，落入粪坑。他对文克巴大喊，后者将他拉出。巴巴从旁边走过，看到克里希那全身污秽。“为什么你在清理粪坑？”他问。克里希那说是帕帕·杰萨瓦拉叫他干的。

巴巴对帕帕发火了。“你为何不经我允许，就叫他去清洁粪坑？”他问。接着巴巴令克里希那去洗16遍澡！他递给克里希那16颗小石子，用来计数，不至于搞错。克里希那照办，之后告诉巴巴说他觉得皮肤紧绷。巴巴去女子房间，给他拿了些油涂敷身体。

巴巴问克里希那：“你清洁粪坑时觉得不快吗？”他回复：“没有。”

巴巴拼出：“你，你自己，充满不洁物。你知道吗？你为何生活于这种污秽里？你不觉得脏吗？要开始觉得脏，因为你全身上下都是欲望之污秽，要像你今天清理粪坑那样，开始净化之。”

在美拉巴德的这段时间，巴巴对女子说：“有一天我将带你们到创世开始之处。”巴巴暗示这个地方在爪哇岛某处。（注：之前巴巴解释说进化“缺失环”曾出现于爪哇岛、苏门答腊岛和印度中央邦的丛林。）

此后不久，巴巴派禅吉去孟买开设办事处。禅吉到后，巴巴传来指示，叫他收集有关爪哇岛、苏门答腊岛、巴厘岛、克什米尔、伊朗、澳大利亚及新西兰的信息。还叫禅吉为尚无护照的满德里办理申请手续。

6月13日下午2点，巴巴乘火车离开美拉巴德，前往一个未透露的地方。大家都以为他去北方，他甚至没告诉同行者去哪里，直到离开美拉巴德后。他们的目的地是加尔各答。两天后抵达，入住百老汇饭店。同行者有古斯塔吉，彭度，卡卡·巴瑞亚及萨瓦克·考特沃。

在加尔各答，巴巴首次联系一位伟大的第六层面玛司特，后来巴巴称他为“卡瑞姆巴巴”。巴巴给他喂饭、递烟，离别前看望他四五次。他对满德里说：“这位玛司特是加尔各答的灵性负责人。”

联系了加尔各答的其他玛司特之后，包括一名女玛司特——她得到一件新纱丽及雨伞，巴巴于6月18日前往兰契。他在那里的维克多王子别墅逗留一天，为带女子过来安排住处。之后他和彭度、卡卡·巴瑞亚返回美拉巴德，留下古斯塔吉与萨瓦克在兰契禁食，直到他回来。6月22日早晨，巴巴回到美拉巴德。

1940年6月21日，巴巴授述以下讯息：

当前的世界混乱及普遍痛苦，对于重大的世界灵性提升，以及一个由和平、爱与神圣渴望所主宰的新世界，是绝对必要的。因此，

谁都不应感到恐惧和沮丧，记住这个必然的美好未来。从实在之灵性观点，本国与外国、被杀者与杀者、战争与和平、胜利与失败，这些词都毫无意义，因为形式及二元世界并不存在，而是幻梦。当前的宇宙混乱只是一场宇宙梦魇，对真实的宇宙觉醒有必要。

身体和心数目无量，种类无限，但灵魂都原本且永恒为一。实际上，只存在一个无限实在，即神。所以，目前表面上的世界灾难，按照神的旨意，对不远将来的爱和真和平之神圣显现是绝对必要的，我必须在其中扮演最主要的角色，我也希望我的男女弟子在其中扮演相应的角色，协助我做这项工作。

你们中间完全情愿并准备分担我当前的宇宙责任和协助我工作的人，必须绝对遵守以下命令：

事情按照神意正在发生并将发生——本该如此，所以，无论战争现在或明年结束，无论现在休战或明年和平，从1940年8月1日至1941年7月31日，你们都得留在这里，或者到我会派你们去的任何地方，做我会叫你们做的任何事情，不惜最大的自我牺牲，心里什么都不要想——不管是战争还是和平。

我肯定会在1941年8月1日开言。我首先道出的，将是神言，它将使死亡的世界复活。

这是我给弟子的最后一个战争、和平及显现讯息。

巴巴6月22日回到美拉巴德，向近240名亲密爱者发出上述讯息，要他们答复是否准备好服从巴巴指示。他后来发的这些指示，需要从8月1日起遵守一年。一次，巴巴还给公众授述了如下讯息：

当今人类的最大需要是爱——纯洁无私的神爱，它唤醒人适当地认识生活的真正责任：在给予而非索取中，在服务而非被服务中，在甘愿分担他人痛苦甚于幸福中，找到真正的幸福。

我的生活使命是，在众生中点燃该神爱火花。

一回到美拉巴德，巴巴又开始美拉巴德山的玛司特埃舍工作。

禅吉从孟买被召回，于6月23日星期天到达。要他为满德里预订到兰契的三等车厢。于是他为旅行预订了两节车厢。同一天大阿迪从班加罗尔过来，为那边的人接受一些指示。

6月29日，巴巴告诉女子：

从1940年8月1日起，世界毁灭开始。一年中，人们在世界任

何地方都不会感到片刻安宁。世界范围内将发生地震，洪水，饥荒和怪病。与那些将死于洪水、饥荒及瘟疫等的人相比，那些将死于战争者根本不算什么。将有一场可怕的饥荒，就像波斯那次，一年当中就死去数百万人。半个世界将受这场饥荒影响。战争及胜败将被淡忘。

我记得 17 年前，我和满德里在集体宿舍喝茶。我对他们讲了这场战争，何时及怎样发生。这场战争将带来彻底毁灭。美国不会少受苦。其脊柱将折断！

收到巴巴 6 月 21 日的讯息，所有 240 名爱者都积极响应他的号召，从 8 月 1 日起遵守指示一年。6 月 30 日星期天，巴巴评论：

7 月份，在兰契，我将个别指示所有 240 位签字者。这对那些签名按各自能力绝对服从我者，将是最严峻的考验，对有些人则是无上考验。现在，谁说不，便永远离开我，没话可说。我也想让迪莉娅、威尔、玛丽和其他几个人回答，但怎么做？

我也将承受很大的身体痛苦。骇人的痛苦。我甚至会死去。以什么方式？因身体痛苦而自然来临。12 月将是我的最重要闭关月份。

埃瑞奇不在期间，帕帕·杰萨瓦拉一直管理玛司特埃舍。7 月 2 日，巴巴派帕帕去缅甸的仰光，为巴巴和男女满德里，在当地找一座合适的住房。

在此期间，萨瓦克·考特沃的女儿们被送到塞康德拉巴，在印度最好的贵族女子学校之一读书。拜度的女儿莎瓦同盖麦一起被送往班加罗尔，她在那儿上学。三个女孩的学费及生活费，都由巴巴支付。与此同时，苏彤、娜格丝·考特沃和幼子阿迪、巴奴拜，与女满德里同住。

兰契

1940年7月3日，巴巴同男女满德里乘下午3点半的火车，离开美拉巴德前往兰契。随行女子有：美嫒，妹妹玛妮，芭奴拜，朵拉，伊丽莎白·帕特森，艾琳·比罗，恺娣，卡库拜，卡曼玛西，蔻诗德，吉蒂·戴维，曼萨丽，玛格丽特·克拉思科，娜丁·托尔斯泰，娜佳，娜格丝·考特沃，诺芮娜·玛切贝利，拉诺·盖利，苏彤，苏娜玛西，瓦露和几个女佣。

随行男子有：拜度，克里希那，禅吉，尼鲁，邓肯，文克巴劳，卡卡巴瑞亚和韦希奴。古斯塔吉和萨瓦克·考特沃已在兰契禁食。

晚上7点半抵达曼马德，他们得在那儿换车。天正下暴雨，把所有笨重行李搬到另一辆列车上真是麻烦活。彭度陪大家到曼马德，帮助他们装好行李，之后回美拉巴德。

在去兰契的火车上，巴巴评论：“每次我离开某地，就会出事。我们离开班加罗尔时，法国遇到麻烦；现在我们离开了美拉巴德，英国将陷入困境。”

7月5日凌晨2点半，抵达查克拉达普尔，转乘巴士去兰契，8点钟到达。三名玛司特，恰提巴巴、夏里亚特·堪和穆罕默德，从美拉巴德跟他们同行。他们一走下巴士，恰提巴巴就走开。极力哄他去住所哥考提，可白费劲。被哄劝几小时后，他起身朝女子住处那边溜达过去。好不容易让他停下。可他不去自己房间，反而直奔男满德里宿舍。于是巴巴将男子转移到别的宿舍。第二天，卡卡用一块竹屏风将房间隔开，好让巴巴闭关对恰提巴巴工作。可玛司特不安分，也不愿呆在房间里。

第二天晚上，叫来邓肯，恰提巴巴倒是让邓肯牵着他回房间，巴巴和他坐在一起。巴巴有时一天同恰提巴巴工作多次，有时夜间也工作。

一在哥考提安顿下来，大家都洗了澡。可第二天，他们发现院子里的井干了。原来里面只是雨水。没有地下水源，他们一天就耗尽了微薄的用水。有近50个人和巴巴一起，足够的供水成了问题。最后他们设法从邻近一口井里弄到做饭和饮用的水。

讨论在兰契的伙食问题时，巴巴严肃地说：

想一想处于战争肆虐中的欧洲人的可怜困境。尤其要想想那些难民，颠沛流离，像牲畜一样被赶来赶去，在征服者铁骑下苟延残喘，后者就像死亡阴影尾随他们。在他们的处境中，连食物和水之类的生活必需品，都被看作次要的。他们无家可归，头无片瓦，流浪街头或田野，饥肠辘辘，除身上穿的再无别的衣物。与他们相比，印度的人情况要好得多！尽管每天有可怕的战争新闻，战争给所有人带来的经济及总体贸易萧条，以及普遍的财政紧缩；在印度的人却能随意悠闲走动，甚至去公园或海滨娱乐，看电影、听音乐和舞会消遣。

今年8月份之后，情况会恶化。战争的发展将出现重大转折，变得复杂，战火将蔓延，直到战争不仅将整个西方，而且将东方卷入。此外，有一天人们甚至会忘了战争，及其给生命财产造成的可怕损失；因为还会有更深重的灾难，更强大的破坏力——比如瘟疫、火灾、饥荒、洪水和强震——这一切将比枪炮炸弹毁灭更多的生命财产。随后，内战也将使国际政治形势复杂化，事态更加混乱无序，直到造成僵局。

连百万富翁都会挨饿！四处动荡不安，人人绝望无助。

7月6日，巴巴授述31条指令，通报孟买、纳西科、阿美纳伽、美国和欧洲的近240名爱者。在各个复印附件上，巴巴为每个人选择了需要遵守的条件，并在每张上签名，还有适当编号。有些人可以选择最适合自己的条件。

通知所有人，从1940年8月1日至1941年7月31日一年里，谁都不能见巴巴或给他写信。紧急情况下，允许发电报。

打印这么多份，由巴巴逐一审阅，并邮寄出去，花了将近十天才完成。这些命令如下：

1. 不以任何形式抽烟。
2. 不喝任何类型的含酒精饮料。
3. 不吃肉。
4. 不吃鱼。
5. 不吃蛋。
6. 不做任何淫欲行为，包括跟合法妻子或丈夫。
7. 男子——不碰触（甚至不怀着情欲念头）六岁以上的女性，以下

情况除外：

- a. 当绝对必要，照料病人时。
- b. 当绝对必要，护理病人时。
- c. 当绝对必要，对病人作医检时。
- d. 当绝对必要，控制疯人时。
- e. 当绝对必要，挽救女子的生命及荣誉时。
- f. 当绝对必要，在事故中进行急救时。
- g. 当绝对必要，做家务过程中纯洁无邪地碰触合法妻子时。
- h. 当绝对必要，正式握手时。

8. 女子——不碰触（甚至不怀着情欲念头）六岁以上的男性，以下

情况除外：

（以上所有“a”到“h”，“e”中换作“男子的生命”，“g”中换作“合法丈夫”。）

9. 不撒谎。
10. 不偷窃。
11. 不批评，诽谤或说别人坏话。
12. 不看电影。
13. 不观赏戏剧、杂技表演、歌剧或音乐。
14. 不看马戏表演。
15. 不看赛马，或进行任何形式的赌博。
16. 不碰钱。

17. 不阅读书、杂志或小说，除了与自己工作有关的报纸、信件及重要文件。

18. 不写字，无论用手或打字机，除了在重要文件上签名。

19. 你必须按以下方式禁食一年：

只喝流质（牛奶，茶，咖啡，其它流质食物和水）。

20. 你必须按以下方式禁食一年：

在24小时内只喝两次牛奶、茶或咖啡，在24小时内吃一次固体食物，按需要喝水。

21. 你必须按以下方式禁食，每周一天，持续一年：

在24小时内只喝两次牛奶、茶或咖啡，在24小时内吃一次固体食物，按需要喝水。

22. 你将保持沉默一年。
23. 每天在适当的时间，静思非人格神，或静思巴巴。
24. 你将徒步朝圣重要的灵性圣地，或巴巴指定的地点。
25. 你必须按巴巴的指示，顶礼任何一个或一些人，或者吻他（们）的脚。

26. 你必须乞讨食物一年，不可接受给你的钱财。
 27. 你必须拒绝参加任何的宗教典礼或仪式。
 28. 你必须认真地念诵习惯的宗教祷文。
 29. 你必须亲自给那些身患疾病者提供无私服务。
 30. 你不能攻击或殴打任何人，除了自我防卫，或生死攸关的情况外。
 31. 你不能攻击或殴打任何人，除了保护弱者外。
- 须强调指出，只让每个人遵守这些命令中的一些。

比如，巴巴令一名女子遵守第1, 2, 3, 4, 5, 6, 8, 9, 10, 11, 12, 13, 14, 15, 20, 23（每天半小时静思），27, 28（每天半小时念神名），30, 31号。巴巴也以类似方式指明每个人应遵守哪些命令。在有的情况中，他让个人自行决定。

美赫巴巴对指示的说明也被寄出：

1. 受令遵守2至5号令者（不食酒，肉，鱼和蛋），必须在任何情况下，遵守这些命令，包括生病。
2. 遵守20和21号令者，禁食期间如果生病，不吃固体食物时，可以食用任何种类的流质食物，次数随病人意愿。
3. 禁食期间允许鼻烟和嚼烟。
4. 饭后可马上食用嚼烟、水果和甜食，仅限于早晚餐。
5. 可把加气苏打水（非甜饮料）当作水。
6. 吃药不影响任何规定。

7月6日，巴巴问女子：“你们喜欢这座房子吗？”大家都说很好，巴巴说：

这座房子很美，有个可爱的花园和别的便利设施，可是井几乎干了，毒蛇成群！据说，我们院子附近山上有一条食人巨蟒。但再多的蛇、蚊子和虫子也无法让我们从这里搬走，除非没有了饮用水；那时我们会搬到另一所房子。

我不会白白从一个地方搬走。只要想想我是怎样带这么多人，

和这么多笨重行李旅行的，想想代价有多大。我们不得不像一件件行李，坐着或站立，挤在火车或巴士里。还有，我一大早叫伊丽莎白去刷牙，等说完“什么，为什么，怎样，何时与何地”时，她又呼呼入睡！

这次旅行有个目的，否则我不会带你们从一地到另一地。在这些旅程中，你们受扰，我也是；可我为了工作，必须这么做。

1940年7月7日，星期天晚上，巴巴对女子解释了不同的事情：

从8月1日起，我们只谈战争，不谈别的。当前盛行世界的状况是其苦难的造因。但是这种不幸和痛苦带不来解放。唯有爱能达到。最大的罪人，遭受无数困苦后，转变成最大的圣人。即使比希特勒更坏的罪人也能成为圣人。要是希特勒这样的人真实明白他干了什么并为之忏悔，这会是他的伟大。

这一切全是心的游戏！心朝一个方向走，并继续走下去。希特勒认为他所做的绝对正当——他是为德国讨公道。墨索里尼认为他现在为意大利做的，与它以前的苦难相比，相当好。他们怀着这些想法，为了一个对，做出无数错事也觉得有道理！

现在赢得越多，就越陶醉，还要更多。酒徒喝醉时就挑战说：“再来一杯！全拿来！”说这话的不是酒徒，而是其醉意！因此，纯粹出于敌意，错事干得越多，忏悔也越多。

丘吉尔是他俩的好对手。换作张伯伦，他不会做丘吉尔对法国舰队做的事——轰炸奥兰港。他只会撑起雨伞，忙这忙那。他是个标准绅士。他在丘吉尔手下工作，两天前他的演讲很精彩。像丘吉尔一样，他很诚实。

这都是怎样运作的？我们都是不同国家。你们每人代表一个国家。曼萨丽是个小国，娜丁是个大国，等等。每个人，按照她的大小、贪婪、权力财富欲，为得到她想要的勾心斗角。

可是一个人战败时，就设法进入下一场战争。心理上就是这样。比如：你们用什么打架？用胳膊！唯一的解决办法是砍下每人的胳膊。然后她们发现自己“没胳膊”，于是明白了这是炫耀臂力造成的。接着她们会发自内心地相互承诺，保留武器，但绝不再自相残杀。那时她们互相帮助，亲如一家。这就是当前发生的事情。

大家都将精疲力尽，虚弱不堪。没有赢家，没有输家；个个都

将半死不活。这样的战争前所未有！法国先同英国并肩作战，现在又反目为敌。真是一团糟！可整个局势的主人是俄国。德国叫罗马尼亚保持沉默，承诺不侵犯它。俄国明白它要是站德国一边，英国会被打败，反之亦然。德国和罗马尼亚都试图讨好俄国。

宗教必须走掉，神必须来。一定如此！

甘地叫英国实行非暴力。让德国占领英国，让自己任其宰割，不抵抗。他所说的，百分之百正确，可是绝对不可能且不实际！按照希特勒和甘地的观念，两人想的都没错。可这样想，两人都疯透了！都是极端分子。极端的暴力到了顶峰，就变成非暴力，反之亦然。

墨索里尼是个十足的俗人。大蒜头！他东捞西抓。希特勒是畜生，可也是人。墨索里尼只是头熊。甘地不实际，却是个很好的人。他认为什么对，就努力实践，承认弱点。世界永远不会是非暴力。它总是会超出非暴力。超出非暴力就是爱。

非暴力意味着，永远抵抗报复欲。爱无需努力。它与抵抗欲望不同。爱要求自我克制和至爱的幸福。这种努力对爱有必要，却不枯燥。非暴力不是爱所需要的自制，而是对报复欲的持续抵抗。一种努力旨在转化，另一种努力旨在压抑。不过，甘地远远高于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他是个伟人。凡是发觉自身弱点，他都会承认。

第二天，7月8日，巴巴对女子说：

为了自卫，不怀仇恨地杀敌。法国会恨英国。帮不上忙，民主有何用？所以民主或极权都不会留下。二者都得走开。要想在我们离开兰契之前让土耳其陷入混乱，只有一个办法。明天我们去焦那瀑布，后天去看马戏，之后隐居此屋，直到离开。明天，观赏瀑布将使土耳其陷落，（在马戏团）看大象骑车将使土耳其骑上野马！

7月7日晚上，巴巴派卡卡·巴瑞亚去加尔各答，把玛司特带来。7月9日卡卡费尽周折，总算把卡瑞姆巴巴带到兰契。这位玛司特已有十多年没离开过他在加尔各答的坐位。确实只有靠巴巴的内在帮助，玛司特才同意跟随卡卡（他后来说一直默念巴巴的名）。巴巴评论说：“卡卡带来这位玛司特之举所完成的工作，超过了240人誓守戒令一年所完成的工作。”

巴巴立刻发现玛司特的眼睛和表情很像一个老满德里成员卡瑞姆，因此叫他卡瑞姆巴巴。他住在恰提巴巴隔壁房间，巴巴日间及夜晚休息

前会去看望他好多次。

卡瑞姆巴巴眼睛像老虎一样明亮。他会吞下铜币，之后从大便里小心捡出来，用衣服擦擦，又吞下去。他脏极了，臭气熏天，却不许任何满德里动他的衣服或给他洗澡。一次拜度企图在他取出硬币前，清扫他的大便，一贯沉默的卡瑞姆巴巴猛吼一声，仿佛要将拜度撕碎！因此让他自个儿呆着，不受打扰。

这位玛司特的指甲又长又尖，巴巴警告大家当心，卡瑞姆巴巴要是情绪失控，会抓人的脸。巴巴甚至暗示：“当我独自同他工作时，他甚至冲我来。”

玛司特到达那天，巴巴晚上告诉女子：“今天我很高兴。有两个很高级的灵魂控制整个加尔各答：一名老妪，长得像巴巴简；一名男子，胖子（卡卡）今天带来了。（注：“胖子”是东方女子在场时，巴巴对卡卡·巴瑞亚的昵称，由于不能在美媚面前提及男性名字；同理，巴巴称拜度为苏彤的“姊妹”。）

“我上次访问加尔各答时见过两人。带过来的这名男子在一个地方坐了十年。人们给他带吃的——因为很多人信他，他则吃个精光。他不洗澡。用电线破布缠绕自己。什么也赶不动他。我让卡卡去带他过来。卡卡怎么办到的，只有他明白，可把玛司特弄进马车时，至少有 500 个人跟着他到火车站。

“明天，我会让你们看看他。我们在加尔各答见到他时，雨下得很大，可他只是躺那儿，视而不见。他一句话都不说。”

然而，在兰契同巴巴接触四天之后，卡瑞姆巴巴突然唱起歌来，这前所未闻，加尔各答没人见他高兴过。

在兰契，美赫巴巴全身投入玛司特工作，现在主要同恰提巴巴及卡瑞姆巴巴工作。偶尔，巴巴会给些暗示，他同他们的工作如何与战争相关。有一次恰提巴巴心情不佳，巴巴派克里希那去问他何故。玛司特保持沉默，经克里希那反复询问，他才回答：“你怎会理解这种大事？”

尽管拜度全心全意，努力做玛司特工作，有时头脑仍会困惑。他无法接受穆罕默德是圣人或瓦隶，认为他玩泥土或用手指在地上捣鼓（他称之为“地喜” deesh），简直是疯了。在兰契，有一次下起大雨，拜度试图劝阻穆罕默德别在地上玩，进屋避雨，保护身体。拜度对他颇为严厉，穆罕默德哭喊起来。拜度威吓穆罕默德，强行将他拉出泥浆雨水时，

巴巴碰巧路过。这次事件促使巴巴详细解释玛司特的状态，以及强迫他们的不妥：

对这些玛司特在这个新环境中的感受，你们一无所知，我们所给的一切照料——衣食——说不上是施惠，因为他们不需要；反而抵触。他们让我们有机会服务，乃是在施惠我们。否则，这对一贯自由自在按自己嗜好生活者是一种束缚。在他们做某个热衷之事时打搅他们，对他们是种折磨，因为他们甚至在脏处、玩耍泥巴污物中得到放松。

像卡瑞姆巴巴这样的玛司特，一口吞下五六个硬币，从大便拉出又吞下，就是个例子。这是他的方式。你要试图阻止，即使出于最好的动机——要他干净免污，而他给惹怒了，你也许会一生完了，因为玛司特和圣人的愤怒十分危险。

穆罕默德寻觅及盯视“地喜”的特点，这么做对他是一种放松。你认为他在玩泥巴，受雨淋日晒。出于保护他健康的最好动机，你要带他进屋。他抵抗，你就强行拉他，打断他通过所在灵性层面的更高意识，与在那个物体中所见之物的联系。会发生什么？一发现你试图阻止，他就感到受扰，不知道该到这儿还是那儿，也就是说，到他的意识通过他所看之物，把他带至的更高层面，还是离开这个浊层面的地喜，到你叫他去的地方。

这不是开玩笑。要调和这两个不同而矛盾的高低意识层面状态，对穆罕默德是一种日常折磨。如果他在这种折磨或激动中，虐待或诅咒某个打扰他享受狂喜的人，被咒者此生就会毁掉。只是因为我，他不能这么做，你才免遭他的暴怒。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要求你们对玛司特忍耐宽容，如果他们固执，决不要打搅他们，即使你们出于最好动机，想保护他们免受日晒雨淋、不洁等等，当然这也是你的职责之一。

对待他们的最佳方式是通过爱与温和劝说。要是这些不行，别的都不会管用。强制或武力会更糟，即使他们因为我而无法伤害你。这会产生反作用，使他们受苦——而这是我所不希望的。因为我知道这对他们是多大的折磨，他们是怎样地受苦。

两方面的折磨。首先，玛司特被迫离开自身环境，以及所习惯生活的自由，因而受罪。被这样禁闭也是受苦，就算我们给他们一

切别的自由，给他们最好的照料。其次，每当被打扰和拽出狂喜享受，玛司特都痛苦。他们是因为在我身边感到快乐才待下去。他们看见我并知道我——这与你们对我的体验都不同。所以说他们还算安分。否则根本不可能管理。

如果怀着爱所做的努力，对世俗凡夫生效，那么对这些陶醉于神爱的圣者，就更远为有效和重要。你喜欢他们安静宜人时的一些癖好这一面，也应同样欣赏他们坚持在某些事物中获得喜乐体验的另一面——尽管你对这些看不见也想不明。

如前所许诺，巴巴于7月9日带女子到23英里外，观赏焦那瀑布。7月10日晚，他带女子和满德里看卡勒卡马戏。但他们没法欣赏演出，因为下雨，帆布帐篷裂开漏水。在兰契的两周中，这是女子唯有的两次外出，其余时间隐居宿舍。

兰契是印度著名的休假胜地。离开美拉巴德前，巴巴敦促邓肯与其他男子在兰契彻底休息，充分享受这个月，直到8月1日新限制生效，他们就得过一年的严格戒律生活。巴巴许诺在兰契的“逍遥时光”，表示旅程更像是一次度假或娱乐，而不是严格工作。然而，男子们对跟随巴巴长途旅行所涉及的，并不抱有幻想。雨天使他们大部分时间都窝居室内，甚至无法出门散步。还有巴巴同玛司特的工作，以及一到就准备打印240份31项命令之繁重工作，让每个人的，用禅吉的话说，“旅游度假之梦烟消云散”。

美婣、妹妹玛妮、娜佳和蔻诗德已习惯隐居，可对西方女子来说，在兰契的体验却属新鲜。男子在这儿的活动更受限制，哥考提的一边有女子住，另一边是玛司特宿舍，第三面是毒蛇遍地的大山。最后，他们感觉像监禁中的囚犯！

每天晚上，巴巴会看望女子，谈论最新战报或者同玛司特的工作。有关欧洲战事，他7月11日评论说：

目前英国在海上和空中表现不错。如果法国对英宣战，将会令人震惊！英国让人人反对它。爱尔兰是另一个问题。记住我的话：让法国伤心，憎恨民主，这百分之百是美国的失败。看一看事实。上次宪法给法国带来什么？毁灭！现在所有法国人都接受德国，这意味着他们憎恨民主。

第二天晚上，7月12日，巴巴又解释：

明天，你们都写下神的七个名字，七天后能够背诵。之后你们必须从心里唱颂，“哈瑞，帕若玛特玛，安拉，阿乎若玛兹达，神，耶兹单，呼”。大家都要用心唱。我给每个人的命令必须百分之百服从。尽最大努力。尽你所能，你就会帮到我。如果充分完全，你就充分帮助我。如果服从一般，帮助就一般。要明白这点。

这一年，你们都会很少见到我。让你们这一年的生活，完全为着服从命令。如果你们不服从，对我则毫无帮助，接着又后悔难过。如果我说不能互相讲坏话，这意味着在一切情况下，都是如此。假如讲过别人一次坏话，之后觉得内疚，那就毫无意义。

因此，要时刻警觉。你们这一年的瑜伽，就是全心全意服从命令。对有些人，这将是极大牺牲，美婣也是，因为她将很少见到我。但服从我给你们的命令，将是在帮助我。至于男满德里，有些人我会派到山里，有些去乞讨。可对你们都更简单，却更困难。困难是因为我刚说过的命令。要是你们当中有一个人，按我希望的那样绝对服从，我就会满意。

巴巴改变话题，提到卡瑞姆巴巴：

发生了怎样的奇迹！这位玛司特，卡瑞姆巴巴，长达十年没离开过所在之处，人们说他不走动，却来到这里。十年中没人听他发过一言，包括他身边的人。许多基督教徒也信他，给他吃的，他们都对卡卡这么说。卡卡和我去加尔各答看他时，他不说话。在这儿头两天他也没讲话。可昨晚他放声高歌，后来开始辱骂每个人。三天来我对他的抚摸使他开了口。十年里他挺温和；现在将变得狂野不羁！十年沉默后他用乌尔都语唱的是：

“神能在密林中找到。

也能在城市里找到！”

这首歌他反复唱了一小时，接着开始咒骂！

8月1日起，你们都唱歌，簧风琴伴奏。在一年中，你们将每日一餐。一次随意吃多少都行，吃多长时间都行，半个或一个小时。六个月后，欧洲的人们将挨饿。他们会吃马，老鼠，孩子，老人。与他们相比，你们是在天堂！但你们都必须服从，即使死掉！两次茶或咖啡，早上和中午，加牛奶。对喜爱茶和咖啡的人，开始几天不会好过。可要是容易，一年牺牲生活的意义何在？连我也必须以

自己的方式作出无上牺牲。

拜亚人（印度中部一个健壮的印度教种姓）一生中每日一餐，大量的饼和豆糊！他们多强壮！这是克制。人们饥饿与禁食时，容易激动。因此要克制愤怒。把你的咖啡给伊丽莎白。印度也是咖啡和茶之乡。

英国将很难找到吃的。他们都会挨饿。会吃老鼠，蝙蝠，猫，甚至老年男女！记住我的话。美国现在发觉迟早得战斗。那将很可怕。美国不会比英法两国少受苦。

目前我唯一关注的是，使土耳其在7月19日之前卷入这场混乱。
7月14日星期天，巴巴评论玛司特：

加尔各答来的玛司特（卡瑞姆巴巴）今天一下抽了四根烟。他还唱：“我是拉贾（国王）。我是喀瓦加（大师）！”

他整天坐在一个地方，就地大小便。我用石碳酸清洗。尽管整天坐着不运动，他却没有肝脏问题，不头痛，肠胃运作正常。身体自然地得到照顾。他整天处于超意识。

今天穆罕默德让我们都大笑。他告诉夏里亚特·堪：“我女儿长大了。你要给她洗澡，穿衣，喂饭，还要教育她！”

而夏里亚特·堪回答：“噢，我有九千九百万个孩子要照顾。再多一个也没关系！”

7月15日，巴巴对半月后即将生效的限制条令再做评论：

这些命令非常重要。最难的是不背后中伤。不过，你越努力，越能帮助我。很容易说她不好。但有人不好，而感觉她不坏，这最难！每天一餐容易，可是想别人的好处才是真正帮助。

你们哪怕只有一人做到，我也会满意。批评存在于每个人的血液里，不放纵于此才是真正自制。假设你有三块面包和黄油，娜丁拿了一块吃掉。你会怎么说？你会认为她自私。可假如你把另一块也给她，并且说她很不错，那才是伟大可嘉。

总而言之，这一年的每时每刻，除睡觉时间外，你若是真诚地希望服从这些命令，就必须保持警觉。总之，这就是我所希望的。从起床开始，直到睡觉之前，你都要保持警觉。记住命令，服从之。

7月16日，听了收音机里丘吉尔的演讲，巴巴表示他很喜欢，评论道：英国将比失败更糟；它会变得无助。但之后将是个美好世界，

正如那天夜里我们在马戏团看到的：狮子、山羊和奶牛都从同一个盘子吃食，德国人、印度人和英国人也会从同一个盘子里吃饭——不是驯兽师、而是我的帮助。

希特勒在丘吉尔那里遇到对手。这次战争中还会有很多意外。两个国家今天是一伙儿，明天却打架扭作一团。希特勒想要欧洲；日本想要整个东方。在欧洲，英国不会让德国上手。可美国会打日本呢，还是让它控制亚洲？美国人会出于刺激而战。

有一次在古吉拉特，我和满德里徒步旅行，得过河床很滑的纳尔默达河。脚踩上去，会陷到膝盖处。一个叫“肥皂”的满德里陷到胸口。我让另一个满德里拉他出来。肥皂很胖，另一个人需要力气才拉动他，却反而自己陷到脖子处！我又派几个人才把他们拉上来。

墨索里尼将如此让希特勒陷进去。今天不会，但将来会。之后两人都陷进去。墨索里尼将使希特勒陷进去！墨索里尼对战争一窍不通，但不是有意的。

与此同时，帕帕·杰萨瓦拉在仰光找不到合适的房子租。于是发电报给巴巴。巴巴立刻取消访问缅甸的计划。帕帕返回加尔各答，巴巴派禅吉带着新指示去接他，要他在曼马德附近的安凯山，为巴巴找个合适地点。帕帕从加尔各答直接前往曼马德。

7月15日，巴巴从兰契给彭度发电报，要他在美拉巴德山玛司特埃舍的一个房间里，为卡瑞姆巴巴建造一个竹笼。巴巴指示大部分男满德里同玛司特一起回美拉巴德，而他在女子们、禅吉及卡卡·巴瑞亚的陪同下，于7月19日乘火车前往加尔各答。

第二天早上6点半，他们抵达加尔各答并入住大华饭店。同东方女子一起旅行，同时让她们严密切关，有时候很困难。时常必须拉下火车或巴士的窗帘，以免男子无意中往里面看。

在加尔各答，巴巴领女子参观植物园，那儿有一棵巨大的榕树，曾一度给15000名英国士兵遮阳。他们还参观了动物园，一座敬拜卡利神的印度教庙宇，一座耆那教庙，还步行穿过该城的大市场。

第二天他们在宠物市场买了一只鸟，还买了一只无尾猴，巴巴取名为“降扑”，它在巴巴走过时抓着他的袖子。降扑体臭，可很通人性，很快被人人宠爱。派诺芮娜照料猴子。他们乘火车回美拉巴德时，她只

得把它藏起，避开乘务员视线。

7月23日下午5点20分，巴巴一行乘火车离开加尔各答。半夜抵达查克拉达普尔，男满德里在此等候，会合后一起回美拉巴德。玛司特穆罕默德、夏里亚特·堪和卡瑞姆巴巴与他们同行，满德里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劝玛司特上火车。实际上，少了恰提巴巴，因为他断然拒绝上车，邓肯、萨瓦克和拜度在两天后才把他带回。

美拉巴德再闭关

1940年7月25日，上午10点半，巴巴回到美拉巴德，立刻投入玛司特工作。山上竹笼房间准备好了，卡瑞姆巴巴已住进去。恰提巴巴，穆罕默德和夏里亚特·堪住在山上玛司特埃舍各自的房间。余下的疯人及玛司特，在巴巴离开期间一直住家属宿舍。

一返回，巴巴就告诉女子：

我明天给你们命令。我知道你们会全部遵守，除了不批评和说别人坏话这项！这条命令你们服从不了。过去几天我一直观察你们。你们不服从我倒不在意，不过如果你们能做到，就会帮助我。做不到，就帮助不了。唯一的希望——仅有百分之一，是从8月1日起你们也许会尽最大努力。人人争斗，就这项命令而言，都没希望！尽力克服之。你们的争斗都很幼稚，无意义。倘若努力你们就能控制，而努力意味着想念我。我每周一次来看你们几小时，若以后我去附近山里，仍然会每周来一次。

访问的第一个小时，我会在这个屋子里见东方女子，这样美婼也能见我。之后我会把你们全叫来，和你们聊几个小时。每人都有一项任务，必须全心全意去做。不生气，你则是石头。生气却控制不了，你就是动物。生气却能控制，你就是天使、圣人！与自己的天性和习惯对着干，会有帮助。不生气帮助不了。切莫表现出来！无能则无帮助。

想念我，这些命令对你们就容易。瑜伽即控制，这比砍胳膊挖眼睛还难！当基督说把你另一边脸给人打时，就是指控制。可世人却以为，被打耳光却不激动，要么是懦夫要么不知羞耻。纯粹而公正的批评不伤人，是好事，可相当罕见。至于说别人坏话，我指的是你的批评伤人时；你因为生气，激动地批评时，就会伤人。你怀着爱和善意批评时，怎么会伤人？

乔达摩佛给其圈子成员12项规定，第一项是提防看女子。他是不让弟子冒一丝迷恋色欲的风险，甚至连看女子都要避免。他

明白这会给弟子造成一个弱点——女子在场时总是紧张——但佛陀知道这个弱点要胜于冒险。

不伤人的评论或批评都好。可以玩耍说笑，但不要伤人和顶嘴。不带憎恨或敌意，友爱地指出别人的缺点是可以的。甚至怀着爱争辩也行。尽最大努力帮助我，你若按我的愿望行事，就能做到这一点。要放弃伤人的老习惯。努力战胜淫欲、愤怒和贪婪。控制就是不做自己习惯做的事。

由于我的工作建立在我自身的最大牺牲之上，它会使你更容易服从命令，为我牺牲。若失败一次，别放弃，再努力。若成功一次，你对我会有很大帮助。假如你失败九次成功一次，那也有帮助。一个人感到体热，发烧、饥饿或生病，就烦躁不安。你要是牙疼，就会比平常更容易激动。与牙疼相比，淫欲、愤怒和贪婪是最可怕的疾病。努力让自己从中解脱。

灵性上不存在妥协的问题。每一个欲望都要百分之百铲除。要么“是”，要么“不”！

第二天，巴巴对男满德里解释：

这些命令要严格认真遵守。这对我的工作会有极大帮助，也就是这个关键时期人类的灵性再生。它要求无上的自我牺牲，在该牺牲中，我希望所有的亲爱者尽己所能参与。这些命令不可轻率对待，而应被视作当今这个时代所需要的最大诫律。每个人必须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每份努力都重要。

当天稍后，对女子们解释战争时，巴巴说：

这场战争是一部大戏。有男英雄、女英雄、坏蛋，都在剧中扮演角色。在神戏中希特勒扮演坏蛋，那不是他的过错。他角色演得不错，这很好。我喜欢坏蛋，英雄，天使，恶魔——凡是完美扮演其角色者！

接着巴巴给女子们各自的任务和遵守一年的命令。指示娜丁·托尔斯基、艾琳·比罗、曼萨丽和卡曼玛西在此期间保持沉默。

曼马德十英里外的安凯山，是睿希（圣哲）阿伽萨提亚·穆尼（Agsatya·Muni）修过苦行之地。乌帕斯尼·马哈拉吉也曾在此闭关。巴巴透露此地灵性气氛浓厚。

帕帕杰萨瓦拉和卡卡巴瑞亚曾被派往安凯。他们考查过一些山洞后，

于7月28日星期天，返回美拉巴德。7月30日，巴巴派五人小组——帕帕·杰萨瓦拉、古斯塔吉、普利得、巴巴南达与萨瓦克——到安凯山的洞穴里闭关一年，与巴巴在美拉巴德的闭关遥相呼应。古斯塔吉已经在保持沉默，巴巴指示普利得、巴巴南达和萨瓦克也保持沉默，让帕帕做他们的代言人，让大家都服从帕帕。巴巴要帕帕好好照顾其他人，在他们出发前，巴巴郑重鼓励帕帕：“你在山上的苦修将给你带来灵性进步。”

斯瓦米·巴巴南达，到拉姆斯瓦兰和本特尔布尔朝圣之后，在班加罗尔居住，之后又伴随满德里回美拉巴德。帕椎、纳罗吉、莫里·卡勒、大阿迪、伽尼医生、达图·美恒达格和希度留守班加罗尔，因为拜拉曼伽拉的工作进展缓慢。卡卡·巴瑞亚和禅吉在孟买以美赫巴巴的名义分发资料。查干负责美拉巴德疯人埃舍，同妻子儿女住在阿冉岗家属宿舍。拜度负责山上的玛司特埃舍。彭度，赛勒，霍米，邓肯，尼鲁，马萨吉，卡库，卡里玛玛和兄弟安那·卡里，均居住在下美拉巴德。马萨吉、卡里玛玛和安那·卡里受令从8月1日起保持沉默。

1940年8月1日星期四，下午4点，巴巴在美拉巴德山上玛司特埃舍进入闭关。他全天禁食，只饮水。之后，每日仅吃一餐，如同他指示一些爱者所做。任何人（包括满德里）都不得见他，除了韦希奴带信件、电报和消息来。自从通讯停止，每天仅有五六封信。因此韦希奴每天只在早上见一次巴巴，除非接到电报他才回来。有时在班加罗尔的大阿迪致信巴巴，可巴巴不启封。会问：“阿迪知道通讯已停，干嘛还写信？”

除了韦希奴，巴巴闭关期间唯一能幸运见到他的另一位，是22岁的年轻佣人卡希亚·S·堪姆布，每天早晨8点半给巴巴送《印度时报》。不过，巴巴总是特意向韦希奴询问美拉巴德每位男女满德里的健康、工作、职责及活动。

克里希那给巴巴送茶、食物和水，可这些时候见不到巴巴。巴巴基本上与外界隔离，全神贯注于对玛司特的闭关工作。

克里希那被告知在以下时间“进入”——指进入玛司特埃舍：

早晨5点至6点——安排巴巴的洗浴洗漱。

早晨7点——五分钟内送茶并取走换洗衣服。

上午7点半至9点半——拿走茶具，清洁巴巴的厕所，打扫巴巴的房间，安排恰提巴巴的洗浴和早茶。送来巴巴的饮用水，取走用过的盘子。打扫巴巴的房间。

下午2点——五分钟内送来巴巴的午餐。

下午4点至5点——整理巴巴的寝具，取走餐具。安排恰提巴巴吃饭。

下午6点——十分钟内送来巴巴的茶和洗好的衣服。

下午6点半——15分钟内取走茶具，清洁巴巴的厕所，点灯。

巴巴不呆在一个房间里，而是在玛司特埃舍院子到处走动，给四名玛司特洗澡，对恰提巴巴闭关工作。每次克里希那进院子，巴巴就隐蔽起来，以免被看见。

进入闭关前，巴巴将女子分成三个组。一组成员不可同另一组成员讲话。吉蒂·戴维在中间传递信息。宿舍上层为各组隔成小间。巴巴每个星期四下午1点半至8点访问女子宿舍一次。在这次闭关期间，他要女子们每天早晨唱颂七个神名。还命令她们每天从凌晨4点半至7点，上午9点至下午3点，以及晚上8点以后保持沉默，因为在这些时间，巴巴专注于玛司特工作，不容许外界最轻微的噪音。

8月8日，巴巴来看望女子，对她们谈到卡瑞姆巴巴：

这位新从加尔各答来的是个罕见类型。他所处的状态曾是罗摩克里希那和辨喜向往的。他什么也不要，甚至水。你给他什么，他就吃什么。我们在他面前放了200根香烟，他全抽光，一次四支，连烟头也吞下！与众不同。接着他又去睡觉。他不是坐，就是睡。我出于工作目的，要让他保持清醒时，就在他面前放上香烟，他就抽个不停。接着又去睡觉，当然这不是普通睡眠，而是超意识状态。

我在他前面放了50颗嚼烟，他吃个精光。可他并不享受。对他全都一样。他对身体毫无意识。现在他在笼子里，我把他锁进去。你们猜猜为啥？

这个孩子发起脾气，没人能控制；那时候100个人也制伏不了他。（注：卡瑞姆巴巴在下美拉巴德巴巴的接见室住了一阵子，带他去美拉巴德山的竹笼房间时，把他用重铁链绑起来。）我发觉他稍微趋于发怒，就去安抚他。孩子就是孩子，疯子就是疯子，恶煞就是恶煞。而他这个类型是三合一。他的这种举止，背后还有个原因。世界和人类的变化及工作，是通过伟大灵魂（玛司特）进行，由至师操作的。这个圣人为什么变得粗暴？当无限能力通过浊体表现时，浊体就以相反方式作出反应，因为浊是神的反面。

我把玛司特之王，普瓦拉，送回贝尔高姆，并让这位玛司特孩子，卡瑞姆巴巴，替代他的位置。两人都是如此健康，从不感冒或咳嗽，从未消化不良，虽然他们根本不关心身体。玛司特之王和玛司特孩子从不生病，因为身体是他们的奴隶，他们不是身体的奴隶。

伊丽莎白问：“可是罗摩克里希那身患癌症？”

“所有的至师和阿瓦塔都有某种深伤。我的是在腮部。是个洞。叫做瘰。它时好时坏。”

巴巴继续谈论玛司特：

“今天，恰提巴巴不愿来洗澡。因此穆罕默德到他们前大喊：“巴巴来！来洗澡！……美赫巴巴站着呢。美赫巴巴腿疼了！……来巴巴，来！”那时恰提巴巴才过来。我一天给他洗两次澡。每次用近 50 壶水。洗完澡他又往自己身上撒土。”

关于战争巴巴说：

现在，每周四我来时，除了战争，无话不谈。不久它将蔓延孟买和阿美纳伽。全世界的人们都悲哀、疯狂，不久它会变得极其糟糕。所以，你们必须像这周一样服从命令，但要比以往更全心全意，心甘情愿。这样做，不仅因为我命令你们，而且因为你们乐意服从！

接着巴巴对女子谈起在安凯山闭关的五个男子：

“他们的考验严峻。其中四人保持静默，唯一可说话的是‘手枪’帕帕。他管制极其严厉，都快把他们逼疯了。他早晨 4 点起床，叫醒他们以便陪伴他。每周要从曼马德送来供给。那里没有水井或像样的庇护。他手下四个人在每周一次的报告中写道：‘我们宁愿沉默到永恒，禁食到死——只要手枪不在这儿！’我回信说：‘跟手枪在一起，只需保持一年沉默。’”

一周后，8 月 15 日，巴巴回来看望女子。谈及吠檀多的一种古吉拉特语译本，巴巴对成道和玛居卜做了解释：

当一个人是真正的孩子，国王般的孩子时，意味着他已成道，因为在神性里是纯然的孩提。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说：“你除非变得像孩子，否则就无法进入天国。”

对于这样一个孩子，整个宇宙都如同玩具。整个无限生命是这个孩子游戏的乐园。

玛居卜是波斯语，表示“被神圣地征服”。一个人被淹没，完

全沉浸。我们看到玛居卜吃、喝、睡等等，可他们自己并不知道——实实在在地不知。他们对身体毫无意识。比如，一个人在睡中说话、唱歌、或哭泣，别人听到，他自己却毫无觉察。所以说这些玛司特从不生病。

在10亿人当中，只有10万人行道。在这10万人当中，只有10个成为玛居卜，这10个当中，只有一个作为至师下降。

今天我讲了很多。我不会每次都这样。我不喜欢这样。在玛司特埃舍我不讲话；只工作。

我要你们每天下午2点，把“战士”（一只宠物狗）送到玛司特埃舍，坚持做一周。守夜人报告说，每天凌晨3点都看到有两只狼在院外游荡，所以要照管好鸡鸭。

对卡瑞姆巴巴密集工作几周后，巴巴结束了同他的工作，于8月16日派卡卡·巴瑞亚送他回加尔各答。接着卡卡去坦焦尔及别处寻找玛司特。之后巴巴住入特意为这个“老虎玛司特”建造的竹笼房间。

1940年8月，巴巴派马萨吉去本特尔布尔，把一名叫卡比尔的玛司特带到美拉巴德。卡比尔相貌狰狞，几乎赤裸，很脏，头发蓬乱，令人难忘；大嘴里有两排黄牙，如噬人兽般咆哮大笑。他出没本特尔布尔的火葬场，据说他在残骸骨灰中打滚。巴巴给这个狂野的玛司特洗澡剃须，他在美拉巴德呆了一天后，被送回老地方。

与此同时在安凯山，萨瓦克、古斯塔吉、普利得和巴巴南达正面临意料不到的艰难。帕帕·杰萨瓦拉凌晨4点给他们早茶，早上7点午餐，上午10点下午茶，下午2点晚饭！所有人都得服从这个荒唐制度，谁都不许延误。他们不能说不或抗议，因为得保持沉默，按巴巴的命令必须完全服从帕帕。

这对他们成了双重苦行，境地悲惨，以至于谁要是7点钟（规定的午饭时间）想去方便一下，帕帕都不容许哪怕一分钟的延误，拒绝批准他们离开。

8月22日，巴巴看望女子时，对她们谈起安凯小组。他讲话前，一位女子称他显得容光焕发。巴巴回答说：

可是，昨夜对我来说是个糟糕之夜。在山上的人却在经历美好时光——天冷雾浓，却有灵性气氛。这座山是印度教圣地，正值朝圣月份。数千人前往。有著名印度教圣人阿伽萨提亚·穆尼的墓地。

四个满德里就住那儿的山洞里。在高地上走动。五个人里面，只有“手枪”一个人可以说话。你们可以想象，他不明白他们的手势时，会怎样叫他们统统下地狱！

早上7点他就把饭弄好。凌晨4点叫醒他们；要是他们不起床，他就弄出惊天动地的声响，让他们不得不起床。即使在这里，他也常常凌晨2点半起床，叫醒大家。某种意义上这是好的——这是纪律，是他的天性。他无论去哪里，七天前就把行李打好！

诺芮娜说：“不过帕帕是有点刺人。”

“好了，我们不要批评！”巴巴拼出，微笑着提及给她们的命令。已近下午3点45分，巴巴说：

4点钟之前我们来谈谈战争。丘吉尔将作为英国最伟大的首相载入史册。美国正慢慢卷入。有一点是肯定的。印度将受苦最大——内在的和外在的。我们将陷入战争。炸弹会掉在诺芮娜脚上！

这次战争有四个阶段。第一段已过去。第二段即将开始，会很糟。第三段将非常糟糕。全世界将一片战火。第四段是终结。三个阶段总共一年——每段四个月。

好与坏的区别极其微妙。对一个人好的，对别人则是坏的。希特勒确实认为他在做好事，但他的“好”对别人却是“坏”！

不要因为我显得愉快健康，就认为这一切很轻松。我感到非常健康，却又很低沉。昨晚糟透了。

接着巴巴评论静心和念他的名：

爱在静心的最后阶段到来。使人接近那个阶段的，是对至爱的渴望。早上你们念诵七个神名。当我说“从心里念”，是指你们首先必须感到自己在持神名。

其次，你们必须心中铭记，所有这些名字皆“一”。你们的念诵振动会有帮助。这些名字是我特意挑选和排列的，若是带着感情去念，它们就会振动和帮助。我打算让玛司特唱颂。他们帮助更大，因为他们的心不是工作太快、就是太慢，以至似乎停止。

巴巴讲了一件静心事：

我有个跟随者叫肥皂。静心时他会睡着，却保持静心姿势。每当有人摇醒他，他会声称自己在深静心！可有一天他被我逮住，只好承认是在睡觉。

因此，静心时别像肥皂那样睡着，而要真诚唱颂神名。

巴巴叫韦希奴捎口信给邓肯，要他去安凯山查看满德里的情况。问他们愿意继续呆在安凯山，还是回美拉巴德。8月26日邓肯过去，当晚带着令人振奋的消息返回。帕帕·杰萨瓦拉告诉邓肯，大家都很快快乐，他们对他们照顾得很好，他们当然愿意继续呆在山上，直到巴巴本人召他们回去。而可怜的萨瓦克、古斯塔吉、普利得和巴巴南达因为沉默，无法告诉邓肯实情。

8月26日帕椎来美拉巴德，可巴巴没见他。

每天，克里希那都会把巴巴的饭菜送到他的竹笼房间，放在地板上，不见巴巴就离开。巴巴的房间前面挂着一只铃铛。吃完，巴巴走进竹笼，拉绳摇铃，克里希那就过来拿走空盘。克里希那在外面拴了一根连着铃铛的绳子。比如他早晨8点拉两次铃，巴巴就知道韦希奴来了，就退入里面。如此持续了六七天，直到发生下述事件。一天下午，克里希那正坐在院门外，通常坐的位置上，听到铃响。克里希那讲述了当时的情形：

“我纳闷为何巴巴会在下午叫我，因为这不是他喝茶时间。我进了院门。一打开门，我看见巴巴就站在面前。比一百个太阳还要强烈的耀眼光芒，从他身上放射出。我被这光辉压倒，晕厥过去。右手抓住一边门柱支撑自己，失去知觉。”

巴巴冲向克里希那，抓住他的左臂。他用劲扯肌肉，以致把它撕成两半。剧痛使克里希那恢复知觉。“你为什么进来？”巴巴生气地质问，“你想烧掉？你想找死？你想失明？你为什么进来？谁叫你的？”

克里希那泣不成声。过了几分钟，他回答说：“巴巴，铃响了。”

“谁打的铃？”

“我不知道，”克里希那回复，“我是无辜的，巴巴。”

巴巴进屋。克里希那瘫在院子门口，动弹不得。不到五分钟巴巴又走出来。他在微笑。抚摸着克里希那的脸。“别担心，”他说，“我饶恕你。事情已经发生。”克里希那站起来，尼鲁被叫来给他疗伤。肌肉从未完全痊愈。这对克里希那是他那天在美拉巴德山见证的终身提示。

8月29日星期四，巴巴看望女子时评论：“在这段时期和我在一起，需要过去的无量善业。”并叫女子不要再送狗“战士”过去了，因为他要把疯人和别的玛司特从家属宿舍转移到山上。

巴巴幽默地谈到穆罕默德，“穆罕默德的假想妻子明天要来。他问

起她是否要来，我们说，‘是啊，可她禁食了一个月，身体虚弱。你若愿意，我们可以用担架抬她过来。’他说，‘不，不，把她留下，让她多吃黄油，她好了胖了，再把她带来。’就这样又拖延下来。”大家都为之开怀大笑。

夜里卡卡·巴瑞亚带一名玛司特从孟买回来。巴巴说他是孟买的三位真正玛司特之一。巴巴为他洗澡，可第二天就送他回去，因为美拉巴德场地有限。查干也会带疯人及玛司特过来，由巴巴给他们洗澡，其中几个留住美拉巴德。满德里当中，只有卡卡、查干和韦希奴见到巴巴。不过，巴巴召帕椎和莫里从班加罗尔来，给他们一些指示。

9月份，巴巴从闭关每周两次来看望女满德里，周日和周四。9月1日星期天，下午1点他到她们宿舍，说，“战争已进入第二阶段。”

彭度曾通过韦希奴得到指示，在玛司特埃舍院子里，建另一间浴室，为巴巴个人使用，因为巴巴要把疯人们搬到山上。巴巴在围着铁丝网的产科医院院子里，对玛司特工作，可只要彭度在附近，巴巴就不能露面。所以他指示彭度只在他看望女子那两天工作。

9月2日，一直住在阿冉岗家属宿舍的疯人及几位玛司特，被转移到玛司特埃舍。巴巴表示在送他们走之前，要对他们工作一个月。这似乎再次与战事巧合，因为从8月底到9月第一周，伦敦被德国人猛烈轰炸。不列颠战役如火如荼。

女子们主要是照料仍然留在美拉巴德山上“宠物园”里的所有动物。诺芮娜右脚韧带扭伤，暂时在楼上卧床休养。猴子拉吉（幸运）由她负责，放在蚊帐下面。巴巴会来看猴子，抱着抚摩他，猴子则吻巴巴的颈部。

对女子们，拉吉根本不是幸运，而是个大捣蛋鬼。他会挣脱诺芮娜蚊帐下的笼子，胡乱涂抹，乱扔东西，在巴巴要求安静时制造噪音，总之是个大乱子。曼萨丽的任务是每月把《美赫巴巴期刊》的内容译成古吉拉特语。拉吉大搞破坏，抓着墨水瓶、纸和笔就逃窜。这让曼萨丽发火，可她在静默，没法如愿大叫“抓住他！”

拉吉本应由伊丽莎白和诺芮娜看管，人人都向她们发牢骚。9月5日星期四，巴巴来，曼萨丽恼火地向他控诉拉吉。巴巴回答说：

曼萨丽一激就怒，不能自控，因为她不够坚强。而你们都帮不了她，因为你们也软弱。我希望你们互相帮助。不希望你们为一只猴子违反我的命令。我越要你们服从，你们就越少服从。你们服从越少帮助就越少，因为你们无助！除非且直到你们严格监督自己，

否则你们就无法服从命令。这是不可能的！所以要努力！

有人问哈菲兹灵性是什么，他以诗作答：

除非你跟低我对着干，

否则就不能同高我结合。

那么何为低我？使你自感渺小，那个使你觉得不满意不快乐，使别人轻视你的东西。

因此，跟低我对着干的意思是，把它朝完全相反的方向转化。成为那个使你显得伟大，使别人觉得你伟大的东西。保持愉快知足，幸福满意。当你不悦、不快或生气难过时，那是你的低我在坚持自己。

人们总是将其不满和痛苦怪罪他人。可事实上，一个人痛苦是自己的错。曼萨丽变得激动，生气痛苦，就把一切都怪罪伊丽莎白、诺芮娜和拉吉。她若是超越了低我，就会泰然处之，忍耐，不为所动。你坚强，就没什么会使你烦恼。你努力，就一定能够做到。

我要的不是压抑，我要的是转化。我从未说过你不能生气。不要搞混了。事情发生时你一定会生气。但应当立刻把它逐出头脑。你若是不饿，禁食就毫无意义。

以前我给你们讲过这个故事。先知穆罕默德一次告诫大弟子阿里，“你要想认识我，就要尽力控制愤怒，将它转化成爱。”

就在第二天，有人向阿里挑战。阿里打赢了。把那人打倒，坐在他胸口上。那人朝阿里的脸吐唾沫（对穆斯林最大的侮辱），阿里大怒，举起匕首要杀他。可这时他想起穆罕默德说过的话，反而吻了他，让他走了。假如他没有发怒，就没有控制自己的机会。

这不是说你们生气时就应该不停地相互亲吻！

诺芮娜说了句自我辩护的话，巴巴回复，“意大利人控制不了脾气。”接着谈及其它人种的特点，说：

孟加拉人就像意大利人，也控制不了怒气。他们是印度的诅咒。全都是无政府主义者。德国人残暴野蛮，而意大利人为了自利却扮演着很卑劣的角色。

旁遮普人很好。他们会怒火中烧，却冷静自控。两个极端都不好——无动于衷者和一触即发者。了不起的是那些虽激动却不发火者。我最喜欢旁遮普人这点。一激动就表现，是世上最容易之事。控制愤怒，才是伟大。

如果娜迪亚(娜丁·托尔斯泰)的猫吃了鸟,娜迪亚不会对猫生气。可伊丽莎白要是看到猫吃鸟,就会处罚猫,娜迪亚则会对伊丽莎白生气。

别做意大利人,也别做爱斯基摩人,要做旁遮普人!

返回玛司特埃舍之前,巴巴同女子一起去看拉吉和其它宠物。拉吉无法无天,乱涂牙膏,所以巴巴用棍子揍了它。最后他们在浴室抓住这只无赖猴子。巴巴不开心,说,“拉吉若是死掉,就会解脱。我的两只宠物——恰姆和拉吉——都得整天拴起来。(注:恰姆是一头凶猛的看门犬,必须拴住;拉吉极为淘气,不拴住就会惹麻烦。)

巴巴改变了女子每日唱颂七个神名的时间,从凌晨5点半至6点改为傍晚5点半至6点。娜佳当时身体不适,巴巴说:“假如娜佳死了,我会把她葬诺妮旁边。”

9月8日,星期天下午,巴巴看望女子时,解释了世界形势:

如今政治意味着:混乱不堪,肮脏不洁!印度各邦的统治者王公王妃,都过着可耻的生活。但英国政府忽略不管,叫他们去管治,因为地方王公都站在英国一边。迈索尔的加冕礼是场闹剧,让印度国大党憎恨。

印度内外都极其糟糕。你们不久就会看到。穆斯林接受英国总督的提议,国大党却拒绝。如果国大党宣布非暴力抵抗,就是与穆斯林和英国对着干。

有些人喜欢甘地,有些人不喜欢。不过,他乃唯一诚实之人,虽然在一些事情上软弱。世界的真正大难尚未开始。他们知道自己无知时,才会知道!现在他们只是口称知道。当印度得到自己的一份世界灾难时——基于任何国家——那时才是动真格!

巴巴改变话题,解释了静心:

能静心者应静心。不能者应念半小时我的名。你们必须每天都要静心,不过我看望你们的那天没关系。

静心对有些人适合,对另一些人不适合;极少数人享受。静心的意义是进入你内在,你的内里。对那些爱神者,爱将把他们带入内里。

在一些埃舍,马杜赖和旁第切利,实际上设有静心课程。但静心从未让一个人与神合一!哈菲兹对苏非徒说过,

如果你心血来潮，要与神结合，
那就在与他合一者足前
变为尘土！

静心给一些幸运者带来安宁和一些内在启示。阿罗宾多在书中写道：“我努力通过静心达到那种状态。”通过静心获得觉照，并非小事。静心的意思是深入到自己内里。是以神圣的方式自我催眠——来失去你自己。静心旨在忘掉小我，除了真我别无所思。（注：阿罗宾多是位大瑜伽士，他以大量著作，促进东方宗教思想在欧美的传播。因在英国接受过大学教育，他也受到西方人文哲学的影响。）

阿罗宾多在第六层面，不是通过瓦隶-玛司特状态，而是通过静心。恰提巴巴从不静心，却日夜见神。虽然两者都在第六层面，他们之间却有着巨大差别。爱带来持久，静心带来三昧。与神合一后，是彻底的永久，无论你是否降到浊意识。如果下降，你就带着神一同来！

阿罗宾多对见神与神本身之间的“深谷”描述得很美。他说：“我们在这边呼叫：‘神啊，我们看见您，却到不了您那里！那至少您来我们这边吧！’”

神回答：“我一直来临，作为罗摩、奎师那、佛陀等等。”

苏非徒根本不在乎静心；他们爱！

静心是好的。你如果爱并且静心，这没有害处。你如果爱而不静心，也没有害处。但不要像吃了奎宁药那样去静心！也就是不管怎样都得做、要熬过去的事。你如果对静心感兴趣，就应该喜悦地做。你如果不喜欢静心，那你就必须持我的名；如果你爱我，持我的名应该给你带来喜悦。随时随地随意做。

提到外面的干扰及噪音，巴巴说：

即使在喜马拉雅山，你也不会有绝对安静！不过九月之后，你们可以在（我的）墓地附近静心。三昧是一种近处开枪也听不到的状态！静心的缺陷是任何声音都会干扰它。爱就没有这种障碍。在此，爱者融入对至爱的思念。他不静心，只是爱。无论噪音还是阻碍都搅扰不了他。

下午5点半至6点，女子们在房间里，对巴巴唱颂七个神名。巴巴说，“每天在这里唱。”接着要她们讲有趣的故事给他听，她们一直讲

到他晚上 8 点 15 分离去。

与此同时，在安凯山洞的四名“手枪的囚徒”，在帕帕·杰萨瓦拉的奇怪日程安排下吃尽苦头。古斯塔吉实在受够了帕帕的制度；他让萨瓦克代他写了一封诉状：

亲爱的巴巴，

我跟随过赛巴巴；我跟随过乌帕斯尼·马哈拉吉；我跟随过巴巴简；现在我跟随您，美赫巴巴。但我从来没有遇到过像帕帕这样的‘大师’！这里的情况已经到了如此地步——要么我离开，要么‘大师’走。您要想把我们从这个悲惨境地救出来，唯一的方法是让我们摆脱手枪的魔掌！

——古斯塔吉

信由韦希奴交给闭关中的巴巴，这让巴巴大乐。他指示韦希奴叫五人从安凯山返回。他们 9 月 10 日回到美拉巴德，住在空出的家属宿舍。继续静默、闭关和禁食。帕帕也受令静默，不再与四个人有联系——这让他们如释重负。

巴巴继续在美拉巴德山对疯人和玛司特工作，直到 1940 年 9 月 15 日星期天，除了恰提巴巴、穆罕默德和夏里亚特·堪之外，他让其他人都返回各自原地，由保持沉默的马萨吉和卡里玛玛护送。巴巴继续对余下的三位玛司特工作。

这天意义重大，恰巧是不列颠战役的结束，希特勒战争中的首场大败。德国人摧毁了法国、比利时及荷兰的陆军空军，德军已准备入侵英国。9 月 15 日是英国皇家空军与纳粹德国空军之间一系列空战的最关键高潮。它被称作不列颠战役，被视为大战中最具决定性战役之一，摧毁了希特勒征服英国的野心。

9 月 19 日星期四下午，巴巴和女子会面时，听人读音乐书，评论道：

音乐中有 132 个音调。由专业音乐家或乐师唱的美妙无比。不过他们极为罕见。德里有一位盲歌手，如今已去世，他的表演相当高超。

神是无限那得 (Naad)。卡比尔称之为安哈那得 (AnhadNaad)，即无量音。在每个精层面和心层面，均有七个音律。这样，共 43 个音律，42 个在六个层面，一个属于神的音律。即使浊层面最精美的真实声音，也只是那个声音的第七个影子，它属于神，即基督、琐罗亚斯德和

卡比尔所说的“神言”。能够降雨、闪电且催人泪下的最佳歌手的声音，仅仅是神音的第七个影子。

若是听见第六个影子的音律，人就会彻底忘记宇宙。这发生在第一层面。行道者要是一直聆听第一层面持续不断的那个音调，就无法前进。在第二层面，行道者听到永恒音的第五个影子，就不吃不睡。第二层面远比前一个更强烈。它被称为那得，意思是音律。

对上述例子不要生搬硬套。它怎么能够描述？印度教徒把神言称为“噢姆”。你若闭上嘴巴，就说不出货，可你能够发出“噢姆…姆…姆”——神音的第七个影子。

神是无量音、无量光和无量爱。在第一层面，他们用精耳听；在第五及第六层面，用心耳听；在第七层面，他们成为神音。

你们怎能领会？不可能。你们怎能理解：神是音而且你成为该音？

巴巴笑了，忧伤地摇摇头，接着说：

什么是爱？你们即使爱，也很难下定义。可想而知，要定义无限爱，是多么不可能。吠檀多说，太阳与炽热星体仅仅是那个光——也就是神——的第七个影子。影子本身是零。所以，该影子的第七个影子意味着连零都算不上。

神音不是我们讲话时用的声音。把神想象成这个声音——他们为了描述才称之为声音。吠檀多教徒无法解释它。苏非徒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不用影子而用“面纱”。他们这样描述：说“你是神”。看镜子。你在镜子里首先看见的，是第六层面（第一个反映）。接着，你在镜中看见面纱后的反映，这是第五层面（第二个反映）。在第一个面纱后，另一个面纱后面的反映，是第四层面（第三个反映），依此类推；一层接一层面纱，直到第七层。这就是“七层面纱”。

巴巴继续从字母板上拼出：

再举一个例子：我们说，意识就是神。你，伊丽莎白，意识到把吉皮抱在腿上。接着你想象腿上是一只老虎。这个想象是意识的第一个影子。接着是这个影子的影子，第六层面，等等。

另一个例子：在印度，人们用手制造铃，不用机器。首先，他们做一个泥铃，然后把融化的金属浇上面，做成一个金属铃。完工之后移开泥铃。这样，泥铃是真铃的第一个影子。虽是真铃的精确

复制品，它只是泥的，不会响。所以，如果真铃与第一个影子（泥铃）之间的差别就如此之大，那第七个影子又会怎样？什么也不是！

在第一个影子里没有金属，只有泥土，那么他们在第七个影子里还会找到什么？我比世上任何人解释得都更清楚；但我用文字还是说不清！

一次，有个从未头痛过的人去看医生，问：“头痛是啥？”医生知道，因为他体验过。他比手划脚解释了半天，可那人还是一头雾水。最后，医生在绝望中抓起一块石头，正好砸在他的头上。那人马上知道头痛是什么，他的问题以此实际方式得到答复，于是走了。

对于影子，我能在一瞬间给你们体验，却无法用言语向你们说明。

我说过这个世界是神的第七个影子。神若不存在，这世界就不会存在。但神音不是响声。甚至在第三层面，都没有响声。在第一层面有精声——非常非常微弱。在第二层面，声音更“淹没人”，你淹没其中。那个作为神的音，那个音的影子，在第三层面极其强烈。苏非徒称它“令人耳聋”。

娜丁·托尔斯泰不明白，问：“神音的影子在每个层面逐渐变得微弱吗？”

巴巴回答：

你不能说，神乃无限，却在每个层面变得越来越有限。无限不会有限。你若说神音变得更微弱，也不对。神音不会变微弱。

就像铃铛的例子。比如说，第一个铃是金制的，它的第一个影子是铁铃；第二个影子是泥铃；第三个影子是纸铃，以此类推。形状都相同，但金铃和纸铃相当不同。所以在纸铃的情况中，你不能说金铃变微弱了。

由于巴巴继续在山上玛司特埃舍严密闭关工作，美拉巴德的气氛更凝重。他仍在周四及周日，每周两次看望女子。

这个期间，巴巴把有人曾为他画的一副肖像交给拉诺·盖利，让她在合板上原画上面为他画像。拉诺画的巴巴坐着，身穿白袍，长发披肩。她给作品取名为“阿瓦塔”。（注：拉诺的画作如今保存在美拉巴德。）

9月22日星期天，巴巴问女子们：“是谁说的‘除非你失去自己，否则就找不到自己’？”

伊丽莎白回答：“基督。”

“它是什么意思？”巴巴问。

一女子回答：“要征服欲望。”

另一个回答：“要消灭低我。”

伊丽莎白答道：“引用圣人的话：‘愿您的旨意成全，而非我的。’”

巴巴点头赞许，说伊丽莎白所言最接近整个真理。他详细阐述：

这意味着三件事合一：第一，爱神爱得忘记你自己；第二，为灵魂牺牲你的肉欲；第三，彻底臣服于神的旨意。

你爱得深时，就忘记自己。如何实践？对其他事物如男人、女人、猫、狗等等的爱，是自动来的。这不是恩典，而是自发；是自然的。神爱来自于练习，逐渐到某一点。但神爱主要是一种馈赠。要爱巴巴，你需要想巴巴。想巴巴，你就不会想自己。越多想巴巴，你就越少想自己。因此，要爱神爱得忘记你自己，意味着你要想神想得不再想自己！通过不断想念，你变成你深想之物。心使人变成人深想之物。

你若是所有时间都想着巴巴，就不会想自己。你若是不想我，就不会感动。拉诺只是想起诺妮时，才会觉得难过。她不想母亲时，就没有感情。

又一所静心学校在普纳开张，叫母亲屋。这些静心课程不传授爱。静心创造宁静，而非爱。持续强烈的思想带来爱。静心中，你试图止息思想。止息给予宁静。但要爱，你就必须想至爱！如果你的心静止，你的至爱也不复存在。这样，没有至爱，哪会有爱？

这个区别非常重要。你静心时，努力忘掉一切，甚至你自己。在爱中，你忘记一切和自己，可你记着至爱！在真正和完美的静心中——这很罕见，你忘记身体、自己及其它一切。在爱中你也忘记自己、身体及一切，但你记着至爱！在静心中，至爱不存在。这就是为什么说在静心中，你最多只能达到三昧——忘记一切并获得平静。但绝不会成道！这只有通过爱才能获得。

巴巴最后说：“你们有谁阅读过圣人阿罗宾多？”

话题转到当前的战争，巴巴对印度目前的政治形势评论道：

1810年达达波伊·纳罗吉创立国大党。过去20年甘地成为领袖。十九年前发生乔里乔拉村民暴乱。甘地认为你要是一边脸被打，应给出另一边。他认为那样会终止争斗。可那是非暴力和非意义！

大会党（印度教一个保守政党）说，你们应该遵从《薄伽梵歌》，

照奎师那说的做——要防卫，但不带仇恨。那是不实际的。因为德国人的仇恨太深，所有防卫者的反应也必定是仇恨！

大会党所提倡的奎师那教导，甘地所提倡的基督教导，对这场战争都不实际。小国家是怎么做的？他们没有抵抗，被吞下去！现在他们比那些抵抗者更痛恨。

所以现在将有一个新的、第三条世界和平道路。首先是世界大战，之后是世界和平。

印度害怕遭空袭，加尔各答的办公时间缩短。孟买政府考虑搬到普纳去。如果埃及陷落，印度也一定会被轰炸。

所以，我们应当到某个港口居住。锡兰（斯里兰卡）或勒德纳吉里，距离萨卡尔帕50英里，是印度最美的地区之一，有美丽的高山及海滨。比卡沃还大。

我们将去这些港口之一。我希望你们都被轰炸！

针对一个女子对战争的评论，巴巴答复：

这有什么不好？这场战争在教育人们要勇敢，要能够受苦，牺牲。假如一枚炸弹掉这儿，两秒钟之内芭古（一名女仆）就会在阿冉岗。（女子们笑了。）芭古说她和我在一起就不怕。

接着巴巴讲了有关穆罕默德玛司特的趣事：

前天，穆罕默德哭喊道：“大大，我从没想到您对我撒谎！您告诉我，我妻子来了，她在哪儿？”他这次哭，不是因为他妻子没来，而是因为我对他撒谎！

接着我们安排一个老妇过来，手里抱着个小孩，眼睛上打着绷带，我们教她对他说，“我好了就来，现在你看得见，我病了。”她被带到穆罕默德那里，一见到她，他说，“哦，你老了”，她演的很出色。

穆罕默德开心了，因为我履行了诺言。他建议她给眼睛上涂点眼膏，之后就把她忘到九霄云外。当场蹲下捡起石头来。现在他满意了，我没对他撒谎。他就像个孩子。除非你变成孩子，否则你进不了道路。

9月22日星期天，大家玩了一些游戏之后，在铁皮棚屋下坐着，巴巴叫人拿来纸和铅笔，画了三张脸，说它们代表希特勒、墨索里尼和丘吉尔。

“在这儿（指着浊界——幻相领域），他们打仗，”巴巴说，“在这儿（指着未尼亚-卜万——无限实在），他们皆一。但无论发生什么，都是按照神的旨意发生。你们要是心中牢记这点，就会明白这场战事不过是神的游戏罢了。”

9月27日至29日三天，巴巴令女子从晚上8点至12点保持沉默。这四个小时要完全静默，这三天连佣人也得遵守命令。之后，从9月30日起，巴巴说他开始工作前，会让警铃响五分钟，随后半小时大家都要保持绝对静默。他鼓励她们，如果她们在此期间静心，纹丝不动，则最好。

巴巴闭关期间，指示女子把狗“战士”送过来一段时间。巴巴在玛司特埃舍亲自给狗喂食。在这之后“战士”病了，照料它的伊丽莎白，带它到兽医那儿接受治疗。可“战士”没有康复，于9月28日星期六上午10点，死于美拉巴德山。巴巴来看望女子，把她们领到诺妮墓旁一处，说把“战士”葬那里。坑挖好，巴巴帮助埋葬。

伊丽莎白感到难过，晚上巴巴给她捎信：“要快乐。‘战士’已到我这里。”不过没人知道“战士”其实是多么特别，直到第二天巴巴对她们解释：

伊丽莎白，仔细听着，你会为“战士”分担我的工作而自豪。我给你讲的是实情，不是为了哄你高兴。事实上，阿瓦塔、赛古鲁和大师们从不透露其工作方式。否则，会使他们带来更多工作。苏非徒说，

“找到真理者，永久隐藏之。”

绝对如此。这是说，成道者从来不用平常的语言透露真理。

神的工作是隐蔽工作，如同至师的秘密工作。但今天通过“战士”这个例子，我让你们略知一二，他们是怎样工作的。首先你们都必须明白，正如有七个意识层面——七种灵性状态，也同样有七种认识状态。总是七。七这个数是神圣数字。七种认识是：

1. 本能
2. 智力
3. 灵感
4. 直觉
5. 洞见

6. 觉照

7. 证悟

本能主宰动物世界；智力属于人类；灵感属于那些情感发达者——如诗人和艺术家。直觉属于那些有自觉视见和真切认识的高级灵魂。通过直觉所认识的，总是正确的。通过智力认识的，有时正确有时不然。

第四和第五层面的灵魂有洞见；他们的认识是直接的，无须用心思考。觉照意味着看见神的真相。这种认识是神圣的。证悟乃是认识自己即神。

在形体和意识进化过程中，有七次转变，直到人类形体。每一次转变都与神有一个直接联系。我们现在不提其它六次转变；例如，在植物界，杜尔西（神圣的罗勒属植物）就位于转折点。在动物界狗位于转折点，因为它有直觉，也有部分洞见，但不能有意识地使用。

第五和第六层面的圣人有洞见，且使用之。狗却不能使用。狗只能看见常人看不见的事物。狗能净化思想和氛围。所以说琐罗亚斯德教徒有人去世，在处理遗体之前，有带狗去看遗体的习俗；狗净化业相。

被大师有意识地利用时，狗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我在十天的闭关，为了某些工作需要一只狗——我不会告诉你们什么工作。我不能用恰姆或别的宠物。我需要的狗必须新鲜纯真年幼。于是闭关前才会有蔻诗德提到一只阿尔萨斯幼犬，最终我们得到“战士”。我说，“他是我的狗。”我不会这么说津各、宾各或别的宠物。你们都明白，“战士”是巴巴的狗！“战士”其实不是狗，而是暂时从魂灵界带来做这项工作的。我需要一只狗来做那类工作。我不想说得太深入。

所以“战士”来了，我一直告诉伊丽莎白，他要在我身边。但我也知道会很困难，因为事情层出不穷，制造障碍。所以开头几天，“战士”也长虫子、细菌等等。最终我如愿在所需时间得到他。我知道他会死，正如我知道1941年7月1日之前恰姆也会死。所以对他工作之后，我亲手给他喂食喂水。工作一结束，我就把他送回。

不久他生病了，我和“苏彤姊妹”（指拜度，因为在女子面前不可提男性名字）商量他死后葬哪儿。最后选了那个地方。“战士”

病危时，我知道假如他三天内死去，就得再出生一次，那对他不安全。我确保他不死。因此，那三天里他没死，我很高兴。现在他不会再生！

大师触摸动物尸体时，动物下一世获得人身。和大师有联系的动物下一世获得灵性灵魂的身体。但对“战士”而言，不再有出生！

倘若他在三天内死去，则不一样。我记得，我最后一次看见他，他是怎样走近我的长椅的。我抚摩他。知道他会死。他在我的工作中扮演了你们都理解不了的角色。他分担了我的工作，现在他自由了。

甚至恰姆都没这么幸运。他会在1941年7月之前死去，葬在“战士”旁边。但他会回来，成为瑜伽士。吉皮下一世也会是瑜伽士。我不想太过详细，因为这不会让你们更明白。不过我已经让你们对我的工作有所了解。

陪伴我闭关的“战士”死了。我很高兴。他按时死去，没有提前。连我都不能阻止。工作的性质如此，我要是停止它，一切都会一团糟！他是个真正战士！在我的工作中发挥了实际作用。

神怎样工作！他只是从魂灵界拿取一个灵魂，给它身体，对它工作，一结束就把它带走！罗摩的哈奴曼，巴巴的“战士”！

伊丽莎白，你没有成道。自然对“战士”的死感到难过。但了解到我对你解释的这些，你应该高兴。

1940年9月底，美赫巴巴筹划要离开美拉巴德去别处闭关工作。10月初，卡卡和禅吉（禅吉住孟买，但近来往返于美拉巴德接受指示。）被派往锡兰寻找住处。一名叫鲁斯特姆吉拉坦夏的帕西富商听说过巴巴，他帮助卡卡和禅吉为巴巴及女子寻找一处合适住所。巴巴详细说明，他希望住一座海滨别墅。由于一无所获，鲁斯特姆吉就把位于科伦坡25英里外的未扬哥达的他自己的别墅供巴巴使用。禅吉和卡卡发电报给巴巴，他同意了。

巴巴马上安排于11月初出发，并同女子们讨论接下来的旅行。

10月7日星期一，巴巴禁食。当天晚上7点至11点半，他受尽磨难。他评论说，“真是地狱！这四个半小时里，我度过此生最可怕的时刻！”

然而巴巴没有详细叙述。午夜他停止禁食，11点半睡着，凌晨3点半起床。接着喝了牛奶。那天稍后满德里听到新闻，德军于10月7日同一天入侵罗马尼亚。

巴巴撰写了一篇关于战争的文章。10月11日，他来到女子宿舍，

让人大声朗读。大家都认为很精彩，可有人表示在其中提及科学不妥，于是巴巴解释道：

科学必须崛起，因为它在当前的战争中发挥着重大作用。科学能被善用，也能被误用。氯仿可用于手术，治愈。盗贼却用它麻醉受害者以便偷窃。在战争中，科学被用于毁灭。但毁灭最后意味着再生和改善。黑死病期间伦敦烧毁，发生了什么？后来它又被重建，比以前更好。所以世界毁灭时，一个更新更好的世界定会在灰烬中诞生。全宇宙将充满混乱和毁灭；然而之后 800 年将没有战争。

所以，为了那个长期幸福，难道当前这一切苦难不值得吗？在这场战争中死去的人会再度出生，享受新的世界与和平。现在他们要权力和财富，互相仇恨。这一切如何了结？只有一条出路！他们必须厌倦这一切——厌倦欲望，厌倦仇恨，厌倦争斗！

假设你喜欢牛奶，喝了又喝，以至最终喝腻。之后会怎样？你不再喝牛奶。同理，仇恨、贪婪、嗔怒等等，也会达到如此高峰，以至于人人厌倦。那时有何选择？停止恨，去爱；停止欲求，去给予；停止争斗，和平共处。未来的世界将奇妙无比！

“然而这全是一个零！”有人说。巴巴点头同意：

是的，但这是无上的真知。连现在都是零，所以零的未来，只会是零！全都是零！除了神什么都不存在。有一天，我最亲近的弟子们将证悟这个。现在，你们最多只能想，“是的，什么都不存在；一切皆零。”你证悟时，就会体验之！

巴巴在美拉巴德闭关期间，给女子一首四行歌每天唱诵：

您是无形的，帕瓦蒂伽，阿乎若玛兹达，安拉，呼。

您是耶兹单，您是神，阿乎若玛兹达，安拉，呼。

您是帕若玛特玛，帕若卜拉玛；您是全能上帝，伊希瓦。

您是帕若玛希瓦，伊扎德，阿乎若玛兹达，安拉，呼。

10 月 11 日巴巴解释说：

伊扎德是指第一个——全能、全知、遍在的神。有几百万个神名，但有声音效力的不多。你制造的每个声音，你想的每个念头，无论好坏，都会留下。但那种引发感情的声音背后，却有帮助或伤害他人的力量。

战争的枪炮、炸弹和飞机等等这一切噪音，未来都将被用于世

界的灵性生活。是的，这全都留下。不会离开。能去哪儿？就像水蒸发形成云，再化作雨降落。但你们都必须按节奏一起唱神名歌，才能产生效果。

带着感情和节奏唱神名时，甚至具有暂时将玛居卜从超意识状态带下来的效力。孟买的阿卜度巴巴是位著名的玛居卜。他总是无意识——不吃不喝，只是无意识地躺着。但有位歌手每天到他门前，有节奏地唱，“安拉—呼，安拉—呼”，不到半小时阿卜度巴巴就会降入意识，开始张望、讲话、吃东西，然后再次融入其原先状态。

10月份巴巴更常看望女子。10月13日星期天，有人读完他的第二篇打好的文章，他又对业相做了更多解释：

业相必须完全平衡。这不能以数学方法做到，否则就容易了。

善与恶业相都是束缚。你有善业相，就可能生为富豪；有恶业相，就可能生为不幸的麻风病人，等等。但没有大师，你就无法获得自由。你不知道自己有多少恶业相，需要多少善业相。但至师知道，他会对你工作，来平衡它们。

佛陀尚未被揭开面纱、体验上帝意识之前，他舍弃王位、妻子和孩子，到森林苦行禁食，他遇到一个高道老妪，说他比以前更多束缚！以前是铁锁链，现在是金锁链，可两者同样是束缚。之后她把秘密告诉他。（注：还有一次，巴巴解释说，在乔达摩佛陀禁食数月后，一位老妪通过给他米粥吃，揭开他的面纱。那位老妪是赛古鲁，所扮演的角色如同巴巴简之于默文。）

善与恶只是名相而已。希特勒真诚认为他做的是好事，世人却认为他在作恶！对于他好的对于世人是坏。好与坏只是人为的表述。真正的自由只能来自弃绝欲望。要获得自由，你必须舍弃所有一切。

娜丁·托尔斯泰按巴巴指示保持沉默，现在以手势交流。提到最近她和诺芮娜之间的一些争辩时，巴巴说：“你必须保持沉默，不仅是口舌，也是欲、恨、怨、贪等等的沉默。”

回到业相话题，巴巴对女子们讲述了这则真实故事：

从前有个杀手凶手。一生杀了99个人。一天，他觉得很抑郁，厌倦这一切。于是到佛陀那里，坦诚地向他忏悔一切罪过，又表示他极为灰心，想洗手不干。佛陀叫他到一条路边坐，想他。凶手照办。许多年过去了。

有一天，他坐在那里想佛陀，一个骑者经过，停在他前面，喝令他挪开。这人拒绝了，那骑者开始鞭打他。他立刻故态复萌，把骑手从马上拉下，给他一刀！把他杀死。然而，就在那一刻这人成道！

骑者是国王的信使，携带着给另一个国王的信，要他处死 100 名间谍。通过杀信使，此人刚好救了同样数目的人，他的好坏业相平衡。当然他自己不知道这些，只是因而被佛陀拯救，因为大师知道。所以，你若绝对和无疑问地服从，就会取胜，因为你的观点受限，大师却知晓一切，仅仅把对你最好的给你。

之后巴巴提到大家的最近生病，关于食物和避开蜥蜴的重要性。他问：“在西方有没有这种蜥蜴？”

西方女子回答说：“没有。”

巴巴眨眨眼，开玩笑：“那么我将在西方开言，因为那里没有蜥蜴！”

巴巴命令满德里，于 10 月 13 日星期天和 10 月 14 日星期一，设宴款待阿冉岗村民，以分别纪念朵拉玛西和诺妮·盖利。第一天下午 5 点，村里的妇女孩子上了山。苏娜玛西和卡库给他们甜食。这时天开始下雨，巴巴评论说：“这会让村民们更开心。相比甜食，他们更需要雨水，所以朵拉玛西给他们雨水。”

巴巴看着苏娜玛西和卡库发帕萨德。第二天晚上 6 点，拉诺、卡库等人正发甜食，又下起阵雨。巴巴仍在闭关，因而没在宴会上给村民施达善，满德里做了所有安排。

巴巴召所有女子于 10 月 17 日下午三点来见他。他像往常那样同美媚、玛妮、娜佳、蔻诗德等东方女子，单独在她们寝室（水塔东屋）相处一些时间，接着叫西方女子进来。

那天，巴巴讲起穆罕默德玛司特，“今天有好消息！穆罕默德说，‘我不要妻子了。她老是生病。总是出毛病。还是给我一只孔雀吧！我是您的孔雀；我的在哪儿？’接着他开始发出孔雀的鸣叫。”

讲到她们为去锡兰刚接受的疫苗注射，巴巴忆起有关拜度的故事。所有女子都不许在美媚面前提男性名字，所以提到拜度时巴巴会拼出“苏彤的姊妹”。在美媚面前为巴巴读报时，拉诺会说“希特勒夫人”、“墨索里尼夫人”、“丘吉尔夫人”或“甘地夫人”等等。这说明了美媚隐居的程度。

唯有纯洁者能如此严格闭关。

只有她才可能过这种生活
因为她不为自己，而为至爱生活！
这样的人生是真正的灵性，
对至爱的信与爱
总是活跃常在。

巴巴讲的拜度故事是：

苏彤姊妹是她在波斯村里的医生。她会用油煮大蒜，在病人耳朵里滴上几滴这种混合物。念着我的名，治愈了各种疾病！这样她治好一些病人，名气大震，以至于给垂死的母牛滴几滴“补药”，也让它延寿。

可事实是，病人并非被她的药物医好，而是被她对我的无上信心。每天晚上她和我坐一起，我要她讲，她就告诉我波斯和别的事情及故事。她说，“巴巴，是您让他们病好的！”她也从未收过病人的钱。

苏彤姊妹坚信我的名会治好病人，这使药物生效。假如她有一丝怀疑，有最轻微的一点动摇，它就不会管用，谁的病都治不了。

晚上，巴巴说昨夜他连五分钟的时间都未曾休息。接着谈到当前的世界局势：

你们怎么知道神不是通过这些不同的领袖工作的？甘地软弱，但诚实。希特勒坚强，但不诚实。神通过两者工作。谁领导他们？唯有神！那个领导他们者明白！可他们不知道；他们只是继续下去。

甘地落伍了。他在黑暗中摸索，但他诚实。丘吉尔是其位置的合适人选。国会议员将被关进监狱，因为他们让政府难堪。他们声称不那样，却反其行之。甘地也会被监禁。印度混乱不堪。假如事情失控，将有一场内战，甘地将因造成这一切而死于震惊。

只有一件事真实而重要——爱！这一切混乱不过是场喧闹！

巴巴10月20日、22日和24日来看望女子。其中一次访问中，他坐在园中树下，对心做了解释：

心是好仆人，却是坏主人。这是说如果你控制它，它会按照你的愿望行动。如果它控制你听从它，它就是坏主人。心的控制一旦牢固，你就完了！心是低级欲望的仓库，总是误导你。它上面有亿万年来兽欲烙印。

如果你控制住心，欲望就不再活跃。因为心还有来自人生的好

欲望，这些欲望要解决。心是好仆人，却是坏主人！

中间，巴巴注意到艾琳·比罗心情不佳，问她：“你骑马时，失控时你怎么办？”

艾琳回答说：“在这种情况下要遵循一些规则。”

巴巴解释：“你紧张或生气，就控制不了马。你控制住心，动物就安静下来。失去控制，骑手和马都遭殃。马如同心；它受控时好，成了主人就危险。”

10月份，把命令中的禁食变动寄给全世界美赫巴巴爱者：

按20号命令，目前每日一餐固体食物、两次奶茶或咖啡禁食者，从1940年10月20日起，以下述方式继续禁食：

早餐——早上6点至8点之间

a. 固体和流质食物，包括茶和咖啡，除了纯牛奶。

b. 在上述早餐不适宜的情况下，可只用四分之三西尔纯牛奶代替。

下午茶——在早晚餐之间的任何时间，一杯（四分之一西尔）茶或咖啡（加牛奶或酪乳，不能是纯牛奶）。

晚餐——晚上6点与8点之间。

固体和流质食物，除了茶、咖啡及纯牛奶。

水可按需要日夜饮用。早晚餐都不得对上述规定时间提前或延后。

锡兰

10月的最后一周，巴巴每天看望女子，讨论即将到来的锡兰（斯里兰卡）之旅。一次他调侃道：“我们南下时，要保持微笑，就像熟番茄；否则我会打发你们回美拉巴德。在锡兰会是你们一生最好玩的时光。等着瞧吧。”

这时邓肯收到英军的征兵令，巴巴派他去普纳申请和大家同去锡兰两个月。申请获得批准。

同时，玛司特夏里亚特·堪和大师接触十个月后，10月26日被送回吉格默格卢尔。阿迪的姊妹朵丽，在此期间一直与女子同住，但10月27日巴巴派她去班加罗尔。

从10月28日起，按照规定，开始新的禁食制度。早上6点至8点，傍晚6点至8点进食两次，中午喝一杯茶。

10月29日，巴巴派人送穆罕默德玛司特去孟买，跟在一家伊朗饭馆做事的阿里·阿克巴·夏普扎曼（阿娄巴）同住。玛司特当中，只有恰提巴巴留下，巴巴要带他去锡兰。

1940年11月1日下午2点，巴巴在阿美纳伽火车站乘孟买-马德拉斯特快，随行有拜度，邓肯医生，古斯塔吉，克里希那，尼鲁医生，文克巴·劳，韦希奴，恰提巴巴和女子们，总共33人，另加一些孩子。这是巴巴首次带大家乘二等车厢；他们通常坐三等车厢。图克拉姆驾驶蓝车，载着全部行李，还有几名女子。由于巴巴仍在闭关，他没有向留在美拉巴德的满德里——查干，霍米，卡里玛玛，马萨吉，莫里，帕椎，赛勒等人道别；也没有会见仍在家属宿舍静默的萨瓦克、巴巴南达、帕帕·杰萨瓦拉和普利得。帕椎与莫里·卡勒已从班加罗尔返回美拉巴德，因为拜拉曼伽拉的建设工工程暂停下来。纳罗吉·达达禅吉回孟买与家人团聚。目前只有大阿迪，伽尼医生，埃瑞奇及家人仍留在班加罗尔。

巴巴途中谁都不见。于11月3日星期日下午5点抵达特努什戈迪。他们坐上船，晚上7点半渡至塔莱曼纳尔。从那儿他们乘火车去未扬哥达，次日凌晨5点15分到达。此次旅行尤其困难，因为巴巴不愿透露身份，

结果进入锡兰时，在特努什戈迪与塔莱曼纳尔的过境及体检时，他和女子们得在场。这违反了他的意愿。

他们从未扬哥达乘轿车前往别墅，希克伽拉庄园，这是鲁斯特姆吉拉坦夏献给巴巴使用的。鲁斯特姆吉和家人先到未扬哥达迎接巴巴。在卡卡与禅吉的协助下，他们无微不至地照料巴巴一行的舒适。

11月7日早餐后，巴巴显得有些失望。叫来大家问道：“你们为什么跟随我？”

拉诺回应：“为了爱您。”

伊丽莎白答道：“因为我爱您。我不知道为什么，可我是这样的。”

巴巴微笑并在字母板上拼写：

但这是怎样的爱！是的，你们是爱我；否则，你们为何离开一切——亲人、家庭、舒适等等——来伴随我。

我今年的工作十分重要。这时和我在一起，你们确实幸运。当今世界混乱不堪。这就是为何我给弟子那些命令。要不然，反应将达到这般地步，连我最亲近的爱者也会离开我。

可你们为何总是想做你们希望的？你们必须做我希望的！你们必须要么只做你们要的，要么只做我要的！但这种企图取悦你们自己和我两者的中间派作风是什么？这是不可能的。

如果你们爱我，就必须以我的幸福而快乐。而我也努力使它对你们容易些，因为我也让你们做你们要的。如果我要求你们只做我要的，你们不会在我身边驻留片刻！我要你们别争斗，别批评，可你们却做你们要的。所以，在我的这段重要工作时期，你们要尽最大努力恪守这些命令。这九个月，在我的重要工作期间你们都必须同我在一起。

为缓和气氛，巴巴接着讲了在城里发生的一个事件，他觉得有趣：

“昨天诺芮娜和伊丽莎白乘车去办理护照事宜时，我陪同她们。伊丽莎白忘了将车停在荫凉处。我坐车里等她们，感到很热。有个英国人走过来问：‘请问，您是师利美赫巴巴？’我点点头，他就转向站在旁边的三个锡兰人，告诉他们：‘他是伟人。去向他顶礼，’他们就照做了。我之前从未见过他，他一定看见我在太阳下红光满面，认为那是一种灵性光辉！”

自从他们到达锡兰，一直阴雨连绵。所有人包括巴巴，都感觉抑郁。

一天夜里，诺芮娜做了个恶梦。第二天早上，她心烦情绪坏。巴巴犀利地看着她，批评道：“她为一个梦烦恼。真是傻瓜！梦或许好或许坏，但业相在其中消耗。在醒状态消耗业相时，又累积新业相。可在梦中消耗时，却不会制造新业相。”

11月8日，巴巴问诺芮娜：“你愿意做我的什么，我的帽子还是我的凉鞋？”

诺芮娜说：“您的凉鞋。”

“为什么？”

“因为凉鞋在好路坏路上都是您的伴侣。走过尘土、雨水与泥泞，总和您在一起。”

巴巴点头同意，拼出：“这就是印度人崇拜大师的凉鞋而非帽子的原因。”

在逗留锡兰期间，美赫巴巴每天在庄园的一个单独房间给恰提巴巴洗澡。

鲁斯特姆吉拉坦夏和家人对巴巴非常忠诚，虽然这是他们初次会面。然而，巴巴出于自己的原因，不想住他们的房子。为了他的“特殊工作”，巴巴表示他需要一座海边房子，或者房子在小山上，附近有湖或溪流。所以，他们一到锡兰，就开始寻找另一处住所。

也在锡兰寻找玛司特的卡卡，协助禅吉和韦希奴找房子。11月9日早上，巴巴和伊丽莎白、拉诺及吉蒂一起去康提市，从男子们找到的四处住房中挑选一处。他们发现都不合适，当晚返回。寻找继续下去。

那天夜里，巴巴对女子们讲了一个禅吉告诉他的故事：

我的一个爱者在办公室上班，突然失明。家人为此发愁。带他四处求医，看验光师。可他们除了叫他耐心，也无能为力。

禅吉碰巧去看望这个人。禅吉知道他对我有信心，建议说：“将巴巴的像坠浸在水里，用水敷眼睛。”他一丝不苟地遵循，不再求助别的治疗。他还停止吃医生开的药。他把我的像坠放入一杯水里时，禅吉就坐一边。

过了一会儿，他用水敷眼。禅吉陪他两个小时。忽然，他看见一个黑点，在里面看见我走向他。他告知禅吉，后者大喜。

第二天禅吉又去看他。他的视力继续好转。对禅吉说，“走近点。我能很模糊地看见你。”在那之后，他的视力改善神速，在两天内

就回去工作，令医生十分惊讶。

在锡兰继续寻找合适住处。巴巴表示希望回到班达拉维拉——他1933年1月曾在此逗留。他喜爱那里的总督宅邸，可房主的母亲意外死了，诺芮娜联系不上出租人。

与此同时，禅吉正吃尽苦头努力取悦巴巴——似乎回回失败。他心神不宁，有一次他戴着眼镜，却发狂地四处寻找。卡卡看见他，就问他在找什么。禅吉告诉他时，卡卡惊呼：“就在你鼻子上！”

11月11日，早餐后，诺芮娜问巴巴：“您希望在锡兰工作时，为何表面上事事出错？天气糟糕，我们找不到地方住，对您的新闻采访不成功。现在当地一些基督徒和佛教徒又挑起事端反对您。”

巴巴解释道：

我来这里是为工作，对我只有工作要紧。荣誉与我何干？在我的工作中，反对是一种帮助而非阻扰。太阳日日发光，照耀一切。不关心人们赞美或诽谤它。它平等地照耀着赞美它或诅咒它的人。

但乌云出现时，太阳被遮住。人们就会渴望它的光与热。乌云消散，太阳放出全部光辉，只有那时人们才明白其真实价值。假如没有乌云，人们就不会欣赏太阳。同理，反对正如乌云——为了欣赏阳光的价值，乌云则有必要。

你能看到神怎样工作吗？不能。然而不管无神论者相信不存在神，还是其他人崇拜他，神都以自己的方式继续工作。不受赞美或侮辱所影响。

拿蚂蚁做例子：你很少想到它的存在；它对于你微不足道，但它有一个身体、灵魂和它自己的世界。比方说你是灵性上的蚂蚁，而我是灵性上的人类。我为蚂蚁的进化工作，使它们成为人。假如一只蚂蚁咬你，你就拂掉它。所以，如果有一只蚂蚁咬我或带糖给我，与我何干？我不受影响，可那自然对蚂蚁造成反应。这不是谁的错。必须如此。

最近采访我的这个可怜记者，他观念狭隘，对我的喉咙未因禁语而受损，比对真理的价值更感兴趣。奇姆皮(禅吉)说这都是坏兆头。我说，相反，这是个好兆头！现在这确定无疑。我将留下做我的工作，因为反对有助于工作。

当天下午，巴巴决定搬到康提的一座房子。他说，“在锡兰有望的

事皆无希望，无望的事皆有希望！至少这座新房里没有鬼！”一些女子听到最后一句，松了口气，巴巴评论：

鬼有什么好怕的？鬼魂是指没身体的人，只要他的前生业相坚持，他就得在那种无身体状态。之后再次出生。鬼魂很悲惨。他们像我们一样有欲望。他们试图与人接触以满足欲望。天黑安静时，他们的精微、烟状身体变得透明。你们有浊、精和心体。他们只有精和心体，但这些体不像浊体那样受限。他们的精体伸展时，可以伸向四面八方——包括上面和侧面。你们看见他们那个样子，会战栗惊叫。依环境、黑暗及安静程度，能看见他们。他们的身体能变大或缩小。这就是为什么在梦中精体能到任何地方，伸得甚长。在适当条件下也能拍摄到它们，这取决于环境、时间、光线及拍摄者。

这些无身体的魂灵希望接触活人。假设拉诺，重度吸烟者，没有身体，因某种原因成为鬼魂，在特定业相消耗完之前，她得不到另一具身体。也许需要一年或一百万年才能消耗它们。完全取决于为消耗业相所联系的那些人。比如，拉诺渴望吸烟。看见吉蒂吸烟。她也想吸，就试图联系吉蒂来吸烟。可是用精体联系一个浊体几乎不可能。吉蒂感觉到精体的在场，吓坏了。而可怜的拉诺只是想吸支烟。

在有些情况下，拉诺这个鬼魂变得极其绝望，她等到吉蒂睡觉，哪怕一时打盹，然后通过吉蒂的浊体吸烟。精体能进入任何浊身体或物体。它进入你时，你甚至不知道，根本不受影响。不过只有在你不觉知、在睡觉时它才能进入你的身体。

有多少魂灵在诺芮娜不觉知时通过她喝茶？但魂灵无法固定，不会住在你体内或占有你，仅仅像风一般飘过。这只是有时发生。别去想它，否则你会发疯！这不重要，无足轻重！

有时你们无缘无故感到生气。这可能是有个鬼魂想通过你消耗嗔怒业相。但这毫不重要，不值得考虑。我们的身体充满细菌，可我们不去想它。若在脑中想象，我们会疯掉。大师怎样被这些鬼魂打搅——你们无法想象。他们想接触我，以求解脱，也确能如愿。

要总是心怀一个念头：唯有神真实。神是谁？一体存在。一切存在的事物皆是那个“一”。如果说，“那存在”，那个“一”就是神。别的一切自动地皆是乌有。如果乌有存在，那么该乌有也

是独一个神。

这个你能领会吗？这一切皆是乌有。你必须记住的唯一念头，就是无有存在——零存在。这个无有也是神。唯有神存在；别的什么都不存在。你说别的都不存在，你的意思是无也存在！

无是什么？也是同一个神！把神称作一其实也是不对的。神不可能是二。神不是一，全都是神，一切皆神！无是神！好好想想。

诺芮娜提到二元，巴巴问：

你是说二元存在？它是什么？除了神别无存在，所以这个二元也是同一个神。

现在我们这么说：是同一个神在同一个时间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他扮演超越一切有意识事物的普遍神之角色。他扮演虚妄地意识到自己是这个身体之角色。他扮演造物主之角色。他扮演有意识地在造物界作为他自己之角色。

卡比尔说过：

“同一个神是阿瓦塔；同一个神是众生之灵魂；
同一个神创造了一切，同一个神是一切万物。”

接着巴巴画图示意：

解释意识和无意识的意思时，巴巴说：“不是氯仿意义上的无意识。无意识是指你拥有无限能力、喜乐和知识，但不能使用，除非你有正常意识——它也表示你知道内在拥有这个无限。”

吉蒂插口：“对意识和无意识有更好的词吗？”

“没有别的词，”巴巴回答，“我会给你举个例子，让你理解意识和无意识。例子中有缺陷，但会讲得更清楚。

“有一座金山。除非你挖掘、取出金子、使用并卖掉它，否则就没办法用它挣钱。没有金子你无助，金子没有你也无用。你把它挖出，卖掉，用它得到想要的。所以被用的金子是意识——未用的，是无意识。

“缺点是，金子是金属，你却是人。山是金子（神）你是金子（神）——同一个神在一切中。

为什么有这个造物界？神必须体验自己有无限能力、知识和喜乐。神不变化。”

在锡兰时，美赫巴巴每天给恰提巴巴洗一次澡，可在11月11日星

期一，恰提巴巴竟给巴巴洗了个澡！巴巴到他那里时，他提起一桶水倒在巴巴身上。

玛司特很开心，又灌满一桶，问巴巴：“我可以再倒吗？”

巴巴点点头，恰提巴巴大笑不止，巴巴任他往他身上倒了10多桶水。

“我知道这让他很开心，”巴巴后来告诉满德里。尽管锡兰当时下雨，天气阴冷，巴巴极易着凉，他还是让玛司特这么任意作为。

希克伽拉庄园是个椰子种植园，一天巴巴把椰子给每个女子吃。可他对拉诺说：“别吃！它会影响你的咽喉。”

拉诺回答：“在美国我吃过很多椰子，从未喉咙痛过。”

“你为何老是争辩？”巴巴叱责道，“为何不听我的话？”继续警告她别吃椰子，最后拉诺让步，说：“我不吃，因为会影响我的咽喉。”这个回答让巴巴高兴，他原谅了她。

如同往常，巴巴忙于玛司特工作，有时会离开科伦坡，去联系不同的玛司特。他的锡兰之旅主要是为此目的，虽然对巴巴联系玛司特的重要详细资料没有记录。但他在战争时期带领这么一大批男女旅行，也意义非凡。女子们虽不能自由走动，却人人都有要履行的职责。

人人都在大师的磨石下。

她们的心被不断袭击，

以便粉碎自我——无可言喻的状态。

随着新闻报道，美赫巴巴在科伦坡附近居住的消息传开，人们来求达善。但巴巴不许，因为他在闭关。他已公开宣布，将从1940年8月至1941年8月闭关一年。

11月13日巴巴去看康提的一座新房，吉蒂、拉诺、邓肯、韦希奴、拜度和禅吉随行，他表示赞许。三天后，11月16日早上8点半，巴巴一行乘坐两部巴士、一辆轿车和一部行李卡车，离开未扬哥达前往康提。两小时后到达新住所，房子很美，叫樱草山庄园，位于赫洛鲁瓦路。巴巴与男满德里及恰提巴巴住山上。女子们另住山脚下。

康提有很多蜥蜴。因为存在着它们会在食物上排便的危险，而且这些屎尿剧毒，所以恺梯把它们扫下墙，拜度的女儿朵拉杀死它们。11月17日星期天，朵拉向巴巴汇报说，仅15分钟之内她就杀死七条蜥蜴。巴巴不悦，但恺梯为她辩护说：“要是它们哪个掉进食物，我们可能会死掉。”

巴巴指示她们：“不要杀蜥蜴。对任何直接有害的动物都应杀死，但不能杀蜥蜴。捉住它们扔到外面。它们吃苍蝇，有用。”

他又揶揄说：“你们若是杀死它们，你们下一生会做蜥蜴！”

11月17日，恰提巴巴的情绪改变，发起火来，把食物盘子抛出窗外。重复说：“我饿！我是孩子。”

可三餐每次男子们试图喂他，他就把盛满食物的盘子扔掉。他要来两桶水，把水倒在房间的石地板上。然后坐在水洼中央。

第二天，恰提巴巴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开门。巴巴要同他工作，连续敲门要他打开。最后他开了门，让巴巴同他独坐。11月18日，巴巴后来到女子处，告诉她们：

今天我同恰提巴巴工作顺利，非常满意。但我热得两次换衣服。我从未见过这位老玛司特这么快乐，笑个不停，说“我是孩子！”接着又说，“我老了！”今天他饱餐了一顿，把米饭、豆糊和汤全拌在一起。今天他叫男孩弄来泥巴，摊在地板上，他就坐上面。我告诉男孩们，他要什么就给他什么。今天我工作也很辛苦。他十分开心，坐在泥浆里。每次我过去都被泼湿！

只要想想他是怎样一天24小时坐在泥浆里，狂风呼啸穿过敞开的窗户，他全身几乎一丝不挂，却从不患感冒或风湿。就连山道（著名摔跤手）也做不到。神圣能力帮助这些灵魂保持健康，因为他们对身体没有意识。他们说，“让神操心吧！”

这是个事实：第四层面以上者不会生病。（注：玛司特和撒里克会因严酷气候、感染、细菌等生病，但由于他们与肉体没有联系，那不会影响他们；有的会表现出外在病症，而有的不会。）孩子会操心身体或健康吗？母亲会照料的。圣人是真正的孩子，神是他们的母亲。你除非变成孩子，否则就进不了这个王国。

想象诺芮娜成为孩子——却是疯孩子。我能想象娜丁作为孩子，但没那么疯。她要是疯了，就会咬诺芮娜的鼻子！倘若诺芮娜疯了，伊丽莎白就会赶第一趟船回美国！倘若卡曼玛西疯了，就会把芭奴拜扔到窗外，而曼萨丽会把每个人扔出窗外！吉蒂会再学上百种语言，全放在一个锅里煮！

巴巴是在拿她们的各种个性打趣。吉蒂监管厨房，因为女佣们不懂英语，她就义不容辞地学了几个马拉地语词。可一个也念不准，这让巴

巴开心不止。

11月21日星期天，满满四辆车的人来见巴巴。但他派诺芮娜去和他们谈话，没见他们，因为他希望保持闭关。上午10点，他和女子们乘伊丽莎白的车去植物园。

第二天，巴巴同男满德里呆了一整天，禁食，只饮水和蜂蜜。11月23日，他带领女子观光康提和湖泊。他们还去看了几个大象洗澡和表演杂技。

蓝车已从美拉巴德开过来，11月23日下午到康提。第二天，巴巴带女子参观与佛陀有关的几个地方。他们早上7点半出发，10点半抵达丹布勒。在阿努拉德普勒，看到佛陀在下面成道的菩提树。（注：在锡兰的这棵树的树苗来自印度的乔达摩佛在下面成道的原菩提树。）

11月25日早晨5点半，巴巴来到女子宿舍。叫她们每天早上8点钟唱《哈瑞 - 帕若玛特玛》，每天晚上6点钟唱《图 - 纳拉卡》——“您乃无形”祷文。

艾琳比罗的父亲10月底去世。11月27日谈起他的死亡，巴巴告诉她“你应当高兴。你父亲很幸运。他死得像辨喜，没有痛苦。他已自由。那些伴随我者的亲属全都得救，无论他们是否知道我，甚至不信我。奎师那说过，‘这种幸运者的七十二代人都获解脱——莫克提。’”

巴巴还谈到当前的世界形势：“在这段时期，一半世界会死去——也许还有我母亲。”

去锡兰之前，巴巴曾表示希望找个安静的闭关处。去拉乎里的路上，萨若希给巴巴看了两四处住宅，可巴巴未赞许。彭度也带巴巴看了阿美纳伽附近一个地方，但他也不喜欢。

这个期间，有一天韦希奴在报纸上看到，坪坡岗湖附近的一些地要拍卖。在世纪之交建造人工湖时，还为英国工程师及其他工作人员建了一座房屋。巴巴去看了此地，赞许并授权在拍卖时买下。

1927年巴巴曾两次访问坪坡岗。当时满德里谁都没有认真想过，有一天他会把它用作永久居住地。他甚至未曾暗示过。只是说，“这地方确实很好，气候也不错。”

拍卖于11月11日举行，当时巴巴在锡兰，那天早上他反复问身边的满德里，“我们会在拍卖中买到别墅吗？如果买到，会很好。”大阿迪的父亲凯库希如·伊朗尼，是阿美纳伽市行政委员会成员之一，他从中

介入，让萨若希和彭度中标。他们成功了，于11月28日星期四给巴巴发电报：“坪坡岗房子已买下。”

讨论去卡利卡特的事宜，11月28日，诺芮娜对巴巴抱怨起行李，说：“我们怎样把这些个行李装进巴士？”

巴巴说：“人们正经历战争苦难，你这时候还想要舒适？要学会不顺时不抱怨，顺利时不得意。”

11月29日巴巴离开恰提巴巴的小屋时，玛司特极其激动，用拳头击碎了门上的玻璃片！男孩来打扫玻璃，恰提巴巴说：“别，别动它！”巴巴回去看他，这次他离开时，玛司特相当高兴。当时英国正被德国人猛烈轰炸，巴巴说恰提巴巴首次这一类的爆发与此相关。

恰提巴巴在锡兰的奇怪行为不仅关系到欧洲的事件，也关联到未来近半个世纪将发生之事，如后来的事件所示。克里希那白天继续照料恰提巴巴，晚上在巴巴身边守夜。在巴巴房间，巴巴躺下时，不准克里希那移动。哪怕克里希那略微挪一下位置，巴巴就会说他被克里希那的衣服摩擦声干扰了。

每当搬入新居，巴巴总会为每个满德里和他自己选择房间。在康提，恰提巴巴的房间与巴巴的相隔几个房间。有天午夜，玛司特叫喊起来。抓起金属浴桶和椅子，扔过房间。接着撕床单。闹腾声吵醒了男子们，巴巴却在打鼾。克里希那开始想：“巴巴是哪类神？他真的无所不知吗？”

过了一会，巴巴起床要了一杯水。“你在想什么？”他向克里希那打手势。

“我在想您是否真的是神。”

“为什么？你为什么这样想？”

“巴巴，每天夜里我像石头般坐您面前。动弹不得。我衣服的最轻微声音就会干扰您。

“而恰提巴巴大吼大叫，乱扔东西，折腾近一个小时，你却显然酣睡。”

巴巴瞪着克里希那。把手指放唇上说，“保持安静。”

他再次躺下，但不久又起床问，“你是怎么回事儿？这次在想什么？”

“同样的事情，巴巴。”

“你想知道什么？”巴巴询问。

“恰提巴巴激动的原因是什么？”

巴巴拼出：“许多年后锡兰将发生一场内战。我已通过恰提巴巴做了该工作。我带他来锡兰就是为此目的。因为在工作的是恰提巴巴，同时我在休息。”

1980年代后期，如巴巴预言，在锡兰北部，泰米尔分裂分子与僧伽罗人控制的政府之间爆发内战。数千人惨遭杀戮。

那天，巴巴后来和女子们谈论政治，评论说：

有三类灵魂——人，圣人和神人。圣人高于人，神人高于圣人。

在人类中，甘地无疑是当今最伟大者之一。有人称他圣雄，有人叫他傻瓜。他有弱点，却是个伟大灵魂。

郭克雷，提拉克和佩若兹·夏·梅塔是印度政治的三大支柱。三个人都伟大，但提拉克是其中最伟大的。在政治上，甘地是他的弟子。

1940年12月1日星期天，巴巴特意对女子谈及他在锡兰的工作，阐述道：

为了我的工作，我必须旅行以进行内在联系。以前做这些，我是和男满德里一起徒步旅行——我们又饥又渴，筋疲力尽，露宿野外，忍受种种不适。可你们女子做不到。你们想有房子住，自来水、厕所、电灯等等。这给某些人造成了错误印象。但我不在意。我只关心我的工作。即使有这一切便利设施，你们还一半人生病。

独处对于我是最大的奢侈！只是工作；做我想做的，没有别的。但是，为了我的工作，我不得不让你们随行。对我通过你们所做的工作，你们一无所知。所以继续按我说的去做，没有别的。在斋浦尔，我会把你们留在一处，我出去几天，工作结束就回来。

基督选择适当类型的弟子，不太热烈，不太迟钝。全是渔夫。之后，基督通过他们做了很多工作。大师的工作受弟子品行的影响，因为公众总是通过跟随者的举止来评价大师。

锡兰灵性上枯竭。内在枯竭。表面上湿润。锡兰被称为拉瓦那之地。它就像一块无法蓄水的岩石；水泼上面就流走了。这些教条的佛教徒极其枯燥，缺少情感。印度最具灵性，但南印度不是。海得拉巴以北地区富有灵性。

世间的行为及活动对我毫无意义。那是外在的世俗活动——护理伤员，对穷人病人的慈善工作等等。但你们过的生活有意义。其一，

你们和我在一起时，就避免了贪婪、淫欲等制造执著的世俗行为。

为什么你们不看电影？你们不与男子接触，不碰金钱或男人。谁不喜欢看电影？可这种外在事情会给你们留下印象，你们不知不觉受其影响。

你们必须学会自控。不要做你们喜欢的事，而是执行我的愿望。但你们应全心全意、真诚愉快地做。否则，又有何益？

12月2日，鲁斯特姆吉·拉坦夏、他妻子和儿媳来康提看巴巴。巴巴在男子宿舍会见他们，又带两位女子去见女满德里。她们进屋时，收音机正在播放一首歌，名为《对于爱你知道什么？》巴巴重复了副歌，问女子：

对于爱你们知道什么？收音机里的这种爱是百老汇情爱，可对于真爱你们知道什么？

这是一个那种爱的典范故事。从前有个叫兹卡瑞亚的大圣人。他总是做取悦神的事。一次在梦中，神令他坐在一棵树下。他醒来，就走过去坐在那里，连续五年，不顾家人和朋友流泪恳求。当地的国王听说，就派人去，命令兹卡瑞亚来见他，圣人却一动也不动。接着国王命令下属，要是他再不服从，就将他锯为两半。兹卡瑞亚一丝不动任自己被锯！

这是伟大、真正的爱，服从梦中神谕。这里你们拥有神本人，他叫你们做些芝麻小事，你们却做不到！

康提的玛司特工作结束后，巴巴于12月5日上午动身去卡利卡特，虽然他租赁了三个月的樱草山庄园。他们乘蓝车及轿车前往马纳尔，从那儿去特努什戈迪，男满德里乘火车旅行。他们乘船到印度，12月6日下午3点乘火车抵达拉姆纳德，住入一家旅店。邓肯和尼鲁开蓝车尾随，在那里会合。图克拉姆驾驶伊丽莎白的轿车，邓肯驾驶蓝车，尼鲁做他的“清洁工”（机修助手）。

在拉姆纳德，12月7日，巴巴联系到一个很伟大的圣人，名叫帕鲁克拉巴巴的115岁玛司特。巴巴对这次会见很高兴，一天当中与这位年迈玛司特接触好几次。他评论这位圣人不同寻常，在第六与第七层面之间，并称他为“玛司特之王”。

与此同时在旅店，同一天，恺娣拿一壶热茶时滑倒，被热茶水烫伤。当时卡卡正在自己房间剃须，看到她摔倒，就跑去帮她。就在那一刻，

巴巴出现，严厉斥责卡卡。质问，“你为何不服从我？按照命令，禁止碰女子！”卡卡回答说很抱歉；他忘了，只是试图帮帮她。巴巴批评：“你要是认真对待命令，就会记住。你认为在做好事，可你不知道这对我伤害多大。即使恺娣死了，你也不应碰她。那样我会因你的服从而自豪。可她摔倒也令你因忽略我的命令而跌倒。”后来，巴巴原谅了卡卡。

12月8日早晨7点，巴巴一行乘蓝车及轿车离开拉姆纳德，两天后的上午11点到达卡利卡特。途经丁迪古尔，伯尔尼，博拉吉及巴尔卡德。他们在卡利卡特五英里外，埃朗希帕拉姆的锡兰山庄住下。巴巴喜爱此地。立刻同恰提巴巴做内在工作，不久就出去寻找当地的玛司特以便联系。

整个期间，巴巴同男女满德里恪守一天两餐的禁食。

到后不久，恰提巴巴就大发雷霆，喊道：“这地方没希望，我烧得厉害！”

因此巴巴用了近200桶水给他洗澡。可半小时后，恰提巴巴又要洗澡！巴巴又来为他洗澡，但这次他不让，而是给自己浇了几百桶水。恰提巴巴神秘地说：“这是个没吃没喝之地！”

有一天，在锡兰山庄同恰提巴巴工作之后，巴巴微笑着来到女子处，说：“今天我的工作最为满意。我非常、非常高兴。”还发了点心庆祝。巴巴的面容如满月，双目生辉。女子们敬畏不已，唱诵起祷文：

哈瑞，帕若玛特玛，安拉，阿乎若玛兹达，神，耶兹单，呼！

哈瑞，帕若玛特玛，安拉，阿乎若玛兹达，神，耶兹单，呼！

哈瑞，帕若玛特玛，安拉，阿乎若玛兹达，神，耶兹单，呼！

一些女子在他面前欣喜若狂，为他跳起舞。凝视他的美，她们醉若玛司特尼，只有玛妮、拉诺和诺芮娜端庄如常。接着巴巴到男子处发点心。他们也举止奇特。这是蓝车旅行期间异常喜悦的一天。不过第二天，又恢复如常，气氛严肃起来。

12月12日，巴巴对女子解释了静心的另一点：

你们当中不能静心者，应当念我的名，不为念头烦恼。念头就像蚊子，我的名是蚊帐。你在蚊帐里面时，蚊子也许在四周嗡嗡作响，却叮不到你。这样，通过念我的名，它就像蚊帐，会保护你不受企图让你分心的蚊子念头叮咬，你就不会受影响。

斋浦尔

1940年12月16日，巴巴决定前往斋浦尔，就派禅吉先行，找合适的住房。决定是大家都乘火车去斋浦尔，邓肯和尼鲁驾驶蓝车只载行李。

巴巴曾打算让美茹与纳古在锡兰加入，同行的还有考特沃家的喜拉和娜珠姐妹——她们的母亲与弟弟阿狄已经和巴巴在一起。但锡兰的恶劣天气让他取消了打算。现在他叫美茹与纳古到卡利卡特。12月17日左右马萨吉将她们送来后，马上返回美拉巴德。

这时卡卡·巴瑞亚也被派回孟买，埃瑞奇从班加罗尔来加入巴巴，还带来家人和顾拉玛西。他们原本也要在锡兰加入巴巴，并在巴巴改变计划前打了防疫针。巴巴达斯来过卡利卡特三次，但巴巴一次都未见他，因为他在闭关，不愿工作受扰。

彭度受令帮助禅吉安排住宿，离开美拉巴德前往焦特布尔。邓肯预定了两间火车厢，大家为出发做准备。

锡兰山庄的房主获悉巴巴的真实身份，希望退还预付的房租。但巴巴捎话让他留下，作为他的帕萨德。在卡利卡特逗留两周后，巴巴和42位同行于12月23日下午离开。

禅吉和彭度虽然尽力，却未能在斋浦尔市区找到房子，于是按巴巴的指示，到焦特布尔、乌代布尔及本迪地区寻找。最后他们在斋浦尔郊区找到一座房子，叫伊朗尼-卡瓦斯吉-巴格，为卡瓦斯·巴拉·布克希吉拥有，位于安伯路。一位伊斯兰教圣人的陵墓就座落在院子里。

彭度和禅吉通知了巴巴。又接到巴巴的电报，说他已离开卡利卡特，并叫他们预定阿格拉到斋浦尔的火车厢。禅吉立刻动身去阿格拉，彭度留下，为巴巴的抵达做好一切准备。在圣诞节假日期间预定空车厢极为困难，但因巴巴的纳扎（关照），禅吉获得成功。巴巴一行于12月26日星期四傍晚5点到达斋浦尔。

大师一到，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为每人分配房间和床位。巴巴会关心女子们生活的最小细节。每个人的自由都在他规定的局限内。很难想

象这些女子是怎样生活的。在某些方面巴巴施加的限制甚于囚犯的。

但他的约束，非但更束缚人，
反而帮助打破奴役锁链，
开启内在自由之门。
而打破这些锁链却非易事，
因为它们实乃我们的骨肉。
每次呼吸都受这些局限所牵制；
最受伤痛的心步步反抗。
所以说几乎不可能
长时期伴随至师。
每次呼吸都给自我带来痛苦，
生存成为活着的死亡！

斋浦尔盛产猛虎。一位本地老人常来告诫男满德里要警惕，因为只有只老虎刚在某某地方咬死动物或人。克里希那一次给巴巴讲了此事，巴巴叫他去咨询恰提巴巴。他把消息告诉玛司特时，恰提巴巴说：“人人将被宰割成碎片！”但未予细述。

在斋浦尔 11 天后，巴巴于 1941 年 1 月 6 日到焦特布尔联系玛司特，随行只有埃瑞奇和古斯塔吉。两天后的中午返回斋浦尔。

1 月 8 日那天，巴巴和女子会面时，评论道：“整个世界何其混乱！我们在这儿体会不到这些苦难！玛格丽特牙疼，就说，‘让世界及其纷争见鬼去吧。我牙疼！’因为牙疼，玛格丽特就希望全世界下地狱，但为什么不为我这么做？给我制造如此的疼痛，以至你的自我被根除。

“你除非变成大师的灰尘，否则就无法伴随我。你们都可以下地狱！我决意把你们全打发走。”

巴巴的情绪改变，晚上，他幽默地说：“我们要出版一本新书，讲牛奶、还有吉蒂与送奶工的奇遇。每天奶牛都产奶不够，满德里、吉蒂和送奶工吵得不可开交。

“之后送奶工转向我，说，‘您是这儿唯一的好人。别的人都骚扰我！’”

强调玛司特工作的重要性时，巴巴评论：“我在开言前，必须联系世界上 75% 的玛司特。我已经联系了 70%；目前只剩下 5%。”

离他们住所仅一英里处，有人被老虎咬死。听到此事，巴巴下令每

晚 7 点把门都锁好。接着打趣：“我倒不介意老虎——我介意的是好斗的弟子！”

就是在斋浦尔，1941 年 1 月 9 日星期四，大师授述了他的讯息《美赫巴巴教导的七个真实》。宣布：

美赫巴巴的教导不重视信条、教义、种姓与宗教仪式的履行，但重视对以下七个真实的认识：

1. 唯一的真实存在是唯一之神的存在，他是每一个有限我里的大我。

2. 唯一的真实之爱是对这个无限（神）的爱，它唤醒人要见到、认识并且同其真理（神）合一的强烈渴望。

3. 唯一的真正牺牲是在追求此爱的过程中，牺牲一切——身，心，地位，利益，以至生命本身。

4. 唯一的真正舍弃是摒弃一切的自私念头和欲望，即使在履行世俗责任当中。

5. 唯一的真正知识是认识到神是好人也是所谓坏人，是圣人也是所谓罪人的内居者。该知识要求你，按形势需要，平等地帮助一切人，不计回报；被迫参与争论时，不带丝毫的敌意或仇恨；努力使他人幸福，以兄弟姊妹般的感情对待每个人；不在思想、言语或行动上伤害任何人——甚至那些伤害你者。

6. 唯一的真正克制是训练感官不放纵于低级欲望，惟此才能保证性格的绝对纯洁。

7. 唯一的真正臣服是心理平衡不为任何逆境所扰乱，在各种困难中都绝对安然地顺从神意的那种臣服。

这则讯息特别重要，因为这是第一次巴巴下令印刷数千份，寄给全印度的弟子和跟随者在当地分发。在班加罗尔，伽尼医生和大阿迪负责印刷和发送任务，成千上万份讯息在全印度发送，又于 1941 年初几个月寄往欧洲及美国。巴巴派满德里到印度不同城市，并特别指示他们将它送给寺庙、清真寺、埃舍和教堂的牧师及负责人。

巴巴让盖麦、玛奴、美茹、美赫文，以及顾拉玛西·萨达和莎瓦，于 1 月 14 日返回班加罗尔。令埃瑞奇帮助伽尼医生和大阿迪大量发送《七个真实》讯息。

当天下午 4 点钟，巴巴离开斋浦尔，到古吉拉特、卡提阿瓦和吉尔

纳尔山联系玛司特。随行有从美拉巴德过来的古斯塔吉和萨瓦克·考特沃。卡卡·巴瑞亚在艾哈迈达巴德加入，他们在那里，以及拉杰果德、莫尔维、朱纳格特、贾姆纳格尔和杜瓦尔卡等地联系了玛司特。

有两位玛司特尤为重要或有趣。在拉杰果德，巴巴联系了一名圣人般的玛司特，叫“马克伊瓦拉巴巴”。他是位奇特的好玛司特，在一处连坐许多年。或许听来可怕，他全身布满苍蝇，有成千上万，几乎看不见他的身体，故巴巴称为“苍蝇圣人”。

在贾姆纳格尔，巴巴同当地不知其名的灵性负责人交流。这位伟大玛司特从不更衣，孤身住在一处坟场。巴巴第二次见他时，圣人对巴巴放声大哭，令人心碎地痛苦叫道：

“神在荒野找到我！”

这次拉杰果德旅行中，一天，巴巴解大便时，萨瓦克·考特沃在附近，心想：“我要是吃了巴巴的大便，必定在道路上突飞猛进。”在大师圈子里萨瓦克新来不久，听说乌帕斯尼·马哈拉吉曾做过类似苦行。（注：乌帕斯尼·马哈拉吉的这种行为与苦行无关，更与赛巴巴让他成道后下降到浊界的状态有关。）但巴巴结束后叫来萨瓦克，用警告的语气指示他：

“彻底清洗便桶，但要记住：别让一星点粪便沾到手上。用刷子。要是有一点碰到你身上，你就会得麻风病！”

萨瓦克目瞪口呆，这种苦行愿望落空。这个怪主意是他从读过的一本灵性书上得到的。巴巴知晓他的念头。以这种方式，萨瓦克学到最好是履行大师的愿望，而不是自己去谋取什么。

巴巴1月24日返回斋浦尔，对女满德里描述了旅行：

十天里我们访问了12个城市，我为17位玛司特洗浴。这次旅行中，我们夜夜在火车上度过，过着赤贫般的生活，吃烤豆、苹果及干豆（注：印度最穷的人吃的一种干豆）。我们乘三等车厢旅行，30人座位的车厢载了60人。我原想没人会认出我，但在第一站卡提阿瓦下车时，一名印度教徒过来达善。从那时起每次停车我只好把脸遮起。

不过这次旅行中让我最好笑的是胖子（卡卡）。我们都感冒了，胖子则彻底失音！只能耳语，一刻不停；我保持沉默，另一个（古斯塔吉）也同样；我们中只有一个能讲话（萨瓦克），可他忙着看管行李、买票、照料别的事。所以，有了两个穆尼（沉默的隐者），

又有第三个，胖子，我感到很滑稽。

这十天里联系了17个玛司特。有一个很高级。他近乎赤裸，在一个地方坐了40年。全身是不计其数的苍蝇，像衣服一样。但他很强壮。名叫巴普。

接着谈到战争，巴巴拼出：

目前人们都自相残杀。从三月起会更惨。除了杀戮，还会有洪水、地震、火灾、饥荒和疾病——这一切将造成巨大伤亡。大自然杀人，人又自相残杀。这都是神的作为。为什么？

罪恶根深蒂固，除非采用根本和普适的办法，否则就无法根除。必须全方位予以打击，才能消除。那时真正的和平与幸福才会持久。它会自动建立。那时人们才会学着互爱互助。

最大的罪人怎么可能变成圣人？因为他们的悔罪根本彻底。转化也真实充分。

世界悲惨。印度虽未直接卷入战争，也悲惨。

1月26日星期天，巴巴再次要女子们签署一份书面承诺，以新的热忱恪守命令，直到1941年8月。他接着说：

我相信外面的跟随者都会服从命令，但对你们——我的内圈——我不抱一丝希望。今后20天，你们要保持最佳情绪。在任何环境及条件下，都不要激动或者闹情绪，而是要保持快乐和微笑。这对我是最大的帮助。

人们参战，打仗，受伤，经受数不清的困苦——可这都相对容易。在一切情况下保持最佳情绪，从不难过悲伤，说话和气友爱，不用苛刻词语，有人偷你的饼也不激动，而是从心底说：“愿巴巴祝福你！”——那才真的困难。控制自我比在火堆或玻璃上行走更难。打赢一场国际战争容易，战胜自我最难。这是道路上唯一真实的事情。头脑要冷静，忍受吞下一切。苏非称之为“扎布塔”。

如今我母亲对我帮助最大。她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自控机会。战胜了自己，你就打赢了最大的战役。希芮茵麦来了，你们会有更多机会控制自己。比如，有时我简直想杀了她，却慈爱地拥抱她。你们也该这么做。

接着讨论了即将到奎达的旅行。决定乘蓝车和轿车去。谈到打装行李事宜，自蓝车旅行以来一直负责此事的拉诺，说她会继续做。一切安

排妥当后，巴巴开玩笑：

你们中会有六人死掉。喜拉我们用扇子陪葬；芭奴拜用鼻烟盒；诺芮娜用她的打字机，娜丁用她的笔记本。你们会成对死去——玛西和卡库；卡曼玛西和芭奴；诺芮娜和伊丽莎白……

去奎达途中，我们会观光参观新地方。不过到了奎达，就没时间观光了。在那里我将闭关禁食，做阿瓦塔得做的一切。2月20日前打点好行李。之后我们会离开斋浦尔，到一个你们或许会被绑架、活埋或被俄国人轰炸的地方！

巴巴接着问：“倘若有人问你们，美赫巴巴是谁，你们怎么说？”

娜丁·托尔斯泰回答：“神！”

诺芮娜·玛切贝利说：“神人！”

巴巴同意：“不是神，是神人。神人不止是神！神是绝对的。显现绝对者是神人。

“与神合一者是人神；只说神是错的。吉兀阿特玛指人；玛哈阿特玛指行道者；帕若玛特玛指神。当吉兀阿特玛与帕若玛特玛合一时，这个人被称为希兀阿特玛。不能把帕若玛特玛称为希兀阿特玛。”

1月27日清晨，巴巴乘伊丽莎白的车，去阿尔瓦尔村联系玛司特，下午1点20分返回。那天，他后来对女子们解释道：

如基督所说：“人赚得全世界却丧失其灵魂，对他又有何益？”我说：打赢战争容易，战胜自我却困难。一样的意思。

今天，我的工作五分钟就完成了。有个著名的玛司特住在一个商人家里。他45岁左右，名叫亚辛。（注：亚辛是先知穆罕默德的阿拉伯名字。）

有两类疯癫——第一类是世俗疯子，为金钱和女人发疯，或出于某个损失或震惊等等。另一类是神圣疯子，他们的心在道上瘫痪；他们像瑜伽士，却迷惑发疯。

“玛司特”的意思是陶醉。（注：玛司特一词源自波斯语MASTANAH，意思是狂喜，陶醉，疯狂。）玛司特陶醉于神爱。诗人采用“酒醉”表达那种神圣陶醉。玛司特位于第三和第五层面，有时在第四层面；但不在第一或第二层面。瓦隶属于第五层面，但不只是玛司特。玛居卜也可以在第五层面。

第五层面的玛司特陶醉于神爱。他看不见世界也看不到自己，

仅仅渴望与神结合。第五层面上的瓦隶看见层面和他自己，但不迷恋层面，而是渴望与神结合。

第六层面的玛居卜与该层面合一；第七层面的玛居卜与神合一。他若“下降”，就是库特博、赛古鲁、至师、人神。

第六层面者被称为辟尔。他处处看见自己，完全有意识，渴望与神合一。

因此存在着：

玛居卜——在第5，第6或第7层面

辟尔——在第6层面

瓦隶——在第5层面

玛司特——在第3，第4或第5层面

神疯——在第1或第2层面

世俗疯子——在零层面！

第三与第四层面之间，第五与第六层面之间，第六与第七层面之间，是被称为“姆卡穆-埃-海若特”的阶段，在此灵魂茫然发呆，陷入神圣昏迷。

若是玛格丽特喝醉了，会体验什么？她会记得世俗忧虑吗？会在乎任何事情吗？同理，陶醉于神爱的玛司特也什么都不在乎，什么都看不见。玛居卜因与所处层面合一，而淹没其中。你们怎么能分辨行为相似的疯子、神疯、玛司特、玛居卜、瓦隶？

有一次我派苏形的姊妹去找个玛司特，她却带回七个世俗疯子！你怎么分辨普通疯子和普通醉汉？醉汉步履蹒跚，疯子则不会。步履蹒跚说明他喝醉了。

疯子和玛司特行为类似，但通过某些姿势及迹象可以辨别。这里的玛司特咬扔石头和脏物，却是个很好的玛司特，不是疯子。就连与神合一的第七层面玛居卜也举止类似。不过他们都像孩子；集疯子和鬼魂于一身。他们只在必要时引人注目。否则，他们就像煤堆里的宝石隐藏起来。

1月28日7点钟，巴巴再次乘伊丽莎白的车离开斋浦尔，在阿尔瓦尔地区联系玛司特。古斯塔吉和禅吉陪同。已派萨瓦克·考特沃前行，安排会面，查清玛司特的位置，准备好三小时后巴巴一到就立刻带他过去。

在阿尔瓦尔，巴巴联系了五位玛司特，他要求在联系时绝对隐蔽，叫满德里站远处，甚至不准看他。为联系一名玛司特，他们得开出城外三英里，巴巴又步行四英里，穿越沙漠。即便这个，他也以急于找工作者的热忱来做。微笑着返回，尽管因长途跋涉，疲惫不堪，他为工作成功完成而高兴。

从阿尔瓦尔，巴巴和男子驱车，前往伊斯梅尔坡，联系第六层面的温和型玛司特高库尔巴巴。绕了许多弯路，四处打听之后，巴巴终于在村外一间小庙里联系到玛司特。这位 100 多岁的老圣人极受崇敬，和他的五六只狗住在那间简陋的庙里。最后一次会面时，高库尔巴巴用如下话来迎接美赫巴巴：“神来了。”

1941 年 1 月或 2 月的另一次，巴巴联系了斋浦尔的灵性负责人，也叫纳嘎巴巴。这位大玛司特圣人住在斋浦尔郊外的安伯村，埃瑞奇受命带他来见巴巴。以下是埃瑞奇对见到纳嘎巴巴时的叙述：

他一丝不挂，扛一根带叉的棍，上面系着脏布片。他生活在安伯宫对面的山上，每天早晨下山到安伯村，从一家店主处拿些施舍的甜食，不和人讲话就返回山上。在半山腰一座小庙处，有个泉眼，他洗濯一番，吃甜食，喝水，再走上山顶。

在这座小庙，每天他吃喝休憩后，就会搓泥球。我问他这些“泥球”作啥用，玛司特告诉我，他受命要向世界各地的大城市投掷“火球”，因此他很忙，不能同我去（见美赫巴巴）。

我又问他，他那古怪的叉棍有何用，他回答说棍子和上面的旧布结，有助于他瞄准要投掷“火球”的城市。然后又直言不讳地要我离开，但他许诺有一天他造访斋浦尔时会来找美赫巴巴。我又劝玛司特当时就和我走，可他拒绝，打了我。

然而几天后，埃瑞奇发现纳嘎巴巴走过巴巴的斋浦尔住所。玛司特被哄进车库，并被巴巴联系。纳嘎巴巴履行了诺言，虽然他很少造访斋浦尔。

也在 1941 年 1 月份，美赫巴巴联系了斋浦尔的另一位很高级的玛司特，叫邱坦夏。这位十分肮脏且性情暴躁的火爆型玛司特，居住在该市红灯区附近最声名狼藉之地。邱坦夏被带到巴巴住所一两天，巴巴不让他单独呆着，让不同的男满德里每人轮流和他坐两小时。邱坦夏受当地市民尊敬，他们也害怕他的暴烈脾气，据说他曾经用石块掷一个惹怒

他的人，将其杀死。

与此同时，尼鲁和邓肯在执行巴巴的命令，将蓝车从卡利卡特开到斋浦尔途中历尽艰辛。两人都是医生，不过巴巴常称他们“剃头匠”——类似于西方对外科医生的常见揶揄称呼——“屠夫”。

蓝车内外胎完全磨破，在这种状况下驾驶几百英里好不麻烦。邓肯不得不一次次停下修理。有一次爆胎，他只好将一块毯子塞进胎里，直到找到修理处。每当他们停车，就有一大群人过来围观这辆怪车——高高地堆着各色古怪行李，却无乘客。有时邓肯得自己清洗车子。路上他们靠可弄到的粗劣食物维生。就这样，历经无数艰难，邓肯和尼鲁终于将巴士开到斋浦尔，巴巴对他们很满意。把照料满德里健康的责任交给二人。

每年这个季节，斋浦尔到处是苍蝇。尤其是用餐时间，蝇群盘旋，使吃饭成为一场闪避战。伊丽莎白会坐在蚊帐下进餐。玛格里特把蜂蜜涂在脚趾上吸引苍蝇，以便安宁用餐。最后巴巴督促邓肯和尼鲁想办法除掉害虫，他们绞尽脑汁，却无不以失败告终。

在斋浦尔，邓肯接到面试入伍通知，暂时离开，到海得拉巴。他被告知于3月1日在普纳报到。他的军事岗位在普纳、海得拉巴和班加罗尔，在那里负责一家收容意大利战俘的医院，有160张床位。因此，在战争期间，他每次休假都能来看巴巴。（注：1945年战争结束后，邓肯永久加入巴巴。）

在此期间，有个来自德里的叫克基（凯克巴德）·阿德希尔·德赛的29岁年轻人，从《美赫巴巴期刊》元月刊上得知巴巴将逗留斋浦尔，于是在1941年2月1日来拜见巴巴。他12年前在瑙萨里，从他兄弟阿德尔·德赛的口里首次听说巴巴。但克基到时，巴巴正同恰提巴巴工作。他叫诺芮娜传话：“你来了我很高兴，但我在闭关，我要你赶第一趟火车返回原地。”尽管失望，克基还是服从了。

巴巴希望为斋浦尔的穷人洗脚。派两位市民拉拉·奇兰吉拉·阿格拉瓦和C·G·纳尔，负责挑选50名真正的赤贫者，带到巴巴住处。这两名男子本想达善巴巴，但这不可能，因为他在闭关。不过，他们因分担穷人工作，之后有幸见到巴巴。

1941年2月2日星期天，阿格拉瓦和纳尔将穷人带给巴巴。他给每个人洗脚，把头放他们脚上，给他们衣服和糖果。阿格拉瓦深受感动。

他后来对禅吉说：

“伟大的真正榜样！我负责倒水，给巴巴递肥皂，但是得不断被提醒别忘了职责，因为我的脑子变得一片空白。我感受到非凡喜悦，极具感染性。我盯着巴巴，被他无法言喻的魅力所吸引。

在那种狂喜状态中，以前的一次奇异经历又详尽重现：我梦见主奎师那沿一条大路走来，后面跟着阿朱那。美赫巴巴的喜悦表情，恰如我在奎师那脸上见到的。主奎师那在我面前停下，张开口，向我展示了整个宇宙，如同他曾向阿朱那所示现的。强烈的喜悦让我甚至在梦中大声鼓掌，令屋中的家人惊恐不已，立刻过来问我出了什么事。

我多年未想起此梦了。可站在美赫巴巴身边，那一幕又真实重现。我今天比过去任何时候更感幸福。相信这样一个人的力量能极大地帮助解决当今世界混乱。”

C·G·纳尔也被感动，说道：

“多么了不起的人！他无法形容！多么高尚，多么优雅……难以定义。

我现在明白了，你们为什么都这么拥戴和紧跟他。他就像一块大磁铁，把你吸引过去。虽说首次面对他，他明确指示不要合掌致敬，但我难以抗拒。他的微笑将永远和我同在。令人迷醉。现在我明白了唤醒者一词的意思。他触动你，就有什么在你内里发生。

我相信他能成为一切生活部门的天才。他的工作极其系统精确。我肯定他知道给一个人倒多少水，给另一个人倒多少。他在那间昏暗小屋为穷人洗澡时，屋中似乎充满光。

活动时，我被他的真正神圣人格和我的体验深深感动，无法抗拒要在告别前向他致敬的内在冲动。但他已下令我们不能再见他，我们应该离开。

这次会面将是我人生的转折点！”

2月5日星期天，巴巴同古斯塔吉和萨瓦克·考特沃一起，再次离开斋浦尔，到德里联系玛司特。卡卡·巴瑞亚已先行。嘉尔·科罗瓦拉也在德里与他们会合。

巴巴的最重要联系又是同德里的灵性负责人，哈菲兹吉·那贝纳。倍受尊敬的哈菲兹吉·那贝纳是位失明和全裸的穆斯林圣人，虽然看不见，他每次走动都能在整个旧城找到路。关于他有许多神奇故事和奇迹。（注：

几个月后，1941年7月6日，哈菲兹吉·那贝纳去世。）

在德里与哈菲兹吉·那贝纳交流之后，巴巴到萨哈兰普尔、勒克瑙和贝拿勒斯，并派禅吉返回斋浦尔。他在这些城市也联系了玛司特，之后离开，到加尔各答。

巴巴从加尔各答到南方，沿途联系玛司特，2月11日到达佳格那塔普里，拜度在此等候。巴巴联系了那儿的玛司特，之后前往沃尔代尔和马德拉斯，只有拜度伴随。古斯塔吉和萨瓦克被派回斋浦尔。

大阿迪在十个月未见巴巴之后，受令来马德拉斯。2月13日，他与嘉尔·科罗瓦拉开着新车（沃克斯豪尔）来见巴巴。下午1点他们立刻乘阿迪的车，前往拉姆纳德，巴巴将再次联系老圣人玛司特帕鲁克拉巴巴。

巴巴让阿迪尽情喝茶，打足精神长途驾驶。以下是阿迪的回忆：

“数杯茶水无疑刺激了我的神经系统，但没有什么像巴巴本人在车里一样，他充满活力的‘在’令人振奋。自巴巴1940年4月离开后，我留守班加罗尔的抑郁回忆——我从未经历过的冗长、无聊和抑郁时期——在他的阳光般笑容、熟悉手势和字母板上的慈爱言谈面前化为乌有。

巴巴告诉我，拉姆纳德的帕鲁克拉巴巴是印度最重要的玛司特。‘他是所有玛司特之王。再度联系他，是我联系玛司特的一个很重要阶段。在我的生日和我一起，在这个重要使命中为我开车，你很幸运。’”

他们晚上9点抵达特里奇诺波利，继续通宵驾驶，凌晨3点至6点在一家旅社停下休息。拜度在巴巴身边睡走廊，阿迪和嘉尔睡车里。再次出发，于2月14日星期五早上8点，到达帕鲁克拉巴巴所在的基拉喀莱（离印度最南端的拉姆纳德十英里）。巴巴令男子禁食，直到他与老玛司特的联系结束。巴巴给帕鲁克拉喂点吃的，只是同他坐了十分钟。不过，他表示对此次联系极为满意，因为这位在第六与第七层面之间的大圣人玛司特确实非凡。

当天上午9点，他们立刻启程返回马德拉斯，午夜抵达。巴巴指导阿迪驱车回班加罗尔。他则由拜度和嘉尔·科罗瓦拉伴随，乘火车前往昌达。巴巴在昌达联系了一位第五层面玛司特，他叫罗赫瓦拉巴巴，住森林深处。这个玛司特从铁路废品场收集废铁片，高挂在林间树梢上。

巴巴到那格浦尔联系玛司特。然后乘火车去德里。2月18日，巴

巴和男子在德里看了查尔斯·卓别林的新电影《大独裁者》。（注：《大独裁者》是对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讽刺。希特勒恼羞成怒，抗议放映。）巴巴非常喜欢这部电影。他说：“这是我会乐意看上七遍的唯一电影。”他致信美拉巴德的满德里，说每人都应该看，随便多少次都行，还补充说，在目前禁令中禁止看电影者，只许在当地放映时观赏此片。

就这样，巴巴在两周内行程近 5000 英里，走遍全印度的北、南及东部之后，返回斋浦尔。在整个疲惫不堪——即使不说是折磨——的旅程中，巴巴每夜都在拥挤的三等车厢度过。白天因为不停地找寻玛司特，也得不到休息。拉姆纳德和马德拉斯天气炙热，加上战争期间在印度旅行的常见阻挠，巴巴进入勒克瑙时正发生暴乱。巴巴访问加尔各答等地时，这些地区也发生了内乱。

美赫巴巴对这些玛司特的大爱，谁能明白？为了联系一位玛司特，他会旅行数千英里，乘火车、汽车、徒步、牛车、骑马及骆驼，受日晒雨淋，没有适当的休息、食物或饮水——历尽最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就连几个小时的睡眠都不可能。

唯有美赫巴巴知道，这些玛司特对他的意义，

巴巴仅有的休息是服务他的所爱——

为他们洗浴，剃须，喂饭，

按压脚，按摩身体，

对他们百依百顺！

这是对他全部辛劳的灵丹妙药，

因为这是他在本时代的首要工作。

这次辛苦旅行之后，巴巴未曾休息，又出去在斋浦尔市联系了几位玛司特。他还同恰提巴巴工作，后者仍由男满德里照料。巴巴回斋浦尔不久，还发布了下列通告，寄给印度的跟随者：

1941 年 2 月 15 日，在拉姆纳德（我会见老圣人帕鲁克拉巴巴的那天）（注：巴巴对帕鲁克拉巴巴的实际联系是在 1941 年 2 月 14 日），我在这一天决定：

首先，在 1941 年 8 月 1 日，我的讲话活动将开始（对我自己开言）；

其次，我的世界性显现将在 1942 年 2 月 15 日充分表现。

我目前的闭关体制将延续至 4 月 15 日。从 1941 年 4 月 15 日开始，直至 1942 年 2 月 15 日，整个时间我的闭关将是彻底的。

从8月1日到2月15日，谁都不会看到我，甚至我最亲近的弟子。在此期间，我将把世界事务引向高潮，必须在1942年我的显现之前，这将标志着世界总调整的开端，带来随后的灵性复兴。

我已决定派诺芮娜·玛切贝利，娜丁·托尔斯泰和伊丽莎白·帕特森去美国，玛格丽特·克拉思科和艾琳·比罗去欧洲，传播我的讯息。4月底，将公开宣布本宣言，我的弟子将在我指定地点亲手发送最后的续篇。

受令遵守特殊命令者，从8月1日起停止，此后将遵守他们与我联系期间所服从的命令。但从1942年1月1日，到1942年2月15日，他们以及得到灵性进步或觉照、乃至最高成道体验承诺者，将实行禁食，每天饮用1.5西尔牛奶（纯牛奶，或加茶或咖啡，或制成酪乳），饮用时间和次数随意。可以喝用纯牛奶、或牛奶和水、或只用水制成的茶或咖啡。一天饮用的牛奶量不得超过1.5西尔。一天食用的糖量不得超过八汤匙。水和含汽苏打水可随意饮用。

从1941年8月1日至1942年2月15日，我将命令古斯塔吉·汉索提亚，K·J·普利得，斯瓦米·巴巴南达和萨瓦克·考特沃进山闭关。

关于他1941年即将到来的47岁生日，美赫巴巴已经宣布：

今年，作为灵性历史上最重要的一年，2月15日我的生日，公开或私下都不予庆祝。

2月17日，母亲希芮茵在儿子佳尔陪同下来到斋浦尔，用巴巴的话说：“以便给其他人充分的自控机会。”但母亲和弟弟到达时，巴巴外出。

曾在穷人活动中帮忙的阿格拉瓦，是斋浦尔的著名律师。他请求巴巴准许公众达善，巴巴回绝，但他要诺芮娜在斋浦尔作两场有关他的演讲——1月18日一场对一批律师，2月12日一场对一般公众。

德希穆克博士随后邀请诺芮娜，到他任教哲学的那格浦尔大学演讲。经巴巴许可，她2月18日前去。演讲效果很好，三名学生，拉姆·潘克拉吉、阿卜度·马吉德·堪和纳纳（那拉延）·戈帕尔·科尔，听完演说，开始了与巴巴的密切接触。

阿卜度·堪的母亲最近过世，沉重的打击使他恸哭多日。听完诺芮娜的演讲，他深受感动，要求面谈，次日又到德希穆克家中拜访她。阿卜度敞开心扉，告诉诺芮娜，他自从母亲去世后有多么抑郁。诺芮娜温

柔地对他谈起巴巴。深受安慰的他将诺芮娜视为“神的天使”，悲痛全部消失。

后来诺芮娜向巴巴讲起这个年轻人，巴巴给他捎信说：“要感受我在看护你。”

北方旅行

奎达

去奎达旅行的计划已经开始。埃瑞奇从班加罗尔被召回斋浦尔，负责开蓝车。伊丽莎白将驾自己的车，带巴巴、美嫒和玛妮。

在阿美纳伽的鲁西·伊朗尼和彭度被通知赴奎达，为巴巴一行安排食宿。鲁西曾是奎达居民，1920年代，巴巴在他家住过三次。他听从巴巴的建议，离开奎达，如今在阿美纳伽生活。鲁西的女儿恺娣已加入女满德里的旅行。另一个女儿高荷，还在孟买的一所医学院学医，一放假就来伴随巴巴，因为她也感受到他的神爱，渴望更多。

为了工作，巴巴选择一条危险且盗匪猖獗的路线去奎达。

涉及工作之处，他不会考虑安全。

对一个将全宇宙握于掌心者

安全问题何在？

巴巴表示他要渡过印度河及五条支流，按照他的指示，制定计划沿这条危险得多的路线旅行。

拜度、古斯塔吉、克里希那、文克巴·劳和韦希奴，按照指示带着玛司特恰提巴巴，先行乘火车去奎达。1941年2月25日，星期二早晨6点，巴巴和六名女子乘伊丽莎白的别克车出发。其他人乘蓝车随后。车满满的——28人挤在为14人设计的座位上。埃瑞奇开车，旁边前排座位上 是尼鲁和佳尔。（注：尼鲁再次做机修助手。）

他们当天中午到达阿格拉，在一家客栈停下。巴巴指示埃瑞奇和尼鲁从车顶卸下全部铺盖，整个旅程中这件活儿都由他们做。安顿后，巴巴派埃瑞奇出去寻找玛司特，尼鲁和弟弟佳尔采购物品。晚上，巴巴带女子观光泰姬陵、阿格拉古堡及其它景点。

在泰姬陵，巴巴得知，有一位年老的女圣人就住在不远处一间被遗弃的马厩内。泰姬陵的一名园丁给巴巴做向导。巴巴和男子走近马厩，

听到一声虎啸般的嚎叫。他们走进马厩，找到老妪。她来回踱步，吼叫着。巴巴一走近，她就停止嚎叫，尊敬地向巴巴招手。巴巴打手势叫埃瑞奇问她是否高兴见到他。她回答说确实很开心。她虽年迈，却魁梧健壮，双臂戴满手镯，有一张明亮动人的脸。巴巴说她是高级的玛司特尼，称她为“玛司特尼·麦”。

那天夜里，埃瑞奇带来一名玛司特，巴巴夜间同他工作。第二天一大早，巴巴为阿格拉的另一名玛司特洗澡穿衣。埃瑞奇和尼鲁忙于玛司特事务，根本没空保养旧车。

2月26日，巴巴带母亲希芮茵同伊丽莎白驱车参观法塔赫布尔·西格里，之后返回阿格拉。

2月27日凌晨3点半，巴巴很早就叫醒大家，尼鲁和埃瑞奇赶紧把铺盖行李绑在车顶。5点45分，他们离开阿格拉去德里，127英里的距离。伊丽莎白的轿车开得很快，时速达60英里，把旧雪佛莱巴士远远抛在后面，后者最高时速仅40英里。巴士轮胎已旧，途中爆了三次。巴巴当天上午十点抵达德里，入住利格饭店，逗留三天。因巴士未露面，他驱车返回，发现他们仍在修补另一次爆胎。他们解释了车胎磨损问题，巴巴不予理睬，却要埃瑞奇“下次开快点！”

一到德里，巴巴就派埃瑞奇去找玛司特。他只在贾玛清真寺附近找到一位。晚上巴巴联系了他。后来巴巴又带女子参观古德高塔、胡马雍墓和拉克西米·那拉延印度教神庙。

3月2日，星期天早晨，巴巴让希芮茵和佳尔回普纳。他自己和弟子启程到215英里的贾朗达尔。禅吉也和他们同在德里，但他也于2日动身去孟买。中午抵达安巴拉之前，巴士又爆胎，巴巴只好等它赶上。

在安巴拉，巴巴派埃瑞奇去找玛司特。找寻一个小时，却一无所获。巴巴不悦，下午两点前往贾朗达尔。

巴巴吩咐埃瑞奇保持时速45英里，尽管有重载及乘客，埃瑞奇尽力而为，可车胎一再爆裂，造成烦人的耽误。巴巴越来越不满。距安巴拉20英里处，再次瘪胎。巴巴乘伊丽莎白的轿车先行，联系锡尔欣火车站80英里外的一位玛司特。由于这些耽搁，巴巴到时玛司特已不在那儿；刚于几分钟之前离开。巴巴表示失望。

巴士下午四点才缓慢行至卢迪亚纳。巴巴带埃瑞奇乘马车出去找玛司特，联系到一位并给他喂食，巴巴很高兴。当晚7点半出发之前，总

算修好一只轮胎，驱车 50 英里前往贾朗达尔，午夜抵达。

3 月 3 日早晨 5 点半，他们动身去 87 英里外的拉合尔。爆胎和耽误再次成为家常便饭。尼鲁和埃瑞奇请求买新轮胎和内胎，可巴巴不准；他们只好凑合着。巴士还很难操作，因为后轮一边两只，另一边仅一只。

由于爆胎他们不得不在阿姆利则停车两小时。（注：阿姆利则是印度教至师、锡克教创始人古鲁那纳克 <1469—1539> 的圣城，也是金庙所在地。）尼鲁修理车的同时，巴巴和埃瑞奇去找玛司特。然后前往拉合尔。巴巴的轿车 11 点半抵达，巴士三个半小时后才到。入住布拉干扎旅馆。

在拉合尔，埃瑞奇找到两名玛司特，带给巴巴。一位是老玛司特尼。巴巴联系了他们，还有另外三名玛司特。

在尼鲁和埃瑞奇再三恳求下，巴巴终于让步，让他们在拉合尔买一套新内外胎安装好。在拉合尔，巴巴带女子参观市区的莎丽玛花园、阿纳卡里市场及其它地方。

他们于 3 月 5 日早上离开拉合尔，前往 102 英里外的蒙哥马利。仅走 40 英里，巴士又出故障，巴巴显得恼火。他想去巴格伯登联系一位很高级的玛司特，所以令尼鲁随他坐进伊丽莎白轿车的前排座位，开车走了。四名女子坐后排，用帘子遮开。留下埃瑞奇自个儿想办法，要他在蒙哥马利与他们会合。巴巴的车 11 点钟到达。把女子留在公共工程处招待所，巴巴、尼鲁和伊丽莎白驱车到 30 英里外的巴格伯登，至师巴巴法瑞德·夏喀·甘吉陵墓附近，联系那位巨人般体格的未留姓名的玛司特。

晚上，巴巴带三名西方女子，在一间污秽棚屋联系一位 18 岁的年轻玛司特尼，据说她已在那里生活了 12 年。这个年轻女子从 6 岁起就一直处于神醉状态。

夜里，尼鲁和埃瑞奇再次请求巴巴买四套新胎。巴巴又予以拒绝。

3 月 6 日早上 7 点，他们离开蒙哥马利，去 137 英里外的木尔坦。巴巴命令埃瑞奇开快点——至少时速 45 英里。尼鲁听得胆颤心惊。开了仅 40 英里，巴士再次爆胎，埃瑞奇和尼鲁尽力修补。巴巴乘别克车在前方等待，巴士赶上时，他让尼鲁坐进轿车，到木尔坦联系他急于见到的玛司特。埃瑞奇再次被留下，自个儿补胎。

因巴巴不断催促伊丽莎白，“开快点！快点！”巴巴的车 11 点就

到了木尔坦。时速 70 英里在现代高速公路上也许不算什么，可在坑洼不平、通常未铺砌，随时有游荡的动物或村民横穿的印度马路，乃是极危险的车速。

巴巴在木尔坦联系了一位玛司特和一位玛司特尼。巴士下午很晚才到，令人惊奇的是，沿途仅爆胎一次。埃瑞奇和尼鲁被派往市区搜寻玛司特。埃瑞奇还得带回几个男孩，巴巴选了一个留下，借口是让男孩学习操作放映机，在阿美纳伽的萨若希影院工作。不过巴巴选择这个男孩，有着隐秘原因。

在木尔坦，巴巴终于勉强让埃瑞奇和尼鲁买两套新胎。木尔坦去奎达的路因强盗横行，山匪猖獗而臭名昭著。虽有女子同行，巴巴还是选择走那条路。

他们于 3 月 7 日凌晨 2 点动身，前往 110 英里外的卡尔市。开了 15 英里，来到一座铁路桥。埃瑞奇开巴士缓慢过桥，在五吨重的负荷下，木支架晃动起来，咯咯作响。桥身开始倾斜，尼鲁吓坏了。下着瓢泼大雨，路况极糟。他们还得过五座桥，穆扎法尔格尔过去，是最后一座桥，横跨印度河，最长也最惊险。

收费站的人说，出了事故他概不负责，因为此桥的设计载重为 2 吨半以下的车子。他们强烈要求，他才准许通过。蓝车尾随轿车经过时，桥嘎嘎作响。车里的女子大声念巴巴的名。身后一些木条裂成碎片，爆散四处。过了桥，大家都感激地高呼巴巴的名！尽管天冷，他们却在流汗，意识到若不是巴巴的纳扎（关注），他们连人带车都会坠桥死掉。

巴巴从木尔坦带来的男孩同他一起坐在车里，不知这位和善沉默者的真实身份。男孩哼着曲儿，听到女子们高呼，“赛古鲁美赫巴巴凯捷！”，他才意识到自己在一位尊者跟前。

他们 10 点半抵达德拉·加齐·汉，给车加满油。与此同时，巴巴和伊丽莎白去邮局往美国发电报。路上，别克车陷入一片泥中，只得用另一辆车，外加 10 人推拉出。

德拉·加齐·汉的当地人警告他们这条去奎达的路线的风险。说连部队行军也会犹豫，严加防范后才走此路。但巴巴决心已定，车朝山上驶去。

整天阴雨连绵，他们沿狭窄弯道朝卡尔进发，盘绕陡峭高山和惊险蜿蜒的山路。此地偏僻荒凉，整个行程中不见人迹。轿车和巴士在两处陷进泥沼，大家都下来推车。傍晚 5 点抵达卡尔镇，在一座山顶的旅店

住了三天。

在卡尔，巴巴授述斋浦尔发布的最近公告讯息的续篇。他说：

我将于1941年8月1日对我自己并在我内里道出神言，这个开启死亡世界复活和世界总调整的神意之言。

这种对我自己开言的行动将持续到1942年2月15日——我将公开和世界性开言的日子，我的宇宙显现将充分展示的日子，六个月的自言活动将带来灵性复兴的日子，我的圈子弟子将证悟真理的日子。

我目前的闭关将持续到4月15日，但从1941年4月15日至1942年2月15日，我的闭关会更彻底。

3月11日早晨7点20分，大家离开卡尔，前往130多英里外的洛拉莱。沿途经过许多隘口，是行程的最危险地段。走了10英里，他们停在拉克尼，带上雇佣卫兵。巴巴和女子观赏了一场小型赛马。巴巴奖给胜者五个卢比。

他们上午11点半离开，卫兵策马在轿车两侧，强壮的巴鲁奇士兵执枪在巴士车顶。巴士途中陷入泥里，被伊丽莎白的轿车拉出。当晚6点45分抵达洛拉莱，住进旅店。

在洛拉莱，有人认出随同的男孩乃是一个恶匪的儿子。男孩已经开始惹麻烦，于是巴巴派人送他回木尔坦。巴巴带他同路的原因此时明了。土匪知道男孩与他们同行，所以没有袭击。

3月12日早上离开洛拉莱，傍晚5点抵达奎达。鲁西为巴巴租下波斯领事馆对面的阿卜度·瓦希德的房子。巴巴一到，就投入玛司特工作，闭关不见人。

到达两天后，巴巴派埃瑞奇回班加罗尔，拜度、古斯塔吉、克里希那、尼鲁、文克巴·劳和韦希奴留下伴随他。韦希奴采购物品，拜度、克里希那和文克巴·劳寻找玛司特。巴巴每次出门联系玛司特，拜度都会随行。克里希那和文克巴也在巴巴身边守夜。巴巴到奎达后不久，琵拉麦·霍姆兹德也从卡拉奇过来，获准逗留一周。

尼鲁是医生，根本不信什么玛司特，只是把他们当作天真的疯子。可有一天他发现恰提巴巴整夜坐在一大块冰上，室外冰天雪地，也不离座位。这天夜里尼鲁蜷缩在床上，盖着四条羊毛毯，穿着外套，仍觉得冷。恰提巴巴裸身坐在奎达的严寒中，逍遥自在，这不可思议的一幕给尼鲁

留下深刻印象。他的质疑头脑无法满意解答这个奇观，心悦诚服地承认玛司特绝非常人。

巴巴在奎达的一个月，恰提巴巴从不呆在屋内，在严寒恶劣天气，彻夜徜徉在室外。他健康无比，更有甚者，继续满满 100 桶冰水的日常洗浴！

一天巴巴吩咐克里希那去问恰提巴巴想不想洗澡。对克里希那的问题，恰提巴巴先是大笑，而后同意。巴巴来给他洗澡，一边对克里希那打手势，叫他问恰提巴巴冷不冷。他回答说：“冷？我着火了……在燃烧呢！”

克里希那困惑不解，问：“你洗冷水澡，却感到在燃烧？”

恰提巴巴朝巴巴点头，说：“这火灼烧我！”

巴巴希望每天早晨 6 点给恰提巴巴洗澡。克里希那为玛司特做早餐，麦乳和煎蛋，随时备好，洗完澡就能喂他。有一次，巴巴要求洗澡水很热。那天早上，克里希那晚了，也不过是十分钟。巴巴生气地大声敲门，要他赶快。巴巴到男子那边，说：“克里希那贪吃贪睡像只猪！”

他召来古斯塔吉，对他打手势：“我很生气，不能宽恕克里希那的错误。你最好宽恕他。”

古斯塔吉以手势作答：“巴巴，您都不能宽恕他，我怎么行？”

巴巴斥责克里希那：“你怎么总是漫不经心？我每月付你十卢比，还供你吃喝，寄钱给你母亲。你还是不好好尽责。你接受工资，就应尽心工作，诚实。”

克里希那顶嘴：“您以为我跟您是为钱？”

“那干吗拿工资？但我警告你，像满德里那样无偿工作则更麻烦。那要求严谨。唯有把头置于我足前者才能那样工作。你没有希望，没有用！走了更好！”

“如果您以为我在这儿是为工钱，我就走。”

“去哪里？”

“哪儿都行……我会找到工作。”

“你若是对我有任何的爱，就不会这样说话。”巴巴示意，他离开房间。

克里希那难受极了，决定离开巴巴。他刚朝门口走上一步，恰提巴巴放声大笑。克里希那问玛司特：“你笑什么？”

“你去哪里？”

克里希那气恼地敷衍：“我去个地方！与你何干？”

玛司特又说道：“你爱上哪儿上哪儿；随你去哪里，他都在。没有一处他不在。”

克里希那开了门。巴巴在外面站着。他告诉巴巴，他要走了。巴巴回答：“好，不过先做件事。服侍恰提巴巴早餐。他吃完，你再走。”克里希那答应了。玛司特吃完，克里希那火气也消了。巴巴说：“现在走吧。”

“我想留下。”克里希那说。

巴巴呼应恰提巴巴的话，说：“无论去哪里，我都与你在一起。我在你那里，贯穿全世界。即使你离开我，下一世也会再来，跟随我。你要留，就留下；但是要为我留下，不要为你自己！”就这样巴巴宽恕了他。

一天，巴巴派伊丽莎白去奎达火车站办事。她在月台上看见一只黑色纽芬兰大犬。狗开始尾随她。总会被流浪狗吸引的伊丽莎白，不知该咋办。经打听，她得知狗的主人已弃之而去。

她脑子闪过一个念头：巴巴派她来火车站，就是为了这只狗。因此把它带了回去。巴巴很高兴，给它取名“捡的”，还亲自喂了它几天。

在奎达，有一次吉蒂在院里打井水，巴巴路过，朝她背上击了一下。她也没多想，继续拉绳提水桶。后来，巴巴把她叫来，问：“我路过井边时击你，你觉得伤心吗？”

“不，巴巴，”她说，“我啥也没想。”

巴巴解释：“有时候我在其它层面上的工作不大顺，时而会通过打人转移部分负担。如果我偶尔挥发情绪，接受者极其幸运。”

鲁斯特姆和馥芮妮的小儿子姜古，从出生起就和巴巴一起生活。蔻诗德负责照料他，为此，每次停下，她都为自己和孩子要求更多空间。这使她和负责安排行李及座位的拉诺经常冲突。

在奎达，蔻诗德也向拉诺要求更多空间，拉诺没理睬。巴巴批评拉诺：“你为啥不告诉蔻诗德，她不能占太多位置？”

“她不听，争辩有什么用？”拉诺回答。

巴巴打趣：“因为带着鞑固（姜古），她才鞑斗！”巴巴说的“鞑”，方言中意思是争斗。

3月15日，巴巴同诺芮娜·马切贝利、娜丁·托尔斯泰及伊丽莎白·帕

特森，讨论在美国传播他的讯息，又同玛格丽特·克拉思科及艾琳·比罗谈论在欧洲的同样工作。巴巴说：

在我开言之前，你们若还活着，必须从西方返回。灵性说，“生命和身体是零。”因此，如果我们唯灵者不死，唯物者就决不会死。然而，他们却在为国而死。你们也都得死——或许早应死去。因此，不久你们都得真正死去。

玛格丽特和艾琳会有充分的死亡机会——如果她们照我说的做，而毫不犹豫。所以，准备着离开，准备好留下！

两天后，巴巴评论战局：

他们不知道，没有谁会赢，没有谁会输。会有一种全新的、第三种结果。英国将受大苦难。印度将一片混乱。俄国掌握着钥匙，它十分聪明。俄国八面玲珑，因而显得超然局外。

英国剃头匠（邓肯）希望被派到印度医疗服务团，在班加罗尔、普纳或者阿美纳伽。离开我，他很难过，但必须去。这是法律，我向他保证，他不会离开印度。

罗斯福的演讲意味着战争。在未来的人类战役中，美国将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印度有 700 多个社区和种姓，所以这对印度很困难。

诺芮娜问：“这一切要很长时间才了结吗？”

巴巴拼写道：

一秒钟内，数千人就死于奎达地震。所以，我们还有很多秒的工作时间。假如突然之间，希特勒死掉，墨索里尼被杀，斯大林心力衰竭，他们的跟随者厌倦，那就用不了多长时间。

相比日本，人们更喜欢德国和意大利。日本像条蛇！印度若团结，就能独自粉碎日本，因为所有党派都恨日本。印度对日本的仇恨全体一致。

印度会遭轰炸——不是一枚，而是百万枚（炸弹）！军队出国，至少留下“捡的”这种佳犬。

禅吉 3 月 22 日到奎达来见巴巴，给他看了古吉拉特语报上一些新发表的敌意文章（注：或许出自伊朗尼上校和班加罗尔的律师未卡塔帕达亚）。巴巴叫禅吉别理这些煽动性文章，保持沉默。之后不久，派禅吉和琵拉麦一起到卡拉奇，安排诺芮娜的演讲。他已旅行 1200 英里来见巴巴，可会面后几乎未曾休息，就得当天出发，又旅行 700 英里。

巴巴一天数次同恰提巴巴工作。与此同时，鲁西和拜度竭尽全力，也没给巴巴带回来一个玛司特。巴巴只好亲自出去联系，在街上或棚屋里给玛司特洗澡、穿衣、喂饭。

3月25日，拜度竭力劝说奎达的一位玛司特，同他一起去见巴巴，玛司特脱口说道：“我不去！……我的船会淹没在那个海洋里！”他是纳迪亚·阿里·夏，奎达的灵性负责人，寒冬腊月天也住在郊外帐篷。巴巴没有亲自当面联系，而是乘车绕他的帐篷转圈。

3月25日巴巴同男女满德里分别开会，决定尽快离开奎达。由于气候寒冷，已有一半女子生病，这么多人住房也太小。给卡拉奇的禅吉发电报，要他寻找合适住所。他向巴巴汇报，找不到这种地方。琵拉麦一直渴望见到巴巴，陪伴他。没给大家找到地方住，她很失望。4月1日巴巴发电报给她，叫她来奎达。她来了一天。

卡拉奇人很想了解巴巴，因此诺芮娜和德希穆克被派去发表演讲。这是因为巴巴在闭关，不许公开达善。他们的三场演讲在4月11日、16日和17日举行，另一场活动在4月20日，由嘉姆希德·梅塔安排，有近1200人参加。诺芮娜和德希穆克从卡拉奇前往苏库尔，4月22日又在那儿发表了关于大师的另一场演讲。

从1941年4月1日星期二起，巴巴开始为期四周的又一次禁食：开始14天只吃水果；接着7天喝一杯茶，每日三次；最后7天只饮水。

德 拉 敦

由于在卡拉奇找不到住所，帕帕·杰萨瓦拉和萨瓦克·考特沃受令去德拉敦找住宅。4月3日帕帕和萨瓦克从美拉巴德抵达，联系到克基·纳拉瓦拉。克基尚未见过巴巴，但从德里的克基德赛处了解到巴巴。克基纳拉瓦拉协助帕帕和萨瓦克寻找空房，找到一处，报告在奎达的巴巴。

这样，去卡拉奇的计划取消，为前往德拉敦作准备。决定乘火车到拉合尔，蓝车和伊丽莎白的轿车托运过去。让帕帕·杰萨瓦拉和萨瓦克在拉合尔与大家会合，还指示帕帕找一名男孩，等巴巴到拉合尔时同他工作。

预定了一节三等车厢。奎达的工作结束后，1941年4月7日，巴巴和大家启程去拉合尔。经过酷热的两夜一天，乘列车穿过荒漠地带，他们于4月9日上午10点抵达拉合尔，由三天前已到的帕帕·杰萨瓦拉和尼鲁迎接。

不过，帕帕·杰萨瓦拉带来近60名男孩，让他们在站台上立正站成一排。他自豪地告诉巴巴：“随您挑选。您不知道，找到这么好的男孩有多难！”这让巴巴笑了，他给每个男孩一个卢比，都送回家去。

帕帕难以置信地问：“您一个也不喜欢？”

“没有喜不喜欢的问题，”巴巴打手势，“我的工作完成了。”

“您工作完成了？给每人一个卢比就完了？这我也能干，省得麻烦把他们集中一起带来。”

巴巴微笑着回答：“这是我的工作；你怎会理解？”

“奇怪……真是奇怪工作！我费这么大劲，找来这么多男孩——您却把他们全送回去。这是您的工作方式？”

这又让巴巴笑了，他安慰说：“别担心。你会收获你的劳动果实。把这项工作给你，完全是为了让你服务我。”

巴巴没在拉合尔停留。一下火车，他立刻乘别克车前往德拉敦，其他人坐蓝车尾随。已派埃瑞奇回班加罗尔，现在蓝车由帕帕·杰萨瓦拉驾驶，尼鲁做助手。伊丽莎白驾驶轿车，其他男满德里带玛司特恰提巴巴

一起乘火车去德拉敦。途中，巴巴在阿姆利则联系了一名玛司特，又在卡纳联系了两名。

帕帕·杰萨瓦拉不是个好司机，机械故障频繁出现。问题更多。在卢迪亚纳修好车，风暴突起，扬起沙尘，连续一个多钟头，能见度极低，幸运的是下了几场阵雨，很快尘埃落定。

巴巴一行在卡纳的旅馆过夜，第二天，4月10日下午，抵达德拉敦。

同时，在拉斯卡，男满德里得和恰提巴巴一起换乘火车，后者拒绝上车。车要开了，韦希奴心生一计：他告诉玛司特，“我们想带你回老家，你不上火车，我们就没办法了。”巧计生效，恰提巴巴欣然上车。巴巴听后，笑道，“韦希奴个子矮，做所有的采购及旅行安排工作。现在我看他不仅外貌像拿破仑，干活像拿破仑——脑子也像拿破仑！”（注：韦希奴的前世为拿破仑·波拿巴，在男满德里中是众所周知的。巴巴不经常暗示哪个人的前世是谁。）

一到德拉敦，巴巴就忙于玛司特工作。他在城里联系了几个，还带了几个到旅店。旅店叫苏希拉·巴万，位于达拉瓦拉的新路。按照计划，4月15日他停止只吃水果禁食，开始只喝茶禁食。单独为玛司特租一座房子，巴巴从4月22日起，在此严密切关一周。在此期间，他连女满德里都不见，禁食，只喝水。同恰提巴巴，也同拜度和帕帕·杰萨瓦拉带来的玛司特工作。

巴巴之前禁食多次，但这次整月禁食大大削弱他的健康。4月28日，禅吉、德希穆克博士和诺芮娜在巡回演讲之后来见巴巴。禅吉同巴巴讨论了几个小时的事情，之后按指示返回孟买。

交谈中，巴巴显得无比虚弱，几乎无力对禅吉的工作问题点头表示“是”或“不”。满德里从未见过巴巴体力如此衰退。韦希奴这个时期致信大阿迪：

巴巴做内在工作一定十分辛苦。以往禁食期间，我从未见过他表情如此疲惫，感觉如此虚弱。这次他的虚弱一定是由于在巨大战争压力下他的工作十分辛苦……

尼鲁也讲述道：

巴巴禁食期间，尤其是只喝水时，变得很虚弱，但他每天照常为恰提巴巴洗澡喂食，照料其它事务。此外，他还派拜度和帕帕·杰萨瓦拉，到处去找好玛司特带来，他会给他们喂食，之后送回。禁食期间的紧张

辛苦工作影响了他的健康。我对他辛劳工作的再三抗议，他从不理会。我只好每天频繁检查他的心脏，由于他的高血压倾向，心脏在禁食期间承受不了哪怕稍许压力。可他从来不听，继续工作，让我整天担心。

闭关结束，巴巴于4月29日星期二开斋。4月28日他同男满德里一直坐到午夜，之后他递给每人一匙橙汁。随后，他自己喝了一杯。巴巴喝了两天的果汁，4月30日喝了一些煮菠菜汤。5月1日，他开始每日吃一餐米饭豆糊。

道拉辛医生在英国行医时做了个梦，梦见巴巴南达把大师介绍给他。是美赫巴巴，尽管辛医生从未见过巴巴南达或巴巴。在梦里，大师敦促辛医生，“离开英国，回印度。我和你有缘。”辛医生不知大师是谁，却遵从了建议。

一回印度，道拉辛就开始寻找他的古鲁，却没结果。一天，他乘火车，邻坐男子在读一本书，过了些时间，辛医生顺便瞟了一眼那本书。惊呆了。

里面一张像片是他梦中出现的同一个人。他请求看一下书，读到“美赫巴巴，阿美纳伽”，他即刻在下一站下了车，换乘去阿美纳伽的首趟火车。一到，就四处打听，接着坐马车去美拉巴德。这么多年之后，愿望即将实现，他一到就匆匆去求巴巴达善。巴巴获通知，却拒绝见他。

道拉·辛努力克制自己，但他掩饰不住失望。啜泣道：“难道我罪孽大得美赫巴巴连见都不愿见我？我对他的爱不真诚？我有什么让他不悦？”过了一会儿，他恢复镇静，决定坐在路边一棵树下，直到巴巴施达善。他在那儿不吃不喝呆了十天。

第十天，巴巴派大阿迪去传递指示，要辛医生去克什米尔，接着去拉合尔，并到卡拉奇联系琵拉麦·霍姆兹德。道拉·辛听从指示，伤心地离开美拉巴德。他联系上琵拉麦，求她保证，美赫巴巴一到此地就马上通知他。他流着泪，讲述了多年的找寻，以及最近在美拉巴德的体验。

1941年4月29日晚，道拉·辛医生为求巴巴达善，从克什米尔来到德拉敦。他渴望见到巴巴，从斯利那加连续坐了850英里的火车，酷热中两次昏厥。尼鲁努力安抚他，与他长谈，解释说巴巴闭关时不见人。可辛医生不要听，说：“不能达善，我就死！”

尼鲁报告巴巴，巴巴准许道拉·辛在远处见他，指示他不可顶拜或以任何方式敬拜。道拉·辛在地上放六个桔子，说：“我没别的可献给您了。”巴巴从远处传话：“你不明白，你给了我什么！你所给的太多了！”

快乐地离开，别回望！”道拉·辛服从，又同诺芮娜·玛切贝利聊了一个小时之后走了。

几分钟内医生接受到

令他毕生忠诚的爱！

这个期间，32岁的凯克巴德（克基）·鲁斯特姆·纳拉瓦拉，也首次来求达善。但因巴巴闭关，也只许他从远处见巴巴。巴巴在房间里，克基站外面向他致意时，只能看见巴巴的脚。他伤心地失望离开。但失望让他不断想念巴巴，反而使他离大师更近。他想巴巴在德拉敦时有一天肯定会叫他，可巴巴没有。通过外部同克基保持距离，巴巴内在把他拉近。

炎热的夏季，市场上买不到新鲜蔬菜，拉诺会向负责采购的韦希奴抱怨。一次，韦希奴买回干豌豆。拉诺拿起豌豆，放进瓶子并贴上标签：“治胃痛，每小时服用一片。”第二天韦希奴问她要女子的购物单时，拉诺就把瓶子递给他。看到标签，韦希奴不禁大笑。但巴巴听到这笑话，则令韦希奴每小时服用一粒“药片”。连在夜里，韦希奴也得每小时起来服用他的“豆”药。

克里希那的一项职责是从附近村庄把牛奶拿到德拉敦。一天，他在路边滑倒，掉入河中，被激流冲走。就在他挣扎求生的那一刻，在德拉敦的巴巴紧攥尼鲁的手，打手势，“当心。你会沉下去！”尼鲁不懂并且问巴巴为何抓住他的手。克里希那被几个过路人救起。当他回到德拉敦叙述此事，男子们才明白巴巴的言语含义。

5月1日星期五，巴巴结束一个月的禁食。两天后，5月3日，巴巴在卡卡、拜度和古斯塔吉的陪同下，冒着热带夏季的酷热，离开德拉敦，前往阿杰梅尔。他再次联系了玛居卜恰恰、拉克罕·夏和夸卜林斯坦瓦拉（苏格拉底）等特殊的玛司特，及别的玛司特。在阿杰梅尔，他租了一座叫普菲扎宫的住宅，房子位于阿纳萨伽湖下方，他决定搬过去。巴巴和男子们六天后返回德拉敦。

5月12日凌晨4点半，巴巴驱车前往30英里外，喜马拉雅山麓的瑞希克什。他带全体女子乘轿车和蓝车。尼鲁、卡卡和韦希奴也同往。回德拉敦的途中，巴巴评论：“你们已伴随一位灵性大师见过灵性的印度！印度所有的圣地中，我最喜爱瑞希克什，因为印度各地的来访者、甚至当地居民，在这里仅仅是为了冥想神，舍弃世界。因其灵性氛围，它是世界上最好的地方之一。”（注：瑞希克什位于喜马拉雅山麓，其

古老名字的意思是“圣贤之寓”。)

阿杰梅尔

5月15日凌晨5点，在逗留一个月后，巴巴和大部分人离开德拉敦。恰提巴巴、拜度、古斯塔吉、克里希那、文克巴·劳和韦希奴乘火车。帕帕·杰萨瓦拉被派回美拉巴德。图克拉姆已经过来，现在由他驾驶蓝车；伊丽莎白照常开轿车。这次，卡卡和尼鲁同巴巴一起乘轿车旅行。

阿杰梅尔距离德拉敦560英里，大家只在库尔贾和伯勒德布尔停了两次。在5月17日午后抵达阿杰梅尔之前，巴巴在库尔贾联系了一名玛司特，在伯勒德布尔联系三名。他们入住普菲扎宫，意思是“恩满宫”。

一名叫艾琳·科恩比·哈维的51岁英国女子，自幼就对神秘学及宗教感兴趣。1940年春天她在伦敦遇见威尔·白克特，从他那里听说了大师。

“美赫巴巴真的会是弥赛亚——再临之主？”这位牛津大学著名教授的高学历女儿自忖，“似乎难以置信！”

但在几个月的时间内，艾琳对美赫巴巴的神性和对她生活的个别引导产生确信。她遏制不住要见巴巴本人的渴望，虽然战时旅行困难，她设法订购了1941年春天去印度的船票。艾琳既没发电报征求允许，也没收到巴巴叫她别来的电报。

到印度后，艾琳从大阿迪处得知巴巴在德拉敦，于是乘火车过去，4月29日到达。巴巴得知后，派诺芮娜和伊丽莎白去接她。她们把她带到一家旅馆，告诉她，“巴巴在闭关，目前不会见你，不过他想知道，你是否愿意去美国；他会支付全部费用。”

“可巴巴还没见过我。他不了解我。”她说，对事情的离奇转折有点懵了。

“巴巴不必见你才能了解你。”诺芮娜提醒她。艾琳在德拉敦住了一阵子，最后答应按巴巴的希望去美国，并备妥所有的旅行证件。

克基·纳拉瓦拉会来看望艾琳，对她讲巴巴，她愈发渴望达善。最后，巴巴召她到阿杰梅尔。她是这样描述首次会面的：

我被带进一个小房间，除了两把椅子，几乎没有家具，我看见巴巴，他坐在其中一把椅子上……

我有一种到了求道目的地的奇妙感，感到面对一位伟大的灵性人物。

那是一种莫名的感觉……我知道自己在非凡者跟前。

巴巴在字母板上拼道：“我很高兴见到你。你同我的灵性联系可回溯许多世。不久你不仅会知道，还会确信。什么都不必告诉我。我对你一清二楚。

“我想要你和诺芮娜、伊丽莎白及娜丁一起去美国。灵性问题上，要听从诺芮娜的建议。其它事务，你可以运用自己的判断。”

短短五分钟会面之后，艾琳·科恩比返回德拉敦，奉巴巴的命令出发做准备。她走后，巴巴评论：“她将在美国为我做美好的工作。”

和家人在班加罗尔居住的埃瑞奇，致信拜度询问禁食后巴巴的健康。5月27日，在阿杰梅尔，巴巴心情愉快，亲自用古吉拉特语，以诗体回复埃瑞奇：

我们好，你们好，
世界一片大好！
卡卡是堪亚——卖粮的，
玛玛是玛瓦——生意人，
萨瓦克·考特沃做公务。
埃瑞奇帕坦汉一个，
开心果子是彭度，
马萨吉本属莫卧族。
其余的——全是香菜、米饭和豆糊！

（注：帕坦人是来自俾路支地区的壮汉，常为军人。巴巴简的护卫即由帕坦人担任。）

一到阿杰梅尔，巴巴立刻以双倍的精力，专注于玛司特工作。他每天派卡卡·巴瑞亚去找玛司特。不过，5月22日，卡卡被派回孟买，给禅吉带去具体指示，为三位离境的女子做安排。卡卡走后，巴巴每天带拜度出去寻找玛司特。

得把一桶桶水提给巴巴，为恰提巴巴洗澡的克里希那，不总是按巴巴希望的那样早起。因为他得守夜至凌晨，有时候他会睡过头。在阿杰梅尔一次他又晚了点，巴巴不悦，要他回老家。克里希那受够了巴巴的斥责，同意走人。离开前他去恰提巴巴那里。还没把他和巴巴之间发生的情况告诉玛司特，恰提巴巴就又问他：“你要上哪儿？你无论去哪儿，他都在！”克里希那留下了。

从5月26日起，巴巴再次开始禁食，仅用橙汁和水。6月1日，他只喝水，午夜过后一分钟，喝一杯番茄汁开斋。6月2日，他吃了一点米饭豆糊。

1941年5月27日，诺芮娜、伊丽莎白和娜丁遵照指示，离开阿杰梅尔，为大师在美国设立中心找地方。伊丽莎白还带着爱犬“吉皮”和“捡的”。

三女子含泪带走巴巴。
分离于她们无法忍受；
但为取悦至爱，
她们的穿心之疼
非痛楚乃隐秘喜悦。
爱的生活充满痛苦，
尽管有时尖锐至极，
少了它生活乃无幸福！
爱者忍受折磨，可他爱上痛苦——
伴随神的不可分要素。

伊丽莎白、诺芮娜和娜丁前往孟买，5月29日上午到达，受到卡卡和禅吉接待。艾琳·科恩比在摄政饭店与她们会合。由于战时限制，她们去美国的轮船延期，在孟买等了两周，直至6月11日才启航。诺芮娜致信巴巴：

“今天我们终于离开……到您需要我们去半球……我把头和心置于您足前，到您派遣的任何地方，手捧您的双足。我爱您，爱您，爱您，爱……”

诺芮娜是易动感情、性格活泼的意大利人，艾琳·科恩比却是含蓄的英国知识分子——性格要多相反有多相反。总是滔滔不绝谈论巴巴的诺芮娜，对艾琳见巴巴后的平淡态度感到失望。诺芮娜不断问她：“你没有感到转化？你没有觉得觉照从大师流入你？”艾琳会表情郁闷地回答：“没有，我没感觉到。”

离孟买前，艾琳给巴巴写了一封短信，要求：“请给我一点点觉照，好让诺芮娜安静！”几天后，她站在船的甲板上，远眺大海，体验到“一点觉照”，她描述说她的双眼充满“内在光辉”——她知道并深信其来源，因为巴巴说过她会有的。

6月3日，萨瓦克·考特沃被派往美拉巴德一天。6月7日同两个女儿回到阿杰梅尔。

6月8日星期天，巴巴同拜度、萨瓦克一起，离开阿杰梅尔，出去联系玛司特。巴巴预订了一辆出租车，不过车没能按时来。他等了半小时后，从住处走到出租车站，另租一辆。上车时，巴巴遮住脸以免被认出。他们乘出租车、火车及巴士，连续旅行500多英里，在整整78小时的行程中，连半个小时都未曾休息。巴巴在纳西拉巴德联系了三名玛司特，但没有留下记录。

在贝阿沃尔，巴巴联系了一名叫拜伊的老年玛司特尼。之后与一名叫那拉因巴巴的玛司特默默交流，这位年轻的裸体玛司特不断念诵神名：“那拉因！那拉因！”

巴巴联系的最重要玛司特，是索杰德的第六层面圣人奴鲁巴巴。这位受尊敬的80岁老人，裸身住在一座房屋的走廊上，周围有十来只狗。这位圣人生来就是玛司特，这类高级灵魂被称为“马达扎德”。

在阿布罗德，巴巴联系了库达·巴克希，一位75岁的老年玛司特，在一个伊斯兰教圣陵连续坐了40年，像尊活雕像，40年里没对人讲过话。巴巴联系他时，他走动，说着话，身穿破衣在城里闲逛。库达·巴克希的一生是个传奇故事，他极受尊敬。

巴巴还在乌纳瓦联系了几个玛司特，不过对他的工作没有详细记载。

他们于6月11日返回阿杰梅尔，随身携带的笨重铺盖从未打开过。在持续的昼夜不停的搜寻玛司特期间，他们没刮过胡子，也没洗过澡。

6月13日，拉姆坎·阿卜度拉来阿杰梅尔见巴巴。两天后，6月15日，在下一趟玛司特旅行出发之前，巴巴派他回纳西科。巴巴这次带古斯塔吉、拜度及萨瓦克同行。他们乘火车到雷瓦里，联系了一名叫帕坦的年轻求道者。

在雷瓦里，巴巴还同一位第六层面的很高级玛司特默默交流。这位温和型的圣人叫瓦隶巴巴，住在火车站附近的检票主任家里，巴巴送给他一张新床垫。

从那儿巴巴乘火车前往凯塔尔，从该镇坐牛车到伊斯迈普尔村。夜色已晚，土路颠簸不平，由于仍在下雨，满是泥泞。巴巴在伊斯迈普尔同圣人戈卡勒巴巴工作，在倾盆大雨中返回凯塔尔。大家全都浑身湿透，铺盖也淋湿了。牛车因泥泞走得极慢，在有些地方他们还得下来推车。

不知出于何故，巴巴坚持要他们回座位前洗脚。半夜才回到凯塔尔。行李湿得能拧出水来，他们也没更换的衣服。

在那种情况下，他们乘火车去尼穆赫，巴巴在那里联系了三三位玛司特。一位是夸卜林斯坦瓦拉，他的住所在一个坟场。另一位玛司特是鲁伊瓦拉，他在城里到处漫游，没有明显目的。

尼穆赫的一名好玛司特是斯马夏瓦拉·萨度，瘦削老者，居住火葬场的一个房间里，斯马夏瓦拉昼夜念诵神名。

巴巴离开尼穆赫，到吉多尔格尔，同一名叫帕尼瓦拉的好玛司特工作，后者坐在街上为路人提供水。

6月19日上午他们回到阿杰梅尔。人们发现，巴巴的繁忙旅行似乎还加速了1941年的世界局势。巴巴返回三天后，德军入侵俄国，向莫斯科逼进。

彭度6月26日来阿杰梅尔见巴巴，讨论财务问题，因为他负责美拉巴德，给每个满德里发服装津贴及其它开支。6月30日彭度回美拉巴德。

在这期间，巴巴与女子谈话时，有一次对她们说：

“死你的死，活我的生！”

7月3日，巴巴再次同拜度、古斯塔吉和萨瓦克离开阿杰梅尔，在巴罗达和艾哈迈达巴德做玛司特工作，他同一位叫阿巴简的很高级玛司特默默交流。这位玛司特用陶制烟斗吸烟，并把它传给坐他周围的人们吸。

之后巴巴联系了巴德夏·巴普，一名很好的玛司特，巴巴称他为“铁壶巴巴”，因为他坐在街边，前面放一只铁壶。

巴巴在艾哈迈达巴德还联系了哈巴西·巴德夏，由一些居民照料的一位好玛司特。

由于季风大暴雨，孟买和苏拉特的交通完全瘫痪。四天后，7月7日，巴巴回到阿杰梅尔，两天后再度出发，继续在伊斯迈普尔、雷瓦里、德里及阿里格尔的玛司特工作。7月12日他返回阿杰梅尔。

巴巴派卡卡去巴罗达，萨瓦克去德拉敦、德里、拉合尔和阿格拉，彭度去印多尔，为他将来六个月的严密闭关寻找住房。也通知各地的亲近爱者予以协助。但没找到合适地方，所以决定返回美拉巴德。令司机图克拉姆开蓝车带行李回去，尼鲁随行。

巴巴从阿杰梅尔通知美拉巴德、班加罗尔的满德里及亲近爱者，说他将在美拉巴德严格闭关两个半月，接着在别的地方闭关四个月。他还发布了这则公告：

六个月期间，我谁都不见。除了在紧急情况下发电报，不许有任何形式的通信。

我最后三个月的闭关将比以往更严格，这意味着，除了不见人，我甚至不要听见人声。

连续闭关

按照巴巴的严格指示，美嫒从来不能独处。她若去洗脸、吃饭、，或者有事出房间，必须由别的女子陪伴——要么玛妮，要么蔻诗德或卡曼玛西。连她去洗手间，三人之一也得站外面守卫。旅行中过人群拥挤的火车站和在巴士上，要遵守巴巴的所有指令，困难可想而知。

只有美嫒能忍受这种生活，

所以说她是至爱的至爱！

她的唯一心思就是巴巴！

在这期间，美嫒和蔻诗德为巴巴做饭，娜佳和恺娣为所有女子做饭。曼萨丽忙于把《美赫巴巴期刊》的文章译成古吉拉特语。（注：不过，由曼萨丽翻译的古吉拉特语巴巴语录没有出版。）妹妹玛妮和吉蒂负责文字工作和通信，她还在学速记打字。

7月14日离开阿杰梅尔之前，玛司特恰提巴巴突然大发脾气。用扫把到处乱打，大吵大闹足足三小时。不过当巴巴过来和他坐时，他平静下来，笑了。

7月16日早上10点，巴巴和满德里及女子们，乘火车离开阿杰梅尔，前往曼马德，第二天禅吉在曼马德与巴巴短暂会面。巴巴从那儿传话说，他到时不要爱者见他，因此那些在阿美纳伽火车站等候者怅然离去。

但这种失望很不一样，

内在它是甜蜜希望，虽引发痛苦，

却使心专注于至爱。

巴巴于7月18日午夜抵达阿美纳伽，在车厢里逗留了四个小时，直到4点钟。只有萨若希获准见他，接受巴巴的下一步工作指示。黎明前同萨若希会面之后，巴巴和大家离开火车站，去美拉巴德。

巴巴已宣布，从8月1日起，他将进入严密切关六个月，彭度和满德里一直忙于做安排。巴巴曾要彭度和卡里玛玛，在美拉巴德山的四角，为四名守夜者建造四间小屋。守夜人将是满德里或雇用的村民。他们的工作是不让任何人进入，防止对巴巴的最轻微干扰。

巴巴回到美拉巴德时，那格浦尔的潘克拉吉在等他。尽管知道巴巴闭关期间不可能达善，他还是来到美拉巴德住下，希望巴巴会见他。他被诺芮娜的演讲深深打动，急于拜见大师本人。

巴巴到后，潘克拉吉通过彭度、韦希奴和卡库拜传话给他。巴巴回话，叫潘克拉吉立刻返回那格浦尔，还保证给他纳扎（关注）。年轻人极度失望，坐在树下流泪。哭了四个小时。最后巴巴指示他到凯德岗的那拉延·马哈拉吉那里。听到这个，潘克拉吉惊叫道：“现在我相信美赫巴巴无所不知，知道为何他给我这个指示。”

事实是，媒体对美赫巴巴和乌帕斯尼·马哈拉吉有敌意，对那拉延·马哈拉吉也有大量敌对宣传，潘克拉吉曾被这些宣传误导。（注：有段时间，那拉延·马哈拉吉实际上还因一起诉讼，被告上法庭。有个信徒给他一大笔钱，可出于某种原因这人转而反对那拉延，要求退还款项。那拉延不给；因此他去告状，结果败诉。）有一次，那拉延·马哈拉吉到那格浦尔，给信徒施达善，潘克拉吉站在外面抨击他。不过，当他在查尔斯·坡德穆的《至师》一书中，读到那拉延·马哈拉吉的故事时，为自己的蠢行忏悔。所以，巴巴的口信深深触动潘克拉吉，他再次流下眼泪。

过了一会儿，巴巴让韦希奴叫潘克拉吉过来，允许他在50码外达善。巴巴向他表示，“我对你感到满意。现在你可以回去。”

潘克拉吉离开，后退而行，眼睛不离巴巴。过了一段距离，巴巴派韦希奴去和他讲话。巴巴又叫他过来，说：“你现在做什么，就继续做下去。一年后我会叫你。”潘克拉吉离去，永远将巴巴确立在心中，继续一有机会就来见巴巴。

在这期间，赛古鲁那拉延·马哈拉吉来到孟买郊区，给当地的信徒施达善。纳瑞曼、阿娜瓦丝、娜格丝、罗姐和巴查麦·达达禅吉前往拜见赛古鲁致敬。进屋后，他们被带到那拉延马哈拉吉面前，大师坐在椅子上，四周围着一大群信徒。那拉延用古吉拉特语问他们从何处来等各种问题。

谈了一会儿，阿娜瓦丝想看看那拉延·马哈拉吉对美赫巴巴的反应或评论。她说道：“您知道，那拉延，我叔叔（禅吉）和美赫巴巴在一起。”

“噢，是吗？”他说。

“过去20年来一直跟着他在他的埃舍。”

“他的埃舍在哪儿？”

“阿美纳伽。”

过了一会儿，那拉延说：“据说他不说话……”

“是，没错。”阿娜瓦丝回答。

“为什么？”

“您应该知道，那拉延。”

停了一会儿，那拉延说：“你们应该让他说话！你们为什么不让他说话？”

阿娜瓦丝不知该说什么，于是沉默不语。那拉延接着说：“用你们强烈的爱，促使他说话！”

在美拉巴德，巴巴进入闭关之前，于7月20日和21日，召集满德里开会。参加者有纳西科来的拉姆玖·阿卜度拉；班加罗尔来的伽尼医生、大阿迪、埃瑞奇和邓肯；普纳来的弟弟佳尔、小阿迪、贝拉姆和萨达希乌帕特儿；还有禅吉，以及其他从孟买、普纳及阿美纳伽来的亲密爱者。巴巴分别同每个人会面，就每个人的工作及个人事务给予指示。大家的共同念头是：“如果巴巴的闭关再延长六个月，人们的反应会怎样？巴巴已经宣布他将（在8月1日）打破沉默；现在这种延期会让人们怎么想？”

不过没一个人对巴巴提起这个。在20日的个别会见和指示后，巴巴次日把大家召集一起，对神和摩耶做了解释，回答他们的疑问。尽管如此，还是有人向巴巴提出，他延长沉默和闭关，会给反对者的造谣诬蔑提供借口。

对此，巴巴答复：

在印度北部，有一位玛司特，住在一个重要火车站。他的行为方式令世人震惊。成千上万的人每天经过，目睹他令人恶心的习惯，但啥也不说。警察也不管他。若是一个正常人有类似行径，不仅会面临起诉，还会受法律严惩。对这个玛司特，没人把他当真，没人不在乎他。为什么？就因为他们都当他完全疯了，所以不对其行为负责。

同理，我把所有未证悟者都当作疯子，不在意他们对我和我工作做什么或说什么，有利或不利。即使在最糟丑闻或最下流辱骂的情况中，我也知道他们是没有责任的，是被利益团体唆使，他们的任务就是制造争端。你们要纠正他们，指出他们的错误，如果有必要，你们可以这么做，但要带着尊严、友爱和文雅。

巴巴还进一步解释了幻相与实在、常人与神人的区别：

宇宙中，一边是实在，另一边是幻相。实在是无限的；因此幻相，

实在的影子，也是无限的。这个幻相的显现方面和无数形式——生命、光、爱、能力等等——是无限的。但幻相的这些方面或形式极其有限，以至微不足道，不然就可称它是零。总之，多中的一是无限的，一中的多也如此。这个一在一切多的各种各样方面和形式中，经历无数问题、兴趣和热情——这些是无限的。

神人的背后是无限，因为他与之一体。可在常人背后则是心和自我的显现方面。（无限）神人和（有限）人的行为外表类似，因为无限已下降到有限的层面。然而，虽然表面相似，就内部和实质上，却有天壤之别。我的行为背后是无限——它没有束缚因而没有印象，因为我超出心和自我；而在常人的行动背后却是心和自我——它们有束缚并制造印象。

假设有一个人打了某人耳光。他这么做是出于愤怒——因为他的心和自我。他的行为产生反作用，给被打者制造坏印象，使他也发怒。但来自神人的耳光却不制造任何业相，因为他超越了它们。这样一位无限能力者对某个有限者所做的行为背后，反而有着很明确的目的。该行为灭除被打者的印象，使他在灵性上极大受益。

巴巴接着幽默地说：

你们都载着满车的虚幻业相来我这儿，带着大堆的问题坐我胸口上！你们不能摆脱我，我也不能摆脱你们！你们的包袱，还有全世界的，都压在我头上！

不过别担心。从1942年2月起，我将开始对我自己开言，之后对公众。准备好听我开言。

7月21日当天晚上，巴巴派每个人回自己家，他也准备好闭关。被派去孟买一周的韦希奴，7月27日返回美拉巴德。28日禅吉也回来，与巴巴简短会见后返回孟买。

进入闭关之前，巴巴指示帕椎，从原为玛司特卡瑞姆巴巴造的笼屋隔板上，砍下一小块竹片，以便他能用字母板交流，又不被人看见。这次闭关比以往严密得多。1941年8月1日星期五，巴巴在美拉巴德山上的笼屋进入闭关，正好是他上次闭关的一周年。这次，除恰提巴巴外，没有其他玛司特在美拉巴德，巴巴继续全力以赴同他工作，谁都不见。

绝对地寂静。彭度、帕椎、卡里玛玛、马萨吉、查干、韦希奴和拜度，守卫时都极为小心，保证巴巴不受最轻微的干扰。他们防止狗吠，

甚至不许鸟叫。美拉巴德山的女满德里轻轻走动，不让最轻微声响从口中发出。墓地般的静寂让人觉得山上无人居住。

但摩耶却不要这种和平宁静。

男女满德里忠实遵守巴巴的命令

而不受它的影响，

这让摩耶恼怒嫉妒。

愤怒中，它以另一种方式骚扰。

狂烈的旋风和尘暴日夜肆虐；

遍地飞沙走石！

满德里从未在 8 月份目睹过这般狂风。守卫者在美拉巴德山四角的小屋根本没法坐。玛司特埃舍的铁皮房顶嘎嘎作响，制造令人紧张的噪音，严重干扰巴巴。他传话说，“摩耶在反对我。”（注：玛司特埃舍之前是产科医院。后来成为凯克巴德一家的住房。）

这段时间巴巴不见任何人。韦希奴每天早晨来 15 分钟，巴巴通过笼屋的小窗口，用字母板给他指示。韦希奴只能看见巴巴的手指在板上飞速移动，看不见身体其它部位。尽管如此，巴巴还另外用一块布遮脸，以便完全隐蔽。克里希那来打扫房间时，巴巴则去另一个房间。

巴巴还在禁食，每天只用一餐少量米饭和豆糊。过了些日子，昼夜不停的呼啸狂风和房顶的嘎嘎噪声，严重影响了他的健康。韦希奴晨间来接受指示，巴巴在字母板上授述时，虚弱得只好每隔几分钟就坐一边，休息一下才能继续。

就这样在竹笼屋待了一周后，巴巴于 8 月 7 日搬到墓地，做了五天的宇宙工作。巴巴离开玛司特埃舍往墓地走时，用一块布将脸部完全遮住，令大家远离此地，从而保持他的闭关。

险恶天气依旧。在墓地巴巴仍受干扰，五天后，8 月 12 日，他转移到山上的铁皮屋。这里，他还是被打扰。再加上，因为恰提巴巴当天把自己的东西带到铁皮屋，占据了屋子。这种不寻常举动迫使巴巴夜间到另一个房间休息，这给他造成不便。

进入闭关之前，巴巴曾表示，他将在 10 月中旬改变闭关地点，那时将放松闭关半个月再转移。可现在，由于虚弱的健康和摩耶势力的干扰，巴巴决定立刻转移到盘奇伽尼。男子和女子们的住房租好，巴巴的闭关住宿也安排就绪。

这个无耻的亚婆摩耶！

巴巴一宣布新计划，暴乱即刻平息。

看到天气变化，满德里请求巴巴在美拉巴德继续闭关，但他未同意，定好去盘奇伽尼的日子。

8月28日禅吉来美拉巴德几天。9月1日星期一，巴巴走出闭关处，为出发做准备，同女满德里商议。

9月3日早上7点，巴巴同男女满德里，乘伊丽莎白的轿车和蓝车，离开美拉巴德，前往盘奇伽尼。没人看见巴巴进轿车。上午10点45分一到盘奇伽尼，巴巴直奔住处，不让人看见。恰提巴巴在巴巴的房子里，拜度和克里希那继续照料玛司特。男女满德里，一如往常，分别住在不同的房子里。

小阿迪、查干、姜古、莫里、帕椎、彭度、赛勒和希度留在美拉巴德。小阿迪、莫里和帕椎管理免费药房，其余男子做别的工作。拜度、卡里玛玛、克里希那、尼鲁、韦希奴和文克巴·劳在盘奇伽尼伴随巴巴。巴巴南达、古斯塔吉和普利得被派往马哈巴里什沃，继续按巴巴的指示闭关。

（注：卡卡·巴瑞亚和禅吉，在1941年9月初从孟买到盘奇伽尼几天。）

在盘奇伽尼，巴巴同恰提巴巴做内在工作。9月5日，玛司特情绪很不好。第二天又和蔼如常，不过，他叫克里希那告诉巴巴，送他回印度南部。克里希那转告巴巴，巴巴说：“他的时间已到。如果他再请求，我会送他回去，但我的计划得全部改变。”

作为巴巴工作的一部分，9月9日，萨瓦克·考特沃从乌埃村找来15名穷困乞丐，巴巴在住处给他们洗澡喂食穿衣。

巴巴到后第一周，盘奇伽尼阳光明媚，但9月11日开始下雨。头几天，巴巴继续每天一次吃极少量东西；有些日子他只喝橙汁，有时只喝水或茶。9月12日巴巴开始只喝橙汁的禁食，当天重新进入闭关。这样持续了9天。由于这个期间倾盆暴雨不停，市场上买不到水果，所以有三天巴巴只有水和茶喝。

9月12日恰提巴巴又发脾气，巴巴决定让拜度和克里希那在9月15日送他回纳帕提纳姆的家。这位玛司特几乎两年时间不离巴巴左右。离开的时候，他哭泣不止。巴巴也表情忧伤。“当恰提巴巴的车开下山时，我从未见过巴巴的脸上如此悲哀。”玛格丽特·克拉思科回忆。

巴巴指示拜度，护送恰提巴巴途中要小心，只喝自来水，不要喝河

水、溪水或井水。拜度把恰提巴巴送到纳伽帕提纳姆，回来时得了重伤寒。巴巴问他：“你违背了我的命令？”

“我很渴，几英里之内都没有自来水，”拜度辩解道，“我只好喝泉水……”

“你为什么违反我的命令？”巴巴斥责，“你，服务我了这么多年。把男孩们从波斯带到美拉巴德有多么困难——可你做到了！现在这样一件小事，你却违背我，忽视我的警告！你本会死掉，但因为你还要为我做很多工作，你会活下去。”痛骂后，巴巴饶恕拜度，叫尼鲁为他治疗。几周后他痊愈恢复。

9月10日，斯瓦米巴巴南达突然在马哈巴里什沃自杀。不过，警察未将他与住在那里的男满德里联系起来。虽然警察方面没找麻烦，古斯塔吉和普利得不愿继续呆在死亡现场附近。巴巴得到消息，便叫他们于9月19日到盘奇伽尼。巴巴南达在班加罗尔加入美赫巴巴，曾在美拉巴德居住。男满德里后来得知，他在遇见巴巴之前，杀过一个人，所以推测，负罪感使他上吊自尽。听到巴巴南达自杀，巴巴说：“他马上会再次出生，灵性上继续前进。”

8月份，大阿迪的大哥鲁斯特姆永久失踪。过去，他时不时会神秘失踪，可从1941年8月起，再也没人见到他。他的婚姻和情感状态让他太难应对；他妻子馥芮妮目前住在班加罗尔，巴巴已派阿迪去照顾她。后来得知鲁斯特姆去了瑞希克什，之后隐退到喜马拉雅山更深处，过隐士生活。他的家人或满德里再也没有他的音信，尽管他偶尔给巴巴写信。几个月之后，巴巴派彭度的父亲马萨吉，去瑞希克什寻找鲁斯特姆，可没找到他的踪影，因为鲁斯特姆已经到喜马拉雅山更偏僻的高处。几年后，巴巴对阿迪说，“鲁斯特姆不在了。”

1941年9月份，巴巴在盘奇伽尼闭关时，媒体上出现一些关于他三十年代初同圣雄甘地会面的歪曲报道。据报道，甘地的英国追随者米拉本，对作者罗姆·兰道说：

“这两人之间的详尽联系我都知道。总是师利美赫巴巴去见甘地，而非相反。他们在拉吉布塔那号（轮船）上初次相遇，巴巴传话，问甘地能否接见他，当然甘地同意了。他们有一次会谈，之后，师利美赫巴巴在伦敦再次拜访甘地。不过，你可以强调说甘地从未向美赫巴巴寻求帮助或灵性及其它建议。他喜欢美赫巴巴，和他谈话，正如他跟每个想

见他的人谈话那样——仅此而已。”

兰道在《神是我的历险》一书中，论及到这个。还把他听到的告诉了詹姆斯·道格拉斯——几年前曾采访美赫巴巴的伦敦编辑。

几家报刊编辑询问兰道的记述是否属实。因为美赫巴巴在闭关，禅吉不能问他如何回复。禅吉当时在孟买，为了澄清事实，他去了塞岗的甘地埃舍。甘地没空，禅吉对米拉本谈了此事，之后给甘地写信。

看过歪曲报道之后，甘地回信给禅吉：

1941年9月20日，塞岗，瓦尔达

亲爱的达达禅吉，

关于对米拉本的所谓采访和罗姆兰道的报道，你可以向好奇者公布，在S·S·拉吉布塔那客轮上，不是美赫巴巴来找我，而是我到他船舱里找他，是我频繁去他的船舱。我这么做是为了嘉姆希德·梅塔的爱，他发电报给我说，巴巴吉（注：圣雄甘地对美赫巴巴的尊称）和我同船，我应该找他，试图了解他。作为巴巴与世人交流的字母板的口译，你知道我们要谈的灵性特质。

我在伦敦期间，进一步邀请巴巴来和我会面。

不存在师徒的问题。我从未感到在灵性上是谁的弟子，虽然我依然，也一直在寻找古鲁——我认为每一位求道者都应如此。

你真诚的，

莫罕达斯·甘地

9月23日巴巴开始吃饭，两天后停止闭关工作。9月30日，他同古斯塔吉和卡卡·巴瑞亚一起离开盘奇伽尼，去联系玛司特。巴巴访问很多地方，联系许多玛司特，乘最低等的火车厢，两周行程约3000英里。整个旅途巴巴身份保密，以便不被认出，继续闭关。巴巴访问了戈尔哈布尔附近的纳索巴瓦迪、库如德瓦得、伊塔尔西、安拉阿巴德、法特普尔、坎普尔、伊斯迈普尔、阿杰梅尔、印多尔和堪得瓦，之后于10月14日返回盘奇伽尼。每到一处，巴巴都会选择一块地方，短时间闭关，做与世界有关的内在工作。

美赫巴巴与圣人、瓦隶、玛司特、瑜伽士和高级行道者的所有联系，都对他具有特殊和个人的意义，虽然很多尚未揭示，因而不为人知，也未曾记录。巴巴此次旅程的重要联系之一，是在安拉阿巴德，他联系了该地区的灵性负责人，叫巴希尔·马斯坦。这是个相当罕见的玛司特，因

为他集玛司特的五个不同特征于一身。

在伊斯迈普尔，巴巴再次联系圣人戈卡勒巴巴。在阿杰梅尔，巴巴又联系了玛居卜恰恰，玛司特拉克罕·夏和夸卜林斯坦瓦拉（苏格拉底）。

在堪得瓦，巴巴联系了一个叫格拉伯的好玛司特。这位玛司特不愿乘汽车，但据说他不用外部工具也能造访不同村庄。

巴巴还在堪得瓦联系了一名叫哈瑞哈尔·达达吉的印度教圣人，他是古鲁度内瓦拉达达的继承人。因为度内瓦拉达达总是日夜燃着圣火（度内），哈瑞哈尔也这么做。这位圣人是一个非正式埃舍弟子的领袖。

也许，美赫巴巴的活动再次与欧洲及全世界的战争进展有关，因为在他旅行期间，德国人猛烈攻击莫斯科。由于德军逼近列宁格勒郊外，俄国政府撤离莫斯科，放弃首都，将总部转移到古比雪夫。然而，斯大林留驻莫斯科，指挥俄国军队抵抗德国人。与此同时，日本正准备全面宣战，图谋占领香港，入侵菲律宾并空袭美国。

1941年10月，在盘奇伽尼，巴巴评论世界形势时说：

世界真是一片混乱。发了疯！看看到处的情况。法律和生活如今紊乱颠倒，惨遭毁灭。对二者毫不在乎，更不用说尊重。法律遭破坏，生命被毁灭，毫无顾忌，残忍无情。

时下，言语和荣誉毫无价值。庄严的承诺遭到蔑视，文件当成废纸，全是为了自私目的，为了满足淫欲和贪婪。总之，现在，法律和生命任人定义。